

通鑑紀事本末

四



k204.4
702
4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二
卷中用事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夏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配祔高祖增情舊家號終陵追賜后父麗陽勃海公諡曰敬以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為平原公肇弟顯為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親主素未諳諳始賜衣情引見皆惶懼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和帝中興元年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趙郡王仲興上谷猛趙郡趙脩南陽趙修乃父威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

梁武帝天監元年冬十二月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怒於魏王尋坐沈廢累年

二年冬十月魏主納高肇元偃之女為貴嬪三年魏冠軍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帝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朝野憚之北海王詳亦附為皓事尚書令高肇從妹結妻之姊為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悉於燮妃由是與結益相昵押直閣將軍劉胄不詳所引為殿中將軍常委責以善藝高肇陳掃靜軍糧皆得幸於帝與結相表裏

齊書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帝既臨六輔誅咸陽王禧書奏肇於肇肇以在朝親狹至少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日起權不附者陷以大舉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下欲去之獨執朝政乃諧之於帝云詳與皓皆季賢掃靜謀為逆亂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圖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結等繫南臺遣虎賁百人圍門

詳第四人慮詳驚懼逃遁遣左右郭翼開金墺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有司奏處結等罪皆賜死帝引高陽王雅等五

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母車隨入給小奴弱婢數圍守其殿內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詔有詳死免為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園禁錮急母東昏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詳暴卒詔有司以權璫喪先是典事史元顯獻雜雜四翼四反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御史史雄難伏于漸化為雄竟距將鳴求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難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竟靈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頭冠為首首人君之象也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惜政無所改頭冠或成或患滋矣是後漢中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世言推之翼足眾多亦暮下相弱助之象難而宋大反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親之而懼乃能致福閣主觀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祥屢集矣後魏日結等伏誅帝愈重光高肇說帝使宿衛隊主帥胡林虎實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

五年 魏主委任高肇踐薄宗室好表門之法不親政事

六年高貴嬪有寵而始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皆歸咎高氏官禁事祕莫能詳也

七年春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時人皆以為承高貴之意也 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貴嬪為皇后尚書之高肇 秋七月甲午

多變更先朝舊制減削秩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單下之唯度支尚書元巨與肇抗衡先自造指買聽事欲與指詰關論肇罪惡自

殺以切諫肇聞而惡之會臣與大常劉芳議權量事肇主芳議臣遂與肇喧競肇指為高陽中尉王顯奏彈臣誣毀宰相有司處臣死刑詔恕死降為光祿大夫 初魏主為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為妃愉不愛愛李氏生子寶月于后召李氏入官捶之愉騎者貪饒所為多不準帝以年長而勢位不及二弟潛懷恨又身與妾嚴被頓辱高肇數譖愉兄弟愉不勝忿怒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詐稱清河王懼靈疏云高肇欲逆遂為壇於信都之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氏為皇后漢曹參軍崔植驢不從愉殺之在北州鎮皆疑魏朝有變定州刺史安樂王詮具以狀告軍行鎮州事以討魏以尚書平為都督比以狀告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聞諫魏主不聽高肇由是然之數譖勰於魏主魏主不之信勰薦其舅潘僧固為長樂太守京兆王愉之反潘僧固與之同肇因誣勰比與愉通南招蠻賊彭城郡中令魏儼前防閭高祖珍希聲提擢構成其事奪令侍中元暉以聞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以聞暉明勰不然又問肇肇引魏儼高祖珍為證帝乃信之戊戌高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濟為王懷廣

平王懷高肇俱亡高勰比李氏方產固辭不赴中使相繼召之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小橋牛不肯進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去牛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甘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引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復見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罪殺我乞與告天忠而見殺武士以刀銀案之勰大言曰寧殺我天忠而見殺武士又築之勰乃飲毒酒武士執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高肇

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高肇

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高肇

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高肇

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高肇

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高肇

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得良兒親主舉哀於東堂贈官葬禮皆優厚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賈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京兆王太愉不能守信都聚於燒門攜李氏及其四子從百餘騎突走李平入信都新信所置冀州牧章詒等遣統軍救孫頭德執愉信都聞冀州牧章詒等遣統軍救孫頭德執愉信都以之訓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殺之諸子亦落親主皆赦之魏主將屠李氏中書令崔光諫曰李氏方壯刑至割胎乃樂約所為酷而非濫請俟產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錄事參軍高顯曰此皆背從前既許之原免矣宜為表陳平從之皆得免死顯之孫也濟州刺史高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植不受曰家荷重負國致效於其常即何敢求賞植權之子也如李平散騎常侍高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奏除平名

十一年春正月丙辰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暉為司空齊王主懷遠驍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快披形於言也見者嗚之尚書右丞高緯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才真自業及肇為司徒後送迎往來軌嘗不詣肇緯頓不見軌乃遽歸嘆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指不如封生遂矣緯兄之孫軌懿之族孫也清河王暉有才學聞蓋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罪有幾人而罰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憚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族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濫也滅諸錄囚乃陛下之專司徒行之豈人臣之責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而不應

十四年春正月魏世宗祖太子詡即位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益者太子太保任城王澄數為肇所譖懼不自全乃終日酣飲所為如狂朝廷機要無所關及世宗祖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領軍將軍于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有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摠攝百揆奏皇后請即教授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為世所疾恐不為澄等所容與中常侍孫伏連等密謀殺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以顯與勃海公高猛同為侍中于忠等聞之託以待療無效執顯於禁中下詔削爵任顯臨執呼喚直闕以刀鏖撞其掖下送右衛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摠已聽於二王中外告哀二月庚辰葬之還肇永懷后魏王稱名為高歡及高肇且召之還肇永懷憂懼朝夕哭泣至于羸悴歸至灑澗家人迎之不與相見辛巳至闕下表服號哭升太極殿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直殿刑豹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突單引入西廡清河諸王皆竊言目之肇入省豹等皆殺之下詔舉其罪惡稱肇自盡自餘黨悉無所問除職爵葬以土禮連昏於衛門出戶歸其家 魏于忠既罷門下又摠宿衛遂軍朝政權傾一時 魏于忠既罷門下又摠宿衛遂王肅以朝廷處之不滿意常快快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為尚書意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議毀奉官又表征南將軍由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尚書左僕射郭休詔謂不已以東官師傳之切齒尚書望封侯儀同詔以祚為都督雍州刺史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稱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今有司認其罪尚書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官詐稱被詔

帥合部曲欲圖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眾證明明準律當死眾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為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引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植親帥城眾附從王化依律上議乞賜赦與忠矯詔曰凶謀既爾罪不當恕雖有歸乞賜赦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八月乙亥植與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李暹皆賜死高植之昏家也忠又欲殺高陽王雍植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以王還第朝野免憤莫不切齒 庚寅魏以車騎大將軍于忠為尚書令特進加儀同三司 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及脅息太后既親政乃解忠侍中領軍崇崇制衛尉止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後旬餘太后引門下所任於禁制官問曰忠在端右聲望何如咸曰不稱厥任乃出忠為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冀州刺史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許其優轉太傅雍等皆不敢違加忠車騎大將軍忠又自謂新故之際有定社稷之功勳百僚今加已實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復封雍為博平縣公而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敕公卿再議太傅博等上言先帝升遐奉迎乘輿待衛有闕乃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為功臣等前議探其土正以長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過相除恐不應實請皆追奪崔光亦奉送章綬等上十餘上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稱臣初入相堂見詔官之行一由門下臣出若行深知不可而不能禁于忠專權臣殺出忠而臣不能違忠恐殺臣希官戶祿孤負恩私請返詔門伏聽司敗太后以忠有保護之功不問其罪

十五年春二月魏中尉元臣奏彈于忠忠國大

專擅朝命裝郭受命空臨關其又自矜自為備同
上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意欲以無上自
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就州行
決自去歲世宗晏駕以後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
不由階級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
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罪竝宜追奪太后今日忠
已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 夏四月魏胡太后
追思于忠之功曰豈宜以一謬棄其餘勳後封忠
為靈壽縣公

十七年春三月辛未魏靈壽武敬公于忠卒
刑靈冠巴西

梁武帝天監四年 初譙國夏侯道遷以輔國料
軍從裴叔業領壽陽為南雍太守與叔業有隙軍
騎轉魏魏以道遷為驍騎將軍從王肅鎮壽陽使
道遷守合肥肅卒道遷毒成來奔從裴奉二州刺
史莊丘黑鎮南鄭以道遷為長史鎮漢中太守黑
卒詔以都官尚書王珍國為刺史未至道遷陰與
軍主考城江忱之等謀降魏先是魏仇池鎮將楊
靈珍叛魏來奔朝廷以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
成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上遣左右兵
公之華使南鄭道遷遂殺使者發兵靈珍父子
斬之并使者皆送於魏白馬戎主尹天寶聞之引
兵擊道遷敗其將龐樹遂圍南鄭道遷求救於成
王楊紹先楊集起楊集義皆不應集弟集勛獨
引兵救道遷擊天寶殺之魏以道遷為平南將軍
豫州刺史靈壽侯又以尚書邢劭為鎮西將軍都
督征梁漢諸軍事將兵赴之道遷受平南將軍都
督邢劭漢諸軍事不許 春二月魏邢劭至漢中擊
諸城皮所向摧破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密遣
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壽為梁秦二州刺史巴
西太守虜虜民據郡不下郡民解支思聚眾自稱
巴州刺史附於魏攻景胤之楊集起集義聞魏
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臣叛魏斷漢中糧道魏憂

遣軍擊破之夏四月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二
萬成深坑營方達成南安任僧榮等戍石岡以拒
魏邢劭遣統軍王及將兵擊之石岡皆捷遂入劭
關陵等退保梓潼及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
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初益州刺史當
陽侯鄧元起以母老乞歸詔徵為右衛將軍以西
昌侯淵藻代之淵藻慙之子也夏侯道遷之叛也
尹天寶馳使報元起及魏發晉壽王景胤等並遣
告急勸元起急欲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
至恐賊侵邊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
事忽忍賊之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
而晉壽已陷淵藻將至元起督遠裝糧儲器械
取之無遺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
少郎子何用馬為淵藻悲因請殺之元起麾下圍
城突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眾乃散遂詔以反
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關訟之上曰果如
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解難汝為讎報
離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為冠軍將軍贈元
起西將軍謚曰忠侯 李延壽論曰元起助乃
不附功性關土夢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敗於
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秋威之端自斯而降
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益州民集僧讓眾數萬
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集僧依讓自擊之或陳不
可淵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有與眾行賊眾賊
引亂射天下如兩從者舉槊擊之淵藻命去之由
是人心大不安擊僧讓等皆平之 秋八月庚戌秦
梁二州刺史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權盧祖
遷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王子王景胤等又與
祖遷戰敗景胤等二十四將皆死 冬十一月魏
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
民自上下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劭表於魏主請乘勝
取蜀以為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惟資水
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

也頃經劉季連及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支民無
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養少年未洽治
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
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劭聞今既克南安已奪其
險據彼境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
軍累敗後眾喪魄四可圖也淵藻畏蕭衍骨肉至
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
必將望風逃去若其文武出關庸蜀士羣慙士羣
弱五可圖也既克重阻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
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若不取後國便難
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以壽春義陽其利三倍朝
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軍民則居此
無事乞歸侍養魏主詔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報
冠難未夷何得養親為辭繼又表稱昔鄧文
會帥十八萬眾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
關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眾而希
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
易彼來則難在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
城朕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
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宜守不守又劭聞天
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識知戰伐危事未易可
為自軍度劭聞以來矚矚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為
心所以勉疆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有陛下
之爵祿也且臣益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
進若得涪城則中分之益立矣水陸之衝彼外
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恃久哉臣今欲使軍軍
相次聲勢連接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
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
州迢遞恒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帥勢難會
立巴州鎮靜東據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士民望
嚴蒲何揚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
學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

州網無由嗣迹是以鬱快多生異圖比道遠建蓋之始嚴父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云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嶽則大帖民情從望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為國有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上遣天門太守張承將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為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來奔飛騎在梁州接臺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密之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也帶散兵儲公事詔承無能見者密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降

五年春正月楊集義圍魏開城邢壽使建武將軍傅賢眼討之集義逆戰擊破之乘勝逐比干由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楊集義三走遂滅其國以為武興鎮又改為東益州 楊集起兄弟相率降魏

梁魏爭淮堰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夏五月壽陽又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勳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三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比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等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親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綸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比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理遣兵赴之綸聞綸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顯單舸石之綸聞崇在恨驚報曰比因大水顛覆為衆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綸戰敗神追拔其營綸走為村民所執還

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平乃投水死綸叔業之兄孫也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財虎上屢說及聞以疑之又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萬戶公諸子皆為縣侯而魏主素知其忠焉委信不疑

十三年冬十月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成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楊民率二千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綸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嶮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十四年春三月魏左僕射邢弼表稱蕭行在悖謀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荆山 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兩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鑄鐵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并幹塹以巨石其上上緣淮百里內木石巨細皆盡有樁者有石穿夏自疾疫死者相枕蠹蟲晝夜齧合 秋九月左遊擊將疾疫趙祖悅襲魏西碭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從緣淮之民以黃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故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癸亥魏遣糧每兩將軍崔亮攻西碭石又遣鎮東將軍蕭寶雲攻淮堰 冬十二月己酉崔亮至碭石趙祖悅逆戰

而敗閉城守死亮進圍之 吳冬寒甚淮涸盡凍浮山堰浮水死者什七八 十五年春正月魏亮攻碭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量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請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為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兼尚書石僕射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為行臺節度諸軍如

有乘異以軍濞從軍蕭寶雲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比李平至碭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水陸進攻無敢乘五戰屢有上功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綸已擊魏兵却之使魏之與直閣王神合奔淮救碭石崔亮遣將軍陵陰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慶生來淮為營延伯取車輪去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探竹為鉅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也梁城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碭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得其聚胡太后調崔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並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平請還表輒發平奏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事免大咎但吾稱御萬機庶幾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魏師遂還 三月魏論西碭石之功辛未以李崇為驃騎將軍加儀同三司李平為尚書石僕射崔亮進號鎮北將軍亮與平爭功於禁中太后以亮為殿中尚書 魏蕭寶雲在淮堰上為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朝及室家請從還比寶雲表上其書於魏朝 夏四月高二十丈樹以把廣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綸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東注則游波竟緩得不壞綸乃開梁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梁不畏野戰蕭寶雲信之鑿山深五丈開裂比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梁淮方數百里李崇以浮橋於碭石成間又築魏昌其於

清激視東盧舍家墓了然在下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已必掌其事既而康綸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歡俄而較豹子受綸節度豹

憐之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馳騎將軍刀整獨收其尸而藏之

二預魏元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安康

生預其謀又以康生為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

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奉侍中左衛將軍侯剛女

剛子之妹夫也又以康生通烟深相表託三人

率多俱宿禁中時或送出以難當為千牛備身康

生性巖武言氣高下又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

微懼不安甲子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

酒酣送舞康生方為力士擲及折旋之際每顧視

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領首為執勢之勢太后解其

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

至尊已取訖願御在南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

下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羣臣莫敢應太

后自起掖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嗚萬歲帝前

入閣左右競相排闥不得閉康生奮難當千牛刀

斫直後元恩輔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

俱下元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為義所執鎖

於門下光祿勳賈榮給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

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祭即扶帝出東序

前御殿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又不出令

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

康康生斬刑難當絞刑又與剛並在內編詔決之

康生如奏難當怒死從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

不悲曰我不及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

生赴市斬之尚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

亦坐絞難當以侯剛得留百餘日竟流坐州又

之以使行臺盧同就殺之以劉騰為司空安坐九

卿帶且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歷日

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

之饒所在權酷刻剝六鎮交通互市咸入利息以

巨萬萬計通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皆之

四年春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為騰義恩重服

者四十餘人義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塞路滿野

六年初魏劉騰既卒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

緩元太后亦實時出遊於外留連不返其所親謀

又不納太后察知之至秋太后對帝謂羣臣曰今

隔從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為我當出家備

道於嵩山閑居寺耳因欲自下髮帝及羣臣叩頭

泣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厲帝乃宿於嘉福殿

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然帝深疑形迹太后

有忿恚欲得往來驅拂之言皆以告之又對以沈

湜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日有數四又對不以

為疑乃勸帝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

二宮無復茶飯又舉元憲備為於洛陽舊反太后

數以為言又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皇上

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

第日晏帝與太后至雍內室從者皆不得入遂相

與定圖義之計於是太后謂曰元郎若忠於朝

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又甚懼免

冠求解領軍乃以左右驛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 魏元又難解兵權備總

任內外殊不自意有殷勤之理胡太后意猶未

決侍中穆勳太 太后遂去之紹亮之子也潘璠有

寵於魏主官官張景高說之二云欲善煩瑣涉許

於帝曰又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於陛下帝信之

因又出宿解又侍中明且又將入宮門者不納憂

四月辛卯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詎劉騰官爵

除又名為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高奉為清河

王釋訟免乞諱元文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東鼎

沸今元文專魏使四方雲擾開述之端起於宋維

成禍之未良由劉騰宜舉官斬散族族以明

其罪太后命發劉騰之墓盡散其骨籍沒家資盡

殺其養子以子熙為中書舍人子熙麒麟之孫也

義之解領軍也太后以義與尚禮未可控制乃

以侯剛代義為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為冀州刺

史加儀同三司未至州魏為征虜將軍卒於家太

后欲殺賈嗣以義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黎為濟

州刺史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以妹夫未忍行

誅先是給事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太后意出為

齊州刺史太后徵選為侍中侍坐於太后又要在

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

義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憤太后嘿然順湜之

子也日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劉騰元又皆寡朕

求鐵券其得不死朕雖不與韓子熙日事關生殺

豈繫鐵券且陛下昔雖不與何鎮今日不殺太后

憮然未幾有告元又弟八謀誘不鎮降之及於定

州又招晉陽諸將復援侯八謀欲為內應得其手書

太后猶未忍殺之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為言

太后乃從之賜元又弟八死於家備賈又驛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前

幽州刺史盧同坐黨除名太后頗事粧飾數出

遊幸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

珠玉衣不文後世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備節過

其何以儀利矣臣太后聽而還官召順責之曰

里相得宜欲眾中見奪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

笑而取臣之一言乎順與穆紹同直順因醉入其

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諍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

卿先君承運職事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

謝事還家詔論久之乃起

六鎮之叛

梁武帝普造四年四月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

擊柔然阿那瓌崇長史崔暹魏蘭說崇曰昔緣邊

初置鎮鎮地廣人稀或撥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

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言號為府已役同

斯養官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末族類各居榮顯

顧瞻彼此理當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

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

輕敵之心如隴東不守汧軍敗則兩秦遂逐
三輔元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勅大將堅壁勿
戰則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
汧城之下墓坎自散魏以苗葛統軍與別將淳于
誼俱出果益魏魏子建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
陽王天養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
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 東西郭秋勒言叛魏附
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
丙申下詔諸州鎮軍實非有罪配諫者皆免為民
改鎮為州以懷朔鎮為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
兼黃門侍郎鄭道元為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
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為魏部所
抑不得往及六鎮叛元乃用代來實人為傳
詔以慰悅之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督雙攻魏
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寶金祖擊破
之 九月魏西道行臺元僧義得風疾不能治軍
壬申魏以尚書左僕射齊王肅寶金為西道行臺
大都督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冬十月胡琛遣其
將伯勒明達寇幽夏北華三州壬午魏遣都督比
海王顯帥諸將討之顯詳之子也 魏廣陽王深
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叛兵
擊之必無勝理若不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為
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
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守則并肆危矣當
留一人鎮之誰可者眾舉寶金乃請稱為朔州
刺史 賀拔岳拔父子及武川宇文弼糾合鄉里
憂傑共龍衛可孤賊之度拔岳與魏戰賊死莫
折天進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弼之執都督元
志及刺史裴分之送莫折念生殺之念生又使卜
胡等寇涇州賊光祿大夫薛靈於平涼東嶽安都
之孫也 高平人攻殺卜胡共迎胡琛 十二月
壬辰魏以京兆王繼為太師大將軍都督西道諸
軍以討莫折念生 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武備

稍降附逆復六郡十二戍斬帥韓坦香魏以子
建兼尚書為行臺刺史如故梁巴二益三秦諸州
皆受節度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民趙天安復
執刺史以應之
六年春正月莫折天養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
州刺史崔延伯為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眾五
萬討之延伯與行臺曹寶軍于馬龍延伯素驍
勇寶軍極便賊延伯曰明晨為公驅賊勇怯乃
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軍於
水東遙為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督之徐
引兵還天生見延伯來小開營爭逐之其眾多於
延伯一倍慶延伯於水次寶軍失色延伯自
為後殿不與之戰使其眾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
不敢擊須臾渡軍延伯徐渡天生之眾亦引還寶
軍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之眾亦引還寶
軍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之眾亦引還寶
軍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之眾亦引還寶
軍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之眾亦引還寶

軍之至宜抄而撫之奈何助賊為虐斯以為賊投
平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二月壬辰莫折念生遣
都督楊鮮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 夏
四月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子侯醜攻宿勒明達
等寇涇州將軍盧祖遷伊寶生討之不克曹寶
宣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軍於安定
甲卒十二萬鐵騎八千軍兵甚盛賊軍於安定
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
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為先驅擊之別遣太守
內為鐵柱仗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
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

詐持文書云是降薄且亡緩而寶軍延伯未及閱
視宿勒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而下背背
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遂北徑抵其營賊皆轉騎延
伯軍雖亦卒戰大破之賊棄間得入排城延伯遂
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軍收眾退保安定延伯自
恥其敗乃籍甲兵募餘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
里結營壬辰不告寶軍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
其數千賊見軍士孫林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
延伯中流矢卒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
失騎將朝野為之憂恐於是魏勢愈盛而羣臣自
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米悅媚由是將帥
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夏六月破六韓拔陵圍魏
廣陽王深於五原軍士有拔陵眾二百人開東門
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
擊雲州刺史寶金將招撫散四面拒敵時比境州
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絕援軍不
至糧仗俱盡移乘城南冉爾未榮於秀容既而詣
關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王謙言於廣陽王深曰
今兒盜竊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
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謙兼通諸
國語乃單騎詣拔陵朝野見其首長開示恩信於是
西部鐵勒首長七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
深欲引兵至折殺頓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
甚盛聞七列河等來降必引兵破之若先據險要
未易敵也不若以七列河餉之而伏兵以待之必
可破也深從之拔陵眾引兵邀擊七列河盡俘其
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七列河之眾而還乘然
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
避柔然南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
於廣陽王深深帥眾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
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朔州北別立郡縣安置
降戶隨宜賑養息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
楊暨分處之於莫定瀛三州就食深謂暨曰此輩

內為鐵柱仗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
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
詐持文書云是降薄且亡緩而寶軍延伯未及閱
視宿勒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而下背背
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遂北徑抵其營賊皆轉騎延
伯軍雖亦卒戰大破之賊棄間得入排城延伯遂
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軍收眾退保安定延伯自
恥其敗乃籍甲兵募餘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
里結營壬辰不告寶軍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
其數千賊見軍士孫林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
延伯中流矢卒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
失騎將朝野為之憂恐於是魏勢愈盛而羣臣自
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米悅媚由是將帥
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夏六月破六韓拔陵圍魏
廣陽王深於五原軍士有拔陵眾二百人開東門
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
擊雲州刺史寶金將招撫散四面拒敵時比境州
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絕援軍不
至糧仗俱盡移乘城南冉爾未榮於秀容既而詣
關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王謙言於廣陽王深曰
今兒盜竊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
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謙兼通諸
國語乃單騎詣拔陵朝野見其首長開示恩信於是
西部鐵勒首長七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
深欲引兵至折殺頓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
甚盛聞七列河等來降必引兵破之若先據險要
未易敵也不若以七列河餉之而伏兵以待之必
可破也深從之拔陵眾引兵邀擊七列河盡俘其
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七列河之眾而還乘然
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
避柔然南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
於廣陽王深深帥眾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
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朔州北別立郡縣安置
降戶隨宜賑養息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
楊暨分處之於莫定瀛三州就食深謂暨曰此輩

詐持文書云是降薄且亡緩而寶軍延伯未及閱
視宿勒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而下背背
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遂北徑抵其營賊皆轉騎延
伯軍雖亦卒戰大破之賊棄間得入排城延伯遂
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軍收眾退保安定延伯自
恥其敗乃籍甲兵募餘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
里結營壬辰不告寶軍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
其數千賊見軍士孫林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
延伯中流矢卒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
失騎將朝野為之憂恐於是魏勢愈盛而羣臣自
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米悅媚由是將帥
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夏六月破六韓拔陵圍魏
廣陽王深於五原軍士有拔陵眾二百人開東門
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
擊雲州刺史寶金將招撫散四面拒敵時比境州
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絕援軍不
至糧仗俱盡移乘城南冉爾未榮於秀容既而詣
關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王謙言於廣陽王深曰
今兒盜竊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
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謙兼通諸
國語乃單騎詣拔陵朝野見其首長開示恩信於是
西部鐵勒首長七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
深欲引兵至折殺頓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
甚盛聞七列河等來降必引兵破之若先據險要
未易敵也不若以七列河餉之而伏兵以待之必
可破也深從之拔陵眾引兵邀擊七列河盡俘其
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七列河之眾而還乘然
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
避柔然南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
於廣陽王深深帥眾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
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朔州北別立郡縣安置
降戶隨宜賑養息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
楊暨分處之於莫定瀛三州就食深謂暨曰此輩

詐持文書云是降薄且亡緩而寶軍延伯未及閱
視宿勒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而下背背
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遂北徑抵其營賊皆轉騎延
伯軍雖亦卒戰大破之賊棄間得入排城延伯遂
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軍收眾退保安定延伯自
恥其敗乃籍甲兵募餘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
里結營壬辰不告寶軍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
其數千賊見軍士孫林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
延伯中流矢卒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
失騎將朝野為之憂恐於是魏勢愈盛而羣臣自
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米悅媚由是將帥
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夏六月破六韓拔陵圍魏
廣陽王深於五原軍士有拔陵眾二百人開東門
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
擊雲州刺史寶金將招撫散四面拒敵時比境州
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絕援軍不
至糧仗俱盡移乘城南冉爾未榮於秀容既而詣
關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王謙言於廣陽王深曰
今兒盜竊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
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謙兼通諸
國語乃單騎詣拔陵朝野見其首長開示恩信於是
西部鐵勒首長七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
深欲引兵至折殺頓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
甚盛聞七列河等來降必引兵破之若先據險要
未易敵也不若以七列河餉之而伏兵以待之必
可破也深從之拔陵眾引兵邀擊七列河盡俘其
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七列河之眾而還乘然
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
避柔然南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
於廣陽王深深帥眾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
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朔州北別立郡縣安置
降戶隨宜賑養息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
楊暨分處之於莫定瀛三州就食深謂暨曰此輩

詐持文書云是降薄且亡緩而寶軍延伯未及閱
視宿勒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而下背背
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遂北徑抵其營賊皆轉騎延
伯軍雖亦卒戰大破之賊棄間得入排城延伯遂
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軍收眾退保安定延伯自
恥其敗乃籍甲兵募餘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
里結營壬辰不告寶軍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
其數千賊見軍士孫林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
延伯中流矢卒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
失騎將朝野為之憂恐於是魏勢愈盛而羣臣自
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米悅媚由是將帥
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夏六月破六韓拔陵圍魏
廣陽王深於五原軍士有拔陵眾二百人開東門
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
擊雲州刺史寶金將招撫散四面拒敵時比境州
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絕援軍不
至糧仗俱盡移乘城南冉爾未榮於秀容既而詣
關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王謙言於廣陽王深曰
今兒盜竊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
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謙兼通諸
國語乃單騎詣拔陵朝野見其首長開示恩信於是
西部鐵勒首長七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
深欲引兵至折殺頓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
甚盛聞七列河等來降必引兵破之若先據險要
未易敵也不若以七列河餉之而伏兵以待之必
可破也深從之拔陵眾引兵邀擊七列河盡俘其
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七列河之眾而還乘然
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
避柔然南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
於廣陽王深深帥眾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
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朔州北別立郡縣安置
降戶隨宜賑養息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
楊暨分處之於莫定瀛三州就食深謂暨曰此輩

詐持文書云是降薄且亡緩而寶軍延伯未及閱
視宿勒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而下背背
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遂北徑抵其營賊皆轉騎延
伯軍雖亦卒戰大破之賊棄間得入排城延伯遂
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軍收眾退保安定延伯自
恥其敗乃籍甲兵募餘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
里結營壬辰不告寶軍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
其數千賊見軍士孫林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
延伯中流矢卒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
失騎將朝野為之憂恐於是魏勢愈盛而羣臣自
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米悅媚由是將帥
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夏六月破六韓拔陵圍魏
廣陽王深於五原軍士有拔陵眾二百人開東門
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
擊雲州刺史寶金將招撫散四面拒敵時比境州
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絕援軍不
至糧仗俱盡移乘城南冉爾未榮於秀容既而詣
關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王謙言於廣陽王深曰
今兒盜竊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
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謙兼通諸
國語乃單騎詣拔陵朝野見其首長開示恩信於是
西部鐵勒首長七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
深欲引兵至折殺頓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
甚盛聞七列河等來降必引兵破之若先據險要
未易敵也不若以七列河餉之而伏兵以待之必
可破也深從之拔陵眾引兵邀擊七列河盡俘其
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七列河之眾而還乘然
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
避柔然南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
於廣陽王深深帥眾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
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朔州北別立郡縣安置
降戶隨宜賑養息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
楊暨分處之於莫定瀛三州就食深謂暨曰此輩

詐持文書云是降薄且亡緩而寶軍延伯未及閱
視宿勒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而下背背
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遂北徑抵其營賊皆轉騎延
伯軍雖亦卒戰大破之賊棄間得入排城延伯遂
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軍收眾退保安定延伯自
恥其敗乃籍甲兵募餘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
里結營壬辰不告寶軍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
其數千賊見軍士孫林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
延伯中流矢卒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
失騎將朝野為之憂恐於是魏勢愈盛而羣臣自
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米悅媚由是將帥
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夏六月破六韓拔陵圍魏
廣陽王深於五原軍士有拔陵眾二百人開東門
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
擊雲州刺史寶金將招撫散四面拒敵時比境州
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絕援軍不
至糧仗俱盡移乘城南冉爾未榮於秀容既而詣
關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王謙言於廣陽王深曰
今兒盜竊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
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謙兼通諸
國語乃單騎詣拔陵朝野見其首長開示恩信於是
西部鐵勒首長七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
深欲引兵至折殺頓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
甚盛聞七列河等來降必引兵破之若先據險要
未易敵也不若以七列河餉之而伏兵以待之必
可破也深從之拔陵眾引兵邀擊七列河盡俘其
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七列河之眾而還乘然
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
避柔然南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
於廣陽王深深帥眾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
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朔州北別立郡縣安置
降戶隨宜賑養息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
楊暨分處之於莫定瀛三州就食深謂暨曰此輩

詐持文書云是降薄且亡緩而寶軍延伯未及閱
視宿勒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而下背背
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遂北徑抵其營賊皆轉騎延
伯軍雖亦卒戰大破之賊棄間得入排城延伯遂
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軍收眾退保安定延伯自
恥其敗乃籍甲兵募餘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
里結營壬辰不告寶軍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
其數千賊見軍士孫林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
延伯中流矢卒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
失騎將朝野為之憂恐於是魏勢愈盛而羣臣自
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米悅媚由是將帥
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夏六月破六韓拔陵圍魏
廣陽王深於五原軍士有拔陵眾二百人開東門
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
擊雲州刺史寶金將招撫散四面拒敵時比境州
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絕援軍不
至糧仗俱盡移乘城南冉爾未榮於秀容既而詣
關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王謙言於廣陽王深曰
今兒盜竊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
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謙兼通諸
國語乃單騎詣拔陵朝野見其首長開示恩信於是
西部鐵勒首長七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
深欲引兵至折殺頓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
甚盛聞七列河等來降必引兵破之若先據險要
未易敵也不若以七列河餉之而伏兵以待之必
可破也深從之拔陵眾引兵邀擊七列河盡俘其
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七列河之眾而還乘然
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
避柔然南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
於廣陽王深深帥眾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
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朔州北別立郡縣安置
降戶隨宜賑養息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
楊暨分處之於莫定瀛三州就食深謂暨曰此輩

詐持文書云是降薄且亡緩而寶軍延伯未及閱
視宿勒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而下背背
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遂北徑抵其營賊皆轉騎延
伯軍雖亦卒戰大破之賊棄間得入排城延伯遂
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軍收眾退保安定延伯自
恥其敗乃籍甲兵募餘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
里結營壬辰不告寶軍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
其數千賊見軍士孫林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
延伯中流矢卒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
失騎將朝野為之憂恐於是魏勢愈盛而羣臣自
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米悅媚由是將帥
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夏六月破六韓拔陵圍魏
廣陽王深於五原軍士有拔陵眾二百人開東門
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
擊雲州刺史寶金將招撫散四面拒敵時比境州
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絕援軍不
至糧仗俱盡移乘城南冉爾未榮於秀容既而詣
關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王謙言於廣陽王深曰
今兒盜竊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
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謙兼通諸
國語乃單騎詣拔陵朝野見其首長開示恩信於是
西部鐵勒首長七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
深欲引兵至折殺頓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
甚盛聞七列河等來降必引兵破之若先據險要
未易敵也不若以七列河餉之而伏兵以待之必
可破也深從之拔陵眾引兵邀擊七列河盡俘其
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七列河之眾而還乘然
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
避柔然南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
於廣陽王深深帥眾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
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朔州北別立郡縣安置
降戶隨宜賑養息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
楊暨分處之於莫定瀛三州就食深謂暨曰此輩

復爲乙活矣。秋八月魏柔玄鎮民杜洛周聚眾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攻都縣高歡刺景陵段榮安定彭樂皆從之洛周圍魏州刺史博陵崔東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景爽之孫也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初救勒首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爲軍主行共用匈奴漢望應知馬步多少喚地知軍遠近及破六韓拔陵及金城衆歸之拔陵累金爲王既而知拔陵終無所成乃詣雲州降仍稍引其衆南出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脫身歸爾朱榮榮以爲別將

七年春正月魏安州石離穴城附盟三戍兵反應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山赴之行臺常景使別將崔仲哲屯軍都關以邀之仲哲戰沒元譚軍夜潰魏以別將李瑛代譚爲都督仲哲東之子也五原降戶解于脩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改元晉興夏四月杜洛周南出鈔掠前城魏常景遣統軍常仲禮擊破之丁未都督李琚與洛周戰於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六月杜洛周遣都督士曹統兵等將兵掠薊南秋七月丙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栗園大破之斬曹統兵及將卒三千餘級洛周帥衆南趨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八月癸巳賊帥元洪業斬解于脩禮請降于魏賊曹葛榮復殺洪業自立九月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北趨瀛州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甲申衆行臺常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虜四百人天水民呂伯度本莫折念生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已而不勝亡歸胡琛以爲大都督秦王齊以士馬使擊念生伯度屢破念生軍復據顯親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於蕭寶實寶實使行臺左丞崔士和據秦州魏以伯度爲涿州刺史封平春郡公大都督元脩表傳

軍隴口久不進念生復反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久之伯度與萬俟醜奴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拔陵遣其臣寶律至高平誘琛斬之魏攻蓋井其衆冬十一月杜洛周圍范陽成敗民魏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周開關納之

大通元年春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毅州以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爲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養以兵糧詔付外置關竟無所給或勸楷留軍單騎之言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愛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用志遂舉家之官莫榮道州城或勸魏朝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乘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衛忠而全愛也遂令追還賊至強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慰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臣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辛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魏蕭寶實出兵與年將士破齊秦賊擊之寶實大敗於涿州收散兵萬餘令屯道遼圍秦州刺史潘表淵以沂城敗莫折念生進逼冀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幽州刺史軍相戰沒行臺羊深乘城走北海王顯軍亦敗賊帥胡引相據北華州叱麒麟據幽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椿侍中兼尚書右僕射行臺常景度關西諸將地功曹毛鴻賓引賊抄掠涿州錄事參軍楊侃勸將兵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致送擒送宿將高過仁爲過仁者明達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實部將羊侃隱身擊中射之應弦而斃其衆遂潰侃祉之子也魏右民郎陽平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爲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賈子孫衙林羅馬志逸氣浮軒眉撥賊以攻

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丈威雄國統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猛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上無節以當寇險之衆敵戰之勇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遲延而不進國家謂巨爵夫滿堂加龍命復疑寶實之輕日散金帛幣帛空馮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公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悅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勸諸將而伐朝國哉洪漢而燎毛髮哉弗聽二月秦賊棟魏潼關三月甲子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反辰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葛榮父圖信都魏以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爲北討大都督以救之魏蕭寶實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爲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實爲都督雍州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秦即度襜褕選鄉里其子昱將道洛陽椿謂之曰官公雍州刺史亦無餘寶實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公督軍人何得任其濫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實不藉刺史高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甚甚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同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道必成深澤面豈罔民乎及太后皆不聽秋七月魏相州刺史蘇安王璽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殺信都裴泰親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率神軌裴衍攻鄴子邕行及滌陰裴安王璽遣弟斌之夜襲子邕管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丁未拔之斬裴傳首洛陽改姓拓跋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討葛榮九月秦州城民杜聚殺莫折念生關門皆盡聚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請

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丈威雄國統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猛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上無節以當寇險之衆敵戰之勇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遲延而不進國家謂巨爵夫滿堂加龍命復疑寶實之輕日散金帛幣帛空馮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公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悅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勸諸將而伐朝國哉洪漢而燎毛髮哉弗聽二月秦賊棟魏潼關三月甲子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反辰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葛榮父圖信都魏以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爲北討大都督以救之魏蕭寶實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爲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實爲都督雍州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秦即度襜褕選鄉里其子昱將道洛陽椿謂之曰官公雍州刺史亦無餘寶實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公督軍人何得任其濫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實不藉刺史高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甚甚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同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道必成深澤面豈罔民乎及太后皆不聽秋七月魏相州刺史蘇安王璽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殺信都裴泰親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率神軌裴衍攻鄴子邕行及滌陰裴安王璽遣弟斌之夜襲子邕管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丁未拔之斬裴傳首洛陽改姓拓跋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討葛榮九月秦州城民杜聚殺莫折念生關門皆盡聚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請

蕭寶夤請降魏復以寶夤為尚書令還其舊封蕭寶夤之賊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郡令史河間馮景曰擁兵不遠此罪將大寶夤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歐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立念亦懼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赦之惟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寶夤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寶夤聞之謂為取己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夤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嚮生十子九子瓶一子不瓶關中亂賊者治也大王嘗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擊寶夤道其將郭子恢攻殺之收殮其尸表言曰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楊椿父子所請寶夤行臺郎中武功蘇湛卧病在家寶夤令湛從母弟開府屬天水羞檢說湛曰元略受蕭衍旨欲見勦除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為身計不復作親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我自白齊王本以窮鳥投入魏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蜀國步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棄人間隙信或行路無識之語且王之恩養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自口為王族滅寶夤復謂曰我救死不

得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曰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不湛恐荆棘必生於蕭關關賊骨還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夤重湛且知其不為己用聽還武功冬十月寶夤實言自稱皇帝改元隆緒殺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長史毛遐馮寶之兄也與馮寶帥底羌起兵於馬橋稱以拒寶寶夤遣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為返所殺寶夤方祀南郊行即位禮未畢聞敗色慙不暇整部伍狼狽而歸以妻儵為尚書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達為寶夤使在洛陽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長安寶夤以惠達為光祿勳丹楊王善賢聞寶夤反懼而走出趨白鹿山至河橋為人所獲關實反懼預讓釋而慰之行臺郎封俸伯等與關中聚眾謀舉兵誅寶夤事泄而死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為行臺以討寶夤正平民薛鳳賢及宗人薛脩義亦聚眾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夤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十一月葛榮圍魏信都自取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勦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已至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乎兄祐為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乎兄弟各自引卷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縛以活使者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聲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崑為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崑上言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行若過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行至陽平東北津水曲榮帥眾十萬擊之崑行俱敗死相州吏民聞崑州已陷子崑等敗不自保相州刺史恒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葛榮盡攻之卒不能克

二年春正月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葛鮮于脩禮杜洛周之間送來攻圍津奮新澤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試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遣津書曰賊所以圍城止為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為患津悉收北人內城中而不殺眾無不感其仁及其夏榮代脩禮統眾使人說津許以眾為司徒津斬其後圍出詣榮然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遂攻圍出詣榮然頭兵可汗求救適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從祖吐豆發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吳然遂遷已田津長史李喬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蕭寶夤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採潼關相拒逃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又未決者托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此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傾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為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許脩義河東薛鳳賢據晉州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及西通河源封疆多在郡東備義驍帥士民西國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晉州一聞官軍來至晉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孩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右壁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之以此所獲軍資於其村民轉相告誦雖實未降者亦非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通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詣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蕭寶夤遣其將侯然德馳報其舉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丁丑與然德戰敗擄其舉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每方侯驪奴魏奴以寶夤為太傅二月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眾三月癸未葛榮陷魏洛州刺史薛季之居民死者什八九夏六月葛榮食道其僕射在表將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為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前幽州平北府主薄洛間邢昇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戶及於青州之北海

自稱漢王改元天統及申魏以征東將軍李仁
為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帥眾討之辛亥魏主詔
曰朕當親御六戎掃靜燕代以大將軍爾朱榮為
左軍上黨王天穆為前軍司徒楊椿為右軍司空
穆紹為後軍葛榮退屯相州之北 秋七月司徒
魏收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子於魏
收留之改元神獸 八月葛榮引兵圍鄴聚眾百
萬遊兵已過汝郡所至殘掠爾朱榮啟求討之九
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
身不得至死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騎七千馬
皆有副信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為前驅葛榮
為益日夕橫行河北爾朱榮察其非敵議者謂無
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今其舉此北易與
吾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鄂以比陳數十
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
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
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賊乃不如持勒軍士奮
袖捧一杖置於馬側至戰時虛聲騰遂不聽斬級
以捧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
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
破之於陳擒葛榮餘眾悉降以賊徒既眾若即分
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親親屬相
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即四散數十萬眾
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
置咸得其宜揮其眾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
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權軍法葛榮赴洛意定淪流
般五州皆平時上黨王天穆軍於朝歌之南穆紹
楊椿猶未發而葛榮已滅乃益能兵 乙亥魏大
赦改元永安 辛巳以爾朱榮為大丞相都督河
北畿外諸軍事以楊椿為太保城陽王徽為司徒
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關門引見斬
於都市 十二月葛榮餘黨竊據復據幽州反此
邊被其患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為大都督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二

鎮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
中大通元年三月壬戌魏詔上黨王天穆討邢杲
夏四月辛丑破邢杲於濟南泉隆送洛陽斬之
秋九月爾朱榮徙七百或為晉山侯淵討韓樓於
剽配平甚少騎止七使或為晉山侯淵討韓樓於
設變其其所長騎止七使或為晉山侯淵討韓樓於
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
百騎深入樓境去剽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
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
還其馬仗纒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眾何為復
發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為晉計以離
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卒已遂帥騎夜進昧且叩
其城門韓樓覺短降其為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
州平以淵為平州刺史鎮襄陽先是魏使征東將軍
軍劉靈助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
頓丘因帥流民北還與侯淵共滅韓樓仍以靈助
行幽州事加車騎將軍又為幽州平營安四州行臺
乃俟魏攻魏東秦州拔之殺刺史高子明
二年春正月乃俟魏攻魏東秦州拔之殺刺史高子明
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魏奴劫敵
也今攻之不勝固非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
奈何岳曰願得爾朱氏一人為帥而佐之勝為之
言於榮榮悅以爾朱天光為使持節都督二雍二
岐諸軍事驍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以岳為左大都
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為右大都督並
為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
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
侍中楊悅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蜀持疑不下軍至
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今日之舉一以相委岳遂
大敵將何戰天光曰自蜀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
進擊蜀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
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
榮怒遣騎兵參軍劉景乘驢至軍中責天光杖之

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三月魏奴自將其眾圍
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乃俟仲自武功
南渡渭攻圍魏天光使質拔岳將千騎赴之善
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其數士以挑之菩薩
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善
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
我與菩薩語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
隔水與賊語稱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即馳
馬東出賊以為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
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度國東岳還兵擊之
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
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度渭北降平定置萬餘
並收其輜重魏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安置柵於
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夏四月天光至汧
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殺米可行師候秋
涼更圖進止復魏奴規候者縱遣之魏奴信之散
眾耕於細川使其太尉侯伏侯伏進將兵五千據
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為柵者甚眾天光知其勢
分備時密嚴諸軍繼進發黎明國元遣大柵夜
之所得皆囚一皆縱遣諸柵間之皆降天光晝夜
徑進抵安定城下賊深州刺史侯景長貴以城降
魏奴乘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質拔岳輕騎追
之丁卯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圍代郡侯莫陳崇
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魏奴因大呼眾皆披靡
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眾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
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實以降 甲戌魏以關中
平大赦乃俟魏奴蕭寶實至洛陽置關門外都
街之中士女聚觀凡三日丹楊王高潛奏請寶實
之命士部尚書李神馬黃門侍郎高潛乘車與寶
實善故左右之言於魏主曰寶實叛逆事在前朝
會應詔王道首自外至帝問道首在外所聞對曰
唯聞李尚書高門與蕭寶實周旋並居得言之
地必能全之且二人謂寶實叛逆在前朝寶實為

四六五

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相文之舉也槍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年將拔開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遣擊大梁梁國取下之慶之以數十之眾自發鉅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顯使黃門郎相堂作書遺魏主曰朕泣請梁朝暫在復恥正欲問罪於爾未出御於極枯卿託命對狼委身虎口假獲民地本是榮物固非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皇魏再興朕或不然在榮為福於卿為禍卿宜三復富貴可保願既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齊州刺史沛郡王放莫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俱帝王室近親今宗祏不移我欲汝諸君意何如在坐莫不失色軍司崔光詔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讎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春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等皆曰軍司議是欣乃斬顯使光詔亮之從父弟也於其冀州刺史賈思同廣州刺史鄭先讓南兖州刺史元暹亦不受顯命思同思伯之弟也顯以冀州刺史元暹為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守封送其書於魏主陽平王敏先起兵於河橋以討顯不克而死魏以侍中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爾朱世隆為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軍相州刺史鎮鄴城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皆被堵如故顧一旦得之號令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顧自謂天授運有騶恩之志宿昔賞吝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陽出從魏主親至閭洛中事子儒曰顯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聞魏主比出即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即日南還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眾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樂既南下并肆不安乃以爾朱天光為并肆等九

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晉陽部分約勒所部皆安已丑費穆至洛陽顯引兵以河陰之軍而殺之顯使都督宗正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襲據河內爾朱榮攻之上黨王天穆引兵會之壬寅拔其城斬朱榮及襲魏北海王穆嗣得志密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為之備說顯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遣天子更請精兵并數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額欲從之延明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眾豈肯復為人用乎大權一去動息由之魏宗廟於斯廢矣顯不用慶之言又慮爾朱榮之表於今日今河北河南一時克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巨虜慶之自能擒討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上乃詔諸軍進者皆停於境上洛中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眾十倍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為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棄其無備殺爾朱榮此一時也慶之不從顯曰以上之為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魏心懷之不遣曰王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恐聞檢此朝等欲往彭城謂君退取富貴不為國計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并受其責慶之不取復言爾朱榮與顯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顧自據南岸慶之三十日一戰殺傷其眾有夏州義士高顯守河中諸陰與慶通謀求破橋立效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連顯悉屠之榮恨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而揚曰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邪為欲廢施絕略臣後帝至平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廢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指豈可以一事不諧而眾謀頓廢乎四方顯顯視公此舉若

夫有所成遂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若不若徵發民材多為棹技間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首尾既遠使顧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眾輔下而今諸侯若分兵造塔所在散渡指掌可克奈何捨之此歸使顧復得爭取衡石天下此所謂養蛇成蛇悔無及矣榮曰楊黃門已陳此策當相與議之劉靈助言於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楊綱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成辰奉命軍騎將軍爾朱兆與天都督賀拔勝封為從自馬渚西陝石夜渡襲擊顯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安豐王延明之眾隨之入廣順軍據帥麾下數百騎南未陳慶之亦步騎數十結陳東遠顧所得諸城一時俱降於爾朱兆自追陳慶之會嵩高水深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項髻為沙門開行出汝陰遠建康循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宿殿中掃灑宮庭封閉府庫出魏主於北邱流涕謝罪帝慰勞之庚午帝入居華林園大赦以爾朱兆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此來軍士及隨爾朱兆諸女義者加五級河橋之事之官及河南立義者加二級王申加大丞相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北海王顧自轉轉南出至臨頰從騎分散臨頰縣卒江豐斬之癸酉傳召洛陽臨淮王或復自歸於魏主安豐王延明攜妻子來奔乙亥魏主安豐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出官人三百緡雜練數萬匹班賜有差凡受元顯賂賞階復者悉追奪之

元魏之亂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春正月魏征西將軍平陸文侯張弼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前選格排抑武人不使發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

齊神榮從弟世隆時為直閣太后遣詣晉陽慰諭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預為之備非計也乃遣之三月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休素有令堂欲立之又遣從子天光及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爾朱世隆密議天光見子休其論榮心子休許之天光遂言陽榮猜疑之乃以騎為願祖諸子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榮於上黨靈太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為莫肯致言徐紇獨曰爾朱榮小胡敢稱兵向關文武宿衛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彼之必矣太后以為然以黃門侍郎李神軌為大都督帥眾往之別將鄭季明鄭先護將兵守河橋武衛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先護之從祖兄弟也榮至河內復遣王相密至洛迎長樂王子休夏四月丙申子休與兄彭城王劼弟霸城公子正濟自高渚渡河丁酉會榮於河陽將士咸稱萬歲成濟河子收即帝位以勳為無上王子正為始王以榮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明太原王鄭先護素與敬宗善聞帝即位與鄭李開城納之李神軌至河橋聞北中不守即遁還費穆乘眾先降於榮徐紇縹緲夜開殿門取驢驅鹿馬十四東歸兖州鄭儼亦走還鄉里太后盡召肅宗後官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召百官迎車駕已亥百官奉重綬備禮駕迎敬宗於河橋度子榮遣騎執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謀於公士馬不出萬人令長驅向洛則無橫陳既無戰勝之感群情素不服服以京師之眾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大大行誅罰更樹觀望恐公還比之日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榮心然之謂所

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素盛驕後成俗不加艾前終難制取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廢侍弄權殺亂四海故明公與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廢更多士不分忠佞恐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胡騎圍之責以天行費亂蕭宗恭願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自空元欽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前黃門郎王遵業兄弟君父喪其母敬宗之從母也相帥出迎俱死遵業妻蔡龍之孫也高舉涉事時人惜其才而譏其疎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騎圍之今日有能為釋三者免死侍衛趙元則出應募遂使為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帝與無上王劼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利西部高車叱烈殺兒侍帝側詐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殺劼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還帝於河橋置之幕下帝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無與此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宜敢安希天命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正算就若推而不居存親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勳榮稱帝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遣曰將軍首舉義志除茲逆大勳未立遂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為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參軍燕郡劉靈助善上登迎天穆之靈助言天時人事不可吉唯長王有言當迎天穆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可吉唯長王有天命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自愧悔曰過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請殺高勳以謝天下左右皆曰敢復愚諫言不思難令四方多事須臾而將請捨收其後效

榮乃止後四更復迎帝還營榮登高首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為還都之計榮疑甚武衛將軍冼禮固諫辛丑榮奉帝入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穆士普加五階在殿中言曰武官三階百姓復租役三年時百官於闕下洛中士民出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洛中士民草草懷莫慮或為榮欲縱兵大掠或欲還都晉陽者莫宅倉者糧食皆出資什不存一二直衛空虛官守曠廢榮乃上書稱太兵交際難可齊肅諸王朝貴橫死者眾臣今粉難不足塞於乞追贈死者徵申私負無王請追尊為無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諸王贈三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已下及王賸郎那錄死者無後聽繼即披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封無上王之子韶為彭城王榮猶執還都之議帝亦不能違都官尚書元謙爭之以為不可榮怒曰何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謔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謙謀國之宗室臣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血亦無所懼矣大怒詆譏爾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謔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官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數曰臣昨惡聞有比還之意今見皇居之盛熱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還都之議康成親賜爾朱榮子元羅爵梁郡主五月丁巳朔魏加爾朱榮北道大行臺爾朱榮入見魏主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心誓言無復貳帝自起醉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狀報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為肅宗嬪榮欲殺宗立以為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

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憂焉帝遂從之榮意甚悅榮舉上輒馳喜馳射每入朝見更無所為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夏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士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臣坐唱虜歌曰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躡地唱回波樂而出性甚嚴暴喜愾無恒刀槩弓矢不離於手每有瞋嫌即行擊射左右恒有死憂嘗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觸刀窮不獲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辛酉榮還單陽帝戲之於邱陸榮令元天穆入洛陽加穆侍中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秦乾朱瑞為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官悉用其腹心為之魏負外散騎常侍高乾乾之從子也與弟叔曹季式皆喜輕俠與魏主有舊爾朱榮之向洛也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頻破州軍魏王使元欣論旨乾等乃降以乾為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叔曹為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為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叔曹復行抄掠榮執之與薛儉義同拘於晉陽教曹負昂以尚書事初宇文肱從鮮于脩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其子泰在脩禮軍中脩禮死從葛榮葛榮敗爾朱榮愛泰之才以為統軍辛巳以爾朱榮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榮子平昌公文殊樂昌公文暢並進爵為王

中大通二年秋八月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動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帝又與吏部尚書李神佛謀請治選部榮嘗聞補曲陽縣令神佛以階懸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所補者往奪其任神

備懼而辭位榮使尚書左僕射爾朱世隆攝選榮啟北人為河南諸州帝未之許大宰天穆入見面諭帝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吾恐陛下亦不得若之如何啟數人為州選不用也帝正色曰天柱若不如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即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爾朱皇后性如忌屨致忿帝遣爾朱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止自不為若本自為之臣今亦封王矣帝既外逼於榮內迫於皇后怏怏不以萬乘為樂惟幸寇盜未息使與榮相持及關隘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賊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或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之還以舌語亂之曰然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令去榮時望得珠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榮好獵不捨寒暑列圍而進令士卒必齊登難過險阻不得避一鹿逸出必斬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未覺謂曰汝畏死邪即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窟台中榮令十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傷死者數人卒擒得之以此為樂其下甚苦之大宰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勲業已盛四方無事唯宜脩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感傷和氣榮攘袂曰靈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即已項來受國大恩未能混膏膏內何得遂言勳業如聞今許官貴縱今秋欲與兄飛勒士馬校獵高台會食許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飛陽歷三朔悉揮生靈北填六鎮回軍之際掃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肅若降之萬戶侯如其不降以數十騎徑度縛取然後與兄奉天子

其事皆上聞矣。又見帝求問帝即下明光殿與語。其小女適帝兄陳留王寬。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婿。」力微以帝弟榮慮陛下終為己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耳。帝夢手把刀自割。落十指。惡之。告微及楊侃。微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亦是其類。」乃吉祥也。戊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謝榮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吳整言榮欲因獵。挾天子。移都。由是帝益疑之。辛卯，帝召中書令溫子昇。告以殺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末。帝曰：「王充若即救涿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知。死猶須為。況不必死。吾寧為高貴鄉公死，不為常道鄉公死。」帝謂榮天穆即赦其黨。皆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未出。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特為榮所委。任其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爾微及楊侃。皆曰：『若出，隆不全仲遠。天光宜有來理。帝亦以為然。微曰：『榮腰間嘗有刀，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避之。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壬辰，帝忌日。癸巳，榮忘日甲午。榮暫入。即詣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朔日不入。帝諷顏世隆。又以告榮。且勸其速發。榮輕帝以為無能。為曰：「何忽忽預帝謀者。皆懼帝患之。城陽王微曰：『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此斃之。』帝曰：『石懷孕始九月。可乎。微曰：『婦人不及期而產者多矣。彼必不疑。』」帝從之。戊戌，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微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微脫榮帽。舞盤旋。兼殿內文武傳聲。趨之。榮遂信之。與天穆俱入朝。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帝令子昇作。」

叔文既成。執以出。遇榮自外入。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教榮不取視。而入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視。向坐。始一拜。榮見光祿少卿曹安典御李侃。跪坐。微曰：「從東一拜。榮即起。趨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榮子普提及車騎將軍爾朱陽觀等三十人。從榮入宮。亦為伏兵所殺。帝得榮手板上。有數牒。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者。悉在出限。帝曰：「聖子若過今日。遂不可制。於是內外喜譟。並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圓門下。詔大赦。遣武衛將軍吳整。前州刺史王師榮。都督魏西陽門。出北河陰。將軍賈拔。將軍榮。黨田怡等。聞榮死。拜起。榮第時。官殿門猶未加嚴。防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有備。五辱弟少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為它計。怡乃止。及世隆走。勝遂不從。帝甚嘉之。宋瑤雖為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帝亦甚過之。故瑤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榮妻厚金。乘衣。衣祿。令天子出。榮死。自官中突出。至榮第。乘家。乘車。走出。城。世隆即欲還。比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胸胸唯。唯。是。視。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或此。走恐。恐。生。附。服。不。如。分。兵。守。河。橋。遣。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疆。不。敢。叛。敬。世。隆。從。之。已。亥。或。河。橋。橋。梁。毀。等。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遣前華陽太守段有。慰諭之。世隆斬首以徇。魏以雍州刺史爾朱天光為侍中。儀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經略。河。汾。榮。之。入。洛。也。以。高。教。曹。自。隨。禁。於。駝。牛。界。榮。死。帝。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為河北大使。教曹為直閣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為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於河橋。舉酒。指水曰：「卿。」

兄弟黨。部。數。能。能。今。士。卒。致。死。京。城。僅。有。變。可。為。朕。冬。十。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教。曹。拔。劍。起。舞。誓。以。必。死。各。上。月。癸。卯。天。穆。遣。爾。朱。拂。屠。歸。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戶。帝。升。上。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懷。尚。朝。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疊。逆。王。濤。無。親。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屠。歸。曰。臣。等。從。太。原。王。入。朝。忽。致。寬。咎。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哀。不自。勝。羣。胡。勳。突。發。振。城。邑。帝。亦。為。之。愴。然。遣。侍。中。朱。瑤。齎。策。賜。世。隆。世。隆。謂。瑤。曰。太。原。王。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為。太。原。王。報。加。屠。害。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為。太。原。王。報。讎。終。無。降。理。瑤。還。白。帝。帝。即。由。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人。與。拂。屠。歸。等。戰。於。郭。外。拂。屠。歸。等。生。長。戎。汝。洛。陽。之。人。不。習。戰。鬪。屢。戰。不。克。甲。辰。以。前。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為。大。都。督。帥。眾。討。世。隆。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書。令。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為。河。北。行。臺。定。相。殺。三。州。皆。粟。糧。節。度。爾。朱。伏。狄。在。城。下。帝。集。舊。臣。博。議。皆。懼。懼。不。知。所。出。通。直。散。騎。常。侍。李。道。善。衣。衣。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列。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眾。為。陛。下。徑。斷。河。橋。城。陽。王。微。高。道。稱。旨。以。為。帝。許。之。乙。卯。苗。界。人。從。馬。渚。下。流。乘。船。夜。下。去。橋。數。里。縱。火。船。夾。河。橋。倏。忽。而。至。爾。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爭。橋。北。度。俄。而。橋。絕。溺。死。者。甚。眾。苗。界。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官。軍。不。至。爾。朱。氏。將。軍。儀。同。三。司。盡。苗。赴。水。死。帝。傷。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河。陽。侯。益。曰。忠。烈。並。降。亦。收。兵。北。道。丙。辰。詔。行。臺。源。子。恭。將。步。騎。一。萬。出。西。道。楊。昱。將。募。士。八。千。出。東。道。以。討。之。子。恭。仍。鎮。大。行。丹。公。衆。壘。以。防。之。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殺。城。中。人。無。遺。類。以。肆。其。忿。唯。希。質。免。詔。以前。

東州州刺史元顯恭為晉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西道行臺 魏東徐州刺史廣長簡斯椿素依附爾朱榮榮死椿懼奔州歸汝南王悅 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王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曄英之弟子也以兆為大將軍進爵為王世隆為尚書令賜爵樂平王加大傅司州牧又以榮從弟度律為太尉爵顯帝山王世隆兄天柱長史彥伯為侍中徐州刺史仲遠為車騎大將軍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仲遠亦起兵向洛陽爾朱夫光之克平涼也宿勤明達請降既而復叛北走天光遣賀拔岳討之明達奔東夏岳聞爾朱榮死不復窮追還邈州以待天光天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龍興岳謀引兵向洛魏敬宗使朱瑞慰諭天光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而更立宗室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扇惑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之光陽太守盧文偉誅平州刺史侯淵出魏開門拒之淵也於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淵所敗敬宗以城陽王徽兼大同馬絳尚書事總統內外徵意謂榮既死枝葉自應散落及爾朱世隆等兵四起黨眾日盛微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不欲人居己前每獨與帝謀議羣臣有獻策者微輒勸帝不納且曰小賊何慮不平又勸借財貸買賜率皆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車騎將軍鄭先護為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爾朱仲遠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為大尉臨淮王彧為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公爾朱天光爵為王長廣王亦以天光為隴西王爾朱仲遠攻西涼州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肅之兄子也發榮敬宗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為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

尚書左僕射為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罷魏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薛靈臺兼尚書為北道行臺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度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重皆稱爾朱兆兆曰兆雖勇於戰固然而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聞戒兆曰爾其兵區當為其守鼻乃以高歡為晉州刺史又兆引兵洛道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兆辭以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主致有後憂定勳之曰當隔河為犄角之勢兆不悅曰還白高晉州君得言夢夢與吾先人登高丘旁之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蘭光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以此觀之往無不克騰還報數曰兆在愚如是而敢為悖逆吾教不得久事爾朱矣十二月壬寅朔爾朱兆攻丹谷都督賀拔胤鳳戰都督史仲龍開壁請降源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渡先具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卒濟是日水不沒馬腹甲辰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官門宿衛乃驚覺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華山王鷲斤之女孫也素附爾朱氏帝始聞兆南下欲自帥諸軍討之驛敬宗曰黃河萬里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兆入官報復約止衛兵云使關帝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帝屢辟之不顧而去兆騎執帝鐵於永寧寺手捧帝案設於北水頭中與兆執帝尚書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樓棧星子注屏烟榻主鐵兵大掠殺司空臨淮王彧尚書左僕射范陽王諱青州刺史李延寬等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二刺史皆微所引拔以有書恩故投之微祿金百斤馬五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微二百官捕將至

不加勳賞兆夢繼謂己曰我有金三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為實即掩捕祖仁甥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歛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匹兆疑其隱匿依夢移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壓足種之至死爾朱世隆至洛陽兆以為今日天柱受禍按劍顧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爾朱仲遠亦自滑臺至洛戊申魏長廣王天赦爾朱榮之死也敬宗詔河西賊帥純豆陵步善俱委各及兆入洛步善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還晉陽以禦之使爾朱世隆度律彥伯等留鎮洛陽甲寅兆遷敬宗於晉陽兆自於河梁監閱財寶高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以避之不及因與兆書為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即惡兆兆怒不納爾朱天光輕騎入洛見世隆等即還雍州初敬宗恐北軍不利欲為南走之計託云征蠻以高道穆為南道大行臺未及發而兆入洛道穆託疾去世隆殺之主者請追李苗封贈世隆曰當時來議更一二日即欲縱兵大掠焚燒郭邑邕苗之故宗師僕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復追爾朱榮之死也世隆等擐兵於大寧太守代人房護護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洛陽及兆得志其黨建州刺史長蘭安定執談擊州徽郡中人聞之皆叛安先給談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得馬不遺符遺先所乘馬安定別給符士戰賊人得之謂談遺書甚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人乘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爾朱世隆聞之捨其罪以為其府長史北道大行臺楊津以眾少留難召募欲自溢口入并州會爾朱兆入洛津乃散眾輕騎還朝爾朱世隆與兄弟密謀慮長廣王母衛氏干預朝政同其出行道數十騎如劫盜者於京巷殺之尋

見彪以千萬錢募賊甲子南宋兆繼敬宗於曹陽
三級佛寺并殺陳留王寬是月紇五陵步蕃大破
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曹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刀
俸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兆方急保無他慮遂行
歡所親賀拔邁見請緩行以歡之無往意留
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正禁群
歡與兆連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其來
退走兆德歡相與善為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
宴飲初為榮都眾流入并肆者二千餘萬為契胡
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謀夷者半猶詳亂
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鍾反殘不可盡殺
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
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請使歡領之
歡奉歡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輩輩伏處分
如鷹犬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傳易
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其眾委為歡以兆
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縣兵可集汾
東受號今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悉悲兆而
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
類歲霜早降戶掘田粟而食之而無穀色徒汗人
境內請令就食山東侍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
長史慕容紹謀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
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揮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
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邪紹
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
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因紹宗起歡發
歡自曹陽出滄口道達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
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
紹宗曰此猶是掌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
會澤水暴漲橋壞數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
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讓自來賜道今
不辭度水而死恐此眾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

馬度水與歡坐幕下陳謝授歡刀引頸使歡斬之
歡大哭曰自天柱之難賀公渾更何所仰但願大
家千萬歲以甲力用耳今為旁人所構聞大家何
忍復出此言光投杖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為誓因
留宿夜飲歡景伏壯士欲執兆歡誓誓止之曰今
殺之其黨必再歸聚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
雄棄之而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
兇悍無謀不足圖也且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上
馬詣之孫騰牽歡衣歡乃止非隔水肆罵馳還曹
陽兆腹心念賢降戶家屬別為營數萬與之善
觀其佩刀因取殺之士東感悅益願附從 斛斯
椿復棄汝南王悅再魏

三年春正月魏右僕射郭先護聞洛陽不守士眾
逃散遂來奔丙申以前護為征北大將軍魏自敬
宗被囚宮室空近百日爾朱世隆鎮洛陽商旅流
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謀以長廣王疎遠又無
人望欲更立近親儀同三司廣陵王恭羽之子也
好學有志度正光中領給事黃門侍郎以元文擅
權託病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敬
宗言王陽瘡將有異志恭懼逃於上洛山洛州刺
史執送之繫治久之以無狀獲免關西行臺郎
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有
今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為王公天入允
叶天光與世隆等謀之疑其資養使爾朱茂伯潛
往勞諭且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孝
通聰之子也二月己巳長廣王至邛山南世隆等
為之作禪文使秦山太守遼西寶珍執禪入宮
長廣王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舜舜之事遂
署禪文廣陵王奉表三諫然後即位大赦改元普
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為敕文敬敬宗在殺太原王
榮之狀節閔帝曰永安手勳強臣非為失德直以
天未厭亂故達成濟之福耳因頓左右取筆自作
敕文直言門下朕以異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

茲大慶肆膏之科 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是乃
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望致太平庚午詔以二皇
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遊為冲把自泰以來
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喪矣如爾朱世隆儀
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若配世宗於時使功若
議榮配親嘗其母若配莊帝為臣不終以此論之
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既為議
首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爾朱世隆亦不之罪
以榮配高祖廟廷又為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
舊廟而為之以為榮功可比周公廟成尋為火所
焚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欲攻世隆世隆
使爾朱兆伯往諭之乃止伯敬宗使安東將軍史
仲龍平兆伯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
中源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非南向千守文義帥眾
先降由是子恭之軍望風亦潰兆遂乘勝直入洛
陽至是爾朱世隆論作龍文義之功各封千戶侯
魏主曰件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歡竟不許爾
朱仲達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為西兗州刺史先
用後表詔答曰已能近捕何勞遠聞 幽安營并
四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人又推箕知
爾朱氏將為敬宗復讐且憂還圍譚云劉氏當王
由是幽瀆洽黎之民多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為號
不舉火者請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
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鷄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
侯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
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鷄
執刺史元嶽說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
鄉里我不如封皮乃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舉哀
將士皆縞素引壇誓聚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仍
受劉靈助節度隆之屠奴之族孫也殺州刺史爾
朱羽生將五千入冀信都高乾誓不服探甲將十

茲大慶肆膏之科 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是乃
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望致太平庚午詔以二皇
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遊為冲把自泰以來
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喪矣如爾朱世隆儀
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若配世宗於時使功若
議榮配親嘗其母若配莊帝為臣不終以此論之
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既為議
首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爾朱世隆亦不之罪
以榮配高祖廟廷又為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
舊廟而為之以為榮功可比周公廟成尋為火所
焚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欲攻世隆世隆
使爾朱兆伯往諭之乃止伯敬宗使安東將軍史
仲龍平兆伯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
中源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非南向千守文義帥眾
先降由是子恭之軍望風亦潰兆遂乘勝直入洛
陽至是爾朱世隆論作龍文義之功各封千戶侯
魏主曰件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歡竟不許爾
朱仲達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為西兗州刺史先
用後表詔答曰已能近捕何勞遠聞 幽安營并
四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人又推箕知
爾朱氏將為敬宗復讐且憂還圍譚云劉氏當王
由是幽瀆洽黎之民多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為號
不舉火者請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
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鷄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
侯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
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鷄
執刺史元嶽說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
鄉里我不如封皮乃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舉哀
將士皆縞素引壇誓聚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仍
受劉靈助節度隆之屠奴之族孫也殺州刺史爾
朱羽生將五千入冀信都高乾誓不服探甲將十

茲大慶肆膏之科 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是乃
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望致太平庚午詔以二皇
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遊為冲把自泰以來
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喪矣如爾朱世隆儀
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若配世宗於時使功若
議榮配親嘗其母若配莊帝為臣不終以此論之
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既為議
首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爾朱世隆亦不之罪
以榮配高祖廟廷又為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
舊廟而為之以為榮功可比周公廟成尋為火所
焚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欲攻世隆世隆
使爾朱兆伯往諭之乃止伯敬宗使安東將軍史
仲龍平兆伯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
中源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非南向千守文義帥眾
先降由是子恭之軍望風亦潰兆遂乘勝直入洛
陽至是爾朱世隆論作龍文義之功各封千戶侯
魏主曰件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歡竟不許爾
朱仲達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為西兗州刺史先
用後表詔答曰已能近捕何勞遠聞 幽安營并
四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人又推箕知
爾朱氏將為敬宗復讐且憂還圍譚云劉氏當王
由是幽瀆洽黎之民多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為號
不舉火者請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
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鷄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
侯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
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鷄
執刺史元嶽說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
鄉里我不如封皮乃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舉哀
將士皆縞素引壇誓聚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仍
受劉靈助節度隆之屠奴之族孫也殺州刺史爾
朱羽生將五千入冀信都高乾誓不服探甲將十

餘騎馳擊之乾在城中繩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救
 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教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
 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也靈關大王山六旬乃
 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郡人皆懼高乾曰吾聞
 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無道誅
 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
 吾當輕馬逆之密參意旨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
 騎與封隆之子繪潛謁歡於滏口說歡曰爾來
 逆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
 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強之徒不足為明
 公敵矣鄆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積之積足濟
 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
 帳宿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嘗請李數
 千家於般州西方五十里居之顯甫卒子元
 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貨求利元忠悉焚取貨賣鄉
 人其敬之時盜賊蠹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成還經
 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元忠遣奴為導曰若逢賊
 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為榮起元忠帥
 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柳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
 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却之為榮曰我自中山至
 此連為趙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眾攻圍績
 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
 及爾來元忠乘露車載素華濁酒以奉迎歡聞其
 酒容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壁脯食之謂
 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僂僕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
 輒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遠見
 之引入館再行元忠車上取筆鼓之長歌慷慨
 閣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非元忠也
 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我邪也
 高乾嘗兄弟來未時乾已見歡歡給之曰從叔輩
 廢禮何肯來元忠曰雖廢禮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
 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

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
 勝元忠因進策曰般州小無糧仗不足濟大事
 若向冀州高乾也元弟必為明公主人般州便以
 賜委發被既合滄海瀛洲自然阻限唯劉誕燕胡
 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
 歡至元忠約勒士平絲毫之物不聽侵侮每過蕭
 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乾而將兵整肅
 益歸心焉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軍
 營粗米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
 納之高乾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
 布裙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歡曹乃與俱來
 癸酉魏封長廣王暉為東海王以青州刺史曹
 郡王肅為太師淮陽王欣為太傅爾朱世隆為太
 保長孫稚為太尉趙郡王謙為司空徐州刺史爾
 朱仲遠雍州刺史爾朱天光並為大將軍并州刺
 史爾朱兆為天柱大將軍賜高歡爵勃海王爵使
 入朝長孫稚固辭太傅乃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爾朱兆辭天柱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
 何敢受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
 州刺史高歡辭不就爾朱仲遠從鎮大梁復加
 兖州刺史爾朱世隆之初為僕射也畏爾朱榮之
 威嚴深自刻厲留心凡榮應接賓客有開載之名
 及榮死無所顧留為尚書令家居視事坐符臺省
 事榮大不先自世隆有司不敢行使尚書郎宋
 遊道邪所在其聽事東西列坐受納醉稱稱命施
 行為貪淫生殺自恣及欲收軍士之意加階
 級皆為將軍無復負限自是勳賞之官大致損濫
 人不復賞是時天光專制關右石倉有并分仲遠
 擅命徐突世隆中用軍號為貪暴而仲遠尤甚
 所部置軍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
 私家投其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自黎陽以
 東租稅悉入其軍不送洛陽東南州郡自牧守以
 下至士民畏仲遠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爾

朱氏而憚其強莫敢違也 己丑魏以涇州刺史
 賀拔岳為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為秦州
 刺史益加儀同三司 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
 將軍代人叱列延愛討劉靈助至固城瀛其眾
 欲引兵西入披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愛助庸
 人假妖術以惑眾大兵一臨皆皆其符厭豈肯
 戮力致死乎吾爭勝負豈不如出皆皆城外許言西
 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著軍擊之往則成擒
 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丙申簡精騎一千
 夜發直抵靈助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
 助起兵自占勝負自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
 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
 夏四月癸丑魏以高歡為大都督東道大行臺
 冀州刺史 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將軍爾朱彥
 伯為司徒 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鎮南大將
 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于與歡裏弟晁昭妻之
 婢夫段榮勳成之歡乃許為書種爾朱兆將以
 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眾皆愛懼又為并州符傍
 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為
 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眾皆
 號慟聲震野數日論之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
 同一家不當在土傷發乃爾公直西向已唯死耳
 軍期又意配國人又當死奈何眾曰有及耳
 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為主誰可者眾共推
 歡歡曰爾爾里難制不見萬榮乎雖有百萬之眾
 曾無濼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母得
 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
 笑眾皆頓頌曰死生唯命歡乃推平饗士庚申起
 兵於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
 兵逼爾朱與高乾帥眾起之乾輒騎以見刺史
 爾朱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刺史
 持羽生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及決矣以元忠
 為般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爾朱氏爾

朱世隆匿之不通 魏揚播及第椿津官有名德
播則殺椿津諫蔡家世孝友總服同髮男女百口
人無間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都太守三
州刺史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播子仇視其謀賊陽
三徵李或言其姻戚也爾朱兆之洛仇逃歸華陰
爾朱兆使仇婦父章義遠招之與盟許其罪
仇曰彼雖貪言死者不過一人猶冀全百口乃出
應之天光殺之時椿致仕與其子昱在華陰椿弟
冀州刺史順司空津順子東雍州刺史辯正平太
守仲宣皆在洛秋七月爾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
請收治之魏主不許世隆言請帝不得已命有司
檢索於閏申夜出世隆遣兵圍津弟天光亦遣兵
掩椿家於華陰東西之族無少長者殺之籍沒其
家世隆奏云楊氏實反與取兵相拒臣已格殺帝
悅恨久之不言而已朝野聞之無不痛憤津子遂
為光州刺史爾朱仲遠遣使就殺之唯津子惜於
被收時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泣
訴家禍因為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即署行
臺郎中 丙戌魏司徒爾朱彥伯以早避位戊子
以彥伯為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彥伯有兄弟中差
無過惡爾朱世隆固譯太保魏王特置儀同二師
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庚寅以世隆為之斛斯椿諧
朱瑞於世隆世隆殺之 魏爾朱仲遠度律等聞
高歡起兵恃其種不以為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
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魏州李元忠棄城奔
信都八月丙午爾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高歡九月
己卯魏以仲遠為太宰庚辰以爾朱天光為大司
馬 孫騰說高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乃立
權有所立則眾皆散散疑之騰再三十月壬寅即
劫海大守元郎為帝朗融之子也又十月壬寅即
即位於信都城西改元中興以歡為侍中丞相都
督中外諸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高歡為侍
中司空高歡為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

史孫騰為尚書在儀射河北行臺魏爾恭為右僕
射己酉爾朱仲遠度律與驍騎大將軍斛斯椿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箕枝驍軍大將軍寶顯等
軍於陽平顯名皆以字行驍軍之弟也爾朱兆
出并陘于千乘元郎與眾於一萬高歡縱及聞云世隆
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眾同謀殺仲遠等由是送
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質拔勝往
論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
平手舞馬鞭艱嘯聲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
還仲遠遣椿等追曉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
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曰爾捷衛
國孤罪一也我欲殺爾不與世隆等言勝曰而東征
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矣矣今後何以自勝曰可孤
為國臣患勝父子誅之功大小反以為罪乎天
柱被戮以君誅臣勝雖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
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通骨肉相離自古及今未有
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高
歡將與兆戰而畏其眾彊以問親信都督段韶
曰所謂眾者得眾人之死所謂懼者得天下之心
爾朱氏上弑天下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
逆如湯沃雪何眾彊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
恐無天命不能濟也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
潘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爾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
雄心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關心已去天意安
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辛亥歡大破兆於廣阿
俘其甲卒五千餘人 十一月庚辰魏高歡引兵
攻鄴相州魏史劉詵嬰城固守
四年春正月魏高歡取鄴為地道苑柱而焚之城
陷入地壬午拔都檢校詔以楊愔為行臺右丞時
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諶談參軍
崔陵陵暹之五世孫也 二月辛亥魏安完王遣
諶敬宗曰武懷皇帝甲子以高歡為丞相柱國大
將軍大師三月丙寅以高澄為驍騎大將軍十一

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爾朱兆與爾朱世隆等
互相猜忌世隆早辭厚禮論兆欲使之赴洛唯其
所欲又請即閔帝約兆為后兆乃悅并與天光
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斛斯椿謂贊拔勝曰
天下皆然毒爾朱而吾等為之亡無日矣不如
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
之不盡必為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
遣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懼天光天光不
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
坐視宗族滅滅邪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業於雍
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為據三方士馬殷盛高
歡烏合之眾豈能為敵但能同心戮力往無不捷
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戮力如下官所
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帥與眾軍合
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
天光自長安先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
皆會於鄴眾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帝以長
孫稚為大行臺總督之高歡令吏部尚書封隆之
守鄴安王出頓紫陌大都督高歡將鄉里曲
王桃湯等三千人自從魏之高歡會將官漢兵
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女子歸之相謂之何漢兵
教曹曰教曹所將練兵已久而後格關不減鮮卑
今若離之情不相洽勝則舉功退則推罪不煩更
配也庚申爾朱兆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西門
不克而退士成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
萬眾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繫牛騎以塞歸
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兆望見歡逆責歡以叛曰
歡曰本將士皆力者共輔帝至今天子何在汝曰
求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歡曰吾親聞天柱計
汝在右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
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將中軍高歡曹將左軍歡
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
騎衝其前列將斛律弟收放卒躡其後救曹以十

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於陳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輕騎西走紹宗及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郡爾朱彥伯聞度律等敗欲自將安守河橋世隆不從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賀願度賈願智曰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騎上馳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外兵參軍陽叔淵軍馳赴比中簡閱敗眾以次內之椿至不得入城乃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畏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還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為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漫水澤為人所擒送於椿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使賈願智張歡帥騎擊戰世隆執之彥伯時在禁直長孫稚於神虎門啓陳高歡義功既振請誅爾朱氏即因帝使舍人郭崇報彥伯彥伯狼狽走出為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閭闔門外送其首并度律天光於高歡即因帝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歡使之見安妥王辨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乃捨之辯同之兄子也爾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出天光亦欲留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文字表討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眾必有人有留心悅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秦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共襲長安秦帥輕騎為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擒之歡以岳為關西大行臺岳以秦為行臺左丞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奉之辛巳安妥王至邙山高歡以安妥王疎遠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節閔帝之為人欲復奉之蘭根以帝神采高

明恐於後難制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暭其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大僕代人蔡母傅盛稱節閔帝賢明宜主社稷歡欣然是之悅作色曰若言賢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慶陵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獨為天子若從高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勸節閔帝於崇訓佛寺歡入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岳曰今天下事在吾與耳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下至國之不難勝曰彼有功於時書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義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歡以汝南王悅高祖之子召欲立之間其狂暴無常乃止時諸王多逃匿尚書左僕射平陽王脩懷之子也匿於田舍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見脩所親負出歡騎時即太原王思政問王所在思政曰須知間意椿曰欲立為天子思政乃言之椿從思政身脩情色變謂思政曰得無費我邪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遣四騎迎脩入禮帳陳誠泣下露襟脩請以寡德歡再拜脩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浣衣履警味乘文武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物進表椿入帷門聲折延首而不敢前脩令思政取表視之曰便不得稱朕矣乃為安妥王作詔策而稱位焉戊子孝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纓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禮下西向拜天畢入高歡殿殿舉巨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歡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初歡起兵信都爾朱世隆知司馬子如與歡有舊自侍中驃騎大將軍出為南岐州刺史歡入洛召子如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廣州刺史廣軍輪督署為歡所善歡入洛凡爾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唯賢如故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鶴兼尚書左僕射為東南道大行臺與徐州刺史杜德追爾朱仲遠仲遠已

出境遂攻元樹於譙丞相歡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早破爾朱百萬之眾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入望留之則為腹心之疾且土萬人難復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舉雄外抗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公為關中來彼故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以華山為城黃河為堑至可以乘山退可以對函秦奈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辭解為落而不就銜壬辰丞相歡遣鄴送爾朱度律天光於洛陽斬之五月丙申魏主詔節閔帝於門外省詔百司會喪葬用殊禮以沛郡王欣為大帥趙郡王讓為太保南陽王寶炬為大尉長孫稚為太傅寶炬倫之子也丞相歡固辭天柱大將軍戊戌許之己酉清河王雲為司徒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養子丞相歡命以為弟侍歡勢驕神公知南陽王寶炬之曰鎮兵何敢爾魏主以歡故六月丁卯寶炬為驃騎大將軍歸第魏主避廣平武穆王之諱改諡武懷皇帝曰孝莊皇廟號敬宗秋七月庚子魏復以南陽王寶炬為太尉壬寅魏丞相歡引兵入滎口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擊爾朱兆庚戌魏主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兵相敵於太原晉陽以隆之為丞相軍平歡軍於武鄉爾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冬十一月甲辰魏殺安定王朗東海王暉己酉以汝南王悅為侍中司馬魏主以汝南王悅屬近地尊丁亥殺之十二月魏主納丞相歡女為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納幣於晉陽歡與之宣論及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義舉大業比來寂寥無人問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感曰若不與侍中當

更求廷表愈嚴曰廷表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猶難所以不去因持數須大笑數悉其雅意深重之爾宋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隘出入寇掠魏丞相斃揚聲討之師出後止者數四兆意愈數揣其威首當會遣都督實塞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數以大軍繼之五年春正月魏實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情忽見奉軍驚走追破之於赤嶺嶺東並降散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親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斃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携爾朱榮妻子及非餘衆詣數降數以義故待之甚厚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三

魏分東西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魏高歡少爾朱兆也爾朱仲遠來奔仲遠帳下都督晉寧張子期自滑臺詣歡降歡賞之曰汝事仲遠據其榮利盟契自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州爲逆汝爲我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無信大馬尚鐵銅之者汝曾大馬之不如遂斬之

五年春正月魏侍中斛斯椿聞晉寧張子期之死內不自安與南陽王晔武肅等合元士弒高歡親主圖丞相相執連之玄孫也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歡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閣已下負別數皆選四方驍勇者充之帝數出遊幸椿自部勅別爲行陳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爲都督三荆等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侯勝兄弟以敵歡歡益不悅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喪不暇終服及孝武帝即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空如故乾雖求退不謂遂見許既去內侍朝政多不關預居常快帝既貳於歡冀乾爲己用常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亦世忠良今日復建殊効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動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事出倉猝且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辱歡及帝置部曲乾乃私謂王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羣小數遣元士弼王

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荆州外示疎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啓歡數言乾請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親禮數以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今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啓請帝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致歡求爲徐州

二月辛酉以乾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三月高乾將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相曰乾豈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數聞其與帝盟亦惡之即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對歡賞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爲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敕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教曹教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數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光州刺史帝敕曹州斷其歸路仲密亦聞行奔晉陽仲密名懷以字行秋七月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爲大司馬趙郡王諶爲太師康成以前司徒賀拔岳爲大尉初賀拔岳遣行臺都督景謂晉陽丞相相勸岳使至其言曰賀拔公讎德吾宗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景遂言於岳曰歡素許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字士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數言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從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奪也悅請殺之驛不

下萬里州刺史斛拔獨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斛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有司公若移軍近龍托其要塞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西圖兵兇比撫沙塞遠軍長安臣騎觀室此相文之功也岳大悅悅遣表請洛陽請事密陳其狀親王主如秦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爲都督雍華等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直遣使者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爲名斛拔獨俄突勝豆陵伊利及費七頭乃侯安洛于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岳曹泥附於歡秦蘭春涇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

州刺史三月高乾將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相曰乾豈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數聞其與帝盟亦惡之即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對歡賞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爲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敕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教曹教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數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光州刺史帝敕曹州斷其歸路仲密亦聞行奔晉陽仲密名懷以字行秋七月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爲大司馬趙郡王諶爲太師康成以前司徒賀拔岳爲大尉初賀拔岳遣行臺都督景謂晉陽丞相相勸岳使至其言曰賀拔公讎德吾宗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景遂言於岳曰歡素許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字士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數言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從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奪也悅請殺之驛不

刺史以鎮之東舉字文泰岳曰字文左丞吾左右
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 冬十二月
魏丞相歡患賈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崔暹曰
高龍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步歡又使長史侯
景招撫正月去辰魏丞相歡擊伊利於河西擒之
暹其部落於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
國純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魏
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字
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
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悅會於高平與
共討泥悅既得崔暹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
語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
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婿元洪
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悅遣人諭之云我別
受有止取一人諸君勿怖眾以為然皆不取動而
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龍也水洛城岳眾散
還平涼趙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既死悅
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澄私謂所親曰悅才略
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為人所屠矣何賀之有愷真
准之從孫也岳眾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
自請避位趙貴曰字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
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
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權未決都督
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字文
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眾
且迎之眾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實
客共議去留前大夫夫頰川韓襄曰此天授也
又為疑乎侯莫陳悅并中蛙耳使君往公擒之眾
以為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眾
則圖之實難顧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
應棄就直據平涼而退也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

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眾心將離夏州首
望都督彌坦元進謀應悅泰知之與帳下都督
高平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及噉不如殺之
泰曰汝有大決乃召元進等入計泰泰曰龍賊逆
亂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祐
曰被甲持刀必入眼目謂諸將曰朝諷夕異何以
為人今日公斷殺人首舉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
祐乃叱元進斬之并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
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以我為父泰與
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杜朔周帥眾先據華嶽
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字
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為虐乎撫而遣之遠
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道留相庫多汗
避難改為奉命復舊姓姓名之曰達丞相數使侯
景招撫岳眾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字
文泰尚存卿何為有景失色曰我猶前耳唯人所
射遂還泰至平涼英岳甚勸將士皆悲喜數復使
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蓋驛太守大安王
基勞泰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
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留使者以死亡此非華
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泰英雄傑議及其未定
擊滅之數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嘗以計拱
手取之親王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
曰選洛陽主曰侯莫陳悅不肖應平涼因已奉字
文泰為主悅既附丞相歡不肯應字文泰中二表
表稱臣岳忽罹非命都督發洛等令臣權掌軍事
泰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之眾已至河東侯莫陳
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若逼令赴
關悅驕其後數邀其前恐敗國珍民所損更甚乞
少賜停緩徐事諒漸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為大
都督即統岳兵初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為左廂
大都督岳死虎奔荊州說賀拔勝收岳眾勝不
從虎聞字文泰岳眾乃自荊州還赴之至關

鄉為丞相歡別將所復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
得虎甚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秦虎欲之玄孫
也泰與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
行薄質拔公薦君為龍右行臺又高氏真權者與
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圖關賊犯危
宗廟口血未乾君已發今吾與君皆受國誅道
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龍東邁吾亦自北關
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魏主問泰以安
泰隴之策泰表言宜召悅悅以內官或處以瓜涼
一藩不然然為復隴原州刺史史歸素為賀拔岳
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為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
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
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眾
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入城門高
平中隴西李賢及弟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于
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于
平涼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原州
眾軍集 夏四月魏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
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害之又不撫納
其眾今奉字文夏州以來聲言為主報讎此其執
不可敵也宜解兵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字文
泰引兵上隴留百姓二道為都督鎮原州泰軍眾
蕭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
倍道兼至水洛即降泰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
水洛兼至水洛即降泰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
保上郡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請
泰請為內應悅棄州城南保山險弼謂所部曰侯
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裝束東襲悅之嬖也
眾感信之爭趨上郡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
城降泰泰即以弼為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荊戰
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
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逃走數日之中
槩相往來不知所趨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

從虎聞字文泰岳眾乃自荊州還赴之至關

之自乘強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趨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賀拔穎追之悅望見追騎繼死於野泰入上邽引薛燧為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實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悅黨靈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眾數萬泰遣都督中山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為備亮先營一寨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千騎馳入城定兒見遣指城外亮命二騎愕不知所為亮麾兵勒定兒遙指城外亮命二騎曰出知大軍城中皆備服莫敢動先畏故氏王勝紹先乘魏亂歸武興復稱王涼州刺史李叔仁為其民所執氏先吐谷渾所在峰起自南收至瓜鄯路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宇文泰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泥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州鎮渭州衛將軍趙寶行秦州事徵西東秦州四州之眾以給軍揚紹先懼稱藩送妻子為質夏州長史子謹言於泰曰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扶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相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丞相歡聞泰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泰不受於其書使都督濟北張軌獻於魏主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椿曰誠如君言真可恃也魏主命泰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為教授仍命泰稍引軍而東泰以大都督武川梁禦為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反以救侯莫陳悅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禦見顯度說使從泰顯度即出迎德禦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為侍中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泰乃以寇洛為涇州刺史李弼為秦州刺史空略陽太守

張獻為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侍伯不受代泰遣輕騎襲而擒之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歸隆之醜洩其言於椿椿以白帝隆之懼逃還鄉里數召隆之詣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歡領軍妻昭辭疾歸晉陽帝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在徐州數使大都督鄧季奔其營建州刺史諱賈濟州刺史蔡僧皆歡嘗也帝嘗建州以去賈使御史舉僧罪以汝陽王叔紹代之歡上言僧重不可解兼汝陽弟懿德當受大澤臣弟永寶復任定州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瑯置勳府庶子兩別六人又增騎官兩別二百人魏王欲伐晉陽辛卯下詔戒嚴云欲自將伐梁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帝戎服與斛斯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槓賀拔勝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洛陽之備王亦宜共為形援讀記燻之歡表以為荆雍將有逆謀臣今潛動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相州刺史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津渡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荆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命臺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并州僚佐共議遂以表聞仍云臣為憂佞所開陸下一旦賜疑臣若敢有陸下使身受天子孫珍陸陸下若垂信赤心使于戈不動使臣二人願斷量殺出若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為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魏濟州元壽椿之弟也恭傳不受代帝愈怒辛未帝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答歡且使舍人溫子昇為教賜歡曰朕不勞尺刀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

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遠如王誓近慮宇文為亂質拔應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為難後今觀其所為更無異亦東南不賓為日已久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聞味不知佞人為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怒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如聞庫狄干語王云云欲取懦弱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攜備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誠論論自是聞勳人豈出佞人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怪王王若事君盡誠何年斬送二首王雖啟云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渡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晏然居比在此雖有百萬之眾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無匹馬隻輪船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安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為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為王殺幽辱蓋粉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心跡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曰王至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歡騎侍郎河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率迎駕慶復命帝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荆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可依荆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帝又問關內都督宇文顯和顯和亦勸帝西幸時帝廣陽郡兵東都太守河東裴俠帥所部詣洛陽宇文泰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帝授中郎將初丞相歡以為洛陽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萬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

事歎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據諸州和羅粟悉運入鄴城帝又救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成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儻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歎馬各事家業統須權廢別遣轉輸則護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為高拱穆宗廟之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非朕能定武為山止實相為惜之歡上表極言文泰嗣斯椿罪惡帝以廣寧太守唐寧任祥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帝乃救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歡於惡名質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大保孫悅陽靈柔曰高歡悖逆公帝卷赴都與決朕負引關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突厥西引關中帶百萬觀豐而動中策也舉三荆之地朕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帝以文泰兼尚書僕射為關西大行臺計事以馮翊長公主謂泰帳內都督秦郡楊君曰卿歸語行臺遣騎迎我以為高直問將軍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為大都督將軍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文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長史崔暹佐之暹挺之族孫也歡勒兵南出且眾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秦歡主上誠貴幽明積為嗣斯椿義稱以忠為逆今者南邊謀搆而已高歡曹為前鋒字文泰亦移檄州郡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留接勝軍于汝水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解斯椿為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即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將帝始然之晉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度臣代若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它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劫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殺椿停行椿歎曰項幾誤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開搆不

用吾計豈天道乎字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行營為難若一與得渡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寶為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孫贛州精騎一千赴洛陽帝使解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賴川王斌之鎮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鎮代寶鎮智解斯州刺史寶泰趣滑臺建州刺史韓瞻趣石濟寶泰與顯寶過於長壽驛寶陰約降於歡引軍退軍司元玄覽之馳還請益師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寶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估為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帝知之斬估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中試歡帝不報丙午歡引軍度河魏主問計於基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計未決元斌之與解斯椿爭權奔椿選給帝云高歡兵已至丁未帝遣使召椿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賈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灑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慈負重持斗牛以從眾知帝將西出其夜上者過半軍還亦逃歸灑之子也父術將軍雲中獨孤信軍騎追帝言歡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誠忠臣宜虛言也戊申帝西奔長安李賢逼帝于峭中己酉歡入洛陽舍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請帝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陝奔城走高歡曹即助勝追帝至陝西不及帝鞭馬長驚擾衆之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酒水至湖城有王恩村民以麥飯盡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歡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議曰為臣奉主臣救危亂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議曰為寵爭榮急則委之亂實臣節安在眾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

聞及乘輿西幸若即追隨恐跡同依當留待大王又以不從家首雄等進無所逃罪歎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臣用事卿等當有一言諫爭平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康慶兼吏部尚書天水楊徽歡騎常侍元士彌皆殺之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郎歐陽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奉門下事歡字文泰使趙寶梁帥甲騎二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寶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遂廟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帝謂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過慶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杜稷委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廡舍為官大赦以泰為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為之時軍國軍制二人積權備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泰尚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先是榮威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以上以誘云榮威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跳而下殿以權之及聞魏主西奔愁曰虜亦應矣象邪 辛酉魏眾相歡自追迎魏主及長清河王元子思節帝迎帝至弘農九月己巳使行臺僕射元子思節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數騎獲勝使長史元綱行荆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汾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至願覆王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字文行臺同心勳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退屯河東使行臺尚書長史薛琡守潼關大都督

庫狄溫守封豕城於蒲津西岸以辭詔宗為華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教曹行豫州軍數自被晉陽至是凡四十落魏主皆不報數乃東還進行晝夜景等引兵向荊州荊州民都誕等執元穎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通擊之勝兵數即數百騎來奔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閩內都督河南趙剛及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被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魏主待北方與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吏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為求臣請動道和知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眾赴關中候景引兵逼穰城東荊州民楊祖數等起兵應之以其眾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則沒穰中冬十月丞相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即勒文武武所歸臣誓若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議所立時清河王暹出入已攝警蹕歡觀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承熙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帝謂暹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暹不自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即位於城東此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魏文帝泰運軍攻潼關斬薛瑜虜其卒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東魏行臺薛僧義等度河橋楊氏璧魏司空夾河東魏薛端糾帥村民擊却東魏兵復取楊氏丞相泰運南汾州刺史蘇景炫鎮之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為鎮北將軍帥眾伐東魏 高澄為司徒高教曹為司空坦樹之弟也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行丙子東魏主發洛陽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即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載後部分事車還晉陽改司州為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為洛州刺

史鎮洛陽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為尚書左僕射與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昂孫騰曹邕共知朝政詔以選民資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十一月交州刺史樊子鶴據瑛丘以拒東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帥眾就之度廣東魏主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廡故相州刺史孝司州牧魏郡太守為魏君是時六坊之眾從孝武帝西行者不及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食春秋賜粟以供衣服乃於常調之外隨豐稔之處折銷雜粟以供國用 十二月魏丞相泰遣僧同李虎李弼趙貴擊曹泥於靈州 魏孝武帝復與丞相泰有隙帝飲酒過醉而疽泰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 東魏高教曹侯景兵至荊州魏刺史魏孤信兵少不敢與都督楊忠皆來奔 大開元年春正月戊申朔魏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大統 魏渭州刺史司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悅悅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出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常與歡通泰欲奪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戶西比度烏蘭津抵靈州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靈州歡聞之遣資糧迎候拜車騎大將軍道元至靈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登請舉丞相制東魏主使君臣議之大學博士潘崇和以為過臣不以禮則無友服是以湯之民不哭樂周武之臣不服雖國子博士衛既隆李同執議以為高反於承熙雖絕未彰宜為之服東魏從之 李虎等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 己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為太保廣平王贊為司徒 己巳東魏以丞相歡為相國假黃鉞殊禮固辭 東魏大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寶泰大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魏丞相泰軍于朝土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背濟攻華州刺

史王黑合戰破之子如弘等遂引去 夏四月元慶和攻東魏城父丞相歡遣高教曹帥三萬人趣項寶泰帥二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以任祥為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 秋七月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統六軍與丞相除凶魏歡亦移檄於魏謂字文黑獨制斯梅為逆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期斯夏二年春正月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于縛稍為棧入其城擒刺史斛拔備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人以歸 魏靈州刺史曹泥復叛降東魏 秋七月魏降將賀拔勝等北還 冬十二月丁丑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敷曹趣上洛大都督寶泰趣潼關 三年春正月東魏丞相歡蒲拔造三浮橋欲渡河魏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將吾三面作浮橋必不度此欲縱吾軍使寶泰得西入吾歡自起兵以來寶泰常為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魏之必克克來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灊人今大舉而來諸君亦當自守有輕之者必乘此襲之何患必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百里取寶泰不充行臺丞蘇綽中兵卒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為然庚戌丞相泰遠長安諸將意猶異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寶泰歡之驕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秦殺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寶泰驕其必求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秦必可擒也擒秦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且吾言欲保隴右辛亥魏魏主而潛軍東出突且日至小關寶泰從開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拔擊寶泰大破之壬戌寶泰自殺

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水薄不得赴救檄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為殿一日之中斫十五刀折乃得免丞相亦引軍還高歡自商山轉關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雷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杜雷走歸救曹歡曹以為鄉導而攻之救曹被流矢中者三殞絕良力戰上馬免傷逃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遂陷企見救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救曹以杜雷為洛州刺史救曹創甚曰恨不見李式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即以高季式為濟州刺史救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曹奉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夜身可也救曹不忍棄眾力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若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東逃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 夏五月魏以質拔勝為太師 秋七月獨孤信比還與楊志皆至長安

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恒農八月丁酉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比雍州刺史于謹為前鋒攻盤豆拔之戊子至恒農唐賈拔之擒東魏陳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左丞楊綱自言父猛嘗為郡郡王今知其家傑請往說之以取郡郡泰許之綱乃與土豪王覆機等舉兵收郡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機為郡守遣諜說論東魏城壁旬月之間歸附甚眾 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趨蒲津使高歡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魏魏丞相蘇將將士不滿萬人節殺於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歡將恒農農歡右長史薛琬言於歡曰西魏連年饑饉故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歡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良自應

死實恒黑賴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麗羅語使者曰老黑當道即斃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麗羅曰何不早降黑大呼曰此城是王黑家死生在此欲死何求歡曰不可攻乃涉洛王於許原西泰至渭南樹諸州兵皆未會急進擊歡諸將以眾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援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齋三日糧輕騎度渭輔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眾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眾所欲獨歡心失實泰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為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麗之兵逸其去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規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知潛往往捷之具知歡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發已引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披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三里有渭曲可據以待之泰從之皆水東西為陳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原斛律羌舉曰黑賴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狗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知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賴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賴曰不若殺其眾中燒死復信之彭樂盛氣請圖曰我兵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嗚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

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為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樹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陣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李弼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任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使張華原之薄營內之復歡丞相歡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之薄營內之復歡丞相應者還曰歡兵眾盡去管管空歡猶未肯去早城侯斛律金曰眾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遂敗擊樂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奔鎚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遠追之可獲秦不聽還軍渭南所傷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徯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賴新勝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一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賴而失京阿利之有數乃止魏加丞相泰任國大將軍李弼等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歡曹聞歡敗懼恒農退保洛陽己酉魏行臺官景善等尚洛陽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不蘭作亂賢擊破之賊匿戶間賢自按檢收鎗仗賊欲逃將之斷脛而卒魏恒道行臺馮翊王李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趣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趣二荆賀拔勝李弼兩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代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傳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眾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帥眾邀之斬獲甚眾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時師尚衣等六將十餘萬口歸之丞相泰以珍為平陽太守祥為行臺禮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

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高氏固守一旦城陷首送長安軍爲逆賊死有餘慶及今歸欵猶爲愈也崇禮猶據不決善與族人斷開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皆逆歸順巨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囚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并城走儀同三司薛僧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僧義遂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僧義開府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數以僧義爲晉州刺史獨孤信至新安高教曹引兵比度河信過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并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帝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勳逃於大石嶺獨獵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唯河東柳蚪在陽城裴謙之在潁川信懼之對以行臺郎中謙之爲開府屬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乞塞城降魏魏都督梁迥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傳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末吉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昇穆攻榮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傳先護之子也丞相泰以傳爲比徐州刺史彥穆爲榮陽太守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騎將克輝趙育是云寶

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騎將克輝趙育是云寶攻潁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遠西怡峰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雄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即聚四萬繼其後爾將咸以爲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君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爲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潁川背城爲陣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傳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峰乘勝追之祥

退保陵寢實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貴爲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爲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草莽寬攻東魏潁州拔之魏其行臺馮孝寬名叔裕以字行 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乃侯普爲大尉 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刺史段榮戰於裴塢魏師敗績 魏州刺史郭鸞攻東魏東州刺史清河郡慕容儼晝夜拒戰二百餘日乘間出擊儼大破之時盧仲禮仲禮從守唯東州獲全河間邢雲大破之盧仲禮從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陽以應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爲盜聚眾近萬人攻城野對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不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其危且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四年春二月東魏大都督普無質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章子榮降之丞相泰滅子榮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迥韋孝寬趙繼宗皆棄城西歸侯景攻廣州數旬未拔開魏救兵將至集請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乃帥百騎至大隗山遇魏師日已暮勇多置幟旗於樹頭夜分騎爲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斬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廣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數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也於是南汾潁潁廣四州復入東魏 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數以沙苑之敗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復故 秋七月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大帥數帥大軍繼之景

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國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侯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侯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兩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侯文走弼道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信還軍進河東侯景等及解圍去辛卯秦師騎追景至河上景爲侯景據河橋南屬邛山與秦合戰秦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秦軍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秦背罵曰龍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捨之而過穆以馬投秦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教曹意輕秦建旗蓋以陳魏金盃銳攻之一軍皆沒救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比豫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與教曹有怨閉門不受救曹呼使求絕不得拔刀穿闥未徹而追兵至救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叔持金帶問教曹所在救曹指示之救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高教聞之如喪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救曹大帥日司馬太尉泰賞救曹者布綸萬段歲歲相與之比及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魏以侯普等老特禮之普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袴自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邛山之戰諸軍比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

侯受洛千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數名其所營地爲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旣交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氣露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

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關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為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一塵輒踏敵入隙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劉總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皆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裏劍伏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管軍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關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其眾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回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趨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君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魏主至恒農守將已弃城走所虜降卒在恒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恒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爾來吉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數曰承先口中不言我當觀其論叙泰留王思政鎮恒農除侍中東魏主卒散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收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大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欲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善雅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及善雅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邊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善雅日與之戰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黑獺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關大軍失利善雅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願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眾感其言皆無異志魏王留關

卿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善雅等烏合不能為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直散騎常侍兵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蟻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信然益當備擾今軍雖疲弊銳氣尚高以明公之威德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弼引兵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秦會攻善雅破之太保梁景唐以疾留長安與善雅通謀秦殺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五津未濟關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隋不及而還魏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數戰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都也王客郢中裴讓之留洛陽獨孤信之敗也讓之弟讓之隨丞相泰入關為大行臺舍曹郎中數因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首諸君亮兄弟事具蜀各盡其心況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為也明公推誠待物亦歸心若用稍忌去朝業遂矣數言釋之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華州 冬十月魏歸高僧曹寶來多善寶文之首于東魏 十二月魏主元寶薨洛陽東魏洛州刺史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初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以西城鎮復為魏 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為防蠻都督積功至此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為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責巨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道衛使延孫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孫為京兆高歡已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婿京兆章灃保為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灃保名祐以字行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

陽也欲繕脩官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會東魏兵至河南晉景宣聞道西走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為其長史楊伯蘭所殺灃保即引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球等據宜陽唐陽州刺史牛道恒誘魏邊民魏南州刺史章孝寬惠之乃詐為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謀人遺之於球管球果疑道恒孝寬其稍出出兵襲之擒道恒及球靖滄遼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五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 六年春二月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騎將復荊州魏丞相泰遣李爾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乃還 夏五月乙酉魏行臺管岳和陝州刺史官延慶降于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為義州以應之 八年春三月魏初置六軍 秋八月東魏丞相歡擊魏入自汾緣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以善招思政曰若降當受以并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歡圍玉壁凡九日渾大雪士卒飢凍多死者遂解圍去魏道元欽鎮蒲坂丞相泰出軍蒲坂至克茂聞歡退度汾道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為并州刺史 九年春二月壬申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為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校之高澄匿暹為之固請歡曰我苟其命須與若手暹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督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校勿復相見元康為一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他人數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成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

親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為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代相金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戰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邈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相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同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度度登岸山為陳不遠者數日泰留驛直於邈西夜登却山以襲敵候騎曰數曰賊距此四十餘里夜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賊軍遇東魏討樂以數千騎為石扼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拔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廣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閻羅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嘗謂樂曰汝非彭樂躬獲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管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欄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今伏諸地親拜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死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齟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縮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為中軍中山公趙貴為左軍領軍若千惠等為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數夫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曰馬速從者步騎七人進兵至親信都督尉與慶曰王速去與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為豫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與慶曰兒小願用兄歡許之與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間執魏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樂乃垂及因守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

二騎武衛將軍段韶討勝馬號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數日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賊所傷何異蓬蓬也不利會日暮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千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追泰遂入關也渭上歡進至陝泰使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營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後無成又顧大王不以為乘勝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死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虜牟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慰敵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將城郭起樓櫓嚴田積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及相承求自取魏至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取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泰欲以雍岐比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為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杖黨

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為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朕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啓丞相和而罷之夏四月丞相泰使謀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景復之政其書云宜速去謀謀入城光首領景獲高仲密妻子送鄴比後洛一州復入于惟五月辰東魏以克復虎牢降罪已下囚惟不赦高仲密家丞相歡以高乾有義勳高昂死王事李士先自告皆為之請免乙未以侯景為司空中大同元年秋八月魏徙并州刺史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使之舉諸將可代鎮玉壁者思政舉曹州刺史韋孝寬丞相泰從之東魏丞相歡悉舉山東之眾將代魏矣已自都督會兵於陽陽九月至玉壁圍之以挑西師西師不出冬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軍苦寬隨機拒之城上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常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不接之令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地道又用術士李業與孤虛灑聚攻其比天險也孝寬掘長壘毀其地道選戰士屯壘上每穿至壘戰士輒捨殺之又於壘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軍糧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縱布為檣隨其所向加火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縱於麻於竿灌油如矢以燒布并欲於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斃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魯曹參軍相珉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

須救援適憂爾眾有不返之危孝寬聞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玃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送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玃瑩之子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十萬人共為一家歡智方子困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圍而去先其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瑄建州刺史楊綱鎮軍箱恐其寇邵郡帥騎禦之景聞擣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庚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曹陽魏以章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為知人十二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自親壁歸也軍中訛言章孝寬以定功塔射殺丞相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勤弩一發凶身自殞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軟勒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大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二年夏四月甲戌東魏遣大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卽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王思政於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三年夏四月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年猶不下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清水以灌之城多崩頽岳恐眾分休送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營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太師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杜比皆為破澤兵至覆不得前請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

憲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見東北塵起回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繼繼飄船徑向城城上人以長鈞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游水向土山城上人射殺之五月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自非步騎十萬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糞之六月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斃腫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眾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駭謂曰公常語訓等汝將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乎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眾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敢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川為鄭州禮遇思政甚重西閭答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思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初思政屯襄陽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遣使者魏書啓陳於太師泰并致書於州刺史崔猷猷書曰襄城控帶京洛最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為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件見泰具以啓聞泰令依策舉思政固謂且約賊之及長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分之子也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

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絕皆令拔軍還高氏篡東魏比齊

梁武帝大清元年東魏靜帝美容儀力過人能拔石師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始獻武王自病遂召之醜軍帥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者履步從朝躬屏氣望顏色故其乘轡行香散執香爐步從朝躬屏氣望顏色故其乘轡行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僭慢頗甚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祭帝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之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癡勢小差不宜用心檢校帝嘗獵于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馬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嗚呼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勝益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曰朕使狗脚朕使帝帝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帝不堪屢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及魯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潁川荀濟知帝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遠華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大器執之子也帝謀為故問濟曰欲以何日開講乃許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妬賢所為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若君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情況於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謝飲夜乃出居三日帝於含章堂王辰其濟等於市初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上有布衣之舊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上磨墨繳之上甚不平及即位或薦之於上上曰人

國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
濼為塔寺奢費上大怒欲集朝衆斬之宋岳密告
之濟逃奔東魏濟為中書監欲用濟為侍讀徵武
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或不不用濼濟入宮必取徵武
請乃許之及徵侍中楊遵芳謂之曰襄襄何苦復
爾濟曰壯氣在耳因下辨曰自傷年紀推類功名
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濼欲有其死親謂之曰
苟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有司以濟
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澄疑詔議溫子昇知
璽等謀夫使之作獻武王碑既成鐵於甬陽獄食
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
收葬之澄謂遊道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書及朝
士以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乃知卿真重故
舊尚節義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莫不知吾心也
九月辛丑澄還晉陽

三年夏四月甲辰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
國封齊王加殊禮丁未澄入朝于鄴固辭不許澄
召將佐密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獨散騎常侍陳
元康以為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元康規為
大行臺郎以分元康之權 秋七月東魏大將
軍澄請辭爵位殊禮且請立太子澄謂濟陰王
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
馬之書 八月辛卯東魏立皇子長仁為太子

勃海文襄王高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意常忌
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
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書亦可解
洋為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佳法輒奪取之
夫人或志未與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凡須何容
吝惜澄或愧不取洋即受之亦無飾語每退朝還
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不能言不言或時袒跣
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為爾凌辱其實羞欲自勞
也澄獲衛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為膳奴欲請贖之
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許當殺京與其黨

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瑗裴邪公主
欲其往來無間侍衛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
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中楊愔黃門侍郎崔季
舒屏左右謀受魏禪異擬自官蘭京進食澄却之
謂屏左右曰昨夜夢此奴欺我當急殺之京聞之
刀盤下冒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何為遽來其
揮刀曰來殺汝澄自投傷入于床下賊去床試
之惜狼狽走出遺一靴季舒匿于廁中元康以身
蔽澄與賊爭力被傷腸出庫具王統冒刃禦賊統
奚舍樂闖死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
城東雙堂聞之神色不變指麾部分入討羣賊斬
而備之徐出洋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
外莫不驚異洋曰不發聲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
使功曹參軍祖珽作書陳便宜至夜而卒洋頌之
第中許云出使虛除元康中書令以王統為領左
右都督絃基之子也勳賞以重兵皆在并州勤洋
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邑使
部分將士鎮遏四方豈支配須臾而畢洋由是重
之矣已洋謂東魏主以立太子大赦澄死問漸露
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公死以是天意威權
當復歸帝室矣洋留大將軍高德政高隆之開府
儀同三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賞皆自
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殺甲士八千人登
階者二百餘人皆撲挾刃若對嚴敵全主者傳
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
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
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奕暢言
辭敏洽眾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戊辰東魏進太原公高
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
王 三月庚申東魏進丞相洋爵為齊王 東
魏齊王洋之為開府也勃海高德政為管記由是
親昵言無不盡金紫光祿大夫丹楊徐之才北平

太子廣宗宋景業皆喜圖讞以為大威在平當有
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勸之受禪洋以告妻太妃太
妃曰汝父如龍兒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授終身
此面汝獨何人欲行殺高之事乎洋曰妾之下
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事尊位耳洋鑒後下
之而成乃使開府儀同三司段韶開肆州刺史斛
律金金來見洋固言不可以宋景業自陳行命請
殺之洋與諸貴議於太妃前太妃曰吾見福直必
無此心高德政樂禍教之耳洋以人心不壹使高
德政如鄴祭公卿之意未遠洋擁兵而東至平都
城召諸勳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國之
初敵若受魏禪恐彼挾天子自稱義兵而東向王
何以待之乎曰今與王爭天下者彼亦欲為
王所為縱其屈強不過隨我稱帝耳弼高以應高
德政至鄴諷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洋於遼
陽固言未可洋欲還倉卒李集曰王來為何事而
今欲還洋偽使於東門殺之而別令賜餉十匹遂
還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曰陳陰
陽雜占云宜早受命高德政亦勸勸不已洋使術
士李密卜之遇大橫曰漢文之卦也又使宋景業
筮之遇乾之鼎曰乾者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
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祀之終於其位景業言
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言得不終於其位洋大悅
乃發晉陽高德政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洋洋令左
右陳山披馳驛齎事條并書與楊愔是月山披
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劭等議撰儀注秘書監
魏收草九錫禮讓進諸文引魏宗室諸王入此
官留於東齊甲寅東魏進洋位相國總攝百揆尚九
錫洋行進高德政徐之才苦請曰人觀祭去恐其
漏泄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請入觀祭去恐其
如等至鄴眾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洋至鄴召
夫齋築具集城南高隆之請曰用此何為洋作色

曰我自有事君何問為欲族滅邪隆之謝而退於是作園丘備溝物丙辰司空潘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啓事東魏齊靜帝在昭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運運有始有終齊王重德欽明高方歸仰願陛下遠漢堯舜帝欲容曰此書即推物象之制已作訖使侍中楊愔進之東魏主既罪曰居朕何所愔對曰比城別有館宇乃下御坐亦就東廡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也終我四百求作真身所司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朕欲與六官別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官帝亦入與妃媵曰下別舉官皆哭趙國李嬪諷陳思王詩云其愛主體俱享黃髮期直長趨道德以故憤車一乘候於東闕帝登車道德超上抱之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順人何物奴敢逼入如此道德猶不下出雲龍門王公百僚拜辭高隆之灑泣遂入北城居司馬子如南宅還太尉彭城王韶等奉重經釋位于齊齊王齊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之己未封東魏主為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追尊齊獻武帝為獻武皇帝廟號太祖後改為高祖文襄王為文襄皇帝廟號世宗辛酉尊王太后婁氏為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有差其官方霸朝及西南投化者不在降限

夏六月齊主封宗室高安等十人功臣庫狄千等七人皆為王齊未封弟浚為永安王浚為平陽王浚為彭城王浚為常山王浚為高陽王清為博陵王浚為新平王潤為瀋州王浚為漢陽王二年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死太原公主拒為之嘗飲食讓視之冬十一月齊主欲公主酒使人鳩中山王殺之并其二子諡王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鄆西漳北其後齊主志掘其陵投梓宮

於漳水齊主初受禪魏主素奇於帝帝至是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婿寵遇異於諸元開府儀同三司美陽公元暉業以位望隆重又志氣不倫尤為爾主所忌徙居在晉陽暉業於宮門外罵詈曰爾不上一老嫗有德萬人聞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能得幾時齊王問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友皆鑿汾水冰沈其尸孝友或之弟也齊主嘗判元韶鬻鬚鬚之粉黛以自隨曰吾以彭城為婿御言其懦弱婦人也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魏孝武帝聞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二人皆封公主正月明月無禮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恭使元氏請王取日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推按由是復與恭有隙冬閏十二月癸巳帝飲酒過醉而殞秦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贊孝武之兄也侍中濮陽王順於別室垂涕謂恭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尊權明公宜反其所為廣平冲幼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奉太子率南陽王寶炬而立之順素之曾孫也順孝武帝於草堂佛寺謀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大同八年魏丞相奉妻馮胡公主生子覺大清二年夏五月魏以丞相奉為太師元帝承聖二年春二月魏太師奉去丞相大行臺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冬十一月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洩泰殺之

魏主自元魏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太師泰臨淮王肅廣平王贊垂涕切諫不聽泰請于皆幼兄子章武公導中山公護皆出鎮唯以諸婿為心膂大都督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俱為武衛將軍分營禁兵基遂之子暉弒之子翼謹之子也由是魏主謀洩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

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為單者皆復其舊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次者為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夏四月庚戌魏太師泰殺投殺廢帝敬帝紹泰元年魏宇文泰親詣安育王表請如古制降爵為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為公

太平元年春季正月丁丑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家宰夏四月魏太師泰尚孝武妹馮翊公主生略陽公覺姚夫人生寧都公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妻泰將立謂謂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弟大司馬有疑如何眾默然未有言者尚書左僕射率遠曰夫信子以嫡不長略陽公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為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曰何至於信又自陳解遠乃止於是羣公竝從遠議遠出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為世子太師泰北巡秋八月泰北度河冬十月魏安定元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而病驛石外寇方疆天下之事屬之於汝汝宜努力以成吾志乙亥卒於雲陽護遠長安發喪泰能駕御豪傑得其力用性奸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丙子世子覺嗣位為太師柱國大家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為泰所屬而羣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同寇子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公以死爭之若對眾定策公必不得諱明日羣公會議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眾皆悚動謹曰此乃家事謹謹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議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

字文察西魏後周

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拜拜慕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眾議始定護網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十二月魏封世子覺為周公

魏字文讓以周公幼弱欲使正位以定人心公生子以魏恭帝詔禪位於周使太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濟北公迪致皇帝璽綵恭帝出居大司馬府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正月辛丑周公即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露門追尊王考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大赦封魏恭帝為宋公以明德承魏水行

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魏孤信為太保中山公讓為大司馬 二月周人

迎魏恭帝 秋八月晉公讓廢周王為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後月餘讓移略陽公

二年秋九月甲申周封少師元羅為韓國公以紹魏後

三年秋八月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己亥周王始稱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成

梁武帝中大元年 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

如多突勢何所至景嘗言於丞相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

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杜任若己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

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在掩其口以歡疾篤澄欲為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

握兵在遠人易為詐所賜書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顏川王偉計遂擁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更

有餘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邪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願我能奮發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

勿遽發兵然於鮮卑老公解律金數勒方公並性道直終不負汝可本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

必無異心潘相祭本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以歡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諶

之堪歡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

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邛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相樂慶寧

人也 太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

歸于魏魏刺史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魏豫州刺史高元成襲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

顯等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兗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歡撤東方諸州

各為之備由是景不能取諸將皆以為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雖

殺無辜虧廢刑典直宜上負天神何在外苟悅其心枉屍錯前事願公慎之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軍

討景 二月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若千惠為司空侯景為大傅河南大行臺上谷公庚辰景又遣

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取立以西豫廣朔荆襄兗南齊濟東豫洛陽比荆北揚等十三州內附唯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及擊若每季一

朝稱慶日見中書舍人朱昱告之且曰吾為人以慶若有慶必當賀曰此乃宇內混蓋之兆也及丁

和至無言我國家以正月乙卯上愈缺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異地

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矣昇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艱會未達其心

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

見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去年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兩軍事大行臺刺如

鄧禹故事平西設議參軍周弘正善占候則謂此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

此矣 三月甲辰遣司州刺史辛鴉仁督兗州刺史和仁州刺史滎海珍等將兵三萬趣懸瓠

運糧食應接侯景 夏五月高澄遣武衛將軍元柱等將數萬眾晝夜兼行以襲侯景遇景於潁川

比柱等大敗景以辛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 東魏司徒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劉東

射比兗州魯陽長社四城略魏以求救尚書左僕射比謹曰景少習兵茲計難測不如厚其爵位

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荆州刺史王思政以為若不以機進取後悔無及即以荆州步騎萬餘從營陽

關向陽程互相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大尉李弼儀同二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啓於上以為王茲未

以應卿誠心有何假詞費 六月東魏韓軌
 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已引兵還鄴
 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軍貴疑之不住貴欲
 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
 兵至汝水弼引兵遠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
 稱略地引軍出屯懸瓠復乞兵於魏丞相泰使
 同軌防主章濩係及都督賈蘭爾德等將兵助之
 大行臺丞丞藍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
 始助歡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台
 司今歡始死景遂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為人下
 故也且彼既能背德於高歡豈肯盡節於朝廷今
 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
 召景入朝景陰謀叛魏事計不成厚撫章濩係等
 冀為己用外示親密無猜間每往來諸軍間侍從
 至少魏軍中各將皆身自造詣同軌防長史裴寬
 謂濩係曰侯景狡詐必不肯入關欲託款於公恐
 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然
 即應深為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劫後悔濩係深
 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為備而已尋辭還所鎮王思
 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爾德等選分佈諸軍據景
 七州十二鎮景果辭不入朝遣丞相泰書曰吾耻
 與高濩鴈行安能比有大弟恭乃遣行臺郎中趙
 士靈悉召則後所遣諸軍據景者景遂泣泣來降
 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泰以所授景使
 持節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南
 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思政並諺不受類使勸諭
 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 秋七月庚申羊鴉仁
 入懸瓠城甲子詔更以懸瓠為潁州善春為南豫
 州改合肥為合州以鴉仁為司豫一州刺史鎮懸
 瓠西陽太守羊思達為潁州刺史鎮項城 八
 月乙丑下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自陽侯
 淵明南兖州刺史南康王理公督諸將淵明懿
 之子會理續之子也始上欲以鄆陽王範為元帥

朱异敢急在外聞之遽入曰鄆陽雄豪蓋世得人
 死力然所至殘暴非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
 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豈今日之事尤
 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會
 理懦而無謀所乘樓車施板屋冠以牛皮上聞不
 悅貞陽侯淵明時鎮壽陽屬壽陽行上許之會理自
 以皇孫復為都督自淵明已下殆不對接淵明與
 諸將密告朱异遣會理還遂以淵明為都督 或
 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會景將裝
 道遵北歸言景頗和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鄴澄
 乃以書禱之語以聞門無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
 終其身還其寵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景使
 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一邦揚旌北討能約齊魯克
 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
 歸太上因楚乞羹自若胡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
 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救之無損徒復阮戮家察在
 君何爾僕也戊子詔以會理行臺尚書事 九
 月十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侯得彭
 城乃進軍與侯景將角黎淵明軍于寒山去彭
 城十八里斷流立堰侍中羊鴉仁監作堰再旬而成
 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侯勸淵明乘
 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
 但云臨時制宜 冬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使
 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為副陳
 元康曰樂縱於機變不如聚宗紹宗且先王之命
 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時紹宗在外
 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
 顧待新使人來餉金元康欲察其意受之而厚其
 其書保無異也乙酉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
 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猪腸兒何能為聞高
 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為所輕者及聞紹宗
 來叫韓有懼色曰誰執鮮卑兒解道紹宗來若然
 高王定未死邪澄以廷尉卿杜弼為軍司攝行臺

左承臨發問以政事之要可為戒者復錄一二條
 納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
 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一事不失自
 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其要紹宗帥眾
 十萬據壽陽城守侯勸自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
 之不從且日又勸出戰亦不從侯乃帥所領出屯
 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亦不從侯乃帥所領出屯
 郭鳳營天下如南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
 不敢出北兖州刺史胡貴孫請許州刺史趙伯超
 曰吾屬將兵而來本欲何為今遇敵而不戰乎伯
 超不能對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
 伯超擁眾數千不敢殺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
 必敗不如全軍早歸可以免罪皆曰善遂道還初
 侯景常戒眾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眾
 人輕悍恐其眾不能支二引將卒謂之曰我當
 陽退誤兵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
 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爭
 共掩擊之梁兵大敗自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
 超等皆為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
 徐還上方書褒官者張僧胤白朱异急事上駭之
 遽起外典至文德殿問异曰韓山宋律上聞之悅
 然將陞張僧胤扶而就坐乃數白吾得無復為晉
 家乎郭鳳退保涇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
 子胡鳳奔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將機務梁朝曰
 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兵越城阻擊敵元首樓
 止戈之上空薄自軍之命遂解關南敵元首樓
 睦雖善盡善善美自始龍龍賊負民被獲其利侯
 景豎子自生猜忒遂託關龍依善為逆王定君
 臣之分為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
 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通
 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獻圖身說言
 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王荒於上
 臣蔽於下連結惡黨結鄉好徵兵出境縱盜侵

手大斂置酒極歡獻之子也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為景待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請東宮太子曰准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知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為朝廷之福太子色色問其敬容曰景翻覆叛臣欲當亂國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甲寅景遣使三司于子悅馳以敗報自求移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賞給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之卯即以景為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鄴陽王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滯陽敗績僕馬歸命陛下不憚前禍復救容納臣聞山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不奉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及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逆細流正欲比蜀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長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弃與國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弃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靈將死有城郭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節臣亦為宗室遺老政志衝向之心上歎息其然然不能介用恩詔之孫也

二月東魏殺其南兖州刺史石長宜討侯景之黨也其餘為景所脅從者皆赦之東魏既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自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云奉為魏主并

及先王此乃梁玉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有動耳宜遣使諒論若梁主不志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即遣歸使景家屬亦當同還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使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裕流涕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琬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使欲令計中异等固執宜和亦厭用兵乃從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亦厭用兵乃從异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澄沒不薄省啟甚以慰懷實別遣行人重勞鄉隣得辨還過者陽侯景竊訪知之備問具服乃為各淵明之書陳啓於上曰高氏心懷鳩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歎身殞越子澄嗣照討滅待時所以誅此一勝者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行合天心腹心無疾又何急哉奉使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騎迫其背故甘辭奉使取安大國臣聞一曰縱敵敵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賢以奔德兆之心竊以此觀安穩莫過天監之始雖離之役匹馬不歸當其強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及廢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覆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主痛心昔伍相奔吳奔秦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與臣雖才劣古人同往事誠知高澄益實任程聚會居秦求討請和與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須無辭恐于載有憾及史景又致書於朱异納金三百兩耳金而不通其景已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豐隆已深仰德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之中後職宣暢呈感之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宜有成而相納朕而相弃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若無勞慮也景又啓曰臣今當獲聚眾乘馬潛文

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為主耳今陛下奔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上下報曰朕為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念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啟也景乃詐為郡中書求以自陽侯景景將許之舍人傳政曰侯景以窮歸義豈不祥且百戰之餘軍資束手受敵謝舉朱异自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上從之復書曰貞陽且至侯景又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兵老薄心腸王僧談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僧談之於是始為反計城居民悉召募為軍士輒傳黃牛估及田租百姓子城悉以配將士

夏五月上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聘于東魏復備前好陳橋之子也

八月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景請娶於王謝上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志曰會將其兒女配取又啓求錦萬匹為軍人作袍中領軍朱異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將軍侯景曰欲更營造就並給之景以安比將軍侯景曰欲更營造就並給之為司馬潘遂去夏稱侯景為族子上既不用景言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悻悻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不自知景有異志景遂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小忍自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以貞為始與內史亦不問景歸賀王正德所至貪暴大虐得罪於上由是憤恨陰害徐士備米積資幸國家有變景知正德在北與徐思王相知景道恩王致禍於正德

今天子在幕茲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攜敗大王屬當歸武中被廢黜四海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割舍生靈斯誠致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聞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宜僕之有心為日久矣今僕為其內公為其外何有不濟機華在遠今其時矣鄴陽王範

密啓其謀及時上以爲事專未兵動靜皆關之
異以爲必無此理上報覽曰景孤危寄命當如嬰
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
早翦撲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
憂也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未異謂
範使曰鄧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啓異
不復爲通景數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異
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爲教以使者付建康微國解
遣之景益無所懼啓上曰若臣事是實儼微國解
如蒙照察請戮鴉仁景又言高澄殺僧粲可全
信陛下納其說語宋與暹和臣亦竊竊笑也臣等
堪粉骨投命辭門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
許即帥甲騎臨江上向闕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
三公肝食上夜未異宣語景使曰譬如貧家畜
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
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絲布信使相望望戊戌景反
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以府卿徐麟太子右衛
率陸檢制局監周石珍爲名异等皆以姦役驕貪
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驍騎吳郡
人石珍丹楊人驍駁送爲以府丞以苛刻爲務百
賈怨之异尤與之睚世人謂之三臺司農卿傳岐
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
所聞鄙穢振振若使聖主被悟欲免得乎异曰外
間謠讒知之久矣必苟無愧何邨人言成謂人曰
朱將和將死矣特請以求容釋辨以拒諫固難而
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鑿其能久乎景西攻馬
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琛等上聞
之笑曰是何能爲吾并鑿吾之救購斬景者封三
千戶公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鄒陽王範
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
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直散騎常侍
裴之高爲東道都督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
王綸持節督景泉軍以討景正表宏之子仲禮慶

遠之孫之高遠之兄子也 九月侯景圍臺章
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鄧陵甚至彼衆我寡必爲
所困不如奔淮南決志東向帥騎直趨建康臨
賀及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拙速
宜即進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
陽榮未許稱遊獵出壽陽人助之覺冬十月侯景
景揚聲起合兵而實襲譙州防蓋紹先開城降
之執刺史曹城侯泰奉獻之弟也先爲中書令
頃財以事時舉超授譙州刺史至州備發民丁使
擔輿與翁媪等物不限士庶取爲之者重加杖責
多輸財者即免免之由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
無戰心故敗庚子詔遣寧遠將軍王質帥衆三千
巡江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丁未鐵以城降因
款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
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
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內外小安濟處景乃留儀
拔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處景乃留儀
同三司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江
上鎮戍相次啓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
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今鄧陵王襲取壽陽
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
异曰景必無度江之志遂寢其謀俄日今茲敗矣
爰申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
事屯丹楊郡正德遣大船載十船詐稱載狄密以
濟景景將濟意須爲梗使謀視之會臨川太守
陳昕啟稱采石急須重鎮主質水軍輕弱不能
濟上以所爲憂檄將軍代價成采石徵質知丹楊
尹事昕慶之子也質素乘石而昕猶未下諸謀
告景云質已退景使折江東樹枝爲驗謀如言而
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首自橫江濟于采石有
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景分兵
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南津校尉尉士帥
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擊其副童生家在江

比與其後先漬走子一收餘衆步還建康子一
四之兄也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東受方略上
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內外軍悉以付汝太子乃
停中書省指揮軍事物情極駭莫有應募者朝廷
猶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寧國
公大監屯新亭太府卿韋鸞屯六門驍備宮城爲
受敵之備大監大弟也己酉景至慈湖建康
大駭御街人更相劫掠不復通行救東大西尚方
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太子都督
城內諸軍事以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
守東府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始與
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將軍柳津等分守
宮城諸門及朝堂推秀之子大春大監之弟津仲
權之父也攝諸寺庫公藏錢銀之德陽堂以充軍
實庚戌侯景至板橋遣徐思玉來請開上實說上
將昇左右舍人尚書質曰思玉從賊中來情極難
測安可使獨在殿上宋昇侍坐曰徐思玉貴則客
邪思玉出景營言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
之惡昇甚怖悚景又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上
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勞景于板
橋景比向受教季曰今者之舉何景曰後爲帝
也王偉直曰朱异等亂政除君臣耳目景既出惡言
遂留季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景至蔽入城公私
混亂無復次第坐依區區防擬皆以宗室聞之私
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他命斬數人
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
閭里士大夫罕見甲兵至拜迫公私駭寢宿將
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指搦一決於依依
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府南太子
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
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柝北太子命信
開大柝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柝必大驚駭

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信帥衆開柙始除一船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于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奔軍走南塘遊軍沈子睦臨質王正德之黨也復閉柙度景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衆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獻款流涕隨景度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綠袍景既與景合悉及其袍景乘勝至關下城中惴惴羊係許稱得費言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小安津王彭文春奔石頭奔京口謝檀元貞奔白下走津王彭文榮等以石頭城降景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旛旗皆黑射於城中曰未弁等處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為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弁等臣則敏懋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昇等為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既百道俱攻嗚鼓吹響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城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鍬往賞戰士直闕將軍朱忠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澆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將開羊侃鑿窟為孔以契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拔公車府正德據左衛府景黨榮子仙據東宮泥桃據東宮其猶射城內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皆盡景又燒乘黃殿士道入太尉寺蔡田景作木壘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頭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業檉焚之俄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偃日車高數丈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啓求誅朱弁等城中亦射貫格出外曰有

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朱弁張縮讓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氣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守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你子驚為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俄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為曰以汝為死矣猶在邪引射多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莊鐵慮景不克託詔迎母與左右數千人趣歷陽先遣書給田英郭詡曰侯王已為景所殺國家使我歸鎮駘等大懼奔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壽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臨質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下詔稱普通已來姦邪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復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見理為皇太子以景為丞相妻以女并出家之寶貨悉助軍資於是景管於關前分其兵二千人攻東河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問賊士伯克景眾登城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三千人戴其尸聚於杜姓宅遇語城中人曰若不早降正當如此景聲言上已屢罵雖城中亦以為然王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譟聲皆鼓譟流涕眾心相安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當碎身以贖前罪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營太子與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不動子一呼曰賊軍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來攻之子一徑前引剌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回獨旋皆免甯起賊子四中稍洞潤而死子五傷重還至整一慚

而絕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就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之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長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田景於城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責賦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民不敢言匿並出從之旬日間眾至數萬城中亦鑿於山上起芙蓉臺樓高四丈下皆觀萬軍執戟士三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飾以錦綉莫敢死士三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覺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鄉父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良得朱弁奴以為儀同三司兵家資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訴景曰汝五十年仕官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失於是三日之中辜放出就景者以千數景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為之致兵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內寅戒嚴候機發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晉江州刺史當陽王天心鄧州刺史商平王隆等發兵入援大心大器之弟俗傳之子也朱弁遺景書為檄稱禍福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為梁自近歲以來推擇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日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無儂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方入援吾親主指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我長安天險二曹所數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憐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言又奉於東魏主稱臣進取書勸敬停憩而書行識此運救自辭實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屈此建康江海未

蘇子文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懸尋當整轡以奉
聖顏臣之母弟大將軍恩念臣之弱劣如何承報在斯
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恩念臣之弱劣如何承報在斯
輒齋塔迎巨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已
湘東王經遣司馬晏華天門太守樊文啟等將兵
發江陵陳昉為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昉收集部
曲欲用之昉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桿囚之
昉因說桃桿使帥所部襲殺王禧宋子仙誦城降
桃桿從之潛遣昉及鍾入城上大喜收饋銀券賜
桃桿曰事定之日討汝河南王即有景受降當理
京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當理
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異傳收曰桃桿降
必非謬桃桿既降賊軍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
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賊豈足
平此萬金策也今開門納桃桿桃桿之情何易可
知萬一為變悔無所及社稷事重須更詳之異曰
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桿如其猶豫非異所
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桿又使昉啟曰今止將所領
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之朝廷不開門賜客事
濟之後保衛侯景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朱異拊
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桿為部下所告景
拉殺之陳昉不知如期而出景欲得之逼使閉書
城中曰桃桿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與昉會
所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景使蕭見理與儀同三
司盧暉略成東府見理凶險夜與暉盜刺劫於大
柝中流矢而死邵陵王瑜行至鍾離聞侯景已度
采石繪畫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
溺者什一二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
大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
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大成大
春之弟確繪之子駿誠之孫也景遣軍至江乘拒
繪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圍賊遇不如徑
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繪從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三

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于蔣山景見
之大駭悉所採婦女珍貨於石頭見舟欲走分
兵三戰攻論與賊舟之時上頓塞軍乃引軍下
受故寺景陳兵於覆舟山北乙酉繪遣王玄武湖
側與景對陳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繪許之
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為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
軍擊之駿敗走趣繪軍趙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
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繪收餘兵近千人入天保
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繪奔方士卒踐冰雪往往
墮石景悉收繪輜軍生擒西豐公大春安前司馬
莊丘慧王帥霍俊等而還伏尸邵陵王已為亂
虜鍾伏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為亂
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
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景
義而釋之賜賈王正德殺之是日晚鄒陽王範遣
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
舉各將兵入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焚其
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比徐州刺史封山侯正
表鎮鍾離上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
景以正表為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
陽立柵以斷援軍帥眾一萬聲言入援實欲襲廣
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為應詢以告南兖
州刺史南唐王會理十二月會理離詢其兵糧
人夜襲正表大波之正表遂還鍾離詢收步騎千
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矣已待中都官尚書羊侃卒
城中益懼侯景大造攻具陳於關前大軍高數丈
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以蝦蟆車運土填壘
湘東王經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庚
子發公安經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
出自漢川載糧東方等皆有俊子善騎射每戰親
犯矢石以死節自任主頓侯景以火車焚臺城東
南樓材官具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為樓火纜滅

新樓即立賊以為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
城樓將崩乃慶之兵景於城內更築造城狀如却
月以擬之兼擲人焚其攻具賊乃出孟冬三遣流
馬元孟恭將十人自京口馬門出孟孟恭與左右
奔降於景已酉景上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
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梯懸
單二土山上景眾見飛梯迴出崩騰而走城內擲
燧炬炬焚其東山樓欄蕩盡賊積於城下乃弃
土山不復修自焚其攻具材官將軍宋昇降於景
教之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以都督長沙歐陽頌
衡州刺史史玄榮為散騎常侍以都督長沙歐陽頌
監州事榮放之也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策歸隨
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
江榮就內史劉季儻謀之季儻曰必如此當有救
宜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季儻置酒
梁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使逼官關水陸俱斷
何暇有報假令無救豈得自盡季儻今日人情飲
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官陽公大心
遣使邀榮榮乃馳往見大心曰上落藩鎮江州去
京最近殷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
接不可關鎮大宜且張聲執鎮鎮滋遣備將賜
隨於軍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師帥兵二千人
隨榮榮至南洲外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
萬餘人至橫江梁即送糧仗贈給之并散利金帛
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
度仲禮日夜夜乘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前司
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徽合軍屯新林王
遊苑發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眾軍業之高
自以年位居其下議眾目不決榮抗言於眾曰
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
父桴邊疆先為侯景所擄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
若論位次柳在榮下語其年齒亦少於榮宜以社
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

四九五

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并許州俟得壽陽即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既在南岸須於京口度江太子並答許之契卯大赦庚戌景又啓曰永安侯確直問趙威方瀕陽欄見語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即當引路上遣吏部尚書張縮召確辛亥以確爲廣州刺史威方爲肝胎太守確累啓固辭不入上許確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更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敢且盟而道之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景復問石珍東宮主書左澤生在論於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那得辭確意尚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許州爲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揮刀賜確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上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厨蔬茹皆絕乃食鷄子綸因使者數通上鷄子數百枚上手自剝饋獻歎咽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暕軍於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德軍於西峽口託云侯四方援兵淹留不速中記室參軍蕭寶夤士也以繆不早下心非之寶夤饋雙六食子未下賈曰殿下都無下意深銜之及得一敕解欲旋師賈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關今若放兵未及度江軍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眾未見賊而景奈何繆不悅未幾因事殺之懷越之衆也 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荆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官關逼辱妃王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肯盟而提自古多矣顧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弃去景遂上啓陳上十失且曰臣方事廢運所以冒陳謙直陛下崇飾虛誕聞寶錄以妖怪爲嘉福以天譴爲無咎數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澤也以

鐵爲貨使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鐵印朝章鄙雜卑貶趨輪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爲血餅郢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風也修楚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飢饉繁賦與典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國豪盛衆僧教習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輕薄康慶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親爲孫位則潘屏臣至自日誰肯動王此而覆安非中伏禍昔霸拳兵諒王攻改今日之憂復奚畢下伏願陛下小懲大戒發義勸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覽啓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開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一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棄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殫埋爛汗淋漓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妾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歡仲禮不許安南侯駱統郢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論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若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誰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郢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王瑒仁超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意度軍既而瑒仁超伯超至至景衆覺之營未立景使太子仙擊之超伯超望風退走會理等兵大敗賊及溺死者五十人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子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誓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效浚憤責之景不對橫刀叱之浚曰負負恩義豈非盟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亦因徑去不顧景以其虜直捨之於是景

決石關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郢陵世子堅也太陽門終日滿箭不恤吏士其書在董動態憂前恨之丁卯夜向曉動臺即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啓上云城已陷上安卧不動曰猶可一戰乎對曰不可上數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官爲念因使使在外詔軍俄而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上命塞關閉戶引偉入偉拜呈景稱爲甚使所召眾來入朝動聖躬今請關待罪上問景爲何景曰願求入見於太極東宮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上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流汗被面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郢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李皆爲高氏所屠唯以一身歸陛下上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之內莫非千人有幾人曰率士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復至水福省見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唯中庶子徐摛通事舍人陳郡毅不害侍衛摛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其相公王僧貴曰吾嘗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憎豈非天威難犯吾宗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撤兵拆乘輿服御官人皆盡收朝上王侯送詔大赦自出大都督中殿外士悅尚書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蕭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摛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己已遣遺石城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孰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眾百萬致敗官關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南兖州

刺史臨城公大連湘東世子方等郡陽世子嗣北
 交州刺史湘潭侯退兵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
 陸經等各還本鎮君正昂之子也邵陵王輪奔會
 稽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
 降軍士莫不歡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上
 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涕泗哭曰汝非我子何勞
 相見湘東王經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
 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景
 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絕者亦聚而焚之庚子詔
 征鎮牧守可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柳
 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初臨賀王正德與景
 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官及城開正德帥眾揮刀
 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
 德為侍中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拜
 且泣上曰噫其泣矣何嗟及矣秦郡陽平肝胎三
 郡皆降景景改陽平為北滄州改秦郡為西秦州
 侯景以儀同三司蕭岷為南徐州刺史代西昌
 侯淵滿鎮京口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陸經以郡
 降之 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為江北行臺
 使禱上手敕召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
 先至廣陵眾不滿二百皆積日飢疫會理士馬甚
 盛俸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
 築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奈何委全州之地以
 資寇手不如殺絕先被兵敗守與魏連和以待其
 變會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紹先既入眾莫敢動可
 理弟通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如此豈可
 闔家受斃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如何耳紹
 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鑿伏金帛遣會理軍馬遠
 建康 湘潭侯退與北兖州刺史交裴侯祗出奔
 東魏侯景以蕭弄璋為北兖州刺史州民被兵拒
 之景遣直閣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眾降東
 魏東魏遂據淮陰祗偉之子也 癸未侯景遣子
 子悅等將麻兵數百東略吳郡新城戍王戴僧道

有精甲五千詠太守袁君正曰賊今之食臺中所
 得不支一句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士蒙陸映公
 等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皆勸君正迎之君正素
 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
 東人皆立壑拒之景又以任約為南道行臺鎮姑
 孰夏四月湘東世子方等至江陵湘東王輝始知
 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為柵檣三
 重而守之上 離外為侯景所制而內甚不穩景
 欲以宋子仙為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
 又請以其黨二人為使觀主帥上不許景不能
 心甚憚之大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
 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
 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
 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
 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
 不遂志欲屠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
 大淵屬湘東王釋并封節憂以寄之五月丙辰上
 卧津居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殞年八十
 六景秘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
 使如常入朝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
 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辛巳發高祖喪
 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太叔侯景
 出屯朝堂分兵守衛 壬午詔北人在南為奴婢
 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擢莫收其力高
 祖之末建康士人服自器用爭尚豪華雖無半
 之儲當食四方委輸自置行亂道斷絕數月之
 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者百無二貴戚豪
 族皆自出採積糧委溝壑不可勝紀癸未景遣儀
 同三司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揚白華諷而斬之
 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景又遣中軍侯
 子鑿入兵郡以桐廬單于為兵郡太守遣儀同
 太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王戴僧道據縣
 拒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至吳興太守張暉

與之合謀舉兵討景暉之子也東揚州刺史臨
 城公大連亦據州不受景命景號今所行刺具郡
 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六月丁亥立宣城王大
 器為皇太子 壬辰封皇子大心為尋陽王大款
 為江陵王大臨為南海王大連為南郡王大春為
 安陸王大成為山陽王大封為宜都王 宋子仙
 圍戴僧道不克丙午具益陸等起兵襲其郡殺
 戴單于推前南大守文成侯陽為主 臨賀王
 正德感侯景舊已密書召郡陽王範使以兵入景
 遮得其書奏曰繼殺正德景以儀同三司郭元建
 為尚書僕射北道行臺樞北江諸軍事錫新秦封
 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為王景愛永安侯確之勇
 常實左右邵陵王綸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
 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還陸家王
 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
 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侯景以趙威方為豫章
 太守江州刺史尋陽王天心遣軍拒之趙威方繫
 州獄威方北逃建康 陸緝等為暴掠兵人不
 附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志錫奔奔海鹽
 子仙復據具郡戊辰侯景置具州於具郡以安陸
 主大春為刺史 郟陽王範聞建康不守戒嚴
 入憐佐或說之曰今觀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
 廣騎必窺合肥前賊未逐後賊失守將若之何不
 如待四方兵集使長將將精卒進之進不失勤王
 退可固本根賊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兖州
 刺史李伯穆通合肥又使魏魏大將軍書詭說
 討侯景藉東魏為援乃帥戰士三萬出東關以合
 州輪伯穆并遣諸將劉靈謙送子勤廣為質于
 東魏以乞師也滿須以待上游之軍遣世子嗣
 將子餘人守安樂柵上游軍皆不從魏之來太
 禪麥賴以自給勤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為出師範
 進退無計乃泝西上軍于機陽景出屯姑孰範
 將裴之梯以眾降之梯之高之弟也 秋八

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鑿擊擊其與

侯景以宋子仙為司徒郭元建為尚書左僕射

與領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府儀同三司仍使射

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是後開府儀同至多

不可復記矣 鄱陽王範自樞陽遣信告江州刺

史尋陽王天心大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

心以溢城趣之吳興兵力寡弱張暕書生不閉軍

旅或勸暕效君正以郡迎侯子鑿暕數日表氏

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關之吾豈不知具耶既

沒具與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取耳九月

癸丑朔子鑿軍至吳興暕戰敗還府整軍安坐子

鑿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暕曰吾奉任

專城朝廷傾危不能臣復今日速死為幸景猶欲

存其一子暕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廣求思

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洸 冬十月宋子仙自吳

郡越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官陽前武州刺史富

陽孫國恩以城降之 十一月乙卯魏武帝

子脩陵廟號高祖 百濟遣使入貢見城闕荒圯

異於邇來哭於端門侯景怒殺送莊嚴寺不聽出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發兵
討侯景 廣陵人來獻說前廢陳太守
祖皓曰童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君而殺之此
壯士之任耳今欲剽劫義勇奉獻府若若其此
可立相文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為梁室忠臣皓
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得百餘人突圍
襲廣陵斬南兖州刺史童紹先據城馳檄遠近推
前太子舍人蕭勳為刺史之夏景遣郭元建帥眾
奄至陪瑒城固守 二月侯景遣任約于虔等帥
帥二萬攻瑒城 侯景遣侯子鑿帥舟師八千自
帥徒舟一萬攻廣陵 三日克之執祖皓而射之
箭楯體然後軍襲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之於地
馳馬射而殺之以子鑿為南兖州刺史鎮廣陵景
還建康 宣城內史楊日華進據安其侯景遣子
子悅等帥眾攻之不克 侯景納上女深陽公主
其愛之三月甲申景請上親宴於樂遊苑花飲三
日上還官景與公主共據御林南面並坐羣臣文
武列坐侍宴 鄱陽州子嗣與任約戰於三章約
敗走嗣因徙鎮三章謂之安樂柵 夏四月丙
午侯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紫華侍衛四百餘人景
浴鐵數千裏衛左右上聞絲竹懷然泣下命景起
舞景亦請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于林曰我念
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景及乃罷
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
谷江湖采草根木葉麥莢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
蔽野富室無食皆歸山鵠形迹罕見骨成皮朽如
林惟待命聽終千里絕烟人迹罕見骨成皮朽如
丘龍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濫者擗殺
之常戒諸將曰破瑒平城瑒津殺之使天下知吾
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喜以焚掠為事斬刈如草
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又禁人偶
語犯者刑及外族為其將帥者悉稱行臺來降附
者悉稱開府其親高隆重者曰左右廂公勇力兼

人者曰庫直都督 侯景召宋子仙還京口 湘
東王繹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隱之
壬寅始發表刻檣為高祖像置於白福殿事之甚
謹動靜必咨焉繹以為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太
寶之號猶稱大隋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
移檄遠近 鄱陽王範至溢城以曾熙為州遣
其子嗣為刺史江州郡縣多亂政易尋陽王天
心政令所行不出一郡天心遣兵擊莊鐵嗣鐵
素善請發兵救之範遣侯景帥精甲五千助鐵由
是二鎮互相猜忌無復討賊之志天心使徐嗣徽
帥眾二萬三築壘焉以備賊市糧不通賊數萬
眾無所得食多餓死範憤恚悉焚於背五月乙卯
卒其眾秘不發喪表範弟安南侯倍為主有眾數
千人 丙辰侯景以元思處為東道大行臺鎮錢
塘丁巳以侯子鑿為南兖州刺史 六月侯景
以羊鴉仁為五兵尚書庚子鴉仁出奔江西將赴
江陵至東莞盜疑其機金數殺之 湘東王繹以
霸先為豫州刺史鎮豫章內史 初東魏遣儀同
武威將軍洛等迎鄱陽王子嗣使鎮皖城嗣未及
行任約雲洛等引去嗣遂失援出戰賊死約遂
略地至溢城尋陽王天心遣司馬章質出戰而敗
帳下猶有戰士千餘人感勸天心先保建州天心
不能用戊辰以江州降約先是天心使前太子洗
馬章臧鎮建昌有甲士五千聞尋陽不守欲帥眾
奔江陵未發為麾下所殺臧棄之也于慶略地
至豫章侯瑒力屈降之慶送瑒於建康瑒以瑒同
姓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為質瑒聞侯景圖
南諸郡以瑒為湘州刺史初巴山人黃澤頗有勇
力侯景之亂合徒眾保鄉里太守賀詡下江州命
澤監監那事澤馳屯新淦于慶自募章分兵龍新
淦澤戰敗之陳霸先使周文育進軍擊澤澤引
兵會之 鄱陽王繹聞任約將至使司馬將軍安
將精兵五千襲之約眾潰安不設備約收兵襲

之恩安敗走 秋九月任約進寇西陽武昌初
 寧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數萬人討侯景湘東
 王繹以為秦州刺史使將兵東下與約遇於武昌
 繹以廬陵王應為江州刺史以文盛為長史行府
 州事督諸將非之應繹之子也邵陵王綸引齊兵
 未至移營馬槽距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儀同
 叱羅通等將鐵騎二百襲之綸不為備策馬走
 時湘東王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綸定
 州刺史田祖龍迎綸以祖龍為驛所厚權為所
 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王李素綸
 之故吏也開城納之任約遂據西陽武昌 裴之
 高帥子弟部曲千餘人至夏首湘東王繹召之以
 為新興永安二郡太守又以南平王綸為齊州刺
 史鎮武陵 初邵陵王綸以衛陽王獻為齊州刺
 史鎮齊昌任約擊擒之送建康殺之獻暢之孫也
 乙亥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加殊禮

冬十月乙未侯景自加年南大將軍都督六
 合諸軍事以詔文呈上上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
 號乎 十一月丁卯徐文盛軍貝磯任約帥水
 軍逆戰文盛大破之斬叱羅子通趙威方仍進軍
 大舉口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以約守
 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曹熙南康王會建以建康
 空虛與太子左衛將軍柳敬禮西鄉侯勸東鄉侯
 勸謀起兵誅王偉安樂侯入理出香長盧東泉得
 千餘人建安侯質中宿世子子豈知其謀以告偉
 偉收會理敬禮勸助及會理弟祁陽侯通理俱殺
 之入理為左右所殺錢瑋褚亮以會理故舊擁掠
 千計終無異言會理聞聲謂之曰褚祁卿豈不為
 我致此卿雖忍死明我心實欲殺賊竟不服

景乃有之勸昂之子賁正德之弟子子豈惟之孫
 也帝自即位以來景防衛甚嚴外莫得進見唯
 武林侯諒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
 出入卧內帝與之講論而已及會理死克不害懼

禍稍自疎諒獨不離帝朝請無絕景惡之使其仇
 人刁戍刺殺諒於廣莫門外帝之即位也景與帝
 登重雲殿禮佛為誓五百君臣兩無猜貳臣固
 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會理謀泄景疑帝
 知之故殺諒帝自知不义指於居殿謂殺不害曰
 龐消當死此景自帥眾討楊白華于宣城白華
 力屈而降景以其比人全之丙子為左民尚書其
 兄子彬以報來亮之怨十二月丙子朔景封建安
 侯賞為齊王中宿世子子豈為隨王仍賜姓侯
 氏 侯景還建康

二年春正月新具余孝璋舉兵拒侯景景遣千庚
 攻之不克 庚戌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杜悅安
 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夏
 趣武昌受徐文盛節度 張麗遣其將趙接圍錢
 塘孫鳳圍雷春侯景遣儀同二司田選趙伯超救
 之孫鳳敗走趙伯超之兄子也 侯景以王克為
 太師宋子仙為太傅元羅為太傅郭元寔為太尉
 張化仁為司徒任約為司空王偉為尚書左僕射
 索超世為右僕射景置三公官動以十數儀同尤
 多以子仙元寔化仁為佐命元功偉超世為謀主
 子子悅郭萬王擊勳陳慶之略略略略略略略
 為爪牙梁元為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
 監周石珍內監嚴宣邵陵王記室伏知命自餘王
 克元羅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弘正等莫快人望
 加以尊位非腹心之任也 北齊州刺史蕭世謀
 降魏侯景殺之 二月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

進軍蘆洲 任約告急侯景自帥眾西上搆太子
 大器從軍以為質留王偉居守閩月景建康自
 石頭至新林艸艸相殺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
 祖龍於齊安王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
 壘突卯文盛擊破之射其石丞承柱史和陸水死
 景遁走還營 夏四月鄧州刺史裴方請年十
 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備易之或使伏壯騎背為

馬恃徐文盛在近不復設備日以痛酒為樂侯景
 聞江夏空虛已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
 淮內襲鄧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有聲墜望
 見賊者皆未曰虜騎至矣泉曰徐文盛大軍在下
 賊何因得至當長王珣軍人選且既而走告者稍
 眾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請方踞聚殿以五
 色練緝其鬚見子仙至方請迎拜泉匿于牀下子
 仙俯視泉者書間賊將遂擒之及司馬唐瑒
 送於景所景眾乘風江舉帆遂越文盛營馬瑒
 未入江夏文盛震懼而潰泉長沙王招等歸江

陵王珣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於景湘東王繹
 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楊馮子貴突
 州刺史杜龕宣州刺史王琳湘州刺史裴之構東
 擊景徐文盛以下並受節度戊申僧辯等軍至巴
 陵聞鄧州已陷因留戍之錄道僧辯書曰賊既乘
 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逸待勞無慮
 不克又謂僧在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
 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

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
 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
 史徐嗣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杜勣自武陵引兵會
 僧辯景使下和將兵五千直指宋子仙將兵一
 萬為前驅赴巴陵分遣任約直首侯景帥大兵
 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成運空風請服景拓運至千
 泉濟江道輕騎至城下問城內為誰答曰王瑒軍
 騎曰何不早降僧辯曰大軍已向荆州此城自當
 非礙騎去項之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琳琳
 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當不內歡謝欲賜諒取
 弓射之珣怒而退景因薄百道攻城城中鼓噪矢
 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眾乃遣僧辯遣輕兵出戰
 凡十餘返皆獲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者殺乘
 輿委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 五月侯景

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大半湘東
王舉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
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旨罵憲獄畢即
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
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鼓棹直就巴丘不
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帥銳卒五千據
白墳以待之僧祐由它路西上約謂其具已急追
之及於羊口呼僧祐曰吾兒何不早降走何所之
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濩和
至與之合軍濩和有異術先隱於江陵百里洲未
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
測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濩和曰
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豫自落固問之濩和曰亦
克亦不克及及約向江陵濩和自請擊之濩和之
士當約至亦卒六月甲辰僧祐濩和縱兵擊之約
兵大潰殺溺死者甚眾禽約送江陵景聞之已
林營宵遁以丁和為鄂州刺史留宋子仙等眾號
二萬戍郢城別將化仁鍾管出范希榮行江州
事儀同三司任延和晉州刺史夏威成守守晉州
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小石礮殺
泉及虞預沈於黃鶴磯任約至江陵解救之徐文
盛坐視望下獄死巴州刺史余孝瑱遣兄子僧重
將兵救鄱陽千慶退走緝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
尚書令胡僧祐等皆遣位號使引兵東下陸濩和
請還既至謂緝曰侯景自然乎矣蜀賊將至請守
險以待之乃引兵出峽口庚申王僧辯至請守
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鄂州起其羅城
斬首千級宋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包圍山攻
之豫州刺史荀勗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
景奔歸船前後相失太子船入攬陽浦船中腹心
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
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左右吾去若去乃復叛又
非避賊也因涕泗嗚咽即命前進甲子宋子仙等

困饑乞輸郢城身還說景王僧辯偽許之命給船
一艘以安其意子仙謂為信然將發僧辯命
杜僧帥精勇千人鑿堞而上鼓譟奪進水壘主宋
遙帥樓船沿江雲合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大
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和送江陵殺之 秋
七月乙亥湘東王緝以長沙王韶監鄂州事丁亥
侯景還至建康子慶自鄱陽還議景侯景閉門拒
之慶走江州據鄂城緝以瑋為兖州刺史景悉
殺瑋子弟辛丑王僧辯乘勝下浚陳陳霸先帥所
部三萬人將會之屯于巴丘八月壬寅侯景有糧
五十萬石分三十萬以資之西軍之食窮王僧辯
前軍龍華王慶慶奔鄂城走范希榮亦奔尋陽城
走晉熙王僧振等起兵圍鄂城僧辯遣沙州刺史
丁道真助之任延和等奔城走湘東王緝命僧辯
且願尋陽以待諸軍之集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兵
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為帝景尚
帝力深陽公主嬖多妨於政軍主僧慶讓景以告主
主有惡言憚恐為所讒因說景除帝及景自巴陵
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欲登大位王偉
曰自占移鼎必須慶慶既不可成慶且絕後民望
景從之使前高亮殿曹謝景為詔書以為弟姪
爭立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緒召亂致災宜禪位
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齎入逼帝書之棟歡之子
也戊午景遣衛尉彭彭傳等帥兵入殿廢帝為晉
安王幽于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左右守
之牆垣悉布校棘甲下詔迎豫章王棟棟時幽
拘陳錄其薄仰蔬茹為食方與妃張氏銀髮瀟瀟
奄至棟驚不知所為泣而外平置景殺太子大器
尋陽王天心西陽王大鈞建王球殺太子大器
所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論議於
景黨未嘗屈意所親聞之太子曰賊若於事義
未須見殺吾雖陵慢何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至
雖一日百拜亦無益又曰殿下今居困厄而神

貌怡然不貶乎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
賊前若請赦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
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死之命為無
益之秋乎及難太子顏色不樂徐曰以此事殺
其賊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
命取擊繩絞之而絕王成棟即帝位大赦改元
天正大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
先帝太子既無恙失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云
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
令諸侯猶懼不濟無以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
有景欲迎帝復位以棟為太孫王偉曰廢何大事
豈可數改邪乃止乙丑景又使使殺南海王大臨
於長郡南郡王太連於姑熟安陸王大春於會稽
高唐王大壯於京口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
豈有皇太子妃乃為妾妾子竟不與相見聽使入
道丙寅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為
安皇帝以劉神茂為司空 王偉說侯景弑太宗
以絕眾心景從之冬十月壬寅侯景既既而竊將軍
彭勳王僧景進酒於太宗太宗極飲既醉而寤將
乃出攜進王臺僧景坐其上而相俎撤云罪為相
遷殯于城北酒庫中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 司
空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丘敗還陰謀叛
景吳中士大夫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
歸義王辜雲麾將軍元頊等據東陽以應江陵遣
頊及別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張彪攻永嘉克之
新安民程靈洗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吳江之
東皆附江陵湘東王緝以靈洗為豫州刺史領新
安太守 十一月侯景以趙伯超為東道行臺
據錢塘以田遷為軍司據宜春以李慶緒為中軍
都督謝蒼仁為右廂都督李遵為左廂都督以討
劉神茂 己卯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
己丑豫章王棟禪位於景景即皇帝位於南郊遷
登太極殿其黨數萬吹笛呼譟而上大赦改元

命也便漢帝早從傳言明公豈有今日尚書左丞
虞騰嘗為傳所辱乃唾其面傳曰君不讀書不足
與語騰慙而退僧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鎮朱方
壬辰侯景至尋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
吳郡 謝荅仁討劉神茂選至富陽聞侯景敗走
帥萬人欲北出候之趙伯超據錢塘拒之侯景進
至嘉興聞伯超叛之乃退據吳邑 首侯景進及景
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眾數千人瑱進擊敗之
槍彭傷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剉傷腹
抽其腸傷猶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
十人單舸走推墮三子於水將入海瑒遣副將
僧度追之景納羊侃之女為小妻以其兄賜為庫
直都督待之甚厚賜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
謝葦密圖之葦葦荅仁之弟也景下海欲向蒙
山己卯葦葦襲購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
聽我分途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
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患將依之賜拔刀
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為王效力多矣今
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
白刃交下景欲投水賜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
佩刀扶船底賜以稍刺殺之高書右僕射索超世
在別船葦葦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
徽斬超世以鹽納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
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葦葦送于齊景景尸於市士
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深陽公主亦預食焉初景
之五子在比齊世宗刺其長子而烹之幼者下
鷲室齊顯祖即位費彌猴坐其御林乃盡烹之趙
伯超謝荅仁皆降於侯瑒瑒并田遷等送建康王
僧辯斬房世貴於市送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置
趙伯超伏命於江陵丁巳湘東王下令解嚴
乙丑葬簡文帝于莊陵廟號太宗 侯景之敗
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

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兵兒復得之思賢
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奔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
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王申術送至至都 五
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楷不受
遣侍中豐城侯恭等謁山陵備復廟社戍寅侯景
首至江陵梟之於市三日煮而滌之以付武庫庚
辰以南平王恪為揚州刺史甲申以玉僧辯為司
徒鎮衛將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乙酉誅侯景所界尚書僕
射王偉左民尚書呂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嚴置
於市趙伯超伏命於獄以謝荅仁不失禮
於太宗特有之王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湘東主
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
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
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
剉腹膾肉而殺之 丁亥下令以王偉等既死自
餘衣冠舊貴被過偷生猛士勳蒙和光苟免者皆
不問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四

梁代亂亡 陳隋元世宗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統卒
五月丙申立太子之母弟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朝
野多以為不順司議侍郎周弘正嘗為晉安王
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伏惟明大王殿
下天挺粹聖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以大王
為講副意者藉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
大賢之節逃王與而弗棄棄萬眾如脫屣庶改澆
競之俗以大異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
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為教化復生於遂古讓王
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盛歟王不能從 六月
癸丑立華容公歡為豫章王其弟枝江公譽為河
東王曲阿公譽為岳陽王以上人言不息故封歡
兄弟以大都用慰其心
中大同元年上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郗
陵王綸為丹楊尹湘東王綽在江州武陵王紀在
益州皆權倖人主太子綱惡之嘗選精兵以衛東
宮八月以綸為南徐州刺史 冬十月乙亥以
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譽為雍州刺史上捨管兄
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
殺皇故用管兄弟送為東揚州以慰其心管兄弟
亦內懷不平管以上哀老朝多欺政遂蓄聚財
折節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以襄陽形勝
之地深業所基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己為政撫
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都稱治
太清三年 初上以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
州刺史張纘為雍州刺史代岳陽王管纘待其才
望輕譽少年迎候有關譽皇檢括州府付度事留
纘不遣聞安景作亂頗陵廢纘纘恐為所害輕舟
夜遁將之雍都復慮管拒之續與湘東王綽有舊
欲因之以殺管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醜諸王各
還州鎮舉自湖口歸湘州柱陽王綽以荊州管府

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信州繹遺書曰
 河東戴縉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
 陵遊軍主朱崇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響
 督繹懼嬰船沈宋斬縉自變中步道馳歸江陵因
 遣救之 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
 兵雍州刺史岳陽王督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
 漢口繹召督使自行營不從方貴濟南相知湘
 漢東陽未發會督以亡事召方貴方貴以爲謀泄
 遂據襄城拒命督遣軍攻之繹厚資遣張續使赴
 襄城至大堤營已拔樊城斬方貴續至襄陽督推
 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擊之督遣總軍府之政
 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給緘曰觀岳陽勢
 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岸既襄陽疾
 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繹乃與岸結盟署婦人
 衣乘青布輿送入西山督使岸將兵追擒之繹乞
 爲沙門更名法續督許之 夏五月丙辰上殂

辛巳太子即皇帝位 六月 上甲寅詔自建康
 出薛江陵稱受高祖密詔移兵以湘東王繹爲侍
 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
 鎮並加位號 湘州刺史河東王暹驍勇得志
 湘東王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粟響曰反自軍
 府何忽隸人使者三返響方知湘東王世子方等
 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爲湘州刺史使
 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行
 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恨 湘東世子方
 等軍至麻溪河東王暹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
 溺死安南侯方矩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繹無職
 容 西江督護陳顥先起兵討侯景 湘東王繹
 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湘州
 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郡下未盡至欲
 俟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中期日繹疑僧辯
 觀望恭劬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飛今唯有
 死耳因所僧辯中其左髀悶絕久之方蘇即送獄

泉震怖不敢言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
 經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伐
 湘州 秋八月己亥鮑泉軍于石柳寺河東王
 響逆戰而敗辛丑又敗于橋洲戰及溺死者萬餘
 人響退保長沙泉引軍圍之 九月河東王響
 告急於岳陽王督留諮議參軍濟陽泰大寶守
 襄陽討衆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
 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
 方略繹乃赦之以爲城中都督乙卯督至江陵作
 十三營以攻之會大兩平地水深四尺營軍氣沮
 繹與新興太守杜則有舊密邀之乙丑則與兄友
 岸弟幼安兄龍各帥部將下繹岸請以五百
 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
 大寶率母妻保林登城拒戰昏間之夜道書積
 食金帛饋仗於澧水不可勝紀張續病足督載以
 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爲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
 督至襄陽岸每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獻 湘東
 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
 僧辯爲都督兼長沙十罪命舍人羅重權與僧辯
 偕行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助我賊能
 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曰鮑郎卿有罪
 令官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權宣令鎖
 之林則泉爲殺自申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送釋

冬十一月岳陽王督使將軍薛暉攻廣平
 拔之獲杜岸妻襄陽督拔其舌鞭其面又解而烹
 之又殺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爲漆梳
 警既與湘東王繹爲敵恐不能自行遣使求救於
 魏請爲附庸王經奉命南齊請於襄陽
 魏使司州刺史柳仲禮權衡兼以圖督督懼遣其
 妃王氏及世子養爲質於魏魏丞相泰欲經略江漢
 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志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諸軍
 事鎮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沈麟以城降之
 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之帥衆一萬趣

襄陽泰遣楊志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偕將兵擊仲禮
 以救督 魏楊志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法
 城降之志以伯符爲鄉導伯符岫之子也 十
 二月魏楊志拔隨郡執太守和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顥先進軍南康湘東
 王繹承制授顥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 魏楊志
 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勢將恐仲禮至 魏安陸
 難下請急攻之志曰守者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
 勞師表裏急敵必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開野戰
 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
 奮一舉可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
 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夜進敗仲禮於滌頭獲
 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其衆馬岫以安陸別將王
 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志於是長漢東之地盡入于魏

二月魏楊志乘勝至石城伐叔和魏助之何以
 使天下歸心志遂停建北纜遣舍人王孝祀等送
 子方略爲質以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
 石城爲封界以安陸爲界請同附庸并送府子質
 還有無水敢鄰睦忠乃還 邵陵王綸欲救河東
 王響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
 利不及人况乎手足放豈可相害今社稷危
 取計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共濟其難小忿
 或宜容寬唯難未除家禍仍構料舍於古未
 或不二天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
 勝愈酷捷則非功助則有喪勞兵損義虧良多矣
 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良爲藩屏盤固宗鎮
 疆密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
 必引進魏軍以求救援弟若不安家國去必希
 解州之圍存社稷之計得復書陳慶遠惡必不赦
 且曰督引楊志來相侵逼煩違該笑用却恭軍救
 直有在不復自陳臨湘旦平暮便即路歸得書投
 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

敗吾亡無日矣 夏四月邵陵王綸在郢州以

聽事為正陽殿外齊閣悉如題署其部下陵泰

軍府郢州將佐莫不悉之詔議參軍江仲舉南平

王恪之謀主也詔恪圖倫恪驚曰若我被郢軍

靜一鎮荆益兄弟必皆囚喜海內若平則以大義

責我矣且巨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且

息之仲舉不從部分諸將刻日將發謀泄論壓殺

之恪狼狽往謝論曰羣小所作非由兄也亮當已

斃兄勿深憂 王僧辯急攻長沙百克之執河

東王譽勳之傳首江陵湘東王繹及其首而繹之

繹以僧辯為左衛將軍加侍中鎮西長史 六

月魏人欲令岳陽王譽發袁嗣位管辭不受丞相

泰使榮權冊命登高深王始建臺置百官 秋

七月辛酉梁王譽入朝于魏 邵陵王綸大情鑑

伏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八月甲午遣左衛將

軍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等帥舟師一萬東趨江

郢聲言拒任約且云迎邵陵王還江陵授以東西

等營送質於僧辯邵陵王綸聞之遣其子威正侯

確將兵擊之龍虎敗於王僧辯論以書責僧辯曰

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

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湘東王繹繹遣進軍辛酉

綸集其麾下於西園游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

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又

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令縛當於下

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論不從與確自營開

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南平王恪為尚書

令開府儀同三司世子方諸為郢州刺史王僧辯

為領軍將軍論遇鎮東將軍裴之高於道之高之

子儼掠其軍器論與左右輕舟再武昌潤歇寺僧

灑器匪論於嚴穴之下論長史章質司馬姜律等

聞論向石馳往迎之說七柵流民以求糧伏論出

營巴水流民八九千人附之稍收卒屯于齊昌

遣使請降于齊齊以論為梁王岳陽王管還襄陽

冬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帥文武拜候推湘

東王繹為相國總百揆繹不許 十二月郢陵

王綸在汝南脩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經安州刺

史馬祐以告丞相泰泰遣揚忠將軍八救安陸

二年春正月魏楊忠圍汝南李素戰死二月乙亥

城陷魏郢陵擒王綸殺之投尸江岸岳陽王管取

而葬之 齊遣散騎常侍王于敬報文 三月己未

王繹使東散騎常侍王于敬報文 三月己未

齊以湘東王繹為相國遣梁臺總百揆承制

岳陽王管開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兵一萬進

據武寧遣使至江陵詐稱劫後救議欲答以侯景

已破令其退軍湘東王繹曰今語以退軍是趣之

令進也乃使謂大寶曰岳陽景營連和不相侵犯

卿那忽據武寧今當遣天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

萬鐵馬五千頓澗水待時進軍管聞之召其軍還

僧祐南陽人也 秋八月侯景廢帝為晉安王

下詔迎豫章王棟王棟即帝位 九月己亥

湘東王繹以尚書令王僧辯為江州刺史江州刺

史陳霸先為東揚州刺史 冬十月壬寅侯景

弒太宗 王僧辯等聞太宗殂丙辰殺湘東王繹

請上尊號繹弗許 十一月乙亥王僧辯復上

表勸進湘東王繹不許 己丑豫章王棟即位

元帝承聖元年春三月己丑王僧辯等上表勸進

且迎都建業不許辛卯宜猛將軍朱買臣沈豫章

王棟於水 夏四月王僧辯啓陳霸先鎮京口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

猶不受庚辰以南平王恪為揚州刺史甲申以王

僧辯為司徒鎮衛將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為征虜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 齊主使其散

騎常侍曹文叔等來聘湘東王使散騎常侍柳暉

等報之 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

尚書辛術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平侯

景之主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遠守秦郡

於義何得復爭之且水潦方降不遭班師乃從陳

霸先命別將徐慶引兵助秦郡固守齊師七萬攻

之甚急王僧辯使左衛將軍杜嗣救之霸先亦自

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斬首萬餘

級生擒十餘人元建收餘眾北遁猶以道好不窮

追也 六月立安南侯方矩為王太子 齊政

煩賦重江比之民不樂屬齊其憂深數請於王

僧辯重辯以與齊通好皆不許秋七月庚虞備人

朱盛等潛聚黨數千人謀殺陳霸先使告僧辯

使求援於陳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辯

僧辯曰人之情偽未易可測若審克外城亟須應

援如其不爾無煩遣軍使使報霸先云江僧辯

乃命武州刺史杜則等助之會盛等謀劫霸先因

進軍圍廣陵 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卒甲

申以王僧辯為揚州刺史 齊王使告王僧辯陳

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乞歸廣陵慶陽兩城霸先

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霸先濟江者萬餘口湘

東王以霸先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

州刺史使霸先世子昌及兄子瑱詣江陵以昌為

自外散騎常侍瑒為領直 公卿滿鎮數勸進於

湘東王十一月丙子世祖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

大赦長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 己卯立

王太子方矩為皇太子更名元良皇太子方矩為晉

安王方略為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為永嘉王侯景

之亂州郡大半入觀自己陵之下至建康以長江

為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扼破口嶺南復為蕭勃

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者不盈三萬

而已

二年春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

揚州 秋八月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

中主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請開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為魏人所獲梁王督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腰領分矣政說曰唯命督鎖之至城使言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復能至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五以間使被禽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督怒命速殺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乃釋之政之禮之子大業大寶之弟也時傷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中負戶蒙楯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城城中明行賞罰眾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後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悉眾攻柵及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謝舍仁朱買臣退保金城今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圍質於子謹以請和魏軍之初至也眾以王僧辯子侍中顓可為都督帝不用更奪其兵使與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為都督城中諸軍事事裴鐵裴機歷陽峻皆出降子謹以機手殺胡文茂并鐵殺之峻淵獻之子也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聞聞城陷乃散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告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劔擊柱令折數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答仁朱買臣諫曰城中兵眾猶彊乘間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約帝素不使走馬曰事必無成相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以問王褒褒曰答仁戾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謀之以為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歃血而去子謹傷太子為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有頃黃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遂去有儀文

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劔擊圍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軍士度擊牽其轡至白馬寺比奪其所乘駿馬以駕馬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達于謹胡人牽帝使拜梁王督使鐵騎擁帝管囚于烏幔之下其為督所詰辱帝性殘及且惡高祖寬縱之弊故為政尚嚴及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捨殺之事未成而城陷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成巴陵于謹逼帝使為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王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辯亦不自由也從長孫檢求官人王氏荀氏及幼子犀首俞並還之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辛未帝為魏人所殺梁王督遣尚書傅華監刑以土囊墮之督使以布把纏尸斂以蒲席束以白茅葬於津陽門外并殺殺懷太子元良始安王才略桂陽王大威等世祖性好書常令左右讀書晝夜不絕雖熟睡卷猶不釋或差誤及敗之帝輒驚寤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我軀於文武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魏取梁王督為梁主質以荆州之地延表三百里仍立其雍州之地督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之助助督備禦內實防之以前例同三司王悅留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表表大王徑四尺及諸瀆物盡得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督將尹德毅說督曰魏虜貪婪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計兄東之子弟入此咸謂殿下為之股下既成人父孤人子弟入盡難也誰與為國今魏之精銳盡萃于此若殿下為設享會請于謹等為微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寮隨材銜授魏人恤息未敢

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朝服濟江入踐皇極聖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云天不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督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人將不食吾餘飯而闔城長切被虜又失襄陽督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王僧辯陳霸先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為太宰承制王褒王克劉毅宗懷殺不害及尚書右丞兵與沈炯至長安大師泰晉厚禮之 敬帝紹泰元年三月壬午朔邵陵太守劉劼將兵援江陵至百里灘邵陵太守宋徽殺之帥其眾還據邵陵 梁王督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祀蔡氏為昭德皇后尊其母龍為皇太后立妻王氏為皇后子歸為皇太子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用柱國等名以證議參軍蔡大寶為侍中尚書參摩選事外兵參軍太原王擘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之辭贈述後梁王推心任之以為謀主比之諸葛孔明操亦亞之追贈邵陵王輪太宰諡曰壯武河東王譽忠相諡曰武桓 齊主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安州以救江陵岳至義陽江陵陷因進軍臨江郢州刺史陸灑和及儀同三司宋蒞舉州降之長史江夏太守王岷不從殺之甲午齊岳還使儀同三司清都慕容徽成郢州王僧辯遣引兵會之 辛丑郢州刺史徐世譜言魯侯使使王岳將兵 辛丑齊立自陽侯淵明為梁主使其士黨王浚將兵事之徐世譜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 齊侯使使使二月癸丑魯安王自尋陽入居朝堂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大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驛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 齊王先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請建康

與王僧辯書以為嗣主冲貌未堪負荷彼自陽侯
梁武猶十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
深王納於彼國宜部分舟艦迎接令王并心一
力善建良圖己卯自陽侯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
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天意在本備能
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念曰仰歸趙主在盟不
敢開命甲子齊以隆慶和為都督荆雍等十州諸
軍事大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又以宋蒞為鄆
州刺史蒞弟道為湘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浚京譙
郡己卯淵明又與僧辯書僧辯不從 故劉劭茶主
帥趙明殺宋文徽以郢陵歸王琳 三月貞

陽侯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少之丙戌齊
克東關斬裴之橫俘數千人王僧辯大懼出屯姑
孰謀納淵明 夏五月王琳迎永嘉王莊送之
建康 王僧辯遣使奉表於齊以子顯及顯母劉氏弟
之禮又遣列使奉表於齊以子顯及顯母劉氏弟
子世珍為質於淵明道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
奉迎因求以晉安王為皇太子淵明許之淵明求
遣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少受散甲十人庚子
遣龍舟濠洲迎之淵明與齊王暕盟於江北
辛丑自采石濟江於是梁與南度齊師北返僧辯
疑齊擁楫中流不敢就西岸齊侍中裴英起衛送
淵明與僧辯會于江壘英亦淵明入建康望朱雀
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
以晉安王為皇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暕等為
侍中 六月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瑒等奪

至城下儼隨方備御瑒等不能克棄而突瑒等奪
軍大破之城中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靴皮膠角食
之與士卒分甘共苦堅守半歲人無異言自陽侯
淵明立乃命瑒等解圍瑒還鎮豫章齊人以城在
江外難守因割以還梁儼歸望齊生悲不自勝齊
主呼前執其手脫帽看髮歎息久之 兵與太守
杜龕王僧辯之培也僧辯以兵與為震州用龕為

刺史又以其弟侍中僧悊為豫章太守 壬子齊
主以梁國無藩詔九梁民悉遣南還 初王僧
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為子顯娶
霸先女實僧辯有母喪未成會僧辯居石頭城霸
先在京口僧悊推心待之願兄顯屢請不聽及僧
辯納貞陽侯淵明謂先遣使告武帝子孫甚多唯孝
元能復讎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官與王公位
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戚仗狄援立非
次其志欲何為乎乃密具袍數十領及錦絳金
銀為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
者僧辯遣使至江亢告霸先使為之備霸先因是
留周於京口舉兵襲僧辯九月王賁召邵州侯安
都問文育及安陸侯陳慶之杜陵校尉之役以為難
霸先懼其誦誦以手巾絞殺周於京口地閉於別
室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以弟子著作郎雲前鎮京
口知留府事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霸先
帥馬步自江乘羅漢會之是夜官發召杜陵與同
行知其謀者唯安都等四將人皆以為江軒鈔
兵獨齊不怪也甲辰安都引舟艦將為石頭霸
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遣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
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如望若敗俱死後期
得免頭項邪霸先曰安都嗔我乃進安都至石頭
城北葉舟登岸石頭城北接國阜不甚峻峻安都
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眾隨而入進
及僧辯則室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
白有兵賊而兵自出戰僧悊走馮子敬文與俱出
問帥左右數十人苦戰于聽事樓下不敢走登南
門樓拜請哀霸先欲縱火焚之僧辯與顏俱下
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討討且曰何
意全無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霸先
縊殺僧辯父子既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請也
前青州刺史新安程靈洗帥所領教僧辯力戰於

石頭西門軍敗霸先遣使招論父之乃降霸先深
義之以為蘭陵太守使助防京口己巳霸先為檄
布告中外列僧辯罪狀且曰齊齊所指唯王僧辯
父子兄弟其餘親黨一無所問丙午自陽侯淵明
遜位出就郎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及十月己酉
晉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賜位一等
以自陽侯淵明為司徒封建安公永為藩國齊遣行
圖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於齊永為藩國齊遣行
臺司馬恭與梁入盟于歷陽 壬子加陳霸先尚
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
史 杜龕侍王僧辯之執事牙禮於陳霸先在具
與每以薄饒其宗族霸先深惡之及將圖僧辯密
使兄子清遠長城守章載以陳霸先遣兵龕具與
拒霸先義勇之士亦據城拒守陳情至長城收兵纔
數百人杜龕遣其將杜恭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
相視失色情言矣自若部分益明眾心乃定泰日
夜苦攻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
興屬臨平皆霸先舊兵善用弩章載收得數十人
繫以長鎖令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
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二人文育軍稍却十發不
城中若死故每發輒斃二人文育軍稍却十發不
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杜龕遣其從弟杜武將
兵拒戰北更敗歸于義興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
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校
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進奉一
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辯死嗣
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士于齊及陳霸先乘說義
與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弼將精兵五千乘虛
襲義興是日入據石頭游騎至闕下侯安都閉門
藏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闕賊者斬又夕
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為戰備將且嗣徽等
又至安都帥甲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大破之
嗣徽等奔還石頭不敢復逼義興陳霸先遣章載

石頭西門軍敗霸先遣使招論父之乃降霸先深
義之以為蘭陵太守使助防京口己巳霸先為檄
布告中外列僧辯罪狀且曰齊齊所指唯王僧辯
父子兄弟其餘親黨一無所問丙午自陽侯淵明
遜位出就郎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及十月己酉
晉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賜位一等
以自陽侯淵明為司徒封建安公永為藩國齊遣行
圖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於齊永為藩國齊遣行
臺司馬恭與梁入盟于歷陽 壬子加陳霸先尚
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
史 杜龕侍王僧辯之執事牙禮於陳霸先在具
與每以薄饒其宗族霸先深惡之及將圖僧辯密
使兄子清遠長城守章載以陳霸先遣兵龕具與
拒霸先義勇之士亦據城拒守陳情至長城收兵纔
數百人杜龕遣其將杜恭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
相視失色情言矣自若部分益明眾心乃定泰日
夜苦攻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
興屬臨平皆霸先舊兵善用弩章載收得數十人
繫以長鎖令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
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二人文育軍稍却十發不
城中若死故每發輒斃二人文育軍稍却十發不
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杜龕遣其從弟杜武將
兵拒戰北更敗歸于義興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
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校
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進奉一
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辯死嗣
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士于齊及陳霸先乘說義
與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弼將精兵五千乘虛
襲義興是日入據石頭游騎至闕下侯安都閉門
藏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闕賊者斬又夕
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為戰備將且嗣徽等
又至安都帥甲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大破之
嗣徽等奔還石頭不敢復逼義興陳霸先遣章載

族弟翽齋書論載丁丑載及杜比吏皆降霸先厚撫之以綏監義與郡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遠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霸救長城將軍黃他攻王僧智於兵部不克霸先使寧遠將軍裴志助之志選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趨具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以爲大軍至輒奔其軍與忌入據兵部因以忌爲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徐嗣徽任的陳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庚寅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志素淮州刺史柳達摩將兵萬人於胡墅度米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兵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不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之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癸未侯景安都夜襲胡墅燒齊船千餘艘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橋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仍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柵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

甲辰徐嗣徽等攻冶城柵柳達摩先將精甲自西門出迎齊接 十二月癸丑侯景安都襲齊郡使徐嗣徽柵停數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鷹遺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大懼丙辰陳霸先對冶城立航悉度與軍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擠溺死者以千數叫聲震天地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任的引齊兵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津據要險嗣徽等水亦不敢進頓江寧浦口霸先遣侯安都將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水軍載兵四向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縮一匹庚申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

朝臣皆欲與齊和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爲質霸先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若違衆議謂孤愛愛豈則不他國家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爲孤力關也乃以曇朗及永嘉王莊丹陽王冲之子瑋爲質與齊人盟於城外將士壯其南北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杜霸微任的皆奔齊收奔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齊生誅柳達摩壬戌齊和州長史烏文遠自南州再還歷陽江寧令陳嗣黃門侍郎曹期據姑孰反霸先命侯安都等討平之霸先恐陳曇朗亡質自步騎至斤口迎之

太平元年春季月癸未陳霸先使從事中郎江軒說徐嗣徽使南歸嗣徽執行送齊 陳情周文育杜泰陰與齊等通龍龍龍等戰敗因說陳降降龍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驕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齊等大破之既而杜泰降於隋龍高醉未覺齊遣人自出於項王寺前斬之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慎俱奔齊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爲王僧智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陳情周文育輕兵襲會稽兵敗走之若邪山中清遣其將官輿章昭遠趙之東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智霸先以異爲絳州刺史周文育領兵中清糧食

辯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爲南豫州刺史使將兵擊浚城庚申又遣侯安都周鐵虎將舟師立柵於梁山以備江州 癸亥徐嗣徽任的襲采石執成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 三月戊戌齊遣侯同三司蕭軌庫秋伏連竟難宗方老等與任的徐嗣徽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盟王黃華等就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定東州刺史沈嘉等討侯安都共拔梁山以禦之周文育攻浚城未克召之還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撫諸軍 侯安都

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五月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遣師陳霸先具舟送之癸未淵明預發督卒甲申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楊縣丙申至秣陵故治陳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場杜侯大航南以禦之辛丑齊人誇度頓馬牧場杜侯大航南以禦之列艦於首墩至十七墩以斷周文育歸路周文育鼓譟而被嗣徽等不能制至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碎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軍艦與戰賊艦中斬碎仍牽其艦而還嗣徽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楊步上陳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還齊兵自方山進及兒塘湧騎至臺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內外嚴嚴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適與周文育將對戰霸先謂先曰兵不逆風文育適事急奈何用古灑油架上霸先進來軍從之風亦尋轉被傷數百人侯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陣破之生擒齊侯同三司乞伏無勞霸先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公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侯安都與齊將王寶寶戰于龍尾軍主張景載戰死未盡擊奔其軍山霸先道別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擊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之食盡馬驢食之盡及齊軍踰鍾山霸先與眾軍分頓樂遊苑東夏覆舟出比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比將據北郊埋軍車自覆舟東移頓埋比與齊人相對會連日大雨平地水大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萬以饑而臺中及湖溝比路燥梁軍每得會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人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小齊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分給軍士米士皆飢人會陳橋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人以陳葉裹飯擬以鴨肉數籠乙卯未明齊食比賊霸先帥麾下出莫府山侯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

號勇有名于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
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
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潛等
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
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躪而死者不可
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狗追奔至于
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虜
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
至江者縛殺後以濟中江而瀉流口至京口甯水
湖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下已衆軍出南州燒齊
舟艦戊午大赦已未解嚴軍士以賞賚質酒入
裁得一醉庚申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
曇朗霸先皆解南徐州以授安都 秋七月
丙子以陳霸先為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
城公餘如故 九月以陳霸先為丞相錄尚書
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義興公

陳高祖永定元年夏五月王琳將攻陳霸先霸先
以侯安都周文育帥舟師會武昌以擊之琳見王
禮替拜不名九月辛丑進丞相為相國總百揆封
陳公備九錫陳國置百司 冬十月戊辰陳
公爵為王辛未淑敬帝禪位於陳 陳王使中書
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勸兵入宮衛送梁
王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見經事讒臣
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次不奉命王嘉其意不
復逼更以盪王王僧志代之乙亥王即皇帝位於
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梁敬帝為江陰王梁太后
為大皇后為妃
二年春正月王琳求援于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
以主梁祀 三月齊發兵援送永嘉王莊於江
南冊拜王琳為梁王相琳奉莊即皇帝位 乙丑
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武林侯諮之子季卿為江
陰王

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兵敗奔齊御史中丞劉仲威
奉永嘉王莊奔齊 六月詔葬梁元帝於江寧
車旗禮章悉用梁典
三年閏二月後梁王以封疆褊隘居城毀干戈
日用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殞葬于陵諡曰宣皇
帝廟號中宗太子歸即皇帝位改元天保
宣帝太建二年冬十月永嘉王莊卒於鄴
十年梁主暹其弟太宰巖入質于隋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五月乙巳梁太子琮入朝于
隋
三年梁主祖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太子琮嗣
位
隋明元年秋八月隋徵梁主入朝梁主帥其羣臣
二百餘人發江陵東申至長安九月隋主廢梁國
遣尚書左僕射高穎安集遺民梁中宗世宗各給
守家十戶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豈公

西魏取蜀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侯景之亂太尉益州刺史
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三萬受湘
東王節度圓照軍至巴水綬使以信州刺史令屯
白帝未許東下 冬十一月武陵王紀帥諸軍
發成都湘東王繹遣使以書止之曰蜀人勇悍易
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據孫
劉各安境界情深當衛書信恒通
二年江安侯圓正為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
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
至弗見使商王王格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其
部曲使人告其罪刑勝之寡自此起矣 冬十
一月益州長史劉孝勝等勸武陵王紀稱帝紀雖
未許而大造軍車服
元帝承聖元年 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紀頗有
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
渾內脩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

殖其財用器甲穀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
湘東王將討之謂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內
瘵柏殺柱礎即生花紀以為己瑞夏四月乙巳即
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
陽王圓滿為竟陵王圓善為護王圓肅為都督王
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為征西大將軍
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評
固諫不從僧略憤之弟怿之從子也初臺城
之圍怿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衛之會蜀人
費合告怿及怿有與將帥書軍事往人口具紀
即以爲反徵謂怿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
曰生兒忘父知益紀之何益紀已盡誅之矣吾於
市亦殺王僧略永豐侯獨數曰紀事不成矣吾人
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亡不亡何待紀宜封侯議
參軍劉瑋為中書侍郎瑋有反乃至此紀令劉孝
勝深布腹心瑋苦求還中記室瑋私謂瑋曰殿
下忍而高據足下不留將致大禍孰若共搆大
厦使身名俱美瑋正色曰卿欲護類於我邪我
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夷險易其心乎瑋下布
乃厚禮遣之 秋八月武陵王紀舉兵由外水
東下以永豐侯為益州刺史守成都使其子宜
都王圓肅副之

二年春二月上聞武陵王紀舉下使方士畫版為
紀像親釘釘體以厭之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物
紀之舉兵皆太子圓照之謀也圓照時鎮巴東執
留使者改紀云侯景未去宜急進討已聞紀舉為
昇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
親也請君討之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故一舉諸
將咸歸之將軍代人尉遲迥察之甥也獨以為
可克泰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
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
矣泰乃遣迥督開府儀同三司原珍等六軍甲士

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開伐蜀 夏五月武陵王

紀至巴郡聞有魏女遣前梁州刺史紀以西武陵遠

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紀以為漢州揚

瓌琛求梁州刺史以為沙州二人皆不悅乾運兄

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國軍

民而兄弟尋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離土表

難佐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

略將二十人鎮劍閣又遣其將葉廣鎮安州與漢

琛皆潛通於魏魏大帥秦密賜乾運鐵券使驍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尉遲迥以開府

儀同三司侯景後始為前軍甲戌迥至浩水乾運以州

嶺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迥至浩水乾運以州

降迥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兵不滿萬人

倉庫空竭永豐侯獨眼戒自守迥圍之譙淹遣江

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扈成都迎使原珍

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知侯景已平乃自悔

召太子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

以既稱尊號不可復為人下欲遠東進將卒日夜

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為宜還救根本更乞

後圖諸將皆以為然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

從之宣言於眾曰敢諫者死己丑紀至西陵軍勢

甚盛抽龍驤川護軍陸濤和築二城於硤石兩岸

運石填江鐵鎖斷之帝赦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

司馬使助濤和拒紀謂之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

汝本為今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許妻以廬陵王

續之女使宣猛將軍劉恭與之俱 夏六月王

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絕鐵鎖陸濤和告急相繼

上以謝答仁為步兵校尉配兵使助濤和 武陵

王紀遣將軍侯劼將軍七千蔡壘與陸濤和相拒

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報書

如家人禮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

平亂之功膺此榮推事歸當儘遣使享良所逢

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子兄弟分形共氣兄肥

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乘推梨永龍權倫之日心

乎參矣書不盡言紀頌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

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為乃遣其度支尚

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依前日還蜀奉業知紀

必敗啟上曰蜀軍之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

不許其和紀以黃金一斤為餅餅百為餅至有百

餘銀五倍於金錦綉綵練是每戰懸示將士不

以為賞望州刺史陳智相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

智相哭而死有請事者紀辭不見由是將卒解

體秋七月辛未巴東民符昇等斬賊之拔其公孫

晃降於王琳謝安仁任約進攻侯景破之拔其三

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順流東下遊

擊將軍南陽樊猛追擊之紀眾大潰赴水死者八

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殺猛曰生還不成功也

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林而走以金囊擲猛

曰以此宦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

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濤和

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

黎養氏下劉孝勝獄獄而釋之三使謂江安侯圓

正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圓

正聞之號哭稱世子不絕聲上頻使視之知不能

死移送廷尉獄見圓照曰何乃亂人骨肉使痛

酷如此圓照唯云計誤上並命絕食於獄至鬻臂

啖之十二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魏尉遲迥

圍成都五旬永豐侯獨眼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

欲不許迥曰今之則將士全去遠人悅攻之則將士

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戊戌獨眼與都王圓肅帥

文武諸軍門降迥以禮待之與盟於益州城北史

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

焉魏以揭及圓肅送為開府儀同三司以迥為大

都督益漢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三年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迥督六州通前十八州

自劔關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明賞罰布威

恩綏輯新氏經略未附華夷懷之

蕭勃被殺南

梁武帝大清三年 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

侯景景使代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為王景

仲由是附景陰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

懷明等集兵南海馳救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

合從朝廷遣曲陽侯霸勳為刺史軍已頓霸景

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益

於閣下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前高州刺

史蘭枯救之弟也與其諸弟為謀始霸擊之郡攻

監衡州刺史歐陽頌使霸先救之悉擒諸弟勃因

以霸先監始與郡事 冬十二月始興太守陳

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恩等

各帥眾千餘人歸之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十

人頓於嶺 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

雄天下無敵前者桂軍十萬士馬精強猶不能克

君以區區之眾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

沸觀勢存亡以君踪外詎可暗投夫若且留始興

適張舉勢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

侯景度江即欲赴援適值之值我中道今京師

覆沒君辱臣死誰敢受命君侯體則皇枝住重方

高遣僕一軍猶賢乎己乃更止之乎乃遣使問道

詣江陵受湘東王繹即度時南康王羨孫路養起

兵據郡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為曲江令與路養相

結同遏霸先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殺始興至大庾

嶺蔡路擊討二萬人軍於陳野以拒之路養妻姪

蘭陵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敵當者杜僧明

馬被傷陳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後戰

衆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脫身走

元帝承聖三年廣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

授內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啓求入朝五月乙巳上

以王琳為廣州刺史勃為晉州刺史 秋九月

中無王納遂據之 十一月湘東王即皇帝位
於江陵 陸納襲擊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破
之道貴奔零陵其眾悉降於納上聞之遣使徵司
徒王僧辯石劭將軍杜則平北將軍裴之橫與宜
豐侯循共討納循軍巴陵以待之
二年春三月陸納遣其將呂藏潘高墨等賈明等
下樓車輪王僧辯至巴陵宜豐侯循護都督於僧
辯僧辯弗受上乃以僧辯為東西都督夏四月
丙申僧辯軍于車輪 陸納交岸為城以拒王僧
辯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取輕進稍作
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為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
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旆鼓宜豐
侯循身受矢石拔其二城納眾大敗奔走保長沙
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眾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
朝廷若赦王郎之罪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陸
灤和求救王郎已上欲召長沙兵恐失陸灤乃復遣
琳許其入城琳既入納遂降湘州平上復琳官爵

秋八月以湘州刺史王琳為衡州刺史
三年夏五月乙巳以王琳為廣州刺史上以琳部
眾強盛又得眾心故欲遠之琳與主書廣漢李膺
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
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殺官意不
過疑琳分望有限豈真與官爭為帝乎向不以琳
為雍州刺史鎮武宣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無得膺
然其言而弗敢啟 冬十一月魏師圍江陵帝
衛廣州刺史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王琳
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聞道先報江陵為魏
人所獲臺城陷帝為魏人所殺

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梁主晉即皇帝位於江陵
以莫勇為武州刺史魏永壽為巴州刺史 湘州
刺史王琳將兵自小桂比下至蒸城聞江陵已陷
為世祖發兵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

梁琳也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取之計長沙王詔
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 二月侯平攻後
梁巴武二州故劉琰主帥趙明殺宋文徽以邵陵
歸于王琳 夏五月庚辰侯平等擒莫勇魏永
壽江陵之陷也永嘉王莊生七年矣侯景篡之
王琳迎莊送之建康 秋八月辛巳王琳自蒸
城還長沙 十二月以陳霸先從子曇朗及永
嘉王莊為質於齊

太平元年春二月後梁主暨侯平於公安平與長
沙王詔引兵還長沙王琳遣平侯巴州 夏五
月侯平頗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接更不受指
麾琳遣將討之平殺巴州助防呂旬收其眾奔江
州侯瑒與之結為兄弟瑒軍勢益衰乙丑遣使奉
表請將并獻馴象江陵之陷也琳妻裴氏世子毅
皆沒于魏琳又獻款于魏以求妻子亦稱臣于梁
秋七月魏太師泰道安州長史鉅耳康買使
于王琳琳遣長史席詵報之且請歸世祖及駭懷
太子之柩泰許之 八月魏以王琳為大將軍
長沙郡公 九月甲子王琳以舟師襲江夏冬
十月壬申豐城侯泰以州降之 十一月辛丑
豐城侯泰奔齊齊以為承州刺史詔揚王琳為司
空琳辭不至留其將潘純監郢州身還長沙魏
人歸其妻子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正月詔以王琳為司空驃騎
大將軍 三月甲辰以司空王琳為湘鄂二州
刺史 夏五月王琳既不就劾大治舟艦將攻
陳霸先六月戊寅霸先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
為西道都督周文育為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
武昌以擊之 秋八月丁卯周人歸梁世祖柩
及諸將家屬于餘人於王琳 冬十月梁敬帝
禪位于陳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乘城走
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上受禪歎曰吾今茲

必敗職無名矣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
稍不相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斃於統中遣射官
軍安都怒遣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安口安都乃
釋郢州悉眾詣沌口留沈黎一軍守漢陽安都遇
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安都等據西岸相持數日乃
合戰安都等大敗安都文育及禪將徐敬成周鐵
虎程靈洗皆為琳所擒沈黎引軍歸琳引見諸
將與詰問鐵虎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等
總以長緡繫之置琳所坐船下令所親宦者王
子晉覘視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遣其將
樊猛襲據江州

二年春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淦城屯於白水浦帶
甲十萬琳以比江州刺史魯悉達為鎮北將軍上
亦以悉達為征西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
之遷延顧望皆不就遣安西將軍沈泰襲之不
克琳欲引軍東下而悉達制其中流琳遣使說誘
終不從己亥琳遣記室宗觀來後於齊且請納梁
永嘉王莊以至梁祀 三月齊發兵援送梁永
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
軍錄尚書事琳遣兄子叔寶帥所部十州刺史子
弟赴難琳奉莊即皇帝位改元天啓追諡建安公
淵明曰閔皇帝莊以琳為侍中將軍中書監餘
依齊朝之命 夏六月己巳詔司空侯瑒領軍
將軍徐慶帥舟師為前軍以討王琳 秋七月
戊戌上幸石頭送侯瑒等 甲辰上遣吏部尚書
謝哲往諭王琳哲腦之孫也 八月謝哲返命
王琳請還湘州詔追來軍還發來軍軍至自大雷
冬十二月後梁主遣其大將軍王操將兵略
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三年春正月王琳召桂州刺史馮子暹量雖與琳
合而潛通於陳二月辛酉以量為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梁永嘉王莊至郢州遣使入貢于齊王
琳遣其將雷玄策襲後梁監利太守蔡大有殺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四

五二二

夏六月丁酉上不豫丙午殂 冬十月王琳聞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吳郡孫瑒為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深永嘉王莊出屯漢口齊揚州道行臺慕容儼帥眾臨江為之聲援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詔侯瑒侯安都及儀同徐度將兵擊少琳州刺史吳明徹夜襲盜賊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明徹大破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

文帝天嘉元年春二月王琳至湘口侯瑒督諸軍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關香水船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漢湖之眾船艦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瑒進軍虎檻洲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于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巨風靜琳入湖治船瑒等亦引軍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都督判裴等五十二州諸軍事判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聞之恐其眾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聚柁聞於陳軍裴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待德之子會將鐵騎三千屯蕪湖西岸為之聲勢丙申瑒令軍中嚴炊礮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且趨建康瑒等徐出蕪湖過其後西南風翻為項用琳礮火炬以燒陳船皆及燒其船瑒發拍以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鎔鐵灑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為陳軍所殺殆盡齊步騎在西岸者自相踐踏並陷于蘆葦泥淖中騎皆棄馬脫走得免者什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軍資器械乘解船艇冒陳走至淞城欲收合離散眾無附者乃與史寧左右十餘人奔齊先見琳使侍中表必御史中丞劉仲威侍衛永嘉王莊及殿左右皆散必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仲威奉莊歸齊必昂之子也樊猛及其兄殺帥部曲來降 周軍

初至郢州孫瑒士卒皆死戰周人不能克既而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遣使募中流之地來降

二年春正月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僉楚更圖進取合州刺史裴寬微琳兄瑒之婿也請以私屬為鄉導齊主使琳與行臺丞盧潛將兵赴之琳沈吟不決裴微恐事泄投身拜齊齊主以琳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三年春閏二月齊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尚書盧潛以為時事未可上遣移書書陽欲與齊和親潛以其書奏齊朝仍上啓且請息兵齊主許之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愍王曼助之喪琳由是與潛有隙更相表列齊主欲擢赴難以潛為揚州刺史預行臺尚書瞻懷之子也 秋七月上遣使聘齊 冬十一月丁丑齊遣東散騎常侍封孝球來聘

四年夏六月乙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來聘

五年夏四月辛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來聘 冬十一月己酉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劉述來聘 六年夏六月己酉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來聘

天康元年夏六月齊遣兼散騎常侍韋道儒來聘臨海王光大元年夏四月癸丑齊遣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來聘

二年春正月癸亥齊主使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來聘

宣帝太建二年春正月戊申齊使兼散騎常侍裴儀之來聘 冬十月齊以深永嘉王莊為開府儀同三司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邑卒於郢

三年春正月丁巳齊使兼散騎常侍劉瓌携來聘 夏四月齊遣使來聘

五年春三月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眾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具明都官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無過者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聲曰非但明徹行將裴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眾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眾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濩輿出歷陽 夏四月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以大木為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號勇拔其柵克之文季靈洗之子也齊人譏德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屢失來人情騷動若後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輿而來則世事去矣矣齊薄賦首盤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唐黃澤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討秘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休張遂至於此弟往為秦巫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兵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過淮南南之三同於高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集淮南之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合舊將將兵也於淮此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禍不可為彥深數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泣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文宗子師為左外兵部中攝龍程嘗曰高阿那肱龍見當擊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阿那肱龍星初見禮當擊於非真龍也何那肱怒曰漢兒多事禮知星宿遂不恭師出竊數曰禮既廢矣齊

能火乎齊師選長大有督力者為前隊號者頭軍
軍大其鋒其統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眾
軍尤憚之辛酉戰于呂梁將戰吳明微謂巴山太
守蕭摩訶曰若殲此胡則彼軍奪氣吾乃不召降
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為公取之明微乃大開
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
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勢弓未發
摩訶遙擣銳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
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
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
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遠策制之慎
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
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後以盧瑋為揚
州道行臺尚書甲子南燕太守徐樓克石梁城五
月己巳梁城降癸酉陽平郡降甲戌徐樓克盧
江城歷陽密嚴之降黃澤繼之則又拒守漢縣
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戊卒進軍合肥合肥
望旗請降漢縣獲掠機勞戊卒與之盟而縱之
既已卯齊北高唐郡降辛巳詔南陳州刺史黃澤
戰從歷歷陽西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北城
丙戌廬陵內史任忠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
克新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平步胡
聖二城降 六月庚子郢州刺史李綜克漢口
城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庚戌淮陽汝陽郡並棄
城走 癸丑程文季攻齊涇州拔之乙卯宣毅司
馬湛陀克新蔡城 癸亥黃澤繼克合州具明微
進攻仁州甲子克之 秋七月戊辰齊尚書
左丞陸騫將兵一萬救齊昌出自己斬西陽太守
守汝南周昇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
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將軍具明微
軍至岐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周克
巴州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其戍主以城降
齊巴陵王王琳與楊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

具明微以琳初入眾心未固內成乘夜攻之城潰
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八月乙未山陽城降王
寅射貽城降壬子戎昭侯城降齊北海城青
州東海城降戊午平固侯城降齊晉州九月甲
子陽平城降壬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頭城
齊齊安城降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魏子城
冬十月具明微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中
多病腫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琅邪皮景
和等救壽陽以射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也於淮
口救使屢低之然始度淮眾數十萬去壽陽三十
里頓軍不進壽陽曰聖城未拔大援在近將
若之何明微曰兵貴神速而後結營不捷自挫其
鋒吾兵其不敢戰明微矣乙巳搦甲胃四面疾攻
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
渾孝裕尚書左丞李駒駱送建康景和道盡收
其駝馬輜重球體觀開雅喜怒不形於色疆記內
撤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
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齊齊人皆重其忠
義又被擒故軍中將卒多在明微軍中見者皆獻
款不能自視爭為請命及致資給明微恐其為變
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雷有一
叟以酒脯來於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
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得提提邊歸長歸壽陽
陷擗架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
以為憂提提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
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
為左右壁臣因其贊和之帝即大喜酣飲鼓舞
使於魏陽臨河築城戊子未齊遣兵萬人至穎口
樊毅擊走之辛亥遣兵援齊陵又破之齊主以皮
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丙辰詔以壽陽復
為豫州以黃城為司州以明微為都督豫合等六
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遺諸者蕭澤風
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

甲明微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置酒舉
杯屬徐陵曰貴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聖非臣
力也以黃澤繼為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
陀克壽昌城十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鳳凰
軍劉桃枝克十月甲戌樊毅克濟陰城己丑魯
廣達攻齊南徐州克之以廣達為北徐州刺史鎮
其地齊比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班
命不閉城門禁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反者不
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班忽令鼓譟震天反
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隊向城班令錄事參軍王君
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陣左右射反者先聞其首
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得機遂欲令城陷不
遣援兵班且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敢走詔懸王
琳首於建康市故車梁驛騎曹參軍朱瑒致書
徐陵求其首曰竊以與王將族除廣為國家遺老
當塗已謝馬子稱魏室忠臣梁故建軍公琳當離
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巨繼徒繼包
胥之志終遺長弘之誓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
伏惟聖恩厚厚明詔愛發救王經之哭許田橫之
葬不使齊者城下唯傳報書之入滄洲島上獨有
悲田之客陵為之啓十二月乙丑義州諸士皆
還其親屬瓊瑤琳於八公山下長板故會葬者數千
人場間道齊齊別議迎葬葬有壽陽人牙智勝等
五人密送其柩於鄴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
書事諡曰忠武王給輓輅車以葬之
齊顯祖行暴常山王墓立碑
梁敬帝紹泰元年 初齊王泰子歸芳幼孤高祖
令清河即位王岳養之岳情甚厚歸芳心術之
及顯祖即位歸芳為領軍大將軍有威名而性豪
其德已更倚賴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
侈好酒色起第於城南霸事接諸歸芳請之於
帝曰清河借振官禁制為永巷但無關耳帝由是
惡之帝納倡婦薛氏於後宮岳先嘗因其姊迎之

至第帝夜遊於薛氏家其婦為乞司使帝大怒縣其婦錐殺之讓岳以殺岳不服帝益怒十一月乙亥使歸孝煬岳岳自訴無罪歸彥曰飲之則家全飲之而卒葬賄如禮薛嬪有寵於帝帝忽思其與岳通無故斬自獻之於懷出東山壹飲勤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於梓支解其尸并其解為琵琶一座大驚帝方收取對之流涕曰佳人難再得載尸以出被髮亦要而隨之

太平元年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瑣垣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濳馭下或有違犯不容默感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密獨求懷抱每臨行陳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法肆行任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戲髮胡服雜衣錦絳或袒露形體塗粉黛或乘牛驢

擲馳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剖桃枝負于車行擔胡鼓拍之數戚之第朝夕臨幸游行市里街坐卷箔或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春疾走殊無怖畏時復雅博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嘗於道間婦人曰天子向如此頭顱癩癧何成天子帝殺之婁天后以帝酒老母與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帝曰即當嫁此女

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既醒大慙恨使侍婢煮藥火欲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繩為之笑曰每汝醉耳帝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杖口自言數脫背就罰謂歸彥曰汝不出血當斬汝太后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乃答脚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悉不自勝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帝幸太后老婢何繡對后母崔氏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擊一百有餘雖以楊信為宰相使進則

壽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洩袍管欲以小刀斃其腹崔季舒託排言曰老小子惡戲因擊刀去之又置情於棺中載以輜車支臂持禦走馬以擬左丞相斛律金之智首二金立不動乃賜帛十段高氏婦女不問親疏多與之亂或以賜左右又多方苦辱之說城王湓大妃爾朱氏親敬王之后也帝欲蒸之不從手刃殺之故魏樂安王元昂李后之婿也其妻有帝殺之欲納為昭儀召后之姊

以鳴鏑射之百餘下數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後啼不食乞諱位於姊太后又以為言帝乃止又嘗於眾中召都督韓哲無罪斬之存大鑊長鑊到確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所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楊信乃蘭郡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國囚帝欲殺之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有之開府參軍裴諷下書極諫帝謂楊信曰此愚人也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

得名帝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統曰有大禁亦有大苦帝曰何謂也對曰長夜之飲不寤國亡身隕所謂大苦帝然欲飲之思其有救世宗之功乃捨之帝遊雲東山以關龍平投孟憲怒殺收於刑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軍西行變寢恐當為度隴之計然書未行日滋謂羣臣曰黑欄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就長安擒之以來帝壯之賜帛十匹趙道德進曰東西兩國羸弱力均彼不可擒之以來此亦可擒之以往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濞實帝曰道德言是回綰賜之帝妻馬欲下峻岸入于漳道德攔轡回

帝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帝論此兒酣臥狂狂不可教訓帝默然而止帝曰帝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臾我道德德之帝走道德逐之曰何人為此舉上典御坐季集面諫比帝於禁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

謂曰吾何如禁紂集曰向來瀰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又被引入見以有將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殺莫能測焉內外皆懼各懷於毒而素能默識疆記加以嚴斷暑下戰慄不敢為非又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斷百度修政故時人皆言百官辭

於紫陌帝使猜鞠圍曰我舉鞭即殺之日晏帝醉不能起責門即是連子暢曰陛下如此羣臣不勝恐怖帝曰天怖邪若然勿殺遂如晉陽冬十二月齊自西河總秦盛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九千餘里

陳高祖元定元年秋七月河南北大蝗齊至問魏郡丞崔叔瑊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殿之權其髮以潤沃其頭度足以出叔瑊季舒之兄也初齊有術士言上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見沙門顯祖在晉陽間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帝以土黨塗於兄弟第七使軍直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難物漢漢至紫陌

帝殺伯昇而逃浮河南度至濟州為人所執送鄴帝之為太原左右曰何不為二兄統皇帝心術之時漢出沒齊左右曰何不為二兄統皇帝心術之時及即位後為貴州刺史魏胡於契吏民悅之後以帝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帝欲乘驛至都回諫不知用吾言不或密以白帝帝益銜之後入朝從幸東山帝標提為樂後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悅後又於屏處召楊愔議其不諫帝時不由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妻之帝大怒曰小人欲大難忍遂罷酒還宮後季遠州又上書切諫詔殺後後懼禍謝疾不至帝道馳驛收後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

鄰與上黨王漢皆盛以鐵龍實於北城地牢飲食
波穢共在一所

二年冬十一月齊三臺成更命銅爵曰金鳳金虎
曰聖應冰井曰崇光甲午齊主至都大赦齊王遊

三臺戲以樂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驚常山王演
以帝沈酒憂情形於顏色帝覺之謂曰但令汝在

我何為不縱樂演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帝亦大
悲甚益於地曰汝以嫌我知是自今敢進酒者斬

之因取所御盃盡環兼未幾沈潤甚甚或於諸貴
戚家人力批拉不限賈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

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演不從因
間極言遂逢大怒演性頗嚴尚書郎中劉顯有失

輕加挫楚令吏姦惡即考竟帝乃立演於前以刀
鏤擬脅呂被演割者臨以白刃求演之短咸無所

陳乃釋之晞弟也帝疑演假辭於晞以諫欲
殺之王私謂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條事為欲

相活亦願自宜深體勿怪乃於眾中祝晞二十
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髮報配甲坊居三

年演又因諫爭被駭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
帝不知所為曰儒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數往

問演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
詣演演抱晞曰吾氣息惘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

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死此舍至尊親為人兄
尊為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

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雖坐而飯晞
由是得免徒還為王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

謂演謝去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
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

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宜耳目所具吾豈可以
前逢一怒遂爾結古卿宜為撰議草香當何便極

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者
唯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

不自覺乃前豈復議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

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演欲數不自勝曰乃至是
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又思今遂息意即命火對

晞焚之後復承聞苦諫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
頭罵曰小子何如是誰教汝演曰天下崇口非巨

誰敢有言帝趣杖亂捶之數十會醉即得解帶數
躡之遊過於宗成所往留連唯至常山步多無適

而尚書左僕射崔暹屢諫謂暹曰今太后不
敢致言吾兄弟壯日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

愧太子殷自切溫裕開朝禮士好學關賢時政甚
有美名帝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

帝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
再三不斷其言帝大怒親以馬鞭捶之太子由是

氣悸語吃精神昏擾帝因酣宴屢言太子性懦社
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親政謂楊愔曰

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
位常山今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失行之此言非

所以為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惜以收言曰帝帝乃
止帝既殘忍有司計囚莫不嚴酷或燒裂耳使立

其上或燒軍釘使以臂貫之既不勝苦皆至誣服
唯三公郎中武彊蘇瓌歷職中外所至皆以寬平

為治時趙州及清河屢有告謀及前後皆付
瓌推事多申雪尚書書昂謂瓌曰若欲立功名

當更思餘理數雪及逆身命何輕瓌正色曰所雪
者豈狂耳不縱及逆也昂大慙帝怒瓌濟令獄釋

私人李文師以賜臣下為奴中書侍郎彭城鄭順
私誘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異比陛下於紂帝

箕子為之奴順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帝
衛之頃之帝與朝臣酣飲所稱奏不至帝遣騎執

之見方搖膝吟詠遂斬於殿前投尸漳水齊主比
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備

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
之祿撤軍人帝慶併州郡縣鎮成之職以即費

用焉 十二月齊主知北城因視永安簡平王

浚上黨剛蕭王漢於地牢帝臨臨誣歌令浚等和
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嘶帝憐然為之泣將

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雖曰猛虎安可出沈
帝默然浚等聞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

帝亦以浚與浚皆有雄略恐為後害乃自刺浚又
使壯士劉桃枝就亂亂刺刺每下浚輒以手扯

折之號哭呼天於是斬火亂投燒殺之頃以玉石
後出之皮裂管盡尸色如甘蔗遠近為之痛憤

三年春二月丙戌齊主使司徒崔暹齊主幸其第
國大事乃以聞尚書右僕射崔暹齊主幸其第

哭之謂其妻李氏曰願思運乎對曰恩之帝曰然
則自往省之因手斬其妻擲棺外 夏閏四

月齊高德政與楊愔同為相愔常忌之齊主謂歆
德政數讒讓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何以精

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欲自退帝謂楊愔曰我大
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為冀州刺史病當自差

帝從之德政見除書即起帝大怒曰德政謂曰聞
爾病我為爾針親以小刀刺之血流墜地又使曳

下斬去其足劉桃枝執刀不敢下帝責桃枝曰爾
頭即墜地桃枝乃斬其足之三指帝怒不解因德

政於門下其夜以輿與送還家明日德政妻出珍
寶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內

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遂曳出斬
之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伯堅 五月齊太史

奏今年當伐德布新齊主問於特選彭城元九部
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諸諸劉不盡於是齊

主悉殺諸元厭之矣未誅始年八元世若等二十一
五家囚部等十九家報讎於地牢絕食唱衣袖而

死 秋七月齊顯祖將如魯陽乃盡誅諸元或
祖父為王或身嘗貴顯皆斬於東市其罪殺於

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九七百二十一人悉棄
尸漳水劍魚者往往得人爪甲墜下為之又不食

魚使元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裹紙鴿以飛黃

頭獨能至紫陌乃匱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雲俄殺之唯開府儀同三司元靈祠部郎中元文遙等數家獲免繼繼之子常山王演之妃父文遙遵之五世孫也定襄令元景安度之孫也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學可王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曰帝帝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高氏 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自有死何足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博勿殺也尚書令開封王楊慎領軍大將軍王泰王歸彥侍中廣漢縣子獻買門侍郎鄭順皆受遺詔輔政冬十月甲午朔癸卯發喪羣臣號哭無下淚者唯楊慎涕泗嗚咽太子數即位大赦庚戌尊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皇太后 辛未齊顯祖之喪至郡

文帝天嘉元年齊高陽王浚以滑稽便辟有寵於顯祖常在左右執杖以撻諸王太皇太后深銜之及顯祖祖沒浚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餘正月癸亥卒 齊主自晉陽還至郡 二月己亥齊以常山王演為太師錄尚書事以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議喪事妻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即位乃就朝列以天子諒陰演居東館飲宴之事皆先咨決楊慎等以演與長廣王湛地位親暱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數多不關演或謂演曰鷲鳥難巢必有擇卵之患今日王何宜屢出中山太守楊休之謂演演不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及見七十猶恐不足錄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賓客矣是顯祖之世羣臣不自保及濟南王立演謂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真守文良主王晞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傳之今春秋尚富職覽萬機陛下宜朝夕先後親承旨言而使他姓出

納詔命大權必有於諸殿下雖欲爭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冲退自嘗家祚保保靈長乎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應顯祖常使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政略言及之齊主將發晉陽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本之地執政使常山王從帝之鄭留長朝聞之莫不駭愕而又疑之乃敕二王俱從史演既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規察命晞還城敕晞手曰努力自慎因躍馬而去平秦王歸芳總督晉陽楊慎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郡數日歸芳乃知之由是怨憤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子也尚帝始東平公主每日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王獻謀虜太皇太后於北宮使歸政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獻買多濫楊慎欲加澄汰乃先自表解開府及開封王諸司竊思營有皆從熱免由是雙龍失職之徒盡歸心三叔平秦王歸芳初與楊慎同心既而中變盡以疎忌之述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弁之孫也顯祖使在東宮教太子以吏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今公共詳其事慎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慈仁恐不可所奏乃通於皇太后具其安危宮人李昌儀即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其同姓甚相昵愛以啓示之昌儀密奏太皇太后居情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二王既拜職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情等特赴之散騎常侍東中書侍郎鄭顯止之曰事未可量不宜輕脫情曰吾等幸誠懼國豈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長廣王湛且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勸買賈拔仁酬律金等數人相知約曰行酒至情等我各勸雙盈

彼必致辭我曰執酒二曰執酒三曰何不執爾輩即執之及宴如之隋大言曰諸王反迎殺殺忠良邪草天子削諸侯亦奉國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緩之湛曰不可於是舉杖亂政及天和欽道皆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王獻多頭又少髮狼狽排眾走出門解佩光逐而擲之子獻歎曰丈夫為計遲遂至於此使太子太子保薛孤延等執顯於尚樂有顯曰不用智言至此豈非命也二王與平秦王歸芳拔仁解律金權借等事突入雲龍門見帝怒叱利驤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儀同三司成休登抽刀向演演使歸政論云休登厲聲不從歸芳為領軍素為軍士所服皆絕仗休寧方歎息而罷演入至昭陽殿湛及歸芳在朱華門外帝與太皇太后並出太皇太后坐殿上皇太后及帝側立演以瑋叩頭進言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秀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公已下皆重反屏屏共相厚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湛為國事曹習拔仁解律金惜獻武帝帝之業共執遵秀等入官未敢利驤驤輒之罪誠當當究時庭中及兩無衛三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城永樂武力絕倫素為顯祖所厚叩刀仰視帝不眠之帝素吃納言怪不知所言太皇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令頭落乃退永樂內刀而泣太皇太后因問楊那何在賈拔仁曰一眼已出太皇太后惶然曰楊那何所能為留使不佳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殺我後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帝憐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對前太后拜謝太皇太后又為太后誓言演無異志但欲去逼而已演叩頭不止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惜況此逆輩但均兒命兒自下殺去此屬任叔父與分遂皆斬之長廣王湛以鄭顯首嘗讒已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殺之演令平

覽萬機陛下宜朝夕先後親承旨言而使他姓出

下殺去此屬任叔父與分遂皆斬之長廣王湛以鄭顯首嘗讒已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殺之演令平

秦王歸孝引待衛之士向蘇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聞斬娥永樂於園太皇太后臨惜再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為之一眼觀內之曰以表我意演亦悔殺之於是下詔罪狀情等且曰非止一身家屬不問項之復簿錄五家王稱園錄乃各沒一考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以中書令趙孝深代楊情總機務馮臚少卿楊休之私謂曰以將涉千里殺驍驍而策秦臚可悲之甚也戊申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演為太傅示畿大都督段韶為大將軍平陽王濬為大尉平秦王歸孝為司徒彭城王濬為尚書令 春大丞相演如晉陽既至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覆瓿今君則雖清終當何以與我晞曰殺下住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演奏趙郡王徽為左長史王晞為司馬三月甲寅詔秦國之政皆王晞備緩恐不允武將之意每夜載入晞則不與語管進晞密室謂曰比王侯請實每見敦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難欲謙退批輔神器實恐違上之意獲幸帝之基演曰卿何敢發此言須致卿於死時天時人事皆無異謀是以敢言犯斧鉞抑亦神明所斲耳演曰拯難匡時方侯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丞相從事中郎陸香將出使握手使之勸進晞以香言告演演曰若內外咸有得意趙孝深朝夕左右何故初無一言晞乃以事除家問孝深孝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悻弟既發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膽因共勸演演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啓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

勿縱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篡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化也肅宗即皇帝位於晉陽大赦改元皇建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官曰昭信乙酉詔絕封功臣遭賜者老延訪直言實賞死罪贈名德帝謂王晞曰卿何自同外客略不見進今假非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弊略不除即徑進也因敕與尚書楊休之馮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裝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備又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明詔給食畢景聽還帝識度沈較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勵勵大章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書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戊子以長廣王湛為右丞相平陽王濬為大傅彭城王濬為大司馬 冬十一月辛亥立世子百年為太子百年時纔五歲二年齊王之謀誅楊熙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散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留典機密帝以領軍人庫狄伏連為幽州刺史以斛律光之弟羨為領軍以分洪澤湛留伏連不聽美視事先是濟南閔仲子常在翟望氣者言不利於天子氣平秦王歸孝恐濟南王復立為己不制勒帝除之帝乃使歸孝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友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有一夜思之湛即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遂且眠唯遺床褥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弄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

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眾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疇自告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國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御濟南之數執斛律豐樂斬高麗奪章之濟南就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計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性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讓等上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今潘子密曉上候濟謂湛曰官軍聲譽驚殿下為天下主密授之於內以懼之今元巫覡下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變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九月帝使人馳之濟南王不從乃托殺之帝事亦悔之 冬十月齊肅宗出畋有兕驚馬墜地絕肋妻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冲少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叔詵言勸長廣王湛統致大賈人也是日疽於晉陽官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 趙郡王叔先使黃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鄴宣肅宗遺命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誦讀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湛喜馳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官改易禁衛裝至世祖即皇帝位於南宮大赦改元皇立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三年春正月乙亥齊主至鄴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后親究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己亥以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 閏二月丁未齊以大宰平陽王濬為青州刺史大傅平秦王歸孝為太宰冀州刺史歸孝為肅宗所辱恃勢驕盈陵梅貴戚世祖即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畢羨雲黃門郎高乾和數言其短且云歸

在手拳不可開其光自擊之乃開

安成王墓立

文帝天嘉元年江陵之陷也長城世子昌及中書侍郎瑒皆沒於長安高祖即位屢請之於周人許而不遣高祖祖周人乃遣昌還以玉珪之難居子安陸琳敗昌發安陸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憚召侯安都從容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為歸老之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於是羣臣上表請加昌爵命春二月庚戌以昌為驃騎將軍湘州牧封衡陽王 三月甲戌為衛陽獻王入境詔王書舍人綠道迎候丙子濟江中流陳之使以溺告侯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初高祖遣侯陽王直從安成王瑒詣江陵梁世祖以喜為侍郎沒於長安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上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於周

五年夏六月齊主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亦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曾數百年書百年書作數數字德曾封以奏之帝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珠留與其妃斛律氏見帝於涼風堂使百年書數字驗與德曾所奏相以遺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遠堂行且捶所過血皆遍地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珠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珠猶

齊威權震王必為禍亂帝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伺歸彥選家召報收於帝前作詔單除歸彥冀州使乾和繕寫書目仍數閉司不聽歸彥入官時歸彥縱酒為樂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將悉送至清陽官拜辭而退置敢與詔唯趙郡王叔與之文語時無聞者 秋七月齊平秦王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賈陽乘虛入鄴其耶中令呂思禮告之詔大司馬段韶即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歸彥自稱大丞相有眾四萬齊主以都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為本州刺史得人心使使傳至信都悉城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歸彥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及今日宜及邪正恨高元海畢義盡高乾和魏敬聖上疾思忠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以露而城破單騎比走至交津獲之鎖送鄴之末載以歸車衛木固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歸彥前詣清河王岳以歸彥家良賤百口賜岳家贈岳太師丁酉以段韶為太傅安叔為司徒平陽王淹為太宰斛律光為司空趙郡王叔為尚書令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

三年春正月丁未周以安成王瑒為柱國大將軍遣杜杲送之南歸 三月丙子安成王瑒至建康詔以為中書監中書將軍上謂杜杲曰家弟今蒙禮遣貴周朝之重然齊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果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物睦九族齊及乃物上運太祖遺旨下思繼肉之義使以遺之南歸今乃上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上甚怒曰前言戲之耳待異之禮有加為瑒妃姊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上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天康元年夏四月丁未齊置開東事並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奐共之英瑒之曾孫

也疾篤侯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瑒吏部尚書表樞中書舍人劉師知入侍醫羅桓君正之子也太子伯宗柔弱上憂不能守位謂瑒曰吾欲遣太僕之事瑒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仲舉舉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安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連和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天弟之尊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取聞詔上曰古之遺賢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奐在陳與腹心之重任任汝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如魯嬰高辨安益廷爭防微杜漸以絕觀觀之心以為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奈何於君之存則違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救護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恃哉

癸酉上租太子即位太赦 五月庚寅以安成王瑒為驃騎大將軍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臨海王光大元年 初高祖為梁州用劉師知為中書舍人師知涉學士文筆習儀禮歷出朝辭位官不遷而委任甚重與揚州刺史安成王瑒尚書僕射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恒若禁中參決眾事瑒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瑒地望權勢為朝野所屬心忌之與尚書左丞王暹等謀出瑒於外衆猶未敢先發東宮通事舍人救不佞素以名節自任又受委東宮乃馳詣相府矯敕謂瑒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瑒將出中記室毛喜馳入見瑒曰陳有天下日凌國禍繼臻中外危懼太后深惟計今王入

也疾篤侯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瑒吏部尚書表樞中書舍人劉師知入侍醫羅桓君正之子也太子伯宗柔弱上憂不能守位謂瑒曰吾欲遣太僕之事瑒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仲舉舉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安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連和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天弟之尊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取聞詔上曰古之遺賢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也疾篤侯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瑒吏部尚書表樞中書舍人劉師知入侍醫羅桓君正之子也太子伯宗柔弱上憂不能守位謂瑒曰吾欲遣太僕之事瑒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仲舉舉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安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連和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天弟之尊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取聞詔上曰古之遺賢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省其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王三思須更聞奏無使敵人得肆其謀今出外即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項遣喜與領軍將軍具明徵籌之明微曰嗣君詔閣萬機多關陛下親實周張富輔安社稷願留中勿疑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先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日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帝帝曰此自知知等所為朕不知也喜出以報項項因師知自入見太后及帝以陳師知之罪仍自草救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中賜死以仲舉為金紫光祿大夫王運勢不佞並付治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項雅重之故獨得不死免官而已王運伏誅自是國政盡歸於項右衛將軍會稽韓子高鎮領軍府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最盛與仲舉通謀事未發毛喜誦人馬配子高并賜鐵炭使脩器甲項驍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為更如是邪喜曰山陵始舉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為柱順若收之恐不時授首或能為人患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間圖之二壯士之力耳項深然之仲舉既廢歸私心不自安子高亦自危求出為衡廣諸鎮都母妻小與家婦人夜與子高謀會前上虞令陸防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項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上皇太子平旦召舉子高入省皆執之并都送廷尉下詔於獄賜死餘黨一無所問 癸丑以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為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伯茂帝之母弟也劉師知韓子高之謀伯茂皆預之司徒項恐勇動中外故以為中衛專使之居禁中與帝遊處 夏四月湘州刺史華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啓求廣州以卜朝廷意司徒項僞許之而詔書未出故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玄鸞為質五月癸

巳項以丹楊尹具明徵為湘州刺史 司徒項遣具明徵帥舟師三萬趣郢州丙申遣征南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武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道出茶陵巴太守黃法憲從宜陽出遣陵裴英華攻并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鄂州刺史程靈洗合謀進討六月壬寅以空徐度為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趣湘州 華皎使者至長安梁王亦上書言狀且曰師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兼舉曰丙歲東在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其勢難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與無名之師乎曹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襄陽總督衛公直督征國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 秋八月華皎遣使誘章昭達昭達執建康又誘程靈洗靈洗斬之賊以武州居其心腹遣使誘都督陸子隆子隆不從遣兵攻之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並隸於皎長沙太守曹慶等亦隸皎下遂為之用司徒項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救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誅皎家屬梁以皎為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公直總之與皎俱下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以步騎數千圍鄂州皎軍于白螺與兵明徵等相持徐度楊文通由領路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戰于沌口量明徵募軍中小艦多而下軍教其盛戰于沌口量明徵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被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淳于中流西軍又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朔軍船走過巴陵不敢登岸徑奔江陵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所掠度等遣使與皎結盟許皎之還國定信之解仗就度度執之盡俘其眾并擒梁大將軍李廣定

憤恚而卒戴驚曹慶等四十餘人並伏誅唯以岳陽太守章昭裕昭達之弟杜陽太守曹宣高相舊臣傷陽內史汝陰任忠嘗有密謀皆省之具明徵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周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殺亮梁王知其罪然不敢遂誅之周與陳既交惡周河州刺史裴寬自襄州總督請益成兵并運城於羊蹄山以避水艦靈洗引大艦城發發擊至城下會大雨水暴漲靈洗引大艦城發發擊擊城皆碎矢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寬猶帥眾執短兵拒戰又二日乃擒之 二年春正月己亥安成王瑄進位大傅領司徒加殊禮 冬十一月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瑄專政意甚不平屢譏惡言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詔帝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且曰文皇知之之鑿鑿等帝竟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令可舉上裴宗立賢君逆廢帝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為溫麻侯宣諸別館安成王使盜邀之於道殺之車中 宣帝大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復太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太子封皇子叔陵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乙未上謁太廟丁酉以尚書僕射沈欽為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勳為右僕射勳份之孫也 周陳之叛 梁敬帝紹泰元年 初晉安民陳羽世為閩中豪姓其子寶應多權詐郡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寶化侯雲以郡讓羽羽老但治郡事今寶應與兵時東境荒饑而晉安獨豐所寶應數自海道出寇抄臨安永嘉會稽或載米粟與之貿易由是能致富強侯景平且因以羽為晉安太守及陳霸先輔政羽求傳郡於寶應霸先許之 太平元年 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

始與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族多
驍橫續裁制之諸將皆悉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
冠軍中衆推爲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
周敷族望高顯折節交之敷亦事迪其謹謹據上
塘敷據故郡朝廷以迪爲衛州刺史領臨川內史
時民遭侯景之亂皆棄業棄業羣聚爲盜唯迪所部
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敷教嚴明勝敵必至餘郡之
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接續破殘傍若無人訥於
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附之

陳武帝永定元年詔給事黃門侍郎鄧善訥詔諭關
中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吳在東陽陳
寶應在晉安共相連結聞衆豪師往往立若以自
供上患之使乾論以稿福乘師皆帥衆請降即以
乾爲建安太守乾子鏡之子也
又帝永嘉二年 初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
異之子貞臣徵異爲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
即位後以異爲端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屢遣其
畏史王漸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
臣節而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使往
來琳敢上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
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上
表遜謝時衆軍方軍湘鄧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繫
之異知朝廷終將討已乃以兵戍下淮又建德以
備江路十二月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
討之

三年春二月帝徵江州刺史周迪出鎮益城又徵
其子入朝迪且顧望並不至其餘南江諸帥私
署令長多不受召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繫之豫章
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
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迪以敷素已下深不
平之乃陰與留異相結遣其弟方與將兵襲敷敷
與戰破之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爲賈人欲襲

益城未幾尋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
兵逆擊之盡獲其船伏以聞州刺史陳寶應之
父爲光祿大夫子皆受封爵宗正編入屬籍
而寶應以留異女爲妻陸異與合資蔡榮寄流寓
閩中葛思之成疾上爲爲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常
從容調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
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
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
三士何足稱智智若乃唐王命嚴所歸乎寄知寶
應不可諷恐禍及已乃着安士服居東山寺陽稱
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不動親近將扶之
出寄曰吾命有所懸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

三月丁丑以安右將軍具明徵爲江州刺史督高
州刺史黃法範豫章太守周敷共討周迪 留異
始謂豐軍必自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
承康吳大驚奔桃枝嶺於巖口堅柵以拒之安都
爲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舉指廢容止不變因其
山勢迫而爲堰會淶水漲滿安都引船入堰是樓
繼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忠臣脫身
奔晉安侯陳寶應安都虜其妻及餘子盡收鎗仗
而還異當向文政據新安上以員毅將軍程文季
爲新安太守帥精甲三百徑往攻之文政敗走
降文季靈流之子也 秋九月吳明徵至臨川攻
周迪不能克丁亥詔安成王瑄代之

四年春正月甲申周迪救潰脫身踰嶺奔晉安侯
陳寶應官軍克臨川獲迪妻寶應以兵資迪留
異又遣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諫之
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五起人人自以爲得之然更
凶霸亂四海樂推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
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彊貪瑄之力進足以搖蕩
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風播江外雄張偏隅然或
命一冰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
異域瑄則角角稽顙委命嗣廷斯又天假之威而

除其患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東南之衆盡悉
奉上戮力勤王豈不敷高富融重過兵萬計瑄則
野南面稱孤乎三也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不至
於余者瑄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頔等悉委以心腹
任以牙臂中器然嘗無纖芥况將軍非張輔
罪異異謀當何慮於允亡何失於富貴四也方今
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尹非劉項
競逐之機裝趙連從之勢何得擇高富瑄論西
伯哉五也且將軍首鼠一端至經推解弊窮
喪勝氣衰且其將帥首鼠一端至經推解弊窮
喪勝氣衰且其將帥首鼠一端至經推解弊窮

者乎六也將軍之彊執如侯景將軍之衆執如王
琳武皇成侯景於前今上權王琳於後此乃天時
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項襄
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
七也歷觀前古子陽李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
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
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担將軍之命異弱逆
順可得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
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原屬爵子尚王姬猶且棄
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
共患不肯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
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并陘之勢九也北軍萬里
遠鬪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
敵將帥不作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
稱兵未其利乎十也爲將軍計莫若絕留異氏遣
子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今潘瑄尚少皇子
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
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修潘服比而稱巨軍
與劉洋同年而語其功業故奇感厚懷德不覺狂
言斧鉞之誅其甘如飴善寶應書大怒或謂寶應
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
寄民望故慢容之 秋九月周迪復起東與瑄

與劉洋同年而語其功業故奇感厚懷德不覺狂
言斧鉞之誅其甘如飴善寶應書大怒或謂寶應
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
寄民望故慢容之 秋九月周迪復起東與瑄

冬十一月辛酉章昭達大破周迪脫身潛軍山谷民

相與匿之難加誅數無言者 十二月章昭

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詔益州刺史李孝

頊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進

五年冬十月周迪復出東興宣城太守錢鏐鎮東

興以城降迪兵州刺史陳詳將兵擊之詳兵大敗

迪復振南豫州刺史西豐脫侯周敷帥所部擊

之至定川與迪對壘迪給數曰五百與弟戮力同

心豈規相害乎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膽先乞

挺身共盟數許之方登壇為迪所殺 陳寶應據

建安晉安二郡水陸為柵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

不利因移上流命軍士伐木為筏施拍其工會大

兩江漲即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又出兵攻

其步軍方台戰上遣將軍李孝頊自海道進至并

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寶應大敗逃至浦口謂其子

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并擒留異

及其族黨送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尚主得免寶

應賓客皆死上聞禮寄嘗謀寶應命昭達禮遣詣

建康既見勞之曰管寧無恙以為衡陽王寧言記

六年秋七月上遣都督程靈洗自鄱陽別道擊周

迪破之迪與麾下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浸久

從者亦稍苦之後遣人潛出臨川市魚鱸臨川太

守駱牙執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隨之入

山其人誘迪出獵勇士伏於道傍出斬之丙戌傳

首至建康

字文護逆節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二月周楚公勳貫衛公獨孤

信政曾與太祖等表及晉公護專政皆快快不服

貴謀殺護信止之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

亥貴入朝護執而殺之免信官 三月周晉公

護以趙景公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之晉逼令

自殺 夏四月周儀同三司齊軌謂御正中大

夫薛善曰軍國之政當歸天子尚得猶在權門善

以告賈公護護殺之以善為中外府司馬 周孝

愨帝性剛果惡賈公護之專權司會去植自太祖

時為相府同錄參掌朝政司馬孫恒亦久居權

要及護執政植恒恐不自乃與公護相約乞弗風質

拔提等共請之於周不植恒之大小之政皆決於

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為

然風提曰以先王之明猶委植恒以朝政今以事

付二人何患不成且護常自比周公臣聞周禮

政七年陛下安能七年邑邑如此乎王愈信之數

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為執護之執植等又引官伯

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執植等為梁州刺史

恒為潼州刺史欲散其謀後王恩植等每欲召之

護益諫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弟尚相疑乞

人誰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臣

情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如

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茲得

志非唯不利陛下亦將傾覆社稷使臣無面目見

太祖於九泉且臣既為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復

何求願陛下勿信譏人之言疎棄骨肉日召羣公

召而心猶疑之風等益懼密謀滋甚肉日召羣公

入齋因執護誅之張光洛又以告護護乃召柱國

賀蘭祥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綱

總領禁兵及遺綱入宮名風等議事及至以次執

送護第囚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

執兵自守護道賀蘭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悉召

公卿會議廢王為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

毓公卿皆曰此公之家時事取不唯命是聽乃勸鳳

等於門外孫恒亦伏事時寧植文柱國大將軍遠

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遠叛有變洗吟及之乃

曰大丈夫寧為忠鬼安可作叛臣郭相見謂之曰

安讓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之引郭相見謂之曰

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親身乃是傾危宗社叛

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為之所乃以植付遠遠

素愛植植又口辯目陳初無此謀遠謂為信然誅

朝植謂護護謂植已死左右曰植亦在門護大

怒曰陽平公不信我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略陽

公與植相質於遠前植窮窮謂何事云云遠聞

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如此此謂陽平公遠

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置植并

逼遠令自殺植弟叔護殺護護亦死餘子以幼

得免初遠弟開府儀同三司穆知植非保家之主

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吾不

用汝言以至此穆嘗從坐以刑言獲免除名為民

及其子弟亦免官穆弟州刺史基尚職歸公主

當從坐穆請以二子代為基護兩釋之後月餘護

絀略陽公穆王后元代為基發安寧都公自岐州

至長安甲子即天王位大赦

二年春正月周以晉公護為太師 夏四月周

以太師護為雍州牧

三年春正月己酉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王始親

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疑之 周獻士幸寬李寬之

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傷不屈周太祖其重

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太厚誠不忍周太師其重

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益修第舍曼勿視堂數日

酗酒嗜音岐字彰牖有于此未或亡護不悅

文帝天嘉元年夏四月周世宗明敏有識量晉公

護禪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寶毒於糖餠而進之

帝頗覺之庚子大漸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

子年幼未堪當國魯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

共聞能私我國家必此子也辛丑祖魯公幼有器

質特為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

沈有遠識非因顧罔終不輒言世宗每數曰夫人

不言言必有中壬寅魯公即皇帝位大赦 二年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眾宰護為都

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太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四年春二月辛酉周詔大家宰晉國公親制勳昆任賞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護抗表固諫

宣帝太建四年 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皆受晉公護處分九所得發非護書不行護弟也兵侍衛盛於官關諸子僚屬皆貧殘濫橫士民患之周主深知晦匿無所稱預人不測其深深諷問相伯大夫便委才曰比日天道何如李才對曰高恩深厚敢不盡心項上曰君

驥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非預期之書受巨龜之美子孫常為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疎之衛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洸口之敗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冀得其位帝乃密與直及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原王敦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護之子

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禮太后賜護坐帝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謂太右且謂之曰太右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懇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以此誅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酒誥未畢帝以至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怪懼研不能傷

衛公直匿於戶內蹕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帝召宮伯長孫賢等告以護已誅令收護子柱國諱公會大將軍宮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其弟乾基乾光乾乾乾威并柱國北

地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衣儻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推之孫也初護既殺趙普等謂將多不自

安侯龍恩為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春龍豈唯社稷有累邪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

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佞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為忠特免其子孫大司馬兼小宰雍州牧齊公憲素

為護所親任官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欲有所陳多令憲問刺之問或有不慮慮虛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志慮愈免冠拜謝帝慰勉之使誦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直素忌憲固誅誅之帝不許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國越公盛乘傳樹訓至同州賜

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還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濟擊其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錄弘農馮遂及所親任者皆除名丁大赦政府以宇文孝伯為車騎大將軍與王軌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與帝同日生日太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帝

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為右侍上士出入臥內預聞機務孝伯為人沈正忠諫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帝聞之帝因讀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語者皆坐誅唯得使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

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二百石帛二百段還太中大夫樊麥以尉遲迴為大司徒柱國實為大司徒陸穆為大保齊公憲為大家宰衛公直為大司徒陸通為大司馬柱國辛威為大司寇趙公招為大司空

安時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貸齊公憲雖遷家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請裝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護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

子而可為人所制乎詩云風夜匪懈以為事一人一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然死於助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輒睦我君臣愆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

几曰吾之夙心公尊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淳詭貪復害望大家宰既不得殊快快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帝密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

夏四月庚寅周置尊陽公為左閔皇帝 周伐齊 周齊平 宣陽 陳文帝大嘉四年 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

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衛伯大木夫楊存及左武伯太原王慶結之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路過其厚木杆合為齋館重欲執存等送齊

若知之責木杆曰木杆昔與可汗共取齊好端端都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君言是也意豈獨不愧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意豈獨不愧鬼神乎

東賊然後送文君等復命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為得萬騎足矣天子遣使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於晉陽 冬十

二月周楊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陞陘之隘忠擊破之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之己丑自相州三道俱入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齊主自鄴信道赴之戊午至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己未周師及突厥陽王陽善王畏其彊服服帥官人欲東走避之趙郡王敵河間王孝琬叩馬諫孝琬請表獻部分必得嚴

帝從之命六軍進止皆取獻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 五年春正月庚申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從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

憲欲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又備見形勢公少年未經事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權景實亦棄豫州走丁卯齊王至洛陽已乃段韶為太宰斛律光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士申齊王如虎牢遂自消臺如黎陽丙子至鄴楊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許使河州刺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家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不服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積為周師罷歸忠亦還賈入護本無將略是行也非本心故無功與諸將稽首謝罪周主慰勞罷之

六年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宣帝大建元年秋八月庚辰益殺周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周遣齊公憲與柱國李穆將兵趣宜陽崇德等五城 冬十二月周齊公憲等圍齊宜陽統其糧道

二年春正月齊大傅斛律光將突騎三萬救宜陽豐破周軍榮統關豐化一城以通宜陽糧道而還周軍追之光縱擊之破之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梁景與二月己巳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又以任城王湝為大帥賀拔仁錄尚書事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勳州刺史章孝賢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軍之勞師彌年彼豈無智謀之士若棄靖東來圖分此我必失地今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朕其先我圖之莫難於畫地形且陳其狀晉公護請使者曰章小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誰守之事遂不行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不龍門二城光至汾東與孝賢相見光曰宜陽小城又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價幸勿怪也孝賢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宜積

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陽南汾城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為聲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隨攻取護從之

三年春正月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章孝賢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三月周齊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將兵禦周師攻柏谷城齊之齊 夏四月周陳公純等取齊宜陽等九城斛律光將突騎五萬赴之 五月周晉公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齊段韶用兵襲周師破之六月韶圍定陽城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時韶卧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守之城中糧盡齊公憲總兵救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此城中糧盡齊公憲總兵救之懼不敢進數師見兵突圍夜走伏兵擊擒之盡俘其眾己巳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郭榮所築城獨存數楹之族子也 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城捕虜十餘人而還軍未至鄆齊王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官仍且進齊朝發使還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乃駐營俟使帝聞光軍已逼心甚惡之亟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

兵 吐谷渾盛衰 晉元帝建武元年河南王吐谷渾卒吐谷渾者慕容鬼之燕兄也父涉歸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又庖嗣位二部馬蘭見遣使讓吐谷渾曰先公分建

有別奈何相遠異而令馬有鬪傷吐谷渾怒曰馬是六畜聞乃其常何至怒及於人欲逐則其易恐後會為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逐帥其眾西徙鬼梅之遣其長史乙那裏馮追謝之吐谷渾曰先公嘗稱卜筮之言云吾二子宜當盛衰汝流後世我孽子也理無益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遂不復還西薄陰山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極于白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又為阿干鬼追思之為之作阿干之歌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長大有勇力卷胡皆畏之成帝咸和四年 河南王吐延雄勇多猜忌羞西羞聰刺之吐延不御劔及其將統流使輔其子葉延係子白蘭抽劔而死葉延孝而好學以為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穆帝永和七年 吐谷渾葉延卒子辟奕立文帝咸安元年吐谷渾王辟奕聞楊纂敗五月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秦泰以辟奕為安遠將軍海州侯辟奕葉延之子也好學仁厚而無威斷三弟事秦國人患之長史鍾靈地西澤卷也謂司馬乞宿雲曰三弟縱橫視之右朝樂王國也吾二人位為元輔宜得坐而視之詰朝月廿二文武並會吾將討焉王左右皆吾卷子轉目一顧必可擒也宿雲請先白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必不從萬一事泄吾屬無類矣事已出口何可中變遂於坐收三弟殺之辟奕驚怖自投林下惡地宿雲趨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利臣云三弟將為逆不可不討故謀之耳辟奕由是發病恍惚命出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見之於地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視連立不飲酒遊政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鍾

惡地謀以為人主當自娛樂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懇相承先王念父愛之

不終悲憤而亡孤雖慕業存而已聲色遊嬉豈所安也威德之建賞付之將來耳

武帝太元十五年吐谷渾視連遣使獻見於金城王乾歸乾歸拜視連沙州牧白蘭王

秋九月吐谷渾視連卒子視熊立視熊以其父祖慈仁為四朝所侵侮乃督屬將士復建功業十月金城王乾歸遣使拜視熊沙州牧白蘭王視熊十月支安帝隆安二年九月西秦主苻登遣使於益州

武衛將軍慕容元冠軍將軍程璜帥騎三萬伐吐谷渾西秦乞伏益州與吐谷渾王視熊戰於度周川視熊大敗走保白蘭山遣子石尊為質於西秦

以請和西秦王乾歸以宗女妻之四年夏四月吐谷渾視熊卒世子樹洛干方九歲弟烏紇提立妻樹洛干之母乞氏生慕瑣慕延高紇提懦弱荒淫不能治國念乞氏專制國事有瞻智國人畏服之

義熙元年春正月乞伏乾歸擊吐谷渾大破之俘萬餘口而還大孩走死胡國視熊子樹洛干帥其餘眾數千家海莫何川自稱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樹洛干輕侯薄賦信賞罰吐谷渾復與沙濊諸戎皆附之

八年春二月河南王乾歸擊吐谷渾阿若干於赤水降之九年夏四月河南王熾盤遣安比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程紹擊吐谷渾別統句季子海勒川大破之

秋七月河南王熾盤擊吐谷渾于秀于長柳川虜秀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九月河南王熾擊吐谷渾別統福達於湯澤川大破之虜男女二萬三千冬十月掘達帥其餘眾降于熾盤

十三年春二月西秦安東將軍木奕于擊吐谷渾樹洛干破其弟阿崇於堯行川俘五千餘口而還樹洛干走保白蘭山賊憤發疾將卒謂阿崇曰吾子拾虔幼弱今以大事付汝樹洛干卒阿崇自立

稱驛騎將軍沙州刺史謚樹洛干曰武王阿崇精用兵役供其虜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為疆國

宋武帝永初二年夏四月吐谷渾王阿崇遣使降秦秦主熾盤以阿崇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

營陽王景平元年吐谷渾王阿崇遣使入貢詔以阿崇為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

文帝元嘉元年冬十月吐谷渾威王阿崇卒阿崇有子二十人疾病名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以大業之故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於錢代而

忘先君子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瑣為王繼代者阿崇之長子慕瑣者阿崇之母弟叔父烏紇提之子也阿崇又命諸子各獻箭取一箭授其弟慕

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崇乃諭之曰汝曹知之汝則易折眾則難推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

家言終而卒慕瑣亦有才略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氐羌種雜至五百落部眾轉盛

三年秋九月吐谷渾掘達等帥部眾一萬餘落叛秦奔昇州附于吐谷渾王慕瑣

六年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瑣遣使入貢七年春正月癸巳吐谷渾王慕瑣為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夏四月吐谷渾王慕瑣將其眾萬八千襲秦定遠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

八年秋八月吐谷渾王慕瑣遣侍郎謝太寧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己丑魏以慕瑣為大將軍西秦王

九年春二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瑣送赫連定于魏魏人殺之慕瑣上表曰臣俘擒逆寇獲捷王府爵秩雍崇而土不增廓重旗旆飾而財不周賞願垂

鑒察魏主下其議公卿以為慕瑣所請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己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魏主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朕即與

之乃是裂土何須復虜西秦款至綿綿隨使疏數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也自是慕瑣貢使至魏者稍簡

吐谷渾王慕瑣遣其司馬樹叔入貢且來告捷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瑣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慕瑣兼歸南大將十克沒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

十三年冬十二月吐谷渾惠王慕瑣卒弟慕利延立十四年秋九月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

十六年夏六月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為河南王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懼帥眾西遁踰沙濊魏主以其兄慕瑣有擒赫連定之功遣使撫諭之慕利延乃還故地二十一年夏六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弟與魏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長月緯弟此力延等八人與魏親以此力延為歸義王

秋八月吐谷渾此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魏晉王伏羅至樂都引兵從間道襲吐谷渾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拉質與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部落降於魏

二十二年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救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入

月丁亥封敕文入袍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郡留
乙烏頭守袍罕萬度歸至野煌留輔車以輕騎五
千度流沙襲鄯善王辰鄰善王真達面縛出降度
歸涼軍屯守與真達詣平城西域復通 壬寅魏
高涼王那軍至寧頭城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
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璿之子被囊逆戰擊破
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度三危至
雪山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誓之子成
龍皆送平城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
死者數萬人

二十三年吐谷渾復還舊土

二十七年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魏所逼下表求入
保敕書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二十九秋九月吐谷渾王慕利延至樹洛干之
子拾寅立始居伏羅川遣使來請命于魏下亥以
拾寅為安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

以拾寅為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

武帝大明四年吐谷渾王拾寅兩受魏爵命居
止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定陽侯曹安表拾寅
今係白蘭若分軍出其左右必走保南山不過十
日人畜之食可一舉而定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

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里諸軍出南道南
郡公中山王惠等督涼州諸軍出北道以擊吐谷
渾 秋七月魏軍至西平吐谷渾王拾寅走保

南山九月魏軍濟河追之會疾疫引獲獲雜畜一
十餘萬

明帝泰始六年春二月魏主遣征西大將軍上黨
王長孫觀擊吐谷渾 夏四月戊申魏長孫觀

與吐谷渾王拾寅戰於曼頭山拾寅敗走遣別駕
康盤龍入貢魏主囚之

蒼梧王元徽元年吐谷渾王拾寅寇魏流河夏四
月戊申魏以司空長孫觀為大都督發兵討之

秋八月庚申魏長孫觀入吐谷渾境魏其秋稼

吐谷渾王拾寅寤為魏降遣子斤入侍自是歲脩
職貢

齊高帝建元三年吐谷渾王拾寅卒世子度易侯
立冬十月戊子朔以度易侯為西秦河二州刺史

河南王

武帝永明八年秋八月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
其世子伏連籌為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將軍丘

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過冠先使拜冠先不從
伏連籌推冠先墜崖而死上厚賜其子雄數以表

委絕域不可復尋仕進無厭

九年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
辭疾不至輒修洗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二月乙

亥魏袍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擊三戍魏主許之
五月魏長孫百年攻洗陽泥和二戍克之俘三

千餘人

十年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於吐谷渾吐谷渾
王伏連籌拜命不恭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

還其賁物帝曰賁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
絕之彼雖欲自取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洗陽泥和

之俘秋七月庚申吐谷渾遣其世子質虜頭入朝
于魏詔以伏連籌為都督西垂諸軍軍西海公吐

谷渾王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伏
連籌謂禮曰曩者宕昌帝曰稱名而見謂為大王

今忽稱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
君親若君臣官為魏藩比輒與兵攻之殊遠臣即離

京師之日辛輒有言以為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
可保若其不悛禍難將至矣伏連籌默然

東會侯元元年吐谷渾王伏連籌事魏蓋禮而
居其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稱制於其鄰國魏

主遣使責而省之

梁武帝天監三年秋九月以吐谷渾王伏連籌為
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大同六年冬十一月吐谷渾自莫折念生之亂不

通于魏伏連籌子夸呂立始稱可汗居伏波城其
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十餘里官有玉僕射尚書郎

中將軍之號是歲始遣使假道秦州使使於東魏
元帝承聖二年夏四月吐谷渾可汗夸呂雖通使

於魏而寇抄不息宇文泰將騎三萬踰隴至始臧
討之夸呂懼請服既而復通使於秦涼州刺史史

瑩規知其還襲之於赤泉獲其僕射乞伏麟狀
徽帝太平元年秋九月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

州以襲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瑩帥騎
隨之至樹敦拔其二城吐谷渾之舉穴也拔其本

之寧曰樹敦拔其二城吐谷渾之舉穴也拔其本
根餘眾自散木杆從之木杆從北道趣賀宜壘從

南道趣樹敦吐谷渾可汗夸呂在賀宜使其征南
王將數千人守樹敦木杆破賀宜獲夸呂妻李寧

破樹敦虜征南王還與木杆會于青海木杆數寧
勇次贈遺甚厚

陳武帝永元元年春正月吐谷渾為寇於周攻涼
鄯州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討獲異不

從依蜀咸以為言翼曰牧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
寇之來不過鈔掠邊牧耳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

師以往必無所及翼論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
至果如翼所策

文帝天康元年夏五月吐谷渾龍涇王黃昌帥部
落附於周以其地為扶州

宣帝大建八年春二月辛酉周主命太子巡撫西
土因伐吐谷渾 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

伏侯城而還

十三年秋八月吐谷渾寇涼州隋主遣行軍元帥
樂安公元諧等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

豐利山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俘斬萬計吐
谷渾虜騎其至侯三十八人各帥所部來降吐谷渾

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望王移茲哀
為河南王使統降眾以元諧為涼州刺史留行軍

總管督妻子幹歸涼州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四月庚午吐谷渾寇隋洗

州刺史皮子信出戰敗死汝州總管梁遠擊走之

又寇原州州兵擊走之 夏六月庚辰隋行軍

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

二年夏四月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

吐谷渾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帝以隴西類被

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命子幹勸民為堡仍當田積

穀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

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慮役人功卒達

踐暴屯田踈遠者請旨廢倉隴右之民以畜牧

為軍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埃相

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從之以子幹曉言邊事

丁巳以為榆關總管

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餘年屢因喜惡廢殺

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遣吏秦

州總管河間王弘請以兵應之隋主許太子謀

洩為夸呂所殺復立其少子鬼王詔為太子壘州

刺史杜黎請因其釁而討之隋主又不許是歲鬼

王訶復懼誅誅帥部落萬五千降隋遣使請

請兵迎之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

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立力請使

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爭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

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鬼

王既欲歸朕唯教鬼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遂遣兵

馬助為惡事鬼王訶乃止

禎明二年吐谷渾禪王拓跋木彌請以千餘家降

隋隋主曰溥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撫育俱存仁

孝渾賊悖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

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

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

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春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

貢吐谷渾可汗夸呂聞陳王陳道通逃保險不敢

為寇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

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

作國聞之必當相如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

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

十六年冬十一月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

世伏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為天年不許

十七年吐谷渾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為

主遣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更罪且請依俗尚

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煬帝大業四年秋七月裴矩說鐵勒使擊吐谷渾

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入西平境內遣使

請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流河許公宇文述出

西平迎之述至臨羗城吐谷渾長述兵盛不敢降

帥眾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斬三千

餘級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里而還

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

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天下輕罪徙居之

五年夏四月癸亥上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

兵議武將擊吐谷渾五月吐谷渾可汗伏允帥眾

保獮表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

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

軍張善西屯泥橋四面圍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

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其子辰詔右屯衛

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輕其眾少不被甲吐

身登山吐谷渾伏兵射殺之其亞將柳武建擊吐

谷渾破之甲午吐谷渾仙頭王窮蹙帥男老十餘

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祿大夫梁默等討

伏允兵敗為伏允所殺衛尉彭城劉權出伊吾

道擊吐谷渾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追獲至伏

俟城 初吐谷渾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帝留順不

順為可汗送至王門令統其餘眾以其大寶王尼

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五

周滅齊

陳文帝天嘉三年齊主為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權契璽珪有寵為開府行參軍及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

四年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堂賞須臾之間不得與

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督運發詔言端寵愛日隆

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

棄以夜繼晷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

盡為於士堯舜桀紂克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

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十年國事蓋行

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

彥深掌官爵宇文暹掌財用唐書掌兵馬兵信都

馮子琮胡長黎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

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去長黎備教之也帝使

士開與胡后握梁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

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乎孝瑜又言趙郡王徽其

父死於非命不可親近由是徽及士開共譖之士

開言孝瑜奪備教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

下帝由是忌之孝瑜竊與爾朱御女喜帝聞之大

怒夏六月庚申頓飲孝瑜酒三下士盡孝瑜體肥

大腰帶十圍帝使左右書于孝載以出載之於車

至西華門煩蹶投水而死贈太尉尋尚書事諸侯

在宮中者莫敢發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

六年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行

嘗為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巨羅於珽珽上

得之又坐詩發官果三千石載二百配甲坊顯祖

時珽為秘書丞送華林過略又有七賦當除名

為民顯祖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因言殿中書

省出祖為長廣王珽為胡桃油載之令言下中書

非常骨法孝瑜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

兄大富貴及即位拜拜中書侍郎遠散騎常侍與

和士開共為姦諂發秘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

無比官車一日晚駕欲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

珽曰宜說主上云文惠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

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

中官少主必皆德者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

令祖珽贊贊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詔書

見太史奏云襄陰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

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

以上應天道并上親親祖禪子故事齊主從之丙

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書授傳位於太子緯

太子即皇帝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又詔以

太子妃斛律氏為皇后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為

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問使黃門侍郎馮子琮

尚書左丞胡長黎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

子琮胡后之妹夫也祖珽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

大被親寵見重二官 齊世祖之為長廣王也數

為顯祖所推公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為戰

故珽亦忿之且欲求媚於世祖乃說世祖曰文宣

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為祖

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帝從之己丑改謚太祖獻

武皇帝為神武皇帝廟號高祖顯明皇后為武明

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謚號 十二月庚子齊改

謚文宣皇帝為景開皇帝廟號武宗

天康元年冬十二月齊河間王孝琬欲執政為草

人而射之與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

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并州孝琬旆旆擊柝地云我

豈老嫗須著此物此言屬大家也又魏世謠言河

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楊端金雞鳴河南北者河間

也孝琬將建金雞大赦耳上皇頭歌之會孝琬得

也上皇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叔

上皇曰何敢呼我為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

又裏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之甥何為不得呼叔

上皇愈怒折其兩脛而死卒德王延宗哭之淚赤

又為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汝告之上皇

覆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百幾死

臨海王光大元年 齊秘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

劉逖文善美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文通和士

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聞之先詣上

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通彥

深等朋黨弄權奪官奪爵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

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飢

饑取養之耳珽曰何不閉倉振給貧賈入後宮乎

上皇益怒以刀環擊其口輒杖亂下將獲殺之珽

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為陛下舍金丹遂得自免珽

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陛下上皇怒曰爾自比范

增以我為項羽邪珽曰項羽布衣衣師烏合之眾五

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為

項羽未易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

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學使光州教令牢筆別駕

張奉福曰牢者牢牢也乃置地牢中柱桎不離身

夜以燕膏子為燭眠為所薰由是失明

二年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

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才遷乃出之才為

兖州刺史夏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

左僕射和士開為右僕射長仁太子皇后的兄也

冬十月辛巳齊以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唐邕

為右僕射 十一月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

至辛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

也遂頌於士開之手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士開

神武文襄之喪皆秘不發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

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飲後與公議之士

開素忌大尉錄尚書事趙郡王敷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敵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富貴者皆至軍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官門已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又而不舉恐有官變士侍乃發喪丙子大赦戎質軍太上皇后為皇太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為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與趙郡王敷和士開謀出子琮為鄭州刺史

宣帝大建元年春二月齊以司空徐願秀為大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內無復詎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及錄尚書事趙茂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世領軍婁連猛高阿那肱度支尚書胡長黎俱用事時號八貴大尉趙郡王敷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為外任會胡太后勸朝貴於前殿敷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亂職官被臣等義無社口冒死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且飲酒多言敬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散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明日敷等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黎傳太后旨曰辭官在殯事太忍欲王等更思之敷等遂皆拜辭長黎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厚賜敷等罷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於羣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聞始爾大臣皆有觀願今若出臣正是朝陛下羽翼宜謂敷等云文遙與臣

俱受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為州且出納如舊待過山陵然後遣之敷等謂臣具出心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敷等如其言乃以士開為兖州刺史文遙為西兖州刺史婁定遠等使士開就路太后後欲留士開過百日敷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謂敷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有宜苦違敕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沖宜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敷敷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厄酒言訖遂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家王力特全其命用為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遂入不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今得出遂本志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為大州刺史足矣定遠許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門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欲欲以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敷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齊趙郡王敷以不臣之罪且日敷將復入恐妻于戚止之敷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衣頓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勿入恐有變敷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後復以為言敷執之固固出至永巷過丘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敷久典朝政清正自守朝野究情之復以士開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齊主至少多變寵或衛將軍高阿那肱官侍為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對准陰王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衛東官長監長監預焉齊主獨親愛長監長監名鳳以字行累遷侍中

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領軍披和內省機密官婢陸今當若其夫漢陽駱超坐謀殺誅今當配被庭子提妻亦沒為牧齊主之在襁褓中當保養之今當巧黜善取嫡有寵於胡太后官掖之中獨擅成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今當為女侍中今當引提妻入侍齊王朝衣歸御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官得舍利者斛律之從婢也

有寵於齊主今當欲附之乃為之養母最為弘德夫人因今提妻冒姓斛律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寵齊主恩祖班班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班乃潰陸暹弟儀同三司丞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陳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弟班班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彥有膽略欲引為謀士乃襄贊然慮心待之與陸暹言於帝曰曩宣昭三子之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穆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報孝穆行雖薄哥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人已言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善策齊主從之召為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請尚書令肅東王胡長仁歸悉出為齊州刺史長仁怒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班謀之班引漢文帝薄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賜死

二年秋七月甲寅齊以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賜爵准陽王士開威權日盛朝主不知廉恥者或為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三年春二月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為大尉趙郡王深為司馬和士開錄尚書事徐之才為尚書令唐豈為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仍攝選子琮素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典選頗擅引用人不復登眾由是與士開有隙夏四月壬子齊以琅邪王儼為太保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援逐等重橫奢縱意甚不平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非非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

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領軍披和內省機密官婢陸今當若其夫漢陽駱超坐謀殺誅今當配被庭子提妻亦沒為牧齊主之在襁褓中當保養之今當巧黜善取嫡有寵於胡太后官掖之中獨擅成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今當為女侍中今當引提妻入侍齊王朝衣歸御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官得舍利者斛律之從婢也

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領軍披和內省機密官婢陸今當若其夫漢陽駱超坐謀殺誅今當配被庭子提妻亦沒為牧齊主之在襁褓中當保養之今當巧黜善取嫡有寵於胡太后官掖之中獨擅成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今當為女侍中今當引提妻入侍齊王朝衣歸御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官得舍利者斛律之從婢也

明月登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為皇后男尚公
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
事遂寢寢又見帝請問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
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延未對洪珍進
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施行何一泄露
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充羽兵逼帝
士讓密啓云尤前西討還救令散兵充羽兵帝封
城將行不執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收俵千數每
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除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
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
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
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
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
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
自後撲之不仆額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
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貫其頸拉而殺之血流
於地劉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
子開府儀同三司出雄儀同三司恒伽祖珽使二
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發都省問所得物祖
信曰得弓十五宴射前百刀七賜稍二班厲聲曰
更得何物曰得棗棗二十束擬救僕與人關者不
問曲直即杖之一百班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知
重刑郎中何宜為雪又出入九其抗直朝廷慨然
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王遣使就州斬解
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羨仍
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
鮮于挑枝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門者
白使人東甲馬有汧宜開城門羨曰殺使宜可疑
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嘗以盛滿為懼表
解所職不許賜刑數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
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女伏護道亡
世遷世辨世皆死周主開光死為之大救祖珽
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高政元海妻陸令管之甥也

元海數以令管密語告珽珽求為領軍齊主許之
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德漢人兩目又言豈可為領
軍因言珽與廣寧王孝珽交結由是中止珽求見
自辨且言臣與元海素嫌以元海濤臣帝弱類不
能諱以實告之珽因言元海語司農卿尹華等
結為朋黨又以元海所出密語令管意君意惡出
元海為鄭州刺史尹華等皆被黜珽自是專主機
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
中要人扶持出入直至未老每同御榻論決政事
委任之重軍臣莫比 秋八月庚子齊廢皇后斛
律氏為庶人 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
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
悅納為昭儀又耐律廢廢令管欲求為夫人太
后欲立胡昭儀乃不能遂乃卑辭禮以得令管
結為姊妹令管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
祖珽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 冬十月齊陸
令管欲立穆昭儀為皇后每私謂齊主曰豈有男
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者乎胡后有寵於帝不可
離間令管乃使人行厭蠱之術旬朝之間胡后精
神恍惚言笑無恒帝漸疑而惡之令管一旦忽以
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別造寶帳爰及琉璃器
玩莫非珍奇坐昭儀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出
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管乃曰如此人不作皇
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為右皇后
以胡氏為左皇后 十二月齊胡后之立非陸令
管意令管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
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管曰不可道固問之乃
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禮不可以訓太后大怒
呼后出立刺其髮送還家辛丑廢胡后為庶人然
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管與其子侍
中穆提婆勢傾內外賈自滿傲眾敢無厭每一提
與動傾府載令管則自太后以下見受其指麾提
婆則唐皇之侄皆重迹屏氣殺生與奪唯意所欲

五年春正月戊寅齊以升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
尚書事抱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
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樞軸號曰
三寶蓋國重臣日月滋其長鸞弟萬歲子寶信寶
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寶信寶信皆
尚公主官奉臣巨參帝常先引長鸞領行出後方
引奏事君若不視事內省有急事皆由長鸞奏聞
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多私唯事諸
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眼目張拳有噉人之勢
朝士泣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駕云漢狗大不
可耐唯須投之 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驟
紊及祖珽執政頗收軍才室內外稱美珽復欲增
損政務沙汰人物官號單並內外故事又欲裁諸
閣署及羣小輩為治之方陸法蘭主書王士冲
同異突乃諷御史中丞龐伯律令勅主書王士冲
納賂知其罪連提婆欲使贖罪相及望因此并坐
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領軍又勸君瑜兄采州
刺史君瑜欲以為御史中丞令管聞而懷怒百方
排毀出君瑜為金紫榮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瑜還
鎮梁州胡后之廢顏亦由此釋王子冲不問英日
以益謀諸臣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管令管憫
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帝婢應死老婢始聞和
士開言孝德多才博學意謂善女改學之比來觀
之大長奸臣人寔難知老婢應死帝命韓長鸞檢
察長鸞素惡珽得其詐出救受賜等十餘事帝以
管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
刺史珽求見帝長鸞等不許遣人推出相問珽坐不
肯行長鸞令卒曳而出監已齊以領軍僕射提婆為
尚書左僕射侍中書監陸法蘭為尚書右僕射孝言
韶之弟也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為助除吏部尚書
孝言凡所進擬非則則求委任者或於廣會膝行
跪伏公自陳請孝言氣色揚揚以為已任隨事酬

許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
 宜獨段家尚書也老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運下而
 已既而與韓長鸞等共構祖延逐而代之 冬十
 月齊國子祭酒張融以經授齊主為侍讀帝甚重
 之融與龍胡何洪珍相結穆提齊韓長鸞等惡之
 洪珍為融為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
 為帝所委信常呼博士融自出於微職致位大
 臣欲立功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嘗官惟
 急之贊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詔要嚴督
 懼帝亦深倚仗之融遂以澄清為己任意氣甚高
 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尚書丞丞封孝孫隆之
 弟子也與侍中崔季舒皆為祖延所厚季舒嘗謂
 璉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
 恨會齊王將如晉陽季舒與張融議為晉陽被
 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須稟節度且道路小
 或相驚恐以為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
 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為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
 彥深唐邑段季舒等意有異同季舒與季末法長
 鸞遂言於帝曰請漢官連名摠罪季舒等并州
 其實未必不及宜加誅戮季舒齊主悉召已名者
 者集會章殿斬季舒季舒妻及散騎常侍劉武貴
 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從比邊婦女配
 奚官幼男下蠶室沒入貨產癸卯遂如晉陽
 六年春正月齊主還鄒秋二月齊主如晉陽
 七年春正月齊主還鄒二月齊主如晉陽
 齊見朝士自非寵私昵押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
 視雖三公錄奏事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
 而出承出袒著黍之餘以為帝玉當然後官皆贊
 衣玉食一摠之費至百萬匹競為新巧朝夕弊
 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百工土
 木無時休息芝則然火照作集則以湯為泥蓋晉
 陽西山為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官中每有災
 異寇盜不自欺損唯多設齋以為修德好自強誌

臣為無怨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
 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服行
 乞其間以為樂又寫築西鄴諸城使人衣黑衣攻
 之帝自帥內參拒關罷任陸令管糧提導高阿那
 肱韓長鸞等安制朝政宦官都長顯陳德信胡兒
 何洪珍等並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顯位官由
 財進獄以賄成競為惡詭黨政官民舞奢頭黷
 枝等皆閉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
 官數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
 百數開府十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
 侍中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備有儻郡
 君之號有闕難就開府皆食其餘祿謂之幸朝夕
 嫖侍左右一戲之賞動踰百萬既而府藏空竭乃
 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貴官取直由是為守令
 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為貪縱賊賊復重民不聊生
 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備得加成卒齊人聞之
 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謀曰疆場好使彼懈而無
 徒損兵備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
 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章
 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開隙
 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校有勞費功
 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
 以破亡餘墟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
 而返內離外叛計畫力窮敵有壘不可失也今
 大軍若出輒開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河角并
 今唐州義採出三騶又募山南賊兵為持而并
 復遠北山稽胡絕其并置之路凡諸軍仍令各
 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動
 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
 潰所向推珍一戎大定策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
 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騶以
 此萬春以南廣事也田預為將積其驍悍立為
 部伍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

場彼若與師相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遂還復
 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
 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
 暴政出多門竊微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
 忠良國境嗽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
 後乘間電掃事推枯其三曰昔句踐亡巨室高期
 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事存遺卷且復相
 時臣謂宜還觀樂而動斯乃長策遂取自兼兼并
 工舊統威成觀樂而動斯乃長策遂取自兼兼并
 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
 容謂曰朕欲用兵向者為對曰齊氏沈溺佞倖
 耽昏黷襲其打衝之將解律明月已懸於鏡口上
 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矣二月丙辰使
 謙與小司冠元衡聘於齊以觀釐 先是周主獨
 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觀乘
 駟三詣安州接管于翼問策諸人皆莫之知 秋
 七月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
 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統襄陽公司馬消難鄭公
 達案覆為前三軍檢管齊王憲帥一萬趙毅陽
 趙王招為後三軍檢管齊王憲帥一萬趙毅陽
 隨公楊堅廣寧公薛迴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
 公侯莫陳丙帥一萬守太行道申公李士持帥眾
 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眾一萬出陳汝諒
 盟之兄孫震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內史士士
 字文政曰齊氏建國之久而眾雖曰無道藩鎮之
 位尚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
 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成
 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
 夫天水趙暉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總得之不可
 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
 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種齊弱我治齊亂何愛不
 克但先帝在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用不捷如
 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搗晉陽出其不虞似為上策

周主昏不從安泉之弟也去午周主帥眾六萬直
指河陰揚素請師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 八
月周師入齊境禁伐樹斃殺者皆斬丁未周主
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道圍洛口拔東
西二城縱火船焚浮橋橋絕齊永橋大都督太安
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既克南城圍中潭
二旬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承業守金墻周主以爲
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爲大
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
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有疾辛酉夜引兵還
水軍焚其舟艦傳伏謂行臺李伏實和曰周師疲
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實和不許齊王
憲于翼季移所向克捷降拔三千餘城皆棄而不
守唯以王業城善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
以城降齊齊齊周主還長安

八年秋九月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獨有疾疹遂
不得克平通寇今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
同兒戲况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
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爲稍背未
拓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撫要重今往攻
之彼必來接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
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獻諸將多
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澤裁
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趙王盛光爲
隨公楊堅爲右三軍謀王儉大將軍曹恭亮廣化公
丘崇爲左三軍齊王憲陳王弼爲前軍齊茂之子
也丙辰齊主獵於祁連池發多遠晉陽先是齊州
行臺左丞張延偶公直動敏備有備百姓安業
疆場無虞諸將恃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相擾周主
至晉州軍于汾曲遣齊王憲將精騎一萬守雀鼠
谷陳王憲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裴駱
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
高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鍾鎮涼城公守韶步

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公攻齊
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道內
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裴射海昌王尉
相賈嬰城拒守相賈相願之兄也甲子齊集兵晉
祠庚午高王自晉陽帥諸軍趨晉州周主自汾
曲至城下齊戰城中齊憲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
出降於周主申晉州刺史崔景高守北城夜遣使
請降於周主申戰帥衆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
杖策與數十人先登與景高同至尉相賈所拔佩
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潰退克晉州虜相賈及
甲士八千人齊王與馮拔叔獵於天池虜相賈告
急者自且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
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具常事何急奏聞至
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拔叔請
更殺一圍齊主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
城更圍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永安
使永昌公椿屯雞柳原伐柵爲堦以立營樓廣之
弟也齊王齊王雞柳原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
水關自帥大軍上雞柳原宇文盛遣人告齊王
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崔暹齊師稍
逼憲復還救之齊齊對陣至夜不戰會周主召憲
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相善在不之覺明日始知
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即度諸軍申
成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亮弟士彥爲賈州
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王至平陽
周主以齊兵其鋒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
開府儀同大將軍宇文忻諫曰陛下之聖武乘
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
雖湯武之勢未易取也今主暗臣愚士無圖志雖
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軍王宗光王韶曰齊
失紀綱於茲累世天授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
悔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臣所未論周主雖善其
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周主留齊王憲爲後拒

齊師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周騎戰將
賀蘭豹子等齊師乃還憲引軍度汾迫及周主於
玉壁齊師遂圍平陽急攻之城中危懸樓堞皆
盡汾河之城奔仍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
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恍惚自若謂將士曰
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奮者呼聲動地無
一不當齊師少却乃令妻率軍民婦女晝夜修
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涼川過
爲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
士乘勢欲入齊主且止召馮拔叔觀之馮叔疑
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
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
弩矢及橋乃抽攻城不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
橋壞至夜乃還齊已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
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
丁酉周主發長安王寶濟河與諸軍合十一月丁
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
周主至平陽陽成諸軍接塞凡八萬人稍進逼城
圍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控至於城
南穿塹自倚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
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
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
御馬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
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拔馬周主曰
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齊齊師戰而止自
且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過千萬疾
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千萬疾
傷及繞城懸壘者三分居一齊攻玉壁援軍來
即退今日將去宜勝神武時邪不如勿戰却守高
梁橋安吐報曰一撥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
耳齊主意未決請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
尚能遠來我何爲守誓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
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勸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

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怖曰軍敗矣
 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蘇主
 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
 進半退戰之常禮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捨
 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
 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奉收將臣等整
 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臣參往
 視齊王將從之穆提婆引齊王肘曰此言難信齊
 王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
 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
 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
 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勳將至是
 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雜糧等至是遇
 於中塗齊主為掩陽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
 王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頭而泣曰臣幾
 不見陛下周主亦為之流涕周主以將主疲倦欲
 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
 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
 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所憂
 唯慮後變汝善為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
 固請西還周王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
 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王入晉陽安撫
 不知所之甲寅齊主殺齊王問計於朝臣皆曰宜
 省賦息役以尉民心收遺兵皆城死戰以安社稷
 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守晉陽自向
 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羣臣皆以為不可
 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
 十餘人西奔周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
 部兵高一萬守高壁餘衆保洛女若周主引軍向
 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女若侍之有
 軍士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齊主令侍中斛
 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為安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
 復告阿那肱謀反又以為妄斬之乙卯齊王詔安

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募兵延宗入見齊王告以
 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
 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
 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為上柱國封
 郇公是夜齊主欲遣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至晉
 陽齊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為相國
 并州刺史掘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見今去
 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
 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軍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
 王乃夜斬五龍門而出奔突厥厥從官多散領軍
 梅勝即叩馬諫乃回向鄆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
 騎從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屬數千人與
 俱穆提婆西奔周軍官則刺史自殺齊羣臣曰若
 以提婆為柱國周軍則刺史各有加隆或我之
 妙盡人謀深違天命官榮顯貴下詔論齊羣臣曰
 將卒逃還復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濳自是齊臣降
 者相繼初齊高祖為魏丞相以唐邑典外兵曹太
 原白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
 奉受權諸司成歸尚書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邑
 官至錄尚書事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
 主曹兼領度支與高祖知那肱有隙阿那肱請之齊
 王欲待中斛律孝卿知那肱兵度支孝卿事之專
 決不復詢與邑自以宿舊晉事為孝卿所輕意甚
 鬱鬱及齊主還邺邑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
 德王延宗曰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
 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尋弱
 政由官勢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根見推
 逼今祗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邑為
 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赫陽王和昌王子斛
 律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晉胡等為將帥
 顯質之子也眾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繼延
 宗發府藏及後官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
 家齊室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

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
 流涕嗚咽聖高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樓投殺
 石以禦敵己未周主至晉陽唐申甫主入鄆周軍
 圍晉陽四台如雷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
 韓晉胡托城南和阿千子段暢托城東自帥眾拒
 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曰暢後如伏人常笑
 之至是齋大稍往來督戰動捷若飛所向無前
 阿千子段暢以千騎奔周周主攻東門際齊遂
 入之進使佛寺延宗欲親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
 亂爭門相填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衝刺死者
 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自投無路求御士張
 壽奉馬首督校伏恩以鞭撻其後崎嶇得出齊人
 奮擊幾中之城東道陌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導
 之僅得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為亂兵所殺使
 於積尸中求長鬚者不得時齊人既捷入坊飲酒
 盡醉即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
 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
 乘勝至此今偽主奔汝南東擊拔巨斤兵突有
 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用足為
 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
 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諡亦以為去必不
 免段暢等又盛言齊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
 兵俄頃復振守西門還攻東門克之延宗解曰
 走至城北復人橋之周主馬執其手延宗辭曰
 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
 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便復衣帽而禮
 之唐邑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齊齊主以
 為司徒延宗初稱齊號遣使修葺於瀛州刺史任
 城王浩曰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遣權主號
 今事寧故歸故父借曰我人臣何容受此管執使
 者送羣王成周主大赦削除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
 初伊婁諫聘於齊其家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
 徇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諫羣公執還付諫

任其報復誠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眾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帝普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賈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

齊王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虜盛主孝珩請使任城王涪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井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溢口散行逆戰敵聞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官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耐律孝珩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解且曰宣悅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眾將令之不覆記所受言遂天突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意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大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賞而授或三或四

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勳將侍衛大后太子自土門道還郡時宦官俄回三司劾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難縱縱傷大梓噉臍少勳欲以狗將斬之大后救之得免或謂勳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勳懷秋曰今西寇已據井州達官率皆委致正坐此輩滿亂朝廷若得今日勳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勳岳之子也甲子齊大后至

難內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官女二千人班勳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聞高遵宗以取勳之策辭曰此非三國之臣所及強周之乃曰若任城王據報臣不能知若今王自守陛下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難命齊王靈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為并州總管齊王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王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惶惶莫有關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勳

曰今之叛者多矣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進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智之以勳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願惜事之三臺因智之以勳若不捷則輕我今宵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華鳳齊王司尚書令高元海等謀殺失統故事碑位皇太子

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恒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齊生為大上皇帝皇太后為大皇太后皇后為大上皇后以廣皇王莽珩為太宰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封相願馮伏兵千秋門斬高那叛立廣皇王莽珩何那叛自它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何那叛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長孝珩及弟孝珩若破碎文

豈遂至長安及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精思邪高謹恐其為舉出孝珩為洛州刺史相願拔佩刀所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生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騎周師出溢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逐比至

柴陌橋不敢回顧於是黃門侍郎郎推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以集兵吏為疑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大皇太后上皇自難光無濟州癸亥幼主亦自難東行已

田周師至紫陌橋 壬辰周師至難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自難東走復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難官周師入難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拜饒周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軍

軍陽陽繼于世榮高祖紹宗之子也先以馬騰酒進周之世榮得即碎之周師入難出葉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

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難攜妻妾母不孝也外為偽朝勤力內實通齊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

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迥齊主甲午周主入難齊國子博士長樂熊安士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難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王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

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徵論曰平齊之利唯在於博引入官使內史字之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

曰未齊 皇度河入濟州是日物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涪為涪謀事涪為無上重祿主為宋國天王涪侍中解律孝珩送禮文及璽物於流州孝珩即謂郡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之處皆從赦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擊周奏發不報永業憤慨又聞井州

陷乃遣子涇遠請降於周周以永業為一柱國封應公丙申周以魏王盛為相州總管齊上皇留胡大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候周師自

與穆內參田鵬鸞西出來伺動長離周師復之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鮮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

屢召之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一皇由長湮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棄金繫於鞍後檢后妃物主等十餘騎南走已

亥至南嶺村尉遲迥追及盛擒之并胡大后送難庚子周主孫故陸隆象奴家口宅道加贈諡并為改葬子孫各隨陸隆象奴家口宅道加贈諡並

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難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國三臺並可毀撤瓦木并物可用

者悉以賜民山國之田各還其主 二月丙午周主宣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下未高繼

至難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廢皇主孝珩至滄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五 五三七

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潛於信都共謀臣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為手書招潛潛不從憲軍至趙州潛遣二謀規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諭示之謂曰吾書中乎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潛書曰足下謀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請執事戰非上計無待下疑守乃下策或不相許已勸諸軍分道並進相擊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憲至信都潛陳於城南以拒之潛所署領軍尉相願許出略陳遂以眾降相願潛心腹也眾皆駭懼潛救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廣寧王孝珩憲請囚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恨墳陵憲社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為孝珩洗着傳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揮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皆望風沮潰獨收不投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降將尉相願為朔州總管北朔州齊之重鎮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潛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法洪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朔州執刺史陸瓊復攻拔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紹義戰敗其奔突厥猶有眾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太多平突厥使薛可汗常謂齊願相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壓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傅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

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高寶寧者齊少隸屬有勇略父鎮和龍其得表夏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突厥徐北朔安置扼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官及六府官乞周主曰齊伏不從齊人之擒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不從齊人以伏為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并州復遣車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賜二酒鍾賜伏為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歎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間至尋城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眾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泣臣三世為齊臣食承祿之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承祿之不能自死者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救之曰若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佗日又問前救何陰得何實對曰蒙一轉校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救戰汝取河陰正為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徵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酉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到其王公等於後軍與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大廟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緯為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温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婢相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自是詔詰格式又用山東人物並以其為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發機正謂是天不奪言今日得此驅使神武公乾丘陵穀對曰臣聞麒麟鳳皇為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為瑞且有用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五月己丑

周主蔡方直詔以路寢會義崇信舍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輪滑朝悉可毀撤彫飾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官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郭諸堂壯麗者隳之臣伏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者人勝則益者高祖勝而愈危 十月周人誣温公高緯與晉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眾人多自陳無之高延宗獨據袂泣而不言以極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從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故配西土皆死於邊裔周主以高潛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微盧氏遂首垢面長齧不言笑傷故之乃為尼齋后妃益者至以寶燭為業十一月高寶寧自黃龍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為丞相厥佗鈔可汗舉兵助之 十年夏六月周高祖 閏月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祖以為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接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前神舉遣大將軍宇文弼將四千人救之素為紹義所殺會神舉父范陽郡昌期紹義聞之衣舉表還入受破高寶寧帥眾數萬騎救范陽至潞水聞昌期死還據和龍 十一年春一月突厥佗鈔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法高紹義佗鈔不從 十二年夏六月周遣使侯寶若誼賂佗鈔可汗且說之以求高紹義佗鈔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教之誼教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徒之蜀父之病死於蜀 楊堅篡周 陳臨海王光大二年秋七月壬寅周隨相公楊忠辛子堅篡周高祖為周代傳同三司

宣帝大建四年夏四月癸巳周立皇子魯公魯為太子大赦

五年秋九月壬午周太子實納妃楊氏地大將軍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官正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文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敏容曰卿世職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以前選運為右官正運週之弟子也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鄭曰卿

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曰卿依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實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相公是也管仲之則霸賢紹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官官以輔之仍擢運為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七年大將軍楊堅娶相奇偉歲伯下大夫長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瞶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周主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晉王若堅相親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說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陳無不破

八年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侯城而還宮尹鄭譯王瑞等皆有寵於太子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譯等皆稱軍運王執等言之於周主周主怒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官臣親幸者咸被誅太子復召譯戲如初譯因曰舉下何時可成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譯儼之兄孫也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慶益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兄豈不堪立邪乃敕東宮官獨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

子畏帝威嚴矯情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執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有荷弼深以為然勸弼陳之弼後因侍坐言於帝曰皇太子仁孝無聞恐不墜陛下家子慮短不足可信任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帝以問弼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官宋周有過既退執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逞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固之備則易發言事有踉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賊否何得遂至昌言執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眾展賢非直後執因宴上壽持帝項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問右官伯字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無所執失罷酒帝責老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執有此言公為誰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執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曹公如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深以執等言為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

十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三十六戊戌太子即位尊皇后阿史那氏為皇太后宣帝始立即遣著欲大行在殯嘗無戚容門其杖乘大馬曰死晚矣閱視高祖官人逼為滯欲短拜吏部下大夫鄭譯為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已未葬武皇帝於孝陵廟高祖既葬詔內外公侯及六官皆

議即吉京兆丞乘運上疏以為葬期既促事重即除太為汲汲帝不從帝以齊煬王憲屬草草置忌之謂字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善王嘗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授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

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帝不憚由是蹙之乃與開府儀同大將軍子智顗譯等密謀之使智顗字候憲因生憲有異謀甲子帝遣字文孝伯詣憲以憲為大府憲辭諱又使孝伯召文孝伯詣憲以憲為大府憲辭諱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自辨理帝使子智證憲實言如與智顗智顗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怨恨耳因擗於地遂縊之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軍功海李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有司以靈車載憲尸而出故吏皆

散唯李綱獨稱號勳躬自舉之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與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楊孤熊開府儀同大將軍豆盧瑠瓘等謀及時人謂之伴死以子智為柱國封齊公以賞之 閏月乙亥周主立把楊氏為皇后 秋七月壬戌以亳州總管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家宰

越王盛為大前疑相州總管隨公尉遲陁為大右丞周主初立也也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有京兆丞乘運上疏以為處書所稱言及肆赦謂過誤為害當緣赦之巨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草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惡之惡乎帝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謀大難為感正武殿書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猛小有過失輒行誅譴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踰年即恣聲樂為龍首殿常陳殿前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賞後官增置位號

乖度嘗護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開辭色不撓天
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問陳
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分前大疑室位隆隆重
天元忌之嘗因念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
左右曰色動即殺之堅至神明自若乃止內上
大夫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
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
藩公所悉也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
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天元將遣譯入冠
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
懿威重巨無以鎮撫可令隨公行且為壽陽撫管
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為揚州按察使譯
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某有疾不果行甲午夜
天元備灑掃幸夫與宮己未不豫而還小御正博
陵劉財素以狡諂得幸於天元與御正中大夫顏
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財之儀入卧內欲賜以
事天元瘖不復能言財見靜常幼冲以揚堅后父
有重名遂與領內史鄭譯御正中大夫柳爽內史大
夫杜陵襄擊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績欲引堅輔政
堅固辭不敢當財曰公若為運為之不為是日自
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居中侍疾衰後之孫也曰
帝祖秘不發長防譯誘詔以堅恐知中外兵馬事
頗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財等享詔要說通之
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避嗣子冲幼何衝之
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
公等備受朝風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
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詭罔先帝財等知不
可屈乃代之儀著而行之諸衛既受將進受堅節
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求救並受堅為
辭謝趙陳越代滕五入朝堅索符寶願之儀正
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天
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臣妾出為西邊郡守丁未
發表靜帝入居天臺龍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作

庚戌尊何史那太后為太皇太后李太后為太帝
太后稱后為皇太后朱后為帝太后其陳后元后
尉遲后並為尼以漢王賢為上莊園右大夫丞相專
以虛名實無所總理以楊堅為假黃鉞左丞丞相
秦王毅為上莊園百官推己以聽於左丞相堅初
受命命使拜國公楊惠謂衛正下大夫李德林曰
朝廷賜令檢文武事經國任重公欲與公共事必
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彭鄭譯
議以堅為天家宰譯自攝大司馬彭又求小宰
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丞丞相
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備不足以壓眾心及發
喪即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為丞相府時眾情未查
堅引司武士上盧實置左右將之東宮百官皆不
知所從堅潛令百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
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實嚴兵而至
眾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實論之
不去職自此之門者遂却堅入實遂與丞相府宿
衛實辦之弟子也以前譯為丞相府長史劉彭為
司馬李德林為府屬一人由是德林陳內史下大
夫渤海高顯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引
之入府遣楊惠諭意顯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
今公事不成類亦不辭滅族乃以為相府司錄時
漢王賢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彭飾美妝
進寶物甚悅之財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
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向擾
王且歸第待事變後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
少性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堅章皇帝奇之
政更為寬大刑略舊律作刑書而帝之躬
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
曰君以庸虛受茲顯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
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
定季才縱言不可言復得為其鎮之事乎堅默
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

然騎虎之勢公不得下勉之堅以相州按察留尉遲
迥位按察素重恐有異國使趙王魏安公傅華詔書
召之會葬季才以上柱國章孝實為相州按察又
以小司徒叱列長子為相州刺史先命趙郡章實
續進陳王統時鎮冀州堅使門正上柱國彭之
彭以兩騎往止備舍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屏左右
密有所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彭欲
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彭指之孫
也六月五王皆至長安 周尉遲迥丞相相堅其
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章孝實至朝歌與諸將
大都督賀蘭貴齊書候章孝實章實與貴與語以
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警
藥密以伺之孝實兄子毅為魏郡守迥遣使迎孝
實孝實問迥所為毅答以迥不以實對孝實怒將
斬之毅懼悉以迥謀語孝實孝實攜毅西走每至
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
酒食迥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
實迥追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留宿不進孝實
與毅由是得免堅又令候正破六韓陵謂迥諭旨
密與掖管府長史曹相相等書令為之備迥聞之殺
相及良果文武士民登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后
父之勢扶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
與國舅甥任兼將相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
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以匡國庇民何如眾咸
從命迥乃自稱大掖管承制置官司時趙王招入
朝留少子在國迥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
章孝實為行軍元帥彭公梁士彦樂安公元諧化
政公宇文忻漢陽武川公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
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為行軍掖管以討
迥弘度指之孫詢穆之兄也初宣帝使計部中
大夫楊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宣帝與尉遲
迥發喪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
將有作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從捷徑而遁迥

明迴覺道之不及遂歸長安聖遣尚書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雍州牧畢刺王賢與王至謀殺聖事洩聖殺賢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謀不問以秦王賢為大將軍并其權為大司徒庚子以柱國梁寶為益州總督周青州總督尉遲勤迴之弟子也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所統相衛黎洛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等州皆從之眾數十萬梁州刺史郭公曹申州刺史李惠東萊州刺史費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本州徐州總督司錄麻毗羅拔兖州前東平郡守臧孫義孫孫陵皆應迴懷德永構鎮將統呂陸惠以城降迴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奔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潞州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統豆陵惠襲陷臨鹿迷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言州刺史高九尼等帥普濟之眾圍沂州大將軍權謹攻投曹亮二州屯兵梁郡帝敕羅蒙統八萬軍於恭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迴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劍封上其舊據子士蒙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降穆封從後穆得穆之堅使內史大夫柳爽詣穆為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柱布腹心穆使渾奉尉十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錄金帶道堅十三錄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曹曹遂穆意穆兄崇為懷州刺史初欲應迴後知穆附堅慨然不與曰聞家宿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下開事不得已亦附於堅迴子諒為朔州刺史穆執法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迴招徐州總督源雄東郡守于仲文皆不從雄質之曾孫仲文護之孫也迴遣宇文寶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攻仲文仲文棄郡走還長安迴殺其妻子迴遣權謹徇地河南丞相堅以仲文為河南道行軍總督使詣洛陽發

兵討諒命楊素討宇文寶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鄧州總督官馬消難平舉兵應迴已西周以柱國王諒為行軍元帥以討消難廣州刺史于顛仲文之兄也與陳言趙文表不協得侍中疾誘文表殺之因昌言文表與尉遲迴通謀堅以迴未平因勞勉之即拜其州總督趙惟王招謀殺堅遂過其弟聖齋酒殺就之招引入寢室招子負貫及妃弟曹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聖左右皆不得從唯從弟開府儀同大將軍弘大將軍元寶坐於戶側曹順之孫也弘言皆有勇力為堅腹心酒酣招以佩刀刺爪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寶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堅曰我與兄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知曹順自憤氣扣刀入衛招賜之酒曰吾有不善之意奈何情語如長招倚侍將入後開曹恐其為變扶上坐如此再三招稱喉乾命曹就厨取飲曹不動會勝王迫後至堅降附迎之曹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為曹曰兵馬皆汝物彼先發大事去矣曹不辭死恐死無益復入坐曹聞室後有被甲聲遂請曰相府事急公何得如此因扶起下牀趨去招將追之曹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又問曹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賊野王蓋謀及甘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寶不可勝計周至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臨涇李國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周章孝實軍至永橋城請將先女之孝實曰城小而固若攻不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於是引軍壁於武陟射迴迴其子觀安悼帥眾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源迴迴水漲孝實與迴隔水相持不進孝實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三梁士牙字大仍推於度並分討迴迴釀金軍中慘怛人情大異聖深以為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

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扶公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道者疑其非異後所道者疑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言雖明今一旦代之或能盡腹心逆若如來救則以欺公也愚所見但道公一腹心明於管略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遠至軍政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命小內史程仲方往監諸軍為之節度仲方賦之子也辭以公在出東又命劉昉鄭譯助辭以未嘗為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顯請行軍書遣之類受命必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聖措置軍事皆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日有百數德林口授數人主意百端不加治賊司馬消難以郭隨溫應王順河懷苦九州及魯山等八鎮來降遣其子永為質以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為大督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大庚申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河漢諸軍軍南豫州刺史任忠帥眾趣應陽超武將軍陳慧紀前軍都督婁南兖州周益州總督王謙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梁眉至漢川不得進堅即以唐為之兵元帥以討謙梁眉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伐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恨蒙顧託梁主乖棄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勸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迴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帝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首表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揀要地擁疆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代天子保京師大順以為名故也今尉遲迴雖曰舊將老已甚司馬消難王謙等人之下者非有巨公之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社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眾議

遂止高頴至軍為橋於沁水對邊... 祗頴孫為士狗以禦之... 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 進軍既度頴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 第西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 萬人皆絳中錦襖號曰黃龍兵... 自貴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 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乃戰... 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 文行曰事急矣當以說道破之乃先射... 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震忻乃傳呼曰賊敗矣... 眾復振因其捷而乘之迴軍大敗... 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妻子... 弘度妹先適迴子為妻及鄴城破迴... 度直上龍尾追之迴擊弓將射弘度... 謂迴曰願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 咸之情謹過亂兵不許侵等事勢如此... 何所持也迴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 度賴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迴頭弘升斬之... 小城中者孝寬盡阮之勤惓枯東走... 府儀同大將軍郭行道復之丞相堅以... 款持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堅復其... 年表老及起兵以小御正惟達擊為長... 之子也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 于仲文軍至蒙隈去梁郡七里禮... 文以贏師挑戰而偽北諺不設備仲... 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 劉子寬棄城走仲文進擊曹州復迴所... 仲康禮諱以餘眾屯武武仲文襲擊破... 武迴將席毗羅眾十萬屯沛縣將攻... 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 善淨曰禮諱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

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為建... 進善淨望見以為禮諱出迎... 鄉請將多勳者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 所當寬其妻其子其父自歸如即城之... 皆稱善於吳毗羅恃眾來薄官軍仲文... 毗羅軍大潰爭投水死水為之不流獲... 送京師斬毗羅傳旨皇孝寬分兵討... 平之堅從相州於安陽縣鄴城及邑... 毛州魏州梁主開迴取朝柳莊曰若從... 社稷已不守矣吳主開迴政也符黃公... 沛公鄭譯其厚賞賜不可勝計委以待... 從朝野傾屬稱爲黃沛二人皆恃功驕... 利不親職務及辭監軍皇監賂之恩... 自軍所還龍遇日降時王謀司馬消... 之志殺與食而助逆遊縱酒相府事多... 以高頴代防為司馬不忍廢譯除官屬... 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惟禮... 堅猶以恩禮慰之周王誼帥四總管至... 司馬消難據其勇為洛州總管東京小... 庚戌以隨世子勇為洛州總管東京小... 舊齊之地王子以左丞相相娶為大丞... 相之官 冬十月周丞相堅殺陳感王... 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謀分命... 拒守齊魯擊破之蜀人大駭謀退其將... 高阿那拔之弗度等帥眾十萬攻利州... 灌之城中戰時不過二千援管昌黎盧... 拒守凡四戰時出奇擊破都謀令達安... 等遁去層自劾願入進逼成恭謙令達... 虔城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擊之... 將入城恭虔以城降謀將麾下三十騎... 都令王寶執之虔齊斬謀及高阿那拔... 十二月甲子周以大丞相娶為相國德... 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進爵為王以安...

那為隨國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 而已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國... 命建臺置官丙辰詔進王妃獨狐氏... 勇為太子開府儀同大將軍度支大... 今月甲子應天受命大將軍開府儀... 盧賁亦勳之於是周王下詔選居別... 太傅杞公椿奉冊太宗伯趙聖皇帝... 千隋隋王冠遠遊冠受冊重改服紗... 臨光殿服冕冕如元會之儀大赦改... 司奉母祀于南郊道小冢宰元元... 洛陽孝矩名年以字行天賜之孫也... 少內史崔仲公勳隋王除周六官依... 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 御史都水二臺大常等十一寺左右... 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 酬勳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 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以相國... 尚書左僕射兼贊國相國司鏡京兆... 史監皇史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 元明皇后丙寅脩朝社王后獨孤氏... 太子勇為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趙... 僕射已封周靜帝為介公周氏諸王... 公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 嗣主幼沖恐權在佗族間之甚喜後... 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又禪位憤... 甚愧之改封與周公又之欲奪其志... 許乃之隋主與周戰下大夫北平榮... 主將受禪建儲為息州刺史府之官... 踐踏當共取富貴建儲正色曰明公... 聞及即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 臣位非徐廣情類揚彪帝笑曰朕雖...

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寶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吾族毅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李淵淵晒之也虞慶則勅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瑀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譙公乾憚莫公綸閔帝子紀公澠明帝子敷公貞宋公實高祖子漢公贊素公報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允荆公元宣帝子萊公衍聖公衛皆死德林由是品位不進 五月隋主潛害周靜帝葬于恭陵以其族人洛為嗣

始興王謀逆

陳宣帝大建十三年冬十二月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為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諛有寵於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叔陵以為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有間就事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軍者至殊死伯固憚之乃誦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冢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野大相款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為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寅上親嘗梓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為乙卯小斂太子哀突俯伏叔陵袖劍斫太子右項太子悶絕于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媪具氏自後擊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指縛縛之時媪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發愛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殺東城

因以充戰士散金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守馬越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發軍並緣江防守塞內空虛叔堅自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數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為首鼎摩訶給報之曰須王心誓即將自來才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數溫護驛詣摩訶謂之曰以送臺斬其首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十人并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為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申潰去摩訶言空陳智深即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伯固為亂兵所殺伯固已死乃交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有為燕人韋諒及前衛陽內史彭高諒參軍兼記室鄭信典籤前公喜並伏誅高諒勇也信諒有寵於太后時帝病劇卧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拍梁數日司乘務皆決於太后帝崩劾乃歸政焉丁卯封皇弟叔重為始興王空將軍烈王如 秋九月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為司空將昭烈王如 長城公至德元年 初上病劇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蹇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比惡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求其短構之於上上乃即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為江州刺

史以祠部尚書江總為吏部尚書 秋八月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為司空實奪之權 冬十二月丙辰朔長沙王叔堅反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乃為厭媚自月以求福或告其事帝召叔堅因于西省將殺之今近侍宣書數之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佗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實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陳宣帝大建十三年春隋主既受周禪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為廬州總管鎮廬江廣陵有并吞江南之志周將尉於高顯類薦朝突擒虎故置於南邊使為經略 長城公至德二年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牖牖皆帶珠簾內有寶器寶帳其服玩麗麗古所未有每值風暫至響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來招徠何婕妤江脩容並有寵 送遊其下以官人有文學者妻之捨等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空輜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瑒等文士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其尤醜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十餘人習而歌之分部送麗其曲有五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六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若臣酣歌自夕遂且以此為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為龔貴嬪得見上見而說之得幸生太子深貴妃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形進止閑華每瞻視明眸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

隋滅陳

史以祠部尚書江總為吏部尚書 秋八月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為司空實奪之權 冬十二月丙辰朔長沙王叔堅反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乃為厭媚自月以求福或告其事帝召叔堅因于西省將殺之今近侍宣書數之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佗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實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候人主顏色引薦諸宮女後宮威德之說言其善
又有厭魅之術常置酒於宮中聚女巫鼓舞上
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官者悉脫見李善度進
請上倚憑實張貴妃於膝上共談之李善度不
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不
聞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
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成積積不
法實官鬻獄賂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于外大臣
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熾灼四方大
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上
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
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
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
敏強記明閑史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長大被
親幸又薦所善兵與沈客卿陽惠即徐哲慧景
等云有史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為中書舍人客
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舊制軍人
士又並無關市之稅上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
虛空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上庶並
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即為大
市令傅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
考校簿領豪釐不差然皆不達大體嘗苛碎聚
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
格數十倍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為知人尤加親重
小大政事無不委任轉相引引瑄瑄者五十人
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上曰外間
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
以問施文慶文慶良範亦以為然司馬申復意
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武吏奪志
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三年 初北地傅綽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
遷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受負才使氣
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請綽受高麗使金上

收絳下獄絳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
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詭謀昧明求衣日疇忘食是
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水色過度度度
郊廟大神神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官賢弄權庶
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官更綺繡靡馬餘
菽粟百姓流離殍殍散野賄賂公行帶載損耗神
怒民怨眾叛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
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絳曰我欲赦卿卿能
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
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
當卯祀常稱疾不行故絳及其子
補明元年 初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郡好甚篤每
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
大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詔隋主即命班師遣
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帝怒之益驕書末云想彼
統內如宜此字由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
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
策於高穎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
孰量彼收穫之際彼粟上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
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寡我多我解甲再三若
此彼以為常後更集時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
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
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道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
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
策陳人始因於是揚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勳
號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
曰今唯須武昌以上斬和豫方具海等州更帖精
兵密管度計益信襄荊基鄂等州連造船楫多張
形勢為水戰之具頭頭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
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頭門延州公安巴陵磯磯
夏首斬口溢城置船然於聚漢口以水戰大
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
即須擇使橫度如擁眾自衛一江水軍鼓行以前

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後有三兵
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為基州
刺史又愛蕭巖等降隋主爰安之謂高穎曰我為民
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接之乎高穎曰戰者人
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願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
柝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君復何求楊素在永安
造大船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
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
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旅艦等各有等差賈州刺
史皇甫績將之官稱直官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
對曰大吞小一也自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
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伐將出師臣願先
之効隋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特泉臨平湖草
又塞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賈於佛寺為數以厭
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車火從中
起而焚之具與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
無伐國競排試之除大布令華鬱鬱不得志上
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出祖
東定兵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
三祖之功難亦至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
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華寵惑於
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
棄之草萊謂使讓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
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糜鹿復遊於
始蘇矣帝大怒即日斬之 先是隋高宗王

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
衣冠銜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揚揚揚場晝
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母聞聽覽
有懷傷剛可出師搜推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
吳越又送贖書暴帝二惡仍散為詔書三十萬
紙遍諭江外 冬十月己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
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
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于隋隋人留於客館裴
等屢請還不聽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大廟命晉
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

合後出果陽素出永安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
斬州刺史王世積出斬春盧州總管韓擒虎出盧
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總管弘農燕榮
出東海兗總管九十九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
御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數千百里
以左僕射高穎為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為
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區支度無所發滯十
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陳師誓眾

十二月隋軍臨江高穎謂行臺事部郎中薛道
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當聞
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
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必實荒遠屬後也國
之安危存所寄任彼以江為相惟事詩酒後小
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繼祖為大將皆一
夫之用耳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
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城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
力弱乘之則守此而失彼也席卷之勢事在不
疑頰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
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夜督諸軍也漢口為
上流即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督巴峽綠江

將軍成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峽尾灘地
將軍威隋人慮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畫
勢險峭隋人慮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畫

日下船彼見我虛實難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
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善龍數十艘衝仗而
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龍引步卒自南岸擊昕
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趨白沙遲明
而至擊之昕敗走奔其眾勞而遣之秋毫不犯
素帥水軍東下柵柵被江獲日暹河素幸乘大
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乃暹河公即江神也
船宿鎮成閭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安卿
並抑而不言初上以蕭巖蕭巖汝宗室猶聚眾
奔心忌之故遠散其眾以巖為東揚州刺史巖為
吳州刺史使領軍任思出守吳郡以襟帶二州
使南平王琮鎮江州永嘉王芳鎮南徐州尋召二
王赴明年元會命綠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
為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關船上
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
叔文在職既久不得入和上以其據有流陰忌
之自度素與群臣少恩恐不為用無可任者乃擢
施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
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
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其黨沈安卿以自代未發
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裴憲
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統兵五千并出盃翅
二百餘江上下以為防備處又驛騎將軍蕭摩訶
皆以為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數裝施文慶
恐無兵從已廢其武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
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
啓即為通奏憲等以為然又蕭瑗曰白帝曰此
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入船必恐驚擾
及隋軍臨江間謀驟至憲等數勸表請至手再三
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
事便廢關帝曰今日且出兵若此邊無事因以水軍
從郊何為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使謂國弱
後又以貨動江總摠內為之遊說帝遣重其意而

追奉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按又抑憲等由是議
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
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郭都官尚書孔範曰
長江天聖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宜能飛度
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
江臣定作大尉公矣或妄言此軍馬死範曰此是
我馬何為而死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委仗繼
酒賦詩不報

隋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乙卯陳陳主胡僧基臣
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曉時乃寤
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
買陳船而匿之買船五六六十艘置於濱內陳人
視之以為內國無船弼又請綠江防人每夜代之
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
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江人交代其眾復散
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綠江時獵人馬喧散
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
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
合鎮桃葉山丙寅采石戌主徐子建馳告弼丁
卯召公卿入議軍旅夜辰陳主下詔曰大羊陵縱
侵竊如蜂蟻豈有善言時掃定朕常親御六師廓
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以驛騎將軍蕭摩訶護軍
將軍樊毅中領軍廣遠並為都督司空司馬消
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
樊猛帥舟師出下散騎常侍羊文泰將兵鎮南
豫州重立賞格備僧尼主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
攻拔京口戰南徐州刺史黃恪病軍令嚴諸將毫
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酩酊者弼立斬之所得獲六
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粉書令公道宣
諭於是所至風靡莫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
州軍卒未離橋進攻姑孰日拔之執執及其
家口皇文泰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請
軍門者晝夜不絕管廣之子世貴在新蔡與其

酒賦詩不報

酒賦詩不報

酒賦詩不報

我乎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救以本官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喉與鄧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六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荆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鐵鎖鐵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到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軍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獲陳之士卒三緘之忠肅棄搆而遁素徐去其鐵忠肅復獲荆門之延洲素遣巴獲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碎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三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陳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為秦主俊軍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罷湘漢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為盟主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單賢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會建康單賢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喉陳慧紀丁正業諸慧紀輸指時諸城皆解甲羅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歃血歃然後諸將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新口聞陳已亡殺書官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德業城文撫章等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矣已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己未廢淮南行臺省 陳吳州刺史蕭贍能得物情陳云具人推贍為左右衛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英張默言等討之落蒙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陳拜軍拒述述軍且至贍立柙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述其將王褒守具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破其柙颶兵擊破大破之又遣兵剽道襲具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去

獻以餘眾保包山燕榮擊破之獻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為人所執述進至奉公據陳東揚州刺史蕭贍以會稽降與贍皆送長安斬之楊素之下荆門也遣別將龍驤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文武俊吏酒酣叔慎數曰君臣之義盡於此子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莫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責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眾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龍驤唯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陣至執之以徇并其眾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眾數日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英通武州刺史鄧裕崇葉守請舉兵助之隋所除湘州刺史薛善將兵適至或行軍總管劉仁恩相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崇通拒戰兵敗劉仁恩入城擒叔慎仁恩破舟居業於橫橋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稍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沈氏為主號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草沈沈等安撫領外陳豫章太守徐瑋據南康拒之沈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遣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曰楊吳遺其孫為塊帥眾迎沈沈擊斬徐瑋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安表馮煥為儀同三司再沈氏為宋康郡夫人沈氏之子也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瓌忠之子也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二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官室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將州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鑄石頭表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諸長表大小在路五百里費累不絕帝命權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脩整遣使迎勞陳人王者如歸夏四月辛亥帝幸

驪山親勞疾師已已諸軍凱入獻俘於大廟陳叔寶又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書等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廟廷拜廣為大尉賜駟車乘馬裘冕之服至辛白璧丙午帝幸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及天子諸王二十八人同空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及使內史宣旨詔貴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之責又其羣臣並懼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有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與消難結為兄弟情甚篤帝獨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廣慶道復朝消難得疾不瘳憤慨而卒庚戌帝御廣陽門宣將士自門外交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班朝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內綏後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樂安公元諧遣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為侯正陳叔寶為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獎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既歸使驅使語默然而退辛酉進楊素爵為越公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感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監御坐賜物十段加位上柱國進爵表公仍加賜金寶及陳叔寶死為其寶若稱陳擒楊公功於帝前曰臣在將士死戰破其銳卒擒其虜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雖擒虎略不交陳宣臣之比擒虎曰本表明百臣與爾同時合勢以取偽都爾乃敢先期遂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刃直取金陵降任贍叔寶叔寶據其府庫傾其粟允稱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居關而納之賊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見帝曰二將俱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濫行陳官坐此不加爵已加高翽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

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帝從容命煇與若弼論平陳事煇曰贊若弼先獻一策後於蕭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諫帝之伐陳也使高潛問方略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曹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敷訖或說高類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請將必當憤恨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類又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為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曹王廣還并州曹王廣之戮陳五佐也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敢管待王瑋王儼御史中丞沈暉之罪故得免又至長安事並露乙未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瑋刻薄貪鄙忘害才能儼傾巧媚媚獻二女以求親昵唯險慘詩駢發言邪諂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不奏具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曰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詔以陳尚書令江叔為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驍騎蕭摩訶領軍任忠為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吳興姚察為秘書丞上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開陳敬驍常侍表元女數直言於陳叔寶推拜主爵侍郎詔臺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忠收受人榮祿兼重軍寧不能橫尸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帝見周羅喉慰諭之許以富貴羅喉垂死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論云無節可說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喉曰聞公鄙漢拔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喉曰若

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禪將羊鞠來降伐陳之役俊為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喉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鞠之下能無愧乎羅喉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昔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既而復上表言陳昔臣也陳叔文送款乞知此情望異當何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史陳叔寶常侍韋鼎拜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實則天下家咸一周天老父當委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為大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備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為上儀同三司鼎戲之孫也王茂詔曰今率土大同念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裸身浴德家家自偷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戰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傷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帝弗肯自公欲發揚其名我不求名名宜自戴家傳禍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為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重甲時羅綺者數百陳天子笑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天子乎對曰陳之天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之天子命左右引突厥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右衛將軍龐晃等短高頰於上上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類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塵塵然益明初類父質為獨孤信僚左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為獨孤而不名十四年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琛陳叔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平山侍飲賦詩曰日光天德

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東封書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它日復侍宴又出帝目之曰此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實若病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欲飲酒遂不省高頰至日猶見放在床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符氏征伐所得國皆樂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實違天也仁壽四年冬十一月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諡曰場

隋易太子

陳宣帝大建十三年春二月甲子周禪位於隋王隋王以太子勇為皇太子子封子鷹門公廣為皇太子後為秦王秀為越王諒為漢王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即險勇嘗乞飾獨鎧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為儲后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甚目衣服名器物時後觀之以自警戒汝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志昔時之事故汝汝以我舊所常力子一故并預置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過冬至官官皆謂勇勇後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善對曰於陳官各去也不得言朝上曰善者止三數百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君臣子而諸方岳故正朝賀任工作員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震氏尤幸其妃元氏無龍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佞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生疑襄城王恪王良嬖生高陽

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穎川王斐後宮生孝實孝
 能后彌不平頗道人伺察求勇過惡冒王廣知之
 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其不育后由
 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
 每道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
 為設美饌申以厚禮僕僕往來者無不稱其老
 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
 醜者衣以緞絛給事左右屏帳改用鐵索故絕樂
 器之遊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
 官以誣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參多特異
 請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
 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三司韋鼎
 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
 非君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願言邪晉王廣
 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被授朝士
 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於諸王廣為揚州總
 管入朝將還鎮入官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泫然泣
 下廣曰臣性誠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
 罪失愛蒙官同舊盛怒欲加屠陷母恐請生於
 投杼媽毒過於極否是月勳憂積念懼危危亡后
 以然獨自視地代漸不可耐我為之要元氏女竟不
 允夫婦禮持之事寵阿雲使有如許豚大前新婦
 賜毒而天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後如此意
 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官竟無正
 嫡至單千秋萬歲之後遺汝等兄弟向阿雲見前
 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
 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迭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
 安州牧管字文素素善欲述近已奏為壽州刺史
 廣又親任撫管司馬張衡衡為廣書奪宗之策廣
 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闡於天
 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頗有大功
 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
 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

也然能殺主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
 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天
 悅多齎金寶貨資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素凡有
 所為皆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於盛陳設玩與之
 酌暢多因共博每陽不勝所饋金寶盡輸之約所
 得較多約以謝述述曰此晉王之賜今述與之
 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意說之
 令守正覆道固人臣之常致及經合義亦達者之
 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
 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常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
 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
 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
 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
 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
 請立晉王在賢兒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
 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木山之安也約
 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殊
 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
 之言上無不用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
 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今太子用事恐禍至
 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
 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數日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晉
 王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道而泣到必迎於境
 言及道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使婢
 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眼地伐與阿雲對坐終
 日酣宴晚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摩者
 常恐其潛殺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
 遂遺素金使質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愛懼計無所
 出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歌賦又於後園作蔗人
 村室屋早陟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以當之
 上知勇不自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
 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
 勇勇倚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然豈恐有化慶願

深防禦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視東宮
 織介事皆聞素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疑忌勇
 延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
 事奉聞有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
 諸衛尉有勇健者咸棄去之出左衛率蘇孝慈為
 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悅太史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
 充君正之子也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賊段
 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
 於是內外諛誑過失日聞段因姬威曰東宮
 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
 之則大賞實賦許許即上書之秋九月壬子
 上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前還京
 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故意然然然若苦部尚書
 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致至羣臣勞上既數聞諧
 毀疑弘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
 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
 為下利不解衣臥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
 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邪於是執
 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命楊素
 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士庶黨太子奉詔奉取
 京今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奉取
 屬宮內飛騰語臣云士庶黨太子奉詔奉取
 討爾作在僕別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
 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太子竟乃令我不
 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長歎回視云我大
 費身妨上曰此兒不堪承嗣父矣皇后怙勸我廢
 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安其新改隱忍至
 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守我物此言幾
 異事其婦初亡深疑其過事會貴之勇即言
 會殺元孝知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公主朕與
 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遺棄素索且雲定與女

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質皆謂皇太子取等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我雖德慙弄舜終不以萬姓付于下左衛大將軍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晏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議言固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咸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豈起臺殿四時不輟則蘇若慈解左衛率太子奮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汝當快意又官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以吾會幾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庶高線陳叔寶皇太子嘗令師徒卜吉尚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雜文巧詆銀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晏嘗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表以書與又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纖介事東官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父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晏於仗右衛大將軍元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直者為防元晏耳上以晏及裴弘付獄先是勇兒老杜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數千枝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焉貯支數斛素得之天以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嘗謂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諷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備素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及乎素又發東官服靴似加調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

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並為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泣尸都市為將來鑿戒幸榮長憐得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閤然長軍上儀上表乞宥衛辭情哀切上覽之閱然揚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殺手不宜復留意已詔元晏等令則及太子家令鄭文騰左衛率司馬袁夔福興膳監元海前吏部侍郎蕭子實前主簿下何球並執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翰林閣直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瀟州州上書仇太翼特死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田宅皆沒官則將作大匠高龍又率東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皆與盡於是集群官于廣陽門外宣詔廢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賞鞫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發怒上怒擬其曾初雲詔訓定典出入東官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上燕于裴政屢諫不聽政謂定典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引起裴覺道路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燃將及禍定典以告勇勇益踈政由是出為襄州都督唐令則為勇所昵押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燕于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其疾福嘗於隙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持其出數曰陛下寬容福大矣顏色汝何物小人也為豪慢因付殿法治之數日勇為福致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

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言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絃媚娘洗馬李綱起白男白女則身為官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不以信優選淫聲微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趙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官官獨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死不一為陛下正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惡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厚令則為庶子鄭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靡衣煨炕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末不知其本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妾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家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右丞丞也即用之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請降左衛率官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字文述為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撫官郭衍謂焉由是劾衍為左監門率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官付太子廣書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甲寬而廣過之不得聞勇於是拜衛大將軍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恣暴亂為類鬼所看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子監察御史房產謙稱謂所親曰主上思刻而苛酷太子卑弱劣王權權天下雖安功憂危亂其子玄暉亦密言於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者不仁必自相誅矣今雖承平其云可翹足待

仁壽二年益州牧督蜀王秀家貌瑰偉有膽氣好武藝每謂獨狐曰秀必以惡終我在此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瓛之討西秦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驍人萬智尤為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諫者之因謂軍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又為毛間盡所損食耳帝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徽卒後秀漸者得進渾天儀多稱山嶽自官者車馬被服擬於乘輿又太子勇以謀害督王廣為太子秀意不喜太子恐秀欲為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誅之遂劾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檢司馬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得檢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奉府幕敢不盡心聖上未有教道王已薄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僅生異議內外疑駭後雷震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莫計之朝廷恐秀生變七月以原州牧督獨孤指為益州牧督傳代之指至秀猶不肯行指調諭久之乃就路指察秀有悔色因勸為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觀指規知有備乃止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傷絕氣若不勝喪者其私室飲食皆平常又每朝令進二盤米而私外取肥肉脯餅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襟裏而納之 久閏十月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諫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慶嘗賦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蓋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覽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廢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慶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加鎖相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岳惡父聖母神共收楊聖楊諱諱寬如此形狀勿令散蕩盜理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

秀妻趙圖識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并作檄文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宜有是邪十二月癸巳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給楸婢二人驛使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推謝且曰伏願恩賜壽終感殘恩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允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曰下詔數其罪且曰我今不知楊聖楊諱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嘗以少諫救送南臺命治書侍御史初或治之素忤貴坐貶狀或從外來見之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連下或據素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蜀王秀嘗欲殺素素得罪所撰治道某或與之秀遺或奴婢十口又秀得罪素素或以內目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成懷遠鎮府使司農卿趙仲舒往益州觀察秀事素之賓客經過之與仲舒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史坐者大半以上以為能賞賜甚厚久之貝州刺史裴善遣使上書稱高預下獄其天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父尊無單心願陛下私君之惡願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或不悛影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悛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善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高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何為也衡曰觀素之意欲收如其大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肅俊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恩文紀族父忌並為尚書列卿諸子無汙馬之謫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邸店碾磴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奢侈制擬官禁親故吏布列清顯既廢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東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

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獨柳或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毗見楊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厥作揚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難見左僕射趙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播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天淵榮枯由其臂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諫所進或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而素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夫越臣擅命有漸而卒素貴之於積年相去甚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聖鑒古今最為處置俾洪基永固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權將傾之慮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晷見容色利國家有書以為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上亦復踐素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期親綱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責之禮也素由是縱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揚約為伊州刺史素既被疏吏部尚書物述益用事攝兵權尚書參掌機密素由是惡之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幸仁壽宮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申秋天下秋七月甲辰上表疾即與百僚辭訣遂擇子獻夫人陳氏為太子妃賜姓曰陳氏後既崩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大察氏皆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蔡氏丹楊人也上察氏於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物述黃門侍郎元嚴皆入閣侍奏石皇太子入居大寶殿上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于自為書封出問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官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嗾夫人平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

抵牾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祁述元
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曰勇也述巖出閣
為敕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子猶詔執述巖大
獄述東官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
述郭行即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
官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
與後官聞變相顧戰栗失色嗣後太子遣使者齎
小金合帖欲於際親拜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
懼懼以為為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合中有同
心結數枚官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
却坐不肯致謝諸官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大
子蒸馮乙卯發喪太子即皇帝位會州刺史楊
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
詔賜故太子勇死繼殺之然後陳兵果聚發高祖
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天任這封勇為
房陵王不為置嗣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為其
總管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州皆
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
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視廢居常懷恨及蜀王秀
得罪尤不自安陸首吳國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強
宜修武備於是大發之役羅洽秦城招集天命左
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邊高祖推諒禦之為
突厥所敗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皆配
防嶺委諒以其宿舊委諒謂之高祖怒曰爾為漢
王惟曾故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乎
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龍內
鷄鷄耳何用腹心為王類者僧辨之子儻好奇
略為諂諂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
志每鬱鬱亂亂皆為諂所親善其陰謀會突
厥守東并儀曹人傳弄曉星寢諂謂之曰是何
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
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諂不悅及高祖崩煬帝
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舊書之元是高祖

與諂密約若重書召汝數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王
禪符合者當就殺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通通
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煬帝司馬安
定皇甫誼切諫諒不納誼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貴
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迎順勢殊上馬雖精
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徒於刑書雖欲為友
不可得也諒怒囚之貞州刺史齊鍾葵將討其
司馬京非陶暹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今將國厚
恩位為方伯當竭誠助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鍾葵
失色曰司馬反我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執而
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樓無以壓眾心乃囚之於是
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頊諫曰王所部將吏家
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
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膏腴之地宜任
東人諒不能決乃美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
總管府兵曹聞書素文安諫曰王素以西在王
掌握之內山東上馬亦為我有宜悉殺之分遣藏
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師其精銳直入蒲津
文安諫為前鋒王以六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
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
下相殺事情離駭陳兵號令譁惑不敢旬日之
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
出大谷趣河陽大將軍裴良出滎口趣黎陽大將
軍劉建出并陘略地歸柱國高祖發兵為門尉又
安為柱國東門尉趙王暉專指京師尉以
右武衛將軍洛陽立和為蒲州刺史鎮蒲津諒聞
精銳數百騎載軍器雜糧諒言人選長安門司弗
覺便入蒲州城中陳陳亦有應之者丘和覺其變
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勃海南表明司馬北平
榮毗皆為反者所執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
諒怒改圖令將軍賈餗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
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說速不欲出其不意王既不
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

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曹州刺史薛舉為麟州刺
史梁善為澤州刺史董道正為蒲州刺史張伯
英為澤州刺史代州楊信天水李昇發兵拒諒諒
遣其將劉高擊善善擊斬之諒復遣高善英帥勁
勇三萬攻之昇戰未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
鍾葵所攻前段相繼昇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關
鍾葵軍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匡王並擊高善英
同三司候陳良人多謀畫工拒守之術勇若戰
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昶統單貴於蒲州夜
至河陰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
聲遂衝城而濟進明擊之統軍曹貴走附權以城
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曰破賊皆如所量於
是以為蒲州道行軍總管何如所量於
東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他兄豆盧毓為府
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兄馬歸朝自得
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若不若且偽從之徐伺其
便毓勸之子也毓兄關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
毓素懷忠節必不從亂但遠克成不能自遂臣請
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
人齎數書至毓所要之計諒諒出城將往介州令
毓與總管楊素濟留守毓謂高曰漢王排逆敗不
旋踵吾豈可坐受大吏私負國家而當與卿出
兵拒之乎高曰王以東事相付何得之是語曰拂
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誼於獄與之協計及開
府後同三司伯劉武等閉城拒諒諒分未定有人
告諒諒擊之毓兄諒至給其眾曰此賊軍也諒
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
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誣言死秦良
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重巖胃
又入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為行軍總管軍於
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眾而驕不

晉陽

五年春正月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七百里人畜無遺 秋九月突厥寇齊州衆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閏月突厥寇齊州

六年春二月辛丑周遣陳公純許公貴神武公寶敷南陽公楊莽等備皇后儀衛行殿并六百二十人詣突厥可汗牙帳逆女 夏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臨海王光大二年春二月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更許齊人以昏留陳公純等數年不返會大雷風壞其宮廬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爲天譴即遣使送其女於周純等奉之以歸三月癸卯至長安周主行親迎之禮

宣帝大建四年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長爲化鉢可汗化鉢以攝圖爲副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之子爲步離可汗居西面周人與之扣親戚給繒絮錦絨十萬段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其爲寇爭厚賂之化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

五年突厥求昏于齊 九年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統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

十年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州殺掠吏民 五月己丑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帝不豫詔停諸軍 六月帝殂 冬十一月突厥寇周邊圍酒泉殺掠吏民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化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 突厥寇周并州六月周發山東諸民修長城

十二年春二月戊午突厥入貢于周且迎千金公主

主 夏六月周遣汝南公神慶司衛士長孫

展送千金公主於突厥 十三年冬十二月突厥化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兒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與衆不服菴邏實貴突厥菴邏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人曰若立菴邏者我當帥兄弟事之若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且雄勇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晉陽之菴邏不能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貴共迎立之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鄉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略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隋主旣立待突厥禮薄突厥大怒千金公主傷其宗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質於乎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寧合兵爲寇隋主患之救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侯蘇鐵州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以備之初秦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主入突厥之親友冀得其射法沙鉢略弟處羅侯號突利與之親友爲沙鉢略所忌密託心腹陰與處羅侯之遊徼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靡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與師致討未其時兼於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攝圖兵禮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障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

示彌縫實機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共聞頗長攝圖受其牽率唯懼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疆而合弱逼使玷厥說合阿波別攝圖與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運籌策謂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爲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大僕人驪出伊吾道詣頭賜以狼頭蓋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以晟爲車騎將軍出黃龍道將賜突利突利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腹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

十四年夏四月庚寅隋大將軍韓僧靜破突厥於雞頭山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 五月己未高寶寧引突厥寇平州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 六月乙酉隋上柱國李光敗突厥於馬邑突厥寇蘭州涼州掘管賀魯子幹敗之於可洛峨 冬十月癸酉隋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 十一月乙酉隋遣

沁源公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行軍掘管達吳長儒將兵三千與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周槃沙鉢略有衆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四面抗拒相鬪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去卒以拳賊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其二戰士死傷者什八詔以長儒爲上柱國餘賊一戰于死時柱國馮昱乞乞弟伯蘭州掘管比列長又守臨洮上柱國李崇伯州皆爲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自木破石門兩道入寇武成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安肅咸蓋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沙鉢略懼迴兵出塞

示彌縫實機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共聞頗長攝圖受其牽率唯懼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疆而合弱逼使玷厥說合阿波別攝圖與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運籌策謂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爲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大僕人驪出伊吾道詣頭賜以狼頭蓋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以晟爲車騎將軍出黃龍道將賜突利突利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腹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

示彌縫實機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共聞頗長攝圖受其牽率唯懼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疆而合弱逼使玷厥說合阿波別攝圖與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運籌策謂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爲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大僕人驪出伊吾道詣頭賜以狼頭蓋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以晟爲車騎將軍出黃龍道將賜突利突利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腹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

示彌縫實機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共聞頗長攝圖受其牽率唯懼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疆而合弱逼使玷厥說合阿波別攝圖與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運籌策謂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爲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大僕人驪出伊吾道詣頭賜以狼頭蓋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以晟爲車騎將軍出黃龍道將賜突利突利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腹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

示彌縫實機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共聞頗長攝圖受其牽率唯懼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疆而合弱逼使玷厥說合阿波別攝圖與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運籌策謂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爲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大僕人驪出伊吾道詣頭賜以狼頭蓋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以晟爲車騎將軍出黃龍道將賜突利突利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腹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

長城公至德元年春二月突厥寇隋北邊 夏四月突厥數為隋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衛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慮懼周交之厚請廣意輕重國安行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滅一過之防也朕以為厚敵非庶多慮材根未嘗感國資而為賊節以禮不為虛費有儲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賊成業在心凶醜愚暗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出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請將行義兼金言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求服威刑何用待子之朝雖勞消滿之拜於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子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管白孝充等四將出朔州道入卯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於突厥曰突厥但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略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道其軍中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疫死者甚眾 甲午突厥遣使入見于隋 五月癸卯隋行軍總管李見破突厥於摩那度口 隋秦州總管管榮定帥九總管張驎三萬出涼州 隋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敗榮定藏為兄子也前上大將軍京兆北史萬歲坐事配影燈為寇卒請榮定重兩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為備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波纔入邊即奔敗此乃突厥之耻也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曰勝為眾所宗阿波不利為國主辱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

宿計滅此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逢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結連連頭相合為疆此萬全計也豈使衣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略素忌阿波驍悍自白道殺歸又聞阿波貳於隋因先歸擊北牙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疊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強食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眾而廢之食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勒絮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眾叛歸阿波連兵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 六月突厥寇幽州隋幽州總管慶宗壯公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砂磧突厥圍之城荒積不可守豐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獲管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及明奔遠城者尚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勤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長帥徒罪當萬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汝後吾意且可降賊使復志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投刃突厥後代二人突厥亂射之秋七月辛丑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揚為幽州總管命李崇子敬襲爵 秋八月壬子隋遣高善左僕射高穎出寧州道內史監盧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厥

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為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一如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上天為證終不違背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汝之罽絳皆此國之物帝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為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略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略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射狼性過與爭將斃人長孫晟諫沙鉢略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不可不起安敢違諾但可賀沙為帝女則可汗是女婿婿翁不教婦翁沙鉢略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乃起拜婦翁慶則受誓書以載於首既而大歡與羣下相聚暢笑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耳沙鉢略曰得為大隋天子奴僕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三年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略有隙分而為二阿波復東徙都斤西徙金山龜茲鐵勒伊五及西域諸胡悉附之號西突厥隋主亦遣十大將軍元嬰使于阿波以撫之 秋七月突厥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畏長孫晟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隋主許之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之而阿波國虛存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波敗之獲獲卷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且敢阻長時復偷竊號號今慮慕洋風歸心有度屈膝稱親求為藩附遣其子庫惠洋入朝八月丙戌庫合真至長安隋主下詔曰沙鉢

二年春二月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口降隋 突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 秋九月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為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婿主遣開府儀同三司徐乎和使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為大義公主晉王廣請因豐乘之隋主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

呼難與和猶是二國合作君臣便成一體因命
蕭告郊朝普頒遠近凡賜沙鉢略詔不稱其名宴
庫合員於內殿引見皇后賞舞甚厚沙鉢略大悅
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四年春正月庚午隋通曆於突厥

積明元年夏四月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其子入貢
子隋因請儀於代代之間隋主許之仍遣人賜以
酒食沙鉢略帥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尋奉隋為
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
閭懦弱遺令立其弟葉護雍虞閭惟虞閭遣使迎
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
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矣先祖之澤不相殺畏
汝當嗣位我不懼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
連體我殺葉護豈可使根本反從叔殺叔父屈於
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
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其為莫何可汗以雍虞閭
為葉護遣使上表言狀陪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
節拜之賜以鼓吹幢葆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
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為得隋兵助之多望
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
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桑官武陽公李充請生
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為奈何如
晟對曰若突厥背誼須齊之以刑公見其弟自相
夷滅阿波之惡非有國家因其困窮敢而為戮恐
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祖曰骨肉相
殘教之臺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二年冬十二月突厥莫何可汗西擊都國中流矢

而卒國人立雍虞閭號稱施多那都藍可汗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昏風
賜突厥大義公主以其宗國之覆亡常不平
書屏風為詩叔陳亡以自奇上聞而惡之禮賜漸
薄封公劉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欲亡入突厥許
言相欲與其妻作亂攻隋遣欽來密告大義公主

致兵糧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情職貢頗為遲惠
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檢觀營之公主
見晟有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迎與楊欲計
議有惑都藍屏至京師以狀聞上遣使往索欽
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竟乃賂其達官
知欽所在夜掩樓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
人大以為恥都藍敢安遂等并以付獻上天喜
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
耶斐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主帥處羅侯之子染干
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下使斐矩謂之曰
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後論之於都藍都藍
因發怒殺公主更無信語長孫晟之長孫晟曰
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且與玷厥有隙所以欲
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去去若得向公主求
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勢強而更反後恐難
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於今兩代前
乞通婚不如許之相今南從兵少力弱易可馴馴
使敗雍虞閭以為邊捍上曰善復遣使慰諭染干
使尚公主

十七年秋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遊女大會之太
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
故特厚其禮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長孫尚書
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長孫
晟說其帥東南徙居度斤舊鎮營養厚都藍怒
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來
抄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妻聞由是邊鄙每
先有備

九年春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

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為元帥
尚書左僕射高穎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
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漢王節
度然漢王竟不臨戎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
合兵掩襲突利大敗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殺

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突利都督散丁夜與
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日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
突利與其平下謀曰今女嫁入朝一降在人之外相
子豈復我乎玷厥雖來本無隙隙若往耳大可汗
存濟放知之密遣使入伏遠鎮令速襲燧突利
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給之曰城高地迫必遙見
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一燧來多舉三燧天逼
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眾曰
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鍾虞留其達官執安額
其眾自將突利馳驅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
安帝大喜以晟為左衛將軍賜將軍特節詔讓安厥
上今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勤相辨事玷厥利辭
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都藍妻其妻于突利歸
歸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遣之珍寶以慰其心高穎
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前鋒至崑崙山與
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破之
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
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穎大兵至合擊之突厥
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
達頭遇先是謂將與突厥戰戰其騎兵奔突軍以
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曰此
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陳令諸
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
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置前蔽同三司周羅喉曰
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兵大繼之
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眾
號哭而奔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為意

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突厥歸者長
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為使萬安於朔州唐大
利城以與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遣晟持節送宗
女義成公主以妻之晟奏染干欲落歸者染干難
在長城之內猶被雍虞閭抄掠不得歸唐帝從五
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

百里橋為橫壑令處其內使得佳情畜牧上從之
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為居民防護頭代
州撫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邊頭騎十萬
來寇陸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安鎮還擊斬首虜千
餘級 帝遣趙公楊素出靈州行軍檢管韓信壽
出廣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武威姚辨
出河州以擊都監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監為
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
屈言於上曰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虜內自楊離
其主被殺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太子部下
道招慰上從之降者甚眾

二十年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
王廣揚素出靈武道漢王詠史萬歲出馬邑道以
擊之長孫晟帥降人為秦州行軍檢管受晉王節
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奇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
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三
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史萬歲出塞至
大山斤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為誰候報
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勃燻成平乎候騎曰是
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
斬數千級遂北入磧數百里虜遂遁而遠詔道長
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侯
利伐伐破東攻隋民上又發兵助隋民守要路候
利伐退走入磧達頭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
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桑土如枯木更
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常為大隋典主焉也帝又
遣趙仲卿為營民祭金河定襄二城
仁壽元年春正月突厥步迦可汗犯塞賊代州檢
管韓洪於恒安 夏五月突厥男女九萬口來
降 冬十一月詔以楊素為靈州行軍元帥長
孫晟為受降使者故營民可汗北擊步迦
二年春三月突厥思力俟斤等南度河掠營民男
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楊素帥諸軍追擊

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復追進夜及
之恐其越逸令其騎稍後視引兩騎并降突厥二
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越後騎掩
擊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營民自是突厥遠遁磧
南無復寇掠
三年秋九月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
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營民步迦眾潰西奔吐
谷渾長孫晟送營民置磧曰營民於是盡有步迦
之眾
煬帝大業三年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移
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製冠帶帝不許明日又
帥其屬上表國請帝大悅謂平弘等曰衣冠大
備致單于解辦卿等功也各賜帝厚厚 夏四
月丙寅車駕北巡乙亥頓赤岸澤五月丁巳突厥
啓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
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丙寅啓民
遣其兄子毗黎加特勒來朝辛未啓民遣使請自
入塞帝迎與駕上許 六月戊子車駕頓榆
林郡帝欲出塞羅兵徑突厥中于涿郡恐啓民
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營民營因召
所部諸國突魯室等酋長數十人感集晟見牙
帳中草穢欲令啓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
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者營民遂嘆之曰殊不有
也表曰天子行幸所在無穢則自留香肆餘路
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無穢則自留香肆餘路
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得効筋
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禮耳願將軍教之此
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安庭置其
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
於榆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設開為御道帝聞
屢策益嘉之丁酉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
於吐谷渾高昌道遣使入貢甲辰上御北樓觀瀛
於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滿尚朝于行宮太府

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關征獲千累餘營之外
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殺相去三十里獲
糧相望鉅鼓相聞自是相屬千里不絕此亦出師
之盛者也漢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關山川狎有
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俱長難
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未信曰卿意
如何漢尚曰結為天陳四面在外官及百官家
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回即令抗拒內引
奇兵出外營擊車為壁壘重敵陳此與據城理
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
臣謂此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漢尚為武衛將軍
軍啓民可汗復上表以為先帝可汗傳臣賜臣安
義公主種種無之臣兄弟姪姪皆欲殺臣臣當是
時走無所適仰視唯天俯視唯地奉身委命依歸
先帝先帝憐臣且死養而生之以臣為大可汗還
撫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還如先帝養生臣及
突厥之民種種無之臣等數臣願言不能盡臣今
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萬臣願言不能盡臣今
衣服一如華夏帝以為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啓民
璽書諭以頃此未靜猶須在戰但有仁慈順何必
變服帝欲許之突厥今字文慎為大帳其下可坐
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軍營民及
其部落作散樂請明戲悅畢獻羊羊駝馬數千萬
頭帝賜長良馬二千匹良其下各有差又賜營民
路車乘馬鼓吹幢旗寶鞍西不名位在諸侯右又
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尚
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素之二而而畢 八
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許金河時天下承平
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雜糧輜重千
里不絕今字文信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
百人離舍為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
二千步以板為輪衣之以布飾之以青樓檣漆備
胡人驚以為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

頭乘馬啓長奉廬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啓
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莫
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韓頌顯至厚有接踵來
何如漢天子空一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
帝賜啓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并衣服被褥錦綵特
勅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遂啓民從入塞已丑遣歸
國

四年夏四月乙卯詔以突厥啓民可汗遣奉朝化
恩改戎俗宜於萬壽宮置城造屋帷帳帳以
上務從優厚

五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禮賜益厚 冬
十一月突厥啓民可汗卒上為之廢朝三日立其
子咄吉豆為始單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

八年春二月北平襄侯段文振為兵部尚書上表
以為帝寵待突厥太厚使之塞內資以兵食戎狄
之性無親而貪且日必為國軍宜以時論遣令出
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緘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
之長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隋討高麗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高麗王湯聞陳土大懼泊兵
積穀為拒守之策是歲上賜湯書責以難稱藩
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若熱
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既後突羅王若酒心
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者王
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
不存舍育貴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敷動曉
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
子元嗣立王使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三司兼爵
遼東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

十八年春二月高麗王元帥執鵠之東高麗寇遼
西營州掘管軍沖擊走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
王諱王世積並為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
麗以尚書左僕射高瑒為漢王長史周羅喉為水

軍總管 夏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帥官
漢王諱軍出臨渝關值水潦艱運不繼軍中之食
復遇疾疫周羅喉自東萊泛海還平壤城亦遭風
船多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東者什八九高麗王
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遠東者上臣元上於
是罷兵待之如初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為軍導
帝下詔諭以高麗罪狀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
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罪以兵侵掠其境

煬帝大業六年帝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
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黃門侍郎裴矩說帝
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
臣別為異域先帝欲征之矣久恒擄詭不肖師出
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取民寇國之境遠為蠻
貊之鄉乎令其使者親見帝冕帶之禮以因民
恐懼稍使入朝帝從之數年弘宣旨曰朕以啓民
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
高麗王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啓民
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藩禮
頗顯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
簡閱兵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下詔
七年春二月乙亥帝自弘都往東萊海口造船三
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
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
臨朔宮文武從官九品以上並令給宅安置先是
詔掘揚天下之兵無間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
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艦手三萬
人於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甲辰南淮南江兩道
戎車五萬乘法高陽供載衣甲糧糈令兵士自挽
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秋七月暮江淮以南
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船糧相
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之道常數十
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

下驕動

八年春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密令水令使質
問曰高麗之眾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眾伐之
何以克不對曰日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慮見不願
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據兵此言可見見賊
而先自退邪對曰戰而日朕今據兵此言可見見賊
此命狂將助卒指授方略借道兼行出其不意克
之必矣軍機在遠劍則無功帝不悅曰汝既憚行
自可留此右尚方身監軍取調上書切諫帝大怒
命左右斬之何綱苦救得免去平詔左十二軍出
鑿方長岑君宜海蓋馬建安南嶽遼東至奚扶餘朝
繹沃挾樂等道右十二軍出綏寧金資糧備臨
屯候城探獲頭項石二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
絡驛引途揭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
人號二十萬其親運者倍之宜柱於南萊乾水上
類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皇帝親授節
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
隊為團步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各有偏將一人
其總官總拂旗幟每團墨老受降使者一人承詔
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輕重散兵等亦為四團使
步卒拔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火鼓嚴禁至第一
軍發日遣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遠終四十
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百九百十
里海管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
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
未有也 二月以段文振為左衛衛大將軍

出南嶽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自為見遼東小
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衆但畏秋多詐深
須防賊口陳降款母直達受水陸乃降不可淹遲
唯願嚴勅請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出其不意則
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
時定脫過秋霖深為艱阻兵糧既竭強敵在前難
鞫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六

甚惜之 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遠水泉電德會臨水為大陳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秦鐵狀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文多頓公舞數量治實不差而死兒女手中半乃自請為前鋒請其子曰吾荷國恩全為死日我得及殺汝當實命士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遠水西岸既成引橋東岸橋極不及岸大餘高麗兵大至隋兵就岸者多赴水投戰高麗兵乘高麗之隋兵不得登岸者皆棄刀杖躍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文等皆戰死乃歛兵引橋復說西岸詔贈鐵於宿公使其子孟才襲前太子仲才季才並拜正議大夫奉命少府監何稠督橋三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軍駕度遼引馬陸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懾之因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尚書衛文昇尚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以相統攝 諸將之東下也統戒之曰今者平良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旨欲輕兵掩襲孤軍獨立一身之名以邀數賞非大軍行漢公等進軍當分為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事進止皆須表簡待報毋得專擅違軍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遺更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封獲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不備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既而城又不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顧我來恐見病敗耳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為斬公輩耳公等畏死莫肯盡力請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戰懼失色帝因留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高麗諸城各堅守

下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船艦數百里浮海光進入阻水去平壤六十里軍高麗相逼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擊城則被高麗渡尚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手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偽敗護兒遂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死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備高麗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接諸軍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左衛衛大將軍右翊衛大將軍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右翊衛將軍李士雄出玄菟道右禦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右武衛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遼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弘昇出遼東道檢校右禦衛將軍尉遲將軍文昇出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述等兵自遼河懷遠二鎮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楯并交貨其米粟者別三十石已上重粟能勝致下令軍中遺糶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與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告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感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既而悔之遣人給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復來文德不顧濟鴨綠水而去仲文與述等既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權盡欲還仲文將軍以精銳追文德內有有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眾不能破小賊何類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法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詔軍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時勝騰又過邊議於是遂進更濟薩

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後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放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難猝拔述因其詐而還述等為方陳而行高麗四面鈔擊述等且戰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也衛將軍李士雄戰死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為擊擊高麗知之來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護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計失玄菟遼東城二千七百餘人資儲器械百濟王璵遣使請討高麗帝使等英引引還初百濟王璵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現高麗動靜薄內與高麗通消息將出理使其臣國智年來請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告以期會及隋軍度遼百濟亦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是行也唯於遼水西夜高麗武厲置遠東郡及通突頓而已八月救運和陽洛口太原等倉穀向遼海饋而己部尚書盧江業于蓋留守泳郡其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郡宇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及尚書大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薩水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於白石山世雄擊破之由是獨得免官以衛文昇為金紫光祿大夫請將官委罪於于仲文帝既釋諸將獨擊仲文仲文憂憂病困馬乃出之卒于家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驍果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 二月壬午詔宇文述以兵糧不繼遂陷王師乃軍吏失於支料非述之罪宜復其官爵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悔慢上國今夜海移山猶望克果況此虜乎乃復徵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軍子約之誓不為戰買殺

機奈何親輝萬乘以敵小寇乎帝大駭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遠中道李文遠與上將軍楊

義臣趨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舉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驍以便

宜從事飛樓檣雲梯地道四面俱置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投主客死者甚眾衝梯卒長十五丈驍果兵與光先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戰擊之而墜未及地

適遇罕有垂緇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即拜朝敵大夫恒置左右 遼東城久不投帝遣使拜書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為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

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覺會揚之感反書至帝大懼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

感善玄感之及政與之通謀玄縱兄弟亡歸政潛遣之帝將窮治玄縱等黨與政內不自安爰反亡奔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遠圍玄

器械攻具積如丘山營壘帳幕茶堦不動即覺而去眾心惶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

外四遠風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軍之眾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軍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

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獲諸數千人為放殺後初帝再征高麗後問太史令庾質曰今段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當多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還謂

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為此耳 十年春二月辛未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揚天下兵百道俱進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於亥至幽瀋官

禡黃帝斬殺軍者以屢敗亡者亦不止 夏

四月甲午車駕至北平 秋七月癸亥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務長多失期不至高麗亦

因難來護見至軍者城高麗聚兵逆戰護見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至元權甲子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見還護見集眾曰大

軍三出未能平賊此還不可復來勞而無功吾竊恥之今高麗實因此聚眾之不日可克吾欲遣兵徑圍平壤取高麗獻而歸不亦可乎右丞請

行不旨奉詔長史崔君暉固爭護見不可曰賊勢破矣獨以相任自疑夫吾在關外事當專決寧

得高元還而獲護見此成功所在不能失若爾曹眾曰若從元帥違拒詔言當國罪皆應獲罪諸將

懼俱請遂乃始奉詔八月己巳帝自懷遠鎮班師那鄭賊帥楊公帥其黨八千人抄襲後第八隊

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

仍徵高麗至元入朝元竟不至致將帥嚴裝東圍後舉竟不果行初開聖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

高麗為意劉焯獨以為不可作撫表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十一月丙申殺斛斯政於金光門外

隋文帝仁壽四年 立仇大真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議云情治洛陽遠晉家帝深以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

王昭守長安 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皇龍門東接長平波都抵臨潼關度河至洛陽築城達於

上洛以置關防 癸丑下詔楊素與建東京煬帝大業元年春三月丁未詔楊素與建東京

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萬人從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

之廢二峭道開受母道 敕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瀋湖北跨洛濱發大江

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來海內嘉

木異章珍奇獸以資園苑辛亥會向書石攻皇南講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自餘關通濟渠

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後自板浦引河歷廣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汴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

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

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有技藝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引以輕載死東京四時禁高祖

相望於道又作天經載丁東宮四時禁高祖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園十餘里為

文德苑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內有龍鱗樂器汚注海內綠渠

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室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繡練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知陽春沼內亦繡練

為高芙蓉矣乘輿遊者則乘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板差精麗相高求古思龍女好以日夜從宮女

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秋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

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

西朝堂中一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與之皇后乘輿轉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

有浮景九艘三重宮水殿又有漆彩朱鳥卷幃白虎玄武飛羽畫殿波五樓道場金樓羅船板

船黃雲等數千艘後官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蒼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

入萬餘人其從漆彩以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練為袍又有平乘畫龍鱗鱗艘八艘艇

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天軸楹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

兵湖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

合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舉極水陸珍奇後官厭餒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府儀同三司 二月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弘

等議定東服儀衛制度以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為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博覽圖

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竟覽晝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為之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絳轡車輿

皇后兩薄百官僕服務為華盛以稱上意諫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斃耗之

用者殆無遺類鳥程有高樹輪百尺旁無附枝上

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枝鶴恐殺其子

自拔雙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為瑞曰天子這羽

儀鳥獸入獻毛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鐵鉞鉅

儀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日二十餘里

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闕陳瀘駕

備十乘萬騎入東京辛亥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

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

官馬加珂戴幟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秋七月甲戌元德太子昭慈帝弟之數聲而止

尋秦薨伎無異平日 八月辛卯封皇孫儀為

燕王侑為代王晉昭之子也 九月

乙丑立秦孝三子浩為秦王 冬十月置洛口

倉於華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

窖容谷八十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八十二月

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

窖 初齊溫公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

周宣帝時鄭譯奏飭之高祖受種命予以定樂非

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俗悉放之帝以廢樂

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誘之太常少卿蘇瓌希言

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

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

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闕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有

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衛龍龜龜水人龜魚

編覆于地又有鯨魚噴霧數日倏忽化成黃龍長

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款款騰過左右易

處又有神龍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衣

錦繡繡練舞者鳴環綴花耗課京兆河南製其

衣兩京錦練為之空錫多製藍扇令樂正白明

達造新聲絳之音極哀怨帝甚悅謂明達曰為氏

備隔樂工曹妙達猶封王我天下大同方且貴

汝宜自修謹

三年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

丙寅車駕北巡 六月帝過雁門自榆林出塞

甲士五十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作觀風殿及行

城周二千步八月辛亥庾信民懷而還時信病矣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王帝使使部侍郎裴矩掌

之矩知帝好遠略詔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

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

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

以去縱橫所置將一萬里發自躬煌至千西海凡

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都善接

湊躬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號稱雄漢泥而越

豈容易如及軍但突厥吐渾分道送誠之國為其

華遇故朝實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題

首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

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蓋堂夏復其在茲平

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

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

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

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

胡郡之以利勸令入朝實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

所經郡縣疲於送迎廉賈以萬萬計令中國疲弊

以至於亡皆矩之過也

四年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眾奔永濟

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流郡丁男不供始伐婦

人 三月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

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又

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瞻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

備黃天下山川之圖躬自屢覽以求勝地可置宮

苑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置汾陽宮

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

谷而東 九月辛未發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

者萬餘人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 戊子自上東

都西還 二月戊申車駕至西京 三月己

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夏四月癸亥出臨

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

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百二十里庚辰入

長寧谷度星嶺丙戌至浩靈川以橋未成斬都水

使者黃豆及督役者九人數目橋成乃行 六

月辛丑帝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

禮而江東諸帝多得脂粉深宮不與百姓相見

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也丙午至張掖

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魏伯雅及伊吾

吐屯設等皆以厚利刃侵入朝于帝至燕支山

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請於復令

佩金玉被錦罽裝香案獻歌舞諷諭帝復令武威

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辭者郡縣督課

之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

獻西域數千里之地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郡

善且末等郡詭天下罪人為戍卒以守之命劉權

鎮河源積石鎮大開屯田打獵吐谷渾以通西

域之路長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二縣一千二

百五十五戶八百一十五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

北萬四千八百一十萬隋文之盛極於此矣帝

謂表矩有總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

諸職及西北諸郡管轄輸粟外每歲鉅億萬計經

途險遠及遇寇鈔入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得破

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 丙辰上御觀
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薨伯雅及伊吾吐屯設
外殿宴飲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度者千餘國奏
九部樂及烏龍戲以娼之賜發有差戊午赦天下
吐谷渾有青海俗傳置此馬於其得龍種秋七
月丁卯置馬牧於青海縱牝馬二千匹於川谷以
求龍種無効而止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
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冥文武饑餒流濕夜不
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大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
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癸未車駕入
西京冬十一月丙子復幸東都

六年春正月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卯於端
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然竹者萬八
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
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
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曆曆如一新設帷帳
珍寶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
每過酒舍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
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嘆嘆其
賅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
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僉不能答
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開朕意凡所陳
奏皆朕之成算矣發之頃矩輒曰聞自非秦國盡
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
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
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
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
勤苦帝益以為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
擬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
及巡遊帝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講之四道場梁
蕭蕭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字自隨慶之孫也皆
有寵於帝帝每自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飲燕
王俠與鉅昌及高祖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六

為一帝帝與諸國姬媼為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
之宴飲更相勸酒酣飲亂雜所不至以是為常
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品出入宮掖不限門
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二
月庚申以所尚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
士弟子以相傳授樂三至三萬餘人 三月癸
亥帝幸江都宮 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
夫張衡具圖奏之衡不欲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
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勞後目
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今我有天下也
乃錄齊王陳橋皇甫謂從駕及前幸涿郡相恒岳
時父老謂見者衣冠多不整謹衡以憲司不能舉
正出為榆林太守父之衡嘗役築樓煩城因帝巡
幸得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於調衡曰公
甚肥澤宜且還郡復遣之榆林未幾敕衡督役江
都宮禮部尚書楊文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
道衡真為狂死文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
衡頻頻頻具帝於是發怒謂江都郡將斬之又
乃得釋除名為民放還田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宮
監 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
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官草頓飲
東巡會稽

七年春二月己未上約登臨楊子津大宴百僚
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
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選補
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
與分凍餒瘦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壬午下詔
討高麗 帝自去歲詔討高麗詔山
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運米積於滄
河樓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
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餒殍踴實東比邊尤
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糶以償之
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

遠不足充輻輳至鎮無可輸官權罪亡命重以官
吏貪殘因緣侵逼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
勝凍餓死期交急剝削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
為暴盜鄉平民薄擁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
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回遠東浪死
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蓋有巨子
航負海濱河地形深阻自高昌以其資產富厚籍
中有渤海道人家於其旁累世以官督產富厚籍
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至盜起遠近多往依
之有眾十餘萬號曰曷曷漢南人實建德同縣孫
安祖亦集無賴少年入高難泊中為盜時歸人
張金稱聚眾入曲肅人高士達聚眾於清河境內
為盜 自是所在暴盜蜂起不可勝數徒
眾多者至萬餘人攻城邑甲子較郡尉鷹揚
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八年春三月癸巳上始稱進至還水 夏六
月己未帝幸遼東城 秋七月進軍至薩水
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
及還至遼東城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亡矣蕩盡

九月庚寅軍駕至東都
九年春正月丁卯詔傷天下兵集涿郡 己亥
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 二
月帝復徵校高麗左光祿大夫郭奕謀不職 三
月丁卯濟陰孟海公起為盜掠同樂聚至數萬
丙子發丁男十萬城大興 戊寅帝幸遼東命
民部尚書裴子蓋等輔越王侗留守東都 時所
在盜起齊郡王薄蓋薛北海郭方預清河汲金稱
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勃海孫宣雅各聚眾攻剽
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
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 夏
四月庚午車駕度遼 禮部尚書楊至感及於綏
陽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元
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

五三三

會帝再被三兵兵征高麗三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太半不返今已罷賦復為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軍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聚至數萬

秋八月玄威兵敗執送行在所磔尸東都市

癸卯具郡朱燮曹慶崇聚眾寇掠江左變本遠俗道人赤牀經史頗知兵機形容眇小為崑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居者赴之如歸常長大美姿志氣個儻陽居常數言有王者相故董益相與奉之時帝在沛郡偏南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楊子分為五營以備牙郎宗遣其將陸頭度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軍資而去眾益盛至十萬辛酉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葉蓋刑部侍郎骨儀與留守樊子蓋推玄威黨與僑本天空胡人也帝謂蓋曰玄威一呼而從者十萬蓋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既殘酷復受此自由是峻濶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家枉死者大半流徙者六十餘人玄威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阮之於郡城之南玄威所善文士會稽虞綽琅邪王胄俱坐從逆竄竄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謂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四海謏言朕與士大夫高選亦嘗為太子矣帝從容謂書郎庾世南曰我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

九月己卯東海彭孝才起為盜有眾數萬

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圍東郡虎賁郎將曹青奴擊破之

劉元進帥其眾將度江會揚玄威敗朱燮曹慶崇并元進推以為

主據其郡稱天子崇崇俱為尚書僕射署置百官

左衛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丈以應之帝遣也衛大將軍代人吐萬緒光祿大夫下邳魚俱羅將兵討之

十一月己酉右衛將軍單鳳恭慈討張金稱於清河老慈死

十二月唐縣人宋子野善幻術能變佛形自稱彌勒出出遠近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輿事泄伏誅井

誅黨與千餘家扶風秦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人有歸心者輒復妄言由是三朝人翕然奉之

烏舉兵又眾至數萬丁亥海明自稱皇帝攻元元

萬緒江擊破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元進結縛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眾大潰死於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巢未幾曹慶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圍之元進憂僅以身免於陳斯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圍魚俱羅與緒信行數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賊以復舉其數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請于在洛京洛道家僕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俱羅賊劫俱羅坐斬鈔緒請行在緒乘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度江頻戰皆捷元進憂死於吳其餘眾或降或散世充先降者於通玄寺端像前焚香誓約降者不殺散者始於黃海為盜

開之旬日之間歸首略盡世充悉臣之於黃亭湘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為盜管軍不能討以至隋主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是歲認為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拓俱亡命為羣盜

丁酉扶風賊帥唐霸立

十年春二月歲伐高麗

李弘芝為天子有眾十萬自稱唐主

三月壬子帝行幸涼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

夏四月車駕至比五月庚申延安賊帥劉迦誦自稱皇王建元大比有眾十萬與胡相表裏為寇詔以左衛衛大將軍屈突通為關中討捕大使發兵擊之戰於上郡迦誦奔將卒萬餘屈突通勇力數萬口而還

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師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

十一月乙卯韓石胡劉苗王反自無天子眾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克

汲郡賊帥王德仁擁眾數萬保林慮山為盜帝將東都太史令度質討之以歲代漢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年間四海稍豐然後進討帝為帝常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竟死獄中

十二月壬申帝如東都放天下戍于東都

東海賊帥彭孝才轉掠沂水彭城留守董純討擒之純戰屢捷而盜賊日滋或善純怯懦帝怒鎖純詣東都誅之

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聚十餘萬據都梁宮阻淮為形守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為五柁以塞險羣寇因弱讓入也世充文簿小吏安能將兵至今生縛取敢行入江都百餘人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眾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柁分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縱兵出擊大破之諺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

齊郡賊帥左孝友眾十萬屯臨河山郡及張陘列營連孝友窘迫出降須丘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都通中領河南道

十二郡賊帥討捕大使承郡賊帥盧明月眾十餘萬軍枕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曰賊見吾必急事誰能往者以某入藥

破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以某入藥

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丘委藥而遁使二人分將十人伏葭葦中明月悉眾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閉二人起并其柵各殺數人

管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棚煙燭漲天明月奔還須臾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故實名理以字行

十一年 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募村鳩皆晏城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漢天王國號燕賊帥魏乃兒自稱歷山飛眾各十餘萬比連突厥南寇無趙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意惡之故遷都大興申明公李特薨高祖以潭為督嗣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改封郿帝以其門族權盛忌之會有方士安伽

詐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海內九姓李者潭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帝疑其石叢讒告而告之冀其引決虎賁郎將河東裴仁基告潭及帝收潭敏及宗族三十二人殺之 三月己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為營而居之 以衛尉少卿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陝陽選補郡縣文武官仍發河東兵討捕羣盜淵行至龍門驛賊帥母端兒破之 秋八月乙酉帝北塞 突厥始單帥騎數十萬謀襲秦與 帝見太子九月丁未車駕還至太原縣感言於帝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探固本為社稷計帝初然之字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帝從之冬十月壬戌帝至東都頓躬街舊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經日

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 楊玄感之亂亂舟水殿皆為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十艘制度仍大於舊者 壬申盧明月帥眾十萬寇陳汝 東海李

子通起長白山依左才相才相忌之度淮與杜伏威合自稱將軍 城父朱榮始為縣佐史從軍

遂亡命聚眾為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大將軍王

東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荆汭及山南郡縣所過嗾

類無遺 十二月庚寅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州賊盤陀等子蓋不分賊否自汾水之比村搗盡賊之賊有降者皆坑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為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漏引置左右由是賊眾多降前後數萬餘黨散入它郡

十二年春正月朔果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詔賊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那東南起官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官大抵攸東都西死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官於會稽會亂不成 三月

己酉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衷以不為之間以妓術水船人物自動如生種種奇巧成音曲 己丑張金稱陷西思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魏龍清河諸縣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 夏四月丁巳大業殿西院火

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皇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恒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癸亥歷山飛別將魏程兒眾十萬寇太原將軍潘長文斬之 帝問程兒盜賊左胡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

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除除音在厲門許罷征遼今復徵被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魯屬五月

五日百僚多饋珍玩成獨獨不為或謂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感意甚不遜帝怒罵之帝問威曰

伐高麗事感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殺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道之東征披喜

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悟感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

老革多致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盡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感首在高陽興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命秦叔寶成下詔數感罪狀除名為民後之靈福感死感無以自明不執者除下裴蘊推之靈福感死感無以自明推謝而已帝憫而釋之曰未及即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秋七月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

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右候衛大將軍酒泉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帝命裴蘊大怒以才屬吏旬

日意解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曰於朝堂杖殺之甲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石武衛將軍皇甫無

逸石司郎盧楚等摠領後軍津孝寬之子也帝以詩別留官人曰我慶江都好征還亦偶然秦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願然後斬之 戊辰馮翊孫華舉女為盜虞

世基以盜賊充斥請殺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恨也及辰車駕至鞏倉司移移兵公路

二府於倉內仍令築城以備不虞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帝斬之而行至眾郡郡人邀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

之有又斬之是時李士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眾數萬帝遣召祿大夫陳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 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眾數千萬自恒山寇高陽 冬十月

己巳許帝於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智帝於東宮帝寵昵之及即位以為大僕少卿帝幸榆林化及智及智及智與突厥交帝怒將斬之已解衣解髮既而釋之賜述為智智及弟士及以尚主之故常輕智及唯化及與之親昵述卒帝復以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

韋城翟諱仁命於充崗為蓋盜同郡軍雄信往從之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南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為盜李密亡命往來請帥問說以取天下之策 鄒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真王建元始興改稱豫章郡以其鄉人林士弘為大將軍詔治書侍御史劉子翊將兵討之師乞中流矢死士弘代統其衆劉子翊戰於彭蠡湖子翊敗死士弘兵大振至十餘萬人十二月壬辰士弘自稱皇帝國號建元太平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安撫學校防守令以郡縣應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為所有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以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為之副將兵討賊翟元真翟兒遇於雀鼠谷淵眾纒數千賊圍數匝李士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眾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張金稱郝孝德孫寶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魯陽郡縣將帥敗去相繼惟虎賁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帝遣太僕楊善臣討張金稱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楊善會討擒之餘眾皆歸寶雅 內史侍郎廣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賊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見竊劫盜郡縣捕逐行賞殄盡稱陛下勿以介懷帝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數曰我初不聞賊類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擒兵不少久在聞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遣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不為奏聞賊數多裁減言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

奏雲起試嘗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帝至江都江津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餽餽餽薄費則趨逐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遺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遠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餘民始末樹皮葉或搗糝為末或者煮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勿吏皆畏漢莫敢救王世充密為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河間賊帥格謙擁眾十餘萬據豆子航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勃海高開道收其餘眾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驍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嘗擊大破之伏威乘勝破高郡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祐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 丙辰寶建德自稱長樂王 辛巳魯郡賊帥徐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 盧明月轉掠河南南至淮北東號四十萬自稱無上皇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討之世充與戰於南陽大破之斬明月餘眾皆散 二月壬朔朔方鷹揚郎將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 郡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 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太守 李密匿驪山與洛倉破之謀推密為主上密號為魏公即位稱元年 三月梁師都略定離陰弘化延安等郡遂即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水隆 左胡術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飢子和潛結敢死二十八人攻師都執師都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改元才數以其父為太上公以其子政為尚書令子端子外為左右僕射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為質

以自固始畢以劉武周為安楊天子梁師都為解軍天子子和為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為星利設 夏四月汾陰薛舉劫金城令郝珍發兵自稱西秦霸王 李密討梁師都回洛倉以逼東都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聞賊賊中語江都秦稱李密有眾百萬合必敗不然者東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洛倉必敗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戲歌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誰之若如所言善達何錄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含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怨之密實贖賄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惡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聞吏務密為指善宣行詔命詔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輔用濶多峻文深詆論論行實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為也 五月甲子唐公李淵舉兵於晉陽 秋七月李淵發晉陽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 周武成駕揚府司馬李軌自稱河西大梁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 薛舉自稱秦帝子仁果為太子 驍果從帝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曰聞裴矩對人情非有匹匹難以久矣聽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九月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恣掠士所取或先與者聽自官即以配之 戊午李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舉城自守淵謂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趣長安庚申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合於長春宮冬十月淵至長安 羅川令蕭銑自稱梁王 十一月淵迎代王即位遣薛舉煬帝為太上皇進封淵為唐王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入

江都郡丞趙元楷堂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危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搖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為兵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僕然僕不失為長城公鏡不失為流石且共樂飲耳因引蒲積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揚係據江東奉聖臣廷議之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為善右衛將軍大將軍李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遠長安與世基爭而出門下錄事衡水李相客曰江東卑濕土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自御史劾相客誇毀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又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萬之事也乃命治丹揚官將徙都之時江都權蓋從駕驍果多關中入又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驍果將寶賢遂帥所部西去帝遣驍追斬之亡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即將扶風司馬德載素有寵於帝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載與所部虎賁將元禮直問裴虔通謀曰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誅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奈何又開關內淪淪李孝常以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軍家屬皆在西能無慮乎二人皆懼曰然計將安出德載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行通鷹揚郎將孟業符璽郎丞費牛方接直長計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侍楊士覽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德明論叛計無所畏避有官人白蕭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后任汝奏之官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官人復白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

者何用言之後今帝憂耳自是無復言者趙行極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楊士覽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載等期以三月望日結黨西遁智及曰王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實賢取死耳今天會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載等然之行樞薛世良請以智及及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為流主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及驚怖入聞之變色為流主既而從之德載使許弘仁張慎儀身府告所識者云陛下開關果欲叛多醜毒酒欲因車食盡燬殺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相告語反謀益急乙卯德載乘驍果軍東論以所為皆曰唯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晡後德載盜御廐馬潛厲兵刃是夕元禮裴虔通直闖下專殿內唐奉義王開城門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鏡至三更德載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諠驚問何事虔通對曰智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隔絕帝以為然智及與孟業於城外集千餘人劫候衛虎賁馮普崇布兵分守衛基燕王侯覺有變夜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說曰臣等中風命懸俄頃請得面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內辰天明德載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主虔通自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宿衛者傳呼有虔通乃還關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內宿衛者令出皆背仗而走右屯衛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為亂兵所殺盛指之弟也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女監門叩關請曰兵仗向金積塔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開遠發而釋之先是帝選驍使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行遇便

厚至以官人賜之司官親氏為帝所信化及等結使之為內應是日親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猝之際無一人在者德載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閣魏氏啓之遂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技尉今孤行遠拔刀直進帝欲驚離請行遠曰汝欲殺我我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閣虔通曰帝為可恨王時反對左右亦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正為上江米船不至全與女歸耳虔通因勸兵守之至旦孟業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使首據鞍稱罪過化及至城門德載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准其從騎通帝乘之帝嫌其戰戰兢兢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戰戰扶刀出宮門賊徒喜謀動化及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宮還與手帝問出基何在賊黨罵之舉曰已舉首矣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德載等拔刀侍立帝數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連業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業業盜賊蜂起肆任使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犯德載曰海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舉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彝然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景年十二在帝側號憐不已虔通斬之血飛御服賊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禮何得加以毒刀取禍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孤行遠獨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遠絃殺之初帝自知必死於難嘗以貲貯毒藥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當先飲之然後我飲及亂顧藥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后與官人撤漆淋杖為小棺與趙王景同殯於西院流

球皇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因於馳泉營化
 又弒帝欲奉秀立之眾議不可乃殺秀及其七男
 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凡戚
 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
 之齊王暕素失愛於帝信相猜忌帝聞亂顧蕭后
 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誅暕暕謂帝使收
 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與至街中斬之
 陳竟不知殺者為誰父子至死不相見又校內史
 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裴
 兒秘書監袁充右翊衛將軍宇文弼十牛字文肅
 梁公蕭銍等及其子鉅珠之弟子也難將作江陽
 長張惠紹馳告裴蘊裴蘊誅欲矯詔殺郭下兵
 收化及等扣門援帝議定遣裴蘊世基世基疑告
 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作難數曰謀及播耶
 竟誤人事虞世基宗人及謂世基子符璽謂曰
 君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同死何益世基曰南
 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知
 必將有亂雖所從皆厚遇之又建築為殿吳妻婦
 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既而化及至矩迎
 拜馬首敢得免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之威
 名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集眾面見之曲加殊禮
 百官悉朝堂賀給軍郎許善心獨不至許弘仁
 駭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國朝文武咸
 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依回若此善
 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
 家擒至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舞踊而出化及怒
 曰此人大有氣復命擒送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
 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苦有子矣因卧不食十
 餘日而卒唐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瓌為上
 洛令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化及弟宇文化及之亂
 仲瓌弟瓌為牛牛左右化及殺之兄弟三人皆死
 國難時人愧之化及自稱大丞相撥百揆以皇后

今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今發詔書數書而已仍
 以兵監守之化及以弟智及為左僕射士及為內
 史今裴矩為右僕射 戊辰隋恭帝詔以唐王為
 相國視百揆 字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為
 江都太守綽領軍主申今內外戒嚴云欲遠長
 安皇后六官皆依舊云為御營管判別立帳化及
 更軍其中伏衛部伍官裴矩與智及前舟載取
 彭城水路西歸以折衝郡將沈光馳勇使將給使
 營於禁內行至顯福宮唐貴郎將麥孟才虎牙郎
 鐵傑與光謀曰吾儒受先帝厚恩公使首事雖受
 其驅帥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
 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舊帥
 所將數千人期以晨起將發時化及語洩化及
 夜與賊心夫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載等使討之
 先聞管內諂知事覺即化及營空無所殺化其
 史侍郎元敏數而斬之德載引兵入亦死孟才鐵
 杖之子也 字文化及擁眾十餘萬據有六官自
 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嘿
 然不對下牙方取啓狀與唐恭帝辛十方檢薛世長
 張愔等參決之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十餘
 人守之遣令史取其書數百官不復朝官至彭城
 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兩並載軍人珍寶
 其乙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
 司馬德載竊謂趙行樞曰君人諺謂我當今撥亂
 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
 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初化及既得政賜司
 馬德載爵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以其專統驍果心
 忌之後數日化及累請將分配士卒以德載為禮
 部尚書外示美選實奪其兵柄德載由是憤怨所
 獲賈賂皆以賂智及智及之言乃使之將後軍
 萬餘人以從於長德載行樞與諸將李本正宇文
 宇文尊師等謀以後軍殺化及便立德載為主

遣人詣孟海公結為外助遲疑未發待海公報許
 弘仁張愔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李士文及陽為
 游捕至後軍德載不知事露出營追問執之化
 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
 成方顧共守實貴公又何反也德載曰本殺昏主
 若其鴻唐推立足下而其之逼於物情不獲已
 也化及縱殺之并殺其黨十餘人孟海公畏化
 及之強即果兵酒迎之 蕭統即皇帝位置百
 官準梁故事 煬帝自問至長安五月戊子隋
 恭帝禪位於唐甲子唐王即皇帝位 戊辰東都
 留守官長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 乙酉
 唐恭帝為鄴國公 字文化及留輜重於清臺
 以王範為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共趣黎陽李密
 將徐世勳據黎陽具其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
 渡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勳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
 淇與世勳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
 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以倚其後密與化及隔水
 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奴兒肆被野頭耳父兄子
 弟並受隋恩富貴累世舉朝其主上失德不能
 死諫反行弒逆欲規篡奪不追諸君之忠誠乃
 為羣鳥之惡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
 我尚可得安全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眼目大言
 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密謂從者曰化
 及庸愚如此勿欲殺爾為帝王吾當折汝驕之耳化
 及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勳於城外掘深溝以固
 守化及阻堅不得至城下世勳於城中為地道出
 兵擊之化及大敗獲其攻具 時李密請降皇泰
 主令先平化及賜以詔書密受詔東擊化及王範
 降於密化及大懼欲取以比諸郡其將陳智略等
 皆降化及及魏郡縣稱魏郡 秋八月隋江都太
 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備天子儀衛改葬於江都
 宮西具公臺下其王以下皆列瘞於帝坐之側
 九月辛未追諡隋太上皇為煬帝 字文化

及至魏縣張愷等語去之軍覺化及般之腹心稍盡兵力殘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妻妾樂化及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為計覆來去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有甚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族滅豈不由汝乎將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及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放我以降實建德相聞言無畏幼歸而復飲以此為恒其眾多亡化及自知必敗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燒殺秦王浩即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政元天壽聖皇帝百官 冬十月丙戌皇泰主以王世充為太尉

二年春正月戊午淮安王神通擊字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投魏縣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 閏二月字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眾從之與共守聊城建德謂其羣下曰吾為隋民隋為吾君今字文化及弑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獲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軍以勞戰士若受其降將何以為軍實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為功其易奈何會其王昂而不受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既而字文化及昂自濟北觀之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舉先登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遂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係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謂隋諸皇后語皆稱巨素服焚佛帝盡哀收傅國璽及兩簿儀仗撫存隋之百官集僧道寫字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百景集僧道斬之梟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

承趾至襄國斬之 夏四月癸卯王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於鄭遵其兄世暉繼皇泰主於含涼殿 戊申世充奉皇泰主為讓國公 乙巳王世充即皇帝位 五月王世充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執皇泰主於讓國之讓曰恭皇帝

高祖與唐 隋恭帝義聖元年 初唐公李淵妻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榮紹世民聰明勇義蓋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右驍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玄霸侍世民善左親衛竇瑋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瑋東之孫也亡命在太原善與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即內環意乃安晉陽官監荷氏裴寂嘗陽令武功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燄數百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又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曰此非常人懿達類漢高祖武周觀租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營於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才之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君無但人不知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盜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馬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今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募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吾言不立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言不從猶豫之不取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

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從龍山今高祖廉與寂博神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之仁恭君雅難不利淵恐其獲罪甚愛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窮困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與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懸官因取紙筆欲為表世民徐曰世民親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勿出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均傳李氏實屬圖識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數日吾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三壘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官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從容言曰一即陰養士馬欲舉大事去為寂以官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意計耳裴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兄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世民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誹江都尉大懼世民與寂等後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上馬精強官監蓄積巨萬以益軍事何患無成代王幼沖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都都將裴寂帝遣使者馳驛捕淵及仁恭使指舊任淵淵亦淵淵之為河東討捕使也請大謂淵曰今王林搖動帝詳之孫也善古候及相人謂淵曰王林搖動帝座不安裴墟得處必有真人起於其非公而誰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六

乎主上猜忍尤忌諸李金才既死公不思變通必為之矣矣淵心然之及留守晉陽鷹揚府司馬太原許世綰說淵曰公姓在圖錄名應歌謠握五郡之兵當四戰之地舉事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三不旋踵唯公圖之行軍司益文武士襲前太子左勳唐唐憲德弟倫皆勸淵舉兵徐說淵曰明公此招戎狄南收豪傑以取天下此淵之舉也淵曰湯武非所敢擬在私則圖存在此則拯亂抑劫也重吾將思之慮也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遲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被制人後被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遲不已且公為官監而以官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為敕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期歲募其漆郡擊高麗由是人情凶惡亂者益眾及劉武周據汾陽官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官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官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之何王威等皆懼再拜請淵曰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阻復有它賊據之以嬰城扞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為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國同休戚若侯委我輩及事機要在乎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分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王曰王威私基皆背任三侍所犯當死安得將兵欲收按乃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之狀武王曰討捕之兵悉隸唐公威若雅但寄坐百被何能為德平亦止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云威君雅

欲因晉祠祈雨為不利五月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且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莊城劉政會入立庭中稱有密狀淵曰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云威君雅洩引突厥入寇君雅懷杖入諛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自時威已布兵塞衢路文靜因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眾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閉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眾以為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官死城中懼淵及遣軍潛出城且則張旗鳴鼓自它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李建成本元吉棄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智雲送長安殺之建成元吉遇柴紹於道與之偕行 六月己卯李建成本至晉陽 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實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為手啓單辭厚禮遺趙軍可汗云欲大舉義兵遂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聞星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顧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實貨亦唯可汗所擇如軍得發謂其大人曰隋主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不害唐君而大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美寂劉文靜等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胡兵非所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留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發策等乃請專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魏郡縣易旗幟雜用絳白以不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將兵擊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命太原令太原溫大有與之偕行曰吾見年少

以卿參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闕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過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官聽其入郡丞高德備閉城拒守己丑攻城之執德備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鷩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各為謀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大慰諸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本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言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為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矣已建大將軍府以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唐倫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為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曹晉陽長上邽姜蒙為司善為太原張道原為云曹晉陽長上邽姜蒙為司功參軍大谷長務開山為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寶琮及鷹揚郎將高平王長諸天水姜寶證陽也為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為世民為勢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為各置官屬以柴紹為右領軍府長史諒謙人劉瞻領西河通守道源名河開山名曠皆以字行開山不害之孫也 突厥寇其桂國東朔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丁酉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甚盛恭禮禮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上市其平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馬而食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也當為汝買之不足為汝費也己丑靈壽賊帥都士陵帥眾數千降於淵淵以為鎮東將軍燕那公勿置鎮東府補備為以招撫山東郡縣己巳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

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秋七月壬子李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官後事並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眾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眾以從甲冑遺通議大夫張倫將兵徇稽胡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賸贖窮乏民年七十已上皆除散官其餘豪俊隨才授任口告身各分淵所書姓名而去淵入雀兒谷壬戌軍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遣虎牙郎將老生帥精兵一萬屯霍邑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稽南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驍果還太原更運一月糧乙丑張倫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眾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竊失特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乃召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已使祖君元復書曰與兒瓜流離異根系本同自唯虛薄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殲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而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遠遶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早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軍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賊險養威徐觀蚌鵲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為八使入曲六屯顯而不扶墮野躬責所以大養義兵和親比狄共臣天下志在尊隋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緣附翼唯弟早膺圖錄以尊兆民宗盟

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樂足矣適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開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下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兩父不見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厥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運兵險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喜諷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馬不如還救根本東圖後舉李世民曰今宋老生被野何憂多糧老生輕舉一戰可擒李密輕舉難遂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傾魏周雖速太原原宜可近志馬邑本與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今天下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戰則不悲淵乃悟曰宋老生已發奈何世民曰石重藏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逐丙子太原建糧亦至八月己卯雨霖辰辰李淵命軍中鑼鎧伐行裝辛巳旦東南由山足細道趣靈武淵悉宋老生不出李建成卒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甚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其無能為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出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粉開山越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

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臨瀛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淵之復戰淵兵復振因傳呼曰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門閉老生下馬投擊劉弘基就斬之僱戶數里曰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邑之功軍吏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壬子淵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道歸或談以功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果以官不勝於用兵乎平心慮入臨汾郡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癸巳淵至龍門劉文靜慶賴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援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謂可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棗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鼎為大將軍府察非稼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負企運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稱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表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鄜陽遣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逆迎然後敢行而進直拔水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瓌為銀青光祿大夫時關內羣盜蜂起河東之民賊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軍于廣狹華自帥陽驍騎度河見淵淵握手與坐慰勞之以華為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其使有功者季華以次授官賞賜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詣劉弘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金紫光祿大夫史大業將步

騎六千自梁山濟營於河西以待大軍以任環為招慰大使環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詣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眾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守城則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自濟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扼其背彼不走必為擒矣 九月乙卯張綸徇龍泉文成等郡皆下之獲文成太守鄭元璠元璠譯之子也 屈突通遣虎牙郎將乘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善長詣等營長詣等戰不利孫華史天余以遊騎自後擊顯和和大破之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絕河梁丙辰蒲州太守蕭造降於李淵造侑之子也戊午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將佐復推淵領太尉增置官屬淵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待通為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士良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眾故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敵而取之若掩捕羸耳若淹留日眾心離退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詣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馮翊武功斬孝讓以蒲津中軍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仍應接河東西諸軍孝常國通之子也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安養尉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詣見淵於長春宮師古名籍以字行志意宣軌之兄子師古之推之孫也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乃有才略淵曰禮而用之以志當為文舉高為朝散大夫無忌為渭北行軍典籤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郎將湯陰君素領河東道時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為劉文靜所逼將軍劉綱度潼關也都尉南城通欲往依之王長詣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借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矣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留匿當自為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家資徒眾淵從茅神通在長安云一鄂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潘仁入司竹園為盜有眾數萬劫前尚書右丞李綱為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眾踰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樂城長令狐德柔為記室德柔之子也李氏又使馬三寶說裴盜李仲文向善志立帥利等皆師從之仲文密之從父師利和也西京留守屢遣兵討潘仁等皆為所敗李氏獨監歷武功始平皆下之眾至十萬左親衛段倫文振之子也娶淵女亦聚眾於藍田得萬餘人又淵濟河神通李氏綸各遣使迎淵淵以神通為光祿大夫子道彥為朝請大夫綸為金紫光祿大夫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關中羣盜皆請降於淵淵一以書慰勞授官使各居其所又募降

於淵淵即度刑部尚書領兵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獨左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魯懷奉代王侑東城拒守己已淵如蒲津庚午自臨晉濟渭至永豐倉勞軍開倉賑飢民辛未還長春宮子申進也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先是平涼奴賊數萬圍扶風太守竇瑊數日不下賊中食盡立師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來持干酒詣奴賊管奴帥長揖行恭帥手斬之謂其眾曰汝輩皆良人何故事奴奴為主天下謂之奴賊眾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即帥其眾與師利共討世民於渭北世民以為光祿大夫瑊孫之從子也隰城尉房玄齡謂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者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遇知己整竭心力知無不為淵用劉弘基長安關山分兵西馳弘基道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帥眾從之頭于阿城勝兵十二萬軍令嚴整秋毫未犯乙亥世民自盤屋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慮矣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攻城至並聽教延安上郡雕陰皆降於淵丙子淵獨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營於安興坊入村落侵晨舉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專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遷館於安興坊 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遺者夷三族孫華中流矢卒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求吉先登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齊歡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臣帝室遺者毋得無禮眾皆愕然伏于庭下淵遣兵于東宮遷等母得無禮眾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思廉與殿後也淵還合於長樂宮與民約灑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

衛文昇已卒戊午載陸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奇
詰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馬邑
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收將斬之
靖大呼曰公與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
乎世民為文武才略其勇雖擒虎每撫之曰可與
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勇雖擒虎每撫之曰可與
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 壬戌李淵備灑駕迎
代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天放改元還
尊煬帝為太上皇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
為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
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稱今日
於虔化門視事乙丑榆林靈武平涼安定諸郡皆
遣使請命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
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丞相府唯祀天地四時
禘祫泰畋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
為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淵留之以為丞相府
司錄事掌選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為司錄參
軍使定禮儀威熾之子也淵傾府庫以賜數人國
用不足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為今義師數
萬並在京師樵薪實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中
樹為薪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匹淵從之己巳以
李建成為唐世子李世民為京兆尹淵父義公
為齊公 十二月癸未追諡唐王淵大父襄公
為景王考仁公為元王夫人竇氏為穆妃 世民
破薛仁果於扶風 乙未平涼留守張
隆丁酉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漢陽郡相繼來降
以竇瑤為工部尚書燕國公蕭瑀為禮部尚書宋
國公 李孝恭擊破朱榮請將請盡殺其俘李恭
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皆釋之於是自金
川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千餘州 屈突通
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復使桑顯和夜襲其營文
靜與左光祿大夫段志玄悉力苦戰顯和敗走盡
俘其眾通勢益衰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

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為也每自摩
其頸曰豈當為國家受一刀斃斃將主未嘗不流
涕人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道其家僅值之通立斬
之及聞長安不出將趨洛陽通與顯和即於城隅
灌關引兵東出將趨洛陽通與顯和即於城隅
文靜文靜遣竇珍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
桑通結陳自固竇瑤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
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離命左右射
之顯和謂其眾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
欲何之眾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
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有國天地神祇實知之
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賜爵將公兼
秦公元帥府長史淵道通以河東城下招論君若
素君素見通感戴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衫因謂君
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與不響應事勢如此卿
當早降君素曰公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
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乃更為人作說客
邪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
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
用多言通歎而退 劉文靜等引兵東略地取弘
農郡浚定新安及西 甲辰李淵遣靈陽令詹
俊武功縣正李仲哀徇巴蜀下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詔唐王
劔履 裴煥拜不名唐王既克長安以書諭諸郡
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史及盜賊渠
帥氏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曰以
百數 二月己卯唐王遣天常卿鄭元璠將兵
出商洛徇南陽左領軍府司馬安陸馬元規徇安
陸及荆襄 三月己酉以齊公軍事聽比將
軍太原道行軍元帥都督王公 戊辰隋恭
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為相國總百揆唐
國置丞相以丁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詔誠

者所為耳狐兔大政而自如龍錫可乎必若循繩
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
霸而求名彼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矣竊亦恥之或
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舜舜湯武各因其時
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
末必劫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為若
其無知孤自尊而節讓平生素心所不為也但敢
丞相府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有司 夏
四月煬帝山問至長安唐王哭之慟曰吾比面事
人失道不能救朕志哀乎 五月戊午隋恭帝
禪位於唐唐王即皇帝位於太極
殿遣刑部尚書蕭瑀遣太子唐王即皇帝位於太極
殿遣刑部尚書蕭瑀遣太子唐王即皇帝位於太極
置州以太守為刺史推五運於王德色尚黃 六
月甲戌刑部以趙公世民為尚書令黃忠公瑒為刑
部侍郎相國府長史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司馬
劉文靜為納言司錄參軍威為內史令李綱為禮部
尚書參掌選事移救開山為吏部侍郎郎趙慈景
為兵部侍郎裴寂為禮部侍郎王薄陳叔達博
陵崔民幹並為門侍郎裴倫為內史侍郎錄事
參軍裴勝為尚書右丞以隋兵部尚書蕭瑀為內
史令禮部尚書竇瑤為戶部尚書蕭公屈突通為
兵部尚書長安令獨孤懷恩為工部尚書瑒上之
從子懷恩舅子也上待裴寂甚厚裴臣無與為比
賞賜服玩不可勝紀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假
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之即內言無不從稱
為裴監而不名裴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
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毀之者眾
終不自理上嘗有敕而內史不時宣行上責其違
瑀對曰大業之內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
知所從其大業之內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
事今王業經始事繁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
臣每受一敕必勤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
緩之愆實由於此上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已卯村四親廟主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簡
 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曰景皇帝廟號
 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皇帝廟號
 太祖祖妣曰孤氏曰元皇帝追諡曰景帝曰景
 后每歲祀昊天上帝配庚辰立世子建成為皇太
 子趙公世民為秦主齊公元吉為齊主宗室黃瓜
 公白駒為平原王賈公孝基為永安王柱國道玄
 為淮陽王長平公叔良為長平王鄭公神通為永
 康王安吉公神符為襄邑王柱國德良為新興王
 上柱國博義為隴西王柱國秦恭為勃海王孝
 基叔良神符德良帝之從父弟博義秦恭弟道
 玄從父兄子也 乙酉秦隋帝為都國公詔曰近
 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
 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符所司量才
 選用 丁酉萬年縣漢書武城孫伏伽上表以為
 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霄陽遂近響應
 未甚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
 不難也臣謂宜易其拜職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
 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鷄鶩
 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
 國淫聲近日常於民間惜婦女襦襦五百餘襲以
 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
 子孫漢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
 染身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
 其有門風不能雅睦為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
 聲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
 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
 然也願陛下慎之上有表大悅下詔褒稱准為治
 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秋九月
 真州刺史韋襄即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又不下
 軍數不利太子以工部尚書獨孤懷恩代之 十
 一月癸丑獨孤懷恩攻堯君素於蒲陔行軍揔管

趙慈景尚帝女桂陽公主為君素所擒梟首城外
 以示無降意 冬十二月隋將堯君素守河東
 上遣呂紹宗韋襄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
 時外國嚴急君素為大鵠置表於顯具論事勢洵
 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
 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龍王皇甫無道自東都
 來降上悉遣詣城下為陳利害君素不從又賜金
 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
 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
 應弦而倒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
 國家未嘗不歎歎謂將士曰吾立事主上於藩邸
 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神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
 頭以付諸君聘君等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
 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君素性嚴明
 善御眾下莫敢叛久之倉粟盡人相食又獲外人
 微知江都傾覆而子君素左右薛宗等殺君素以
 降傳首京師

二年秋八月丁酉鄭公義誼曰隋恭帝無後以疾
 子行基嗣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七
 唐平東都 禮部 王世充
 隋煬帝大業九年 禮部尚書楊玄感驍勇使騎
 射好讀書喜交海外知名之士多與之遊東齊
 山公李密書密稱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
 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
 仗下黑兒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調密使
 稱病自免密遂厚事專務讀書嘗與黃牛讀漢
 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謂其子玄
 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
 為深交時或侮之密曰今言當指實置置可面說若
 決機兩陳之間嗚呼咄嗟使敵人震懼密不如公
 驅策天下下賢後各申其用公不如密密密可以階級
 稍榮而輕天下士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素恃功
 驕侮朝堂之隙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素亦覺
 之及素薨帝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玄感
 頗知之且自以累世貴顯在朝文武多公之故吏
 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
 謀作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為將
 領帝喜曰將軍必有將相必自有相固不虛也由
 是龍遇日隆顯預朝政帝位高履命玄感於黎陽
 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以郡贊督趙懷義等
 謀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欲令度遼諸軍之食帝
 遣使者促之玄感揚言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
 玄感弟虎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並從幸遼
 東玄感潛遣人召之二人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為
 監事許華所執斬於浮邱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
 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偽
 為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謀反六月甲子玄感入
 黎陽縣開城大索男女取械反為甲甲皆為
 準開望之獲移書傍郡以討諸兒為名令發兵
 會於蒼所許縣官有幹用者玄感皆以運糧追集
 之以趙懷義為衛州刺史東光尉元務本為黎州

刺史河內郡王薄唐禮為懷州刺史治書侍御史
游元齊運在黎陽玄感謂曰獨夫肆言僞身終域
此天下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
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
青紫交映常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填土未
乾觀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
之運為以兵不能獨乃殺之元明宣城高梢三千
餘人刑三牲普眾且諭之曰上無道以下百姓
為念天下騷擾死遠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
以救兆民之弊何如眾皆踴躍稱萬歲乃勸兵部
分唐禮自玄感所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遣家僮
至長安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
玄感大喜以為謀士謂密曰子常以濟物為己任
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往遠在邊外去
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禮胡中間一道理
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剽掠臨渝之險
扼其咽喉歸路既絕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
月資糧皆盡其眾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
也玄感曰更言其大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
有衛文昇不足為憂今帥眾散行而西經城勿攻
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揀險而守之天子
雖遠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大密曰
蘭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為號令四方但恐唐
禮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
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
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
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
楊玄挺將驍勇十人為前鋒先取河內唐禮據城
拒守玄挺無所獲又使人告東都趙王侗與樊
子蓋等勒兵為備脩武民相帥于臨清關玄感不
得度乃於汲郡南度河從之者如市使弟積善將
兵三千自偃師南緣洛水西入玄挺自白司馬坂

逾邱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
許自稱大軍其兵皆執單刀物槍無弓矢甲冑東
都遣河南令達奉善意將精兵五千入拒積善將
作監河南督治裝募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度
洛南營於漢王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
皆為積善所取引策不出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
鎧仗者大半玄挺亦不追引策退三四里收散兵
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弘
策又敗如是五戰四辰玄挺直抵太陽引弘策將
十餘騎馳入官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玄感
玄感屯上春門每晝夜自以身為上柱國家累鉅
萬金至其富貴無所不備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為天
下解倒懸之急耳眾皆悅老爭獻生酒子弟詣
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內史令李福嗣洗之
兄子也從軍出拒玄感為玄感所獲玄感厚禮之
使與其黨胡師耽共守玄感玄感立明願勿拘小禮
樊子蓋數帝罪惡云今欲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
自貽伊戚樊子蓋新自外藩入為京官東都舊官
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面裝弘策與子蓋
同謀前出計賊失利子蓋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
命引出斬之以徇國子祭酒河東楊汪小有恭
子蓋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乃得免於是將吏震
肅無敢仰視今行禁止玄感盡統攻拔子蓋隨方
拒守玄感不能克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者聞弘
策死皆不敢入護兒子淵裝羅子魏大羅卿鄭善
果子儼周羅暉子仲等四十餘人皆降於玄感玄
感悉以親要重任委之善意譯一兄子也玄感收
兵得五萬餘人分五千人守慈稠道五十守伊闕
道道韓世粲將三千人圍梁陽顧覺將五千人取
虎牢虎牢降以寬為鄴州刺史鎮虎牢代王侑使
刑部尚書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文昇至華陰
掘楊善意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滑

灑直趨東都城北玄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
於金谷遼東城又不拔帝遣布衣百餘萬口滿
貯土欲積為魚梁大道闊三千步高與城齊徒戰
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
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感反書
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
無為患威曰夫識是非發成敗乃謂之聰明玄感
庸碌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受成亂臣帝又聞達
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受之帝聞太宗今庚寅日
玄感其有成乎實曰玄感地勢雖險素非人望因
百姓之勞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
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左衛衛大
將軍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
玄感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聞東都召諸將護兒
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救不宜擅還固執不從護兒
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
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事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
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子玄感馳驛奏聞帝時
還至洛郡已救護兒救東都見弘策其悅賜護兒
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教公之曰君臣意合遠
同符契先是右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令
從軍自效從來護兒在東萊帝疑之詔鎖子雄送
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奔玄感衛文昇以步騎二
萬度瀝水與玄感戰玄感屢破之玄感每戰身先
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為致死由是
每戰多捷弘策益至十萬今文昇樂不敵死傷
太平且盡乃更進屯邱山之陽與玄感大戰一日
十餘合會楊玄挺中流矢死玄感軍乃稍却秋七
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眾至數萬
始楊玄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得車
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委任李密福嗣每書於背持
兩端密揣知其意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貴履
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敵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為

所謀請斬之玄感曰何至於此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奸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虛矣李士雄勸玄感速誦草號玄感以問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讓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苟或勝而見誅今者密欲正旨還恐道班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卒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疆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亟亟欲自草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

屈突通引軍屯河陽李士雄繼之玄感則計於李士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控之通不能濟則樂衛夾援玄感然之將拒通樂子蓋知其謀數整其營玄感不得往通濟河軍於破陵玄感分為兩軍西抗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其營謀之李士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以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水豐倉以振食之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李密曰弘文固守元弘詞權強兵在隗右可聲言其及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給衆會華陰諸楊請為導士辰玄感解東都關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文字述等諸軍聽之至弘農魯父老通說玄感曰官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玄感以為然弘農太守燕王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禦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營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密謂公今許衆西入軍事貴速况乃遣兵將至以自衛玄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玄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閩鄉字述衛文昇來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之於皇天原玄感上藥豆布陳亘五十里且戰且行玄感一日三敗八月壬寅玄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

敗獨與十餘騎奔落追騎至玄感叱之皆反走曰我雖盧戎獨與弟積善汝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袖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

玄感死於東都三月復禮而焚之玄感弟玄獎為義陽太守將赴玄感為郡丞周旋五所殺仁行為朝請大夫伏誅於長安玄感之圍東都也梁郡民輯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為河南道元帥旬月間東十餘萬攻東都郡縣至襄城圍之玄感稱微為東所獲傳首東都楊玄感之西也取福禍二語東都歸首是時知其比者皆不問樂子蓋收玄感之簿得其書並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為人所獲亦送東都樂子蓋送福禍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蓄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辛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有利其金許謀陰禁漸施密請通市酒食每宴設語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至魏郡石象驛飲防守者皆解穿牆而逸密呼羣福禍同大福禍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二面賣我耳至高陽帝以書卓示福禍火付大理謂應刑者支體廢碎積善福禍仍加軍罪

十二年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音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淮陽利令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子才秀子君明不取舍從煙懷報告其事帝令懷教自肅教書與梁郡通守楊汪相知收捕汪遣兵圍秀子宅逼值密出以由是獲免君明秀子皆死草城程讓為東都滯曹坐事當斬樞密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潛謂謂曰程漢司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諺驚言叩頭曰諱團年之豕死生唯曹曹主於命君

漢即破械出之諱再拜曰諱蒙再生之恩則幸矣奈曹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日本以為大夫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奈何反殺兒女子諱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諱遂亡命於反崗為羣盜同郡軍雄信曉健善用馬樂聚少年往從之離孤徐出勸家於街南年十七有勇略諱曰東郡於公與勳皆為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梁陽梁郡汴水所經則行舟商故足以自資諱乘之引眾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眾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霸仁濟陽王伯當韋城王元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眾為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聞諱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之稍以為然相謂曰斯人公卿子孫志氣若良令人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唯程讓最謹乃因王伯當以見諱為謀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諱悅稍親近密與之計事密因說諱曰劉項皆起布衣為帝王主至辱於上民忿於下銳兵盡於遠東和親絕於空敞方乃巡遊揚越棄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三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諱謝曰吾侍奉益日及偷生童閭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會有李士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請賊求訪李密士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以來民間諱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

后楊楊子究轉花園東后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東后皆君也許桃李花園謂天子在楊州楊州曰將轉於漢室也莫花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齊郡房安豫自負其才恨不為時用預於楊玄感之謀變姓名亡命遇密於梁宋之間遂與之俱遊漢河徧入諸賊說其家僕遠日從者數百人仍為遊客處於管營諱見密為家僕所歸欲從其計猶豫

未決有賈雄者時陰陽已候為諱軍師言無不用
 密深結於雄使之託術數以說諱雄許諾懷之未
 發實諱召雄告以密所言問其可否對曰吉不可
 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諱
 曰如知言蒲山公當自立何求從我對曰事有相
 因所以來者將軍姓程程者澤也蒲非澤不生故
 須將軍也諱然之與密情好日篤密因說諱曰今
 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士眾雖多食無倉庫唯資
 野常常若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
 然離散未若先取榮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庶
 後與人爭利諱從之於是破金隈關攻榮陽諸縣
 多下之榮陽太守郗王慶之子也不能討帝使
 張須陁為榮陽太守以討之庚戌須陁引兵擊諱
 諱雖數為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
 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驕且很可一戰擒也公
 但列陳以待密保為公破之諱不得已戰兵將戰
 密分兵子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陁素輕
 方陳而前諱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遂北十餘里密
 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諱及徐世勳王伯當合
 軍圍之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復
 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
 不止河南郡縣為之喪氣焉揚州將軍河東曹務
 為須陁之副亦被傷帥餘眾五千餘人奔梁郡務
 本舉卒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為河南別討捕大
 使代領其眾從鎮虎牢諱乃令密建牙別討所部
 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凡號令十建雖盛又皆
 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
 是人為之用麾下士卒多為諱王所降辱以威
 約有素不敢報也諱謂密曰今春糧相足意欲遠
 向瓦崗公若不往唯公所通諱從此別矣諱帥
 重東引密亦西行至康城說下數城大獲資儲諱
 尋悔復引兵從密
 恭帝義寧元年春二月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

虛兵不素練越王幼劾越王太子昭之子何煬帝
 命留守東都留守諸官政令不壹士民離心段達
 元文都閻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
 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乃遣其黨裴叔
 方與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禦之備且
 馳表告江都密諱曰軍事如此不可不發兵漢
 曰先則制於己後則制於人今百姓饑饉口倉
 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將軍若親帥大軍行掩
 襲彼速未能救又先無糧備取之如拾遺耳比
 聞知吾已獲之發粟以賑窮之遠近如不歸附百
 萬之眾一朝可集杖威養統以逸待勞縱彼能來
 吾有備矣然後撥召四方引資募而資計策選驍
 悍而授兵柄除隋之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
 盛哉諱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
 從事請君先發僕為後援東都密諱將精兵五千
 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與冷倉破之開倉
 以尉氏應密前宿城令祖君若自昌北往屬之君
 彦琚之子也博學禮記文辭諱教者名海內文部
 侍郎薛道衡嘗罵之於高祖高祖曰是歌解辭律
 明月人兒邪朕不須此輩場帝即位尤疾其名依
 常調選更平郡書佐檢校宿城令君若自負其才
 恒鬱鬱思亂密愛其才之得之大喜引為上客軍
 中書機密以委之越王調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
 祿少卿房胤期亦稱三萬五千討應其東都人皆
 以密為飢餓盜米為合身等事至密時東都人皆
 學士及貴戚親戚皆來從軍器械城備整衣服鮮華
 旌旗鼓吹甚盛長恭等嘗其前使河南討捕使裴
 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約十一
 日會於倉城南密諱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士卒
 未朝食長恭等驅之度洛水陳於于河南西北
 十餘里密諱選驍雄分為十隊令四隊伏橫嶺下
 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于河東長恭等見密兵

少輕之諱先接戰不利密帥壁下橫衝之情兵飢
 疲遂大敗長恭等解衣潛宵得免再還東都士卒
 死者什五六越王何徽長恭等罪惡極之密諱盡
 收其輜重器甲威震大振諱於是推密為主上密
 號為魏公侯子說壇場即位稱元年大赦其文書
 行下稱行軍元帥府其魏公府置三司六衛元帥
 府置長史以下官屬拜讓諱為上柱國司徒東都
 公亦置長史以下官職元帥府之半以單雄信為
 左武衛大將軍徐世勳為右武衛大將軍各領所
 部房彦藻為元帥左長史東都郡元帥為右長史
 楊德方為左司馬鄭德衡為右司馬祖君若為記
 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魏魏以南江淮以北華
 塗莫不響應孟諱却孝德王德仁及濟陰房獻伯
 上谷王君廓長平李士才淮陽魏六兒李德諱諱
 那張運魏郡李玄相魏郡黑柱白社濟北張青特
 上洛周比兆胡璉等皆歸密密悉拜官爵使各
 領其眾置百管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絕如流眾
 至數十萬乃命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周四十
 里而居之密置房彦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
 淮安濟陽河南郡縣多陷於密夏四月李密以
 孟諱為管齊郡公已丑夜諱帥亦騎二千人入
 都外郭燒掠豐都市比曉而去於是東都居民悉
 遷入宮城臺省府寺皆滿密置長李和監察御
 史鄭頊以城降密密以孝和為護軍頊為長史
 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支肅
 懷靜不許士卒恣之懷靜又屢奏仁基長短勿奏
 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聞長恭等敗懼不
 敢進也百花固固自守又恐覆罪於朝李密知
 其狼狽使人說之唱以厚利賈務李之子聞甫在
 軍中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何聞甫曰蕭
 君如柄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
 之遣聞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聞甫為元帥府司
 兵參軍兼直記室事使之復命遺仁基書慰納之

仁基還屯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殺懷靜帥其衆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爲上柱國河東公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爲上柱國絳郡公密得秦寶寶及東阿程敏金皆用爲驍騎選軍中尤驍勇者八千人分隸四驍騎以自衛號曰內軍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鐵金軍名知即羅士信趙仁基皆帥衆歸密密署爲檢校使各統所部突已密遣裴仁基王誦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衆也回洛倉東都兵尚二十餘萬人乘城擊柝晝夜不解甲密改僱師金墉皆不克乙未濠洛口東都城內之糧而布帛山積至以餉爲汲絕然布以纒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爲九營直星相應以備密丁酉房獻伯陷汝陰淮陽太守趙陔舉郡降密已亥密帥衆三萬復據回洛倉大修營壘以逼東都段遂等出兵七萬拒之辛丑戰於倉北隋兵敗走丁未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度之辭也 五月煬帝命監門將軍涇陽龍王虎賁郎將霍世舉將關內兵接東都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關精銳西薄長安既克京已葉固兵彊然後東向以平河洛最便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辱王尚存從兵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攀盜留之各競雄雉如此則大業曠矣孝和曰然則大軍既未可西上僕請間行勸豐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時密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兵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卽營中丑越王侗使段

達與龐玉等夜出兵陳於回洛倉西北密與裴仁基出戰達等大破之殺傷大半密乃棄回洛輿洛口龐玉舉軍守偃師裴孝和之衆聞密退各散去孝和輕騎歸密楊德方鄭德幹皆死密以鄭頌爲左司馬榮陽鄭乾象爲右司馬 六月季密復帥衆向東都丙申大戰于平樂園密左騎右步中列強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洛倉 秋七月煬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州將軍王隆帥叩黃龍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霽河南大使虎牙郎將王辯華各帥所領同赴東都相知討李密雲世康之子也 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軍所過盜賊隨便誅戮 九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寶藏爲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其客牟鹿魏徵爲咨謝密且請改武陽爲魏州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即以寶藏爲魏州檢管名魏徵爲元帥府文學參軍堂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落不事生業始爲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初寶藏長弘農魏德深爲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者李千責放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軍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鄉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官吏遞相督其書畫夜喧囂不能濟德深聽從便備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成爲不煩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自竭心當爲諸縣之最縣民愛之如父母寶藏深喜其能遂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載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親明府同來何忍棄去河南山東大水饑殍滿野煬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殺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

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入自原武濟河會元寶藏鄭元德李大相及洹水賊帥孫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聞倉空民就食決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武安永安義陽八陽齊郡相繼降密寶藏德榮之徒亦遣使附密密以黎陽楊州據管魏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密以爲大衆取米盡人散師士徐戰戰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天下密壯其言以曹招之洪客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曹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王世充韋霽王辯及河內通守王善誼河陽郡尉獨孤武都各帥所領會東都唯王隆後期不至己未越王侗使虎賁郎將劉長恭等帥留守兵龍玉等帥偃師兵與世充等合十餘萬聚擊李密於洛口與密交洛水相守煬帝詔將軍甘受世充節度帝遣福江郡都丞馮慈明向東都爲密所復密素聞其名延坐旁問禮意甚厚因謂曰隋祚已盡公能與孤共立大功乎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關乃與之感舉兵個脫開羅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前高臣莽息勢至非不強盛一朝乘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慈明因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諷賊形勢至雅立爲密將李公逸所獲密乃義而釋之出至管州釋釋殺之慈明子琮之下也密之克洛口也其山府郎將張季珣守不下密以其克洛口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勵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士卒羸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散自三月至于五月城遂陷季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猶欲降之誘諭終不屈乃殺之季珣祥之子也 又十月壬寅王世充夜度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連戰密兵

大敗榮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度洛南餘眾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乘馬直趨黑石營中樞連舉大峰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選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王世充自洛北之敗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歎懼請於密丙辰世充與密夾石子河而陳密布陳西北十餘里程諱先與世充戰不利而退世充王大敗西走程諱司馬王儒信勸諱自為大眾至城就衆軍以李密權諱不從諱兄柱國榮陽公私怨也謂諱曰天子汝當自為奈何與人汝不為者我當為之諱但太安不以為意密聞而怒之極督淮世極自新陳初州於密諱囚之私府責其世極督錢未辦遂欲加刑諱召元帥府說至刑戮期博遠必未就杖之八十諱謂在長史房君諱曰君前欲汝南大得實皆獨與魏公全不與我親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考漢懼以狀告密因與左司馬鄭通共謀密曰諱貪不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遂相誅殺何以示遠諱曰毒地餐手壯夫解脫所全者大哉也彼先得志悔無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諱戊午諱與兄及兄弟子司徒長史摩侯同詣密密與諱引義仁某叔孝德共率軍雄信等皆立侍房君漢鄭通往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遂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數人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諱左右猶在若漢白密曰今方為樂天時其案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諱應曰甚佳乃引諱左右盡出獨密下

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諱習射諱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路於林前聲若牛吼并弘濟侯儒信皆殺之徐世勳走出門者斫之傷頭王伯當適所止之軍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左右驚擾莫知所為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貪虐陸每盡復上下今所

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勳置幕下親為傳刺劉暉下欲散密使軍雄信前往宣慰密舉獨騎入其營歷加撫諭今世勳雄信伯當分領其眾中外遂定諱恐辱侯儒信儒信貪縱欲殺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諱與密必不久睦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諱死大失望曰李密天資明決為龍為城固不可測也 十二月庚子王世充軍士有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為世充曰比見益募兵再舉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汝度中光祿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勇糧料竭求戰不得故募兵裴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平原公郝孝德張珣公王伯當齊郡公孟讓勳兵分屯倉城之側以待之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利世充兵即敗城據骨骨懼拒却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大斬其將裴貴青收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與密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許以兵少數戰勝同以兵七萬益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春正月王世充既得東都兵進擊李密於洛北敗之遂北走北李西世充命諸軍各造浮橋度洛密鑿橋先破者先進前後不一虎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柵密營中驚擾世充不知鳴角收眾密因帥敢死士乘之世充大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王辯死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北越河陽是夜疾風寒雨軍士涉水沾濕道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自擊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還東都賜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收合三散復得萬餘人屯倉嘉城不敢復出密乘勝進據金墉城修其門城盛舍而居之鉦鼓聲聞於東都未幾擁兵三十餘萬陳於北郊南逼上下春門丁丑金紫光祿大夫段達民部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望見密

兵盛懼而先還密縱兵乘之軍遂潰韋津死於是偃師柏谷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檢校河內郡丞柳燮職方部柳績等各舉所部降於密裴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官屬裴仁基等亦上表請正位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 戊辰唐王以世充建成為左元帥秦公公民為右元帥督諸軍十餘萬人救東都 東都乏食大府帥元文都等募守城者不食公糧遂散官二品於是商賈執象而朝者不食公糧二月李密遣房彥藻鄭頌等東出黎陽分道招慰州縣以采郡太守楊汪為上柱國宋州摠管又以手書與之曰昔在雍丘官相追捕射鈎斬然不敢降幾汪遣使往來通意密亦羈縻待之彥藻以書招贊皇德使來見密建德復書平辭厚禮託以羅敷南侵請捍禦北垂彥藻還至齊州賊帥王德仁數殺之德仁有眾數萬據河慮山東出抄掠為數州之患夏四月世充建成等至東都軍於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請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人多欲為內應者趙公公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軍還 東都號令不出四門人無固志朝議郎段世弘等謀應西師會西師已還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之事覺越王命王世充討

諱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 五月王德仁既殺房彥藻李密遣徐世勳討之德仁兵敗甲寅與武安通守裴子幹皆來降詔以德仁為鄭州太守隋煬帝凶問至東都戊辰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以段達為納言陳國公王世充為納言鄭國公元文都為內史公魯國公皇甫無逸為兵部尚書杞國公又以盧楚為內史令郭文懿為內史侍郎趙長文為黃門侍郎其掌朝政時人號七貴皇泰主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跡者上

疏請詔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文都謂盧楚等曰
 今雖恥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擊化及兩
 賊自關吾徐來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破又其將
 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
 為然即以瑛為通真散騎常侍齊救書賜密時
 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與東都議其
 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
 罪送所獲凶黨羅武郎將于洪建道元帥府記室
 參軍李儉上開府徐師譽等入見皇太后命戮洪
 建於左掖門外元文都等以密降為誠實益厚
 館於宣仁門東皇太后引見儉等以儉為司農卿
 師譽為尚書右丞冊拜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
 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
 政以徐世勳為右武侯大將軍仍下詔稱密忠款
 且曰其用兵機略一粟魏公節度 元文都等喜
 於和解謂天下可定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
 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何為耶文都等亦疑世充
 由是有隙 秋七月皇太后遣大理卿張輝鴻歷
 知崔善福賜李密書曰今日以前承九伐之利委
 以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存以仁術九伐之利委
 公指揮擁等既至密北面拜受詔書既無西慮恐
 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軍糧且盡因偽與和
 化及大喜恣其兵食發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
 三抵化及其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米
 濟渾與密戰于董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為流矢所
 中墮馬悶絕左右每前進兵且至唯秦叔寶獨捍
 衛之密由是獲免發書復收兵與少戰化及以賈
 化及入及求軍糧又遣使構掠東郡吏民以賈
 米粟王軌等不堪其數遣通事舍人許敬宗詣密
 請降密以軌為滑州總管以敬宗為元帥府記室
 與親衛將軍文翰房公蘇威在東都隨東降密王
 軌板大懼自汲郡引兵欲取以比諸郡其將陳智
 略許嶺南曉果黃餘 姜文超帥江淮排擠張重

見率江東曉果數千人皆降於密化及猶有眾二
 萬比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為西遠華洛留徐世勳
 以備之 李密每戰勝則遣使捷報皇太后隋
 人皆喜王世充獨謂其虜下曰元文都輩乃軍吏
 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
 沒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
 矣欲以激怒其眾文都聞之大懼與盧楚等謀因
 世充入朝伏甲誅之段達性庸懦恐事不就遣其
 甥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戊午夜三鼓世充勒兵
 圍合嘉門以楚等謀告世充戊午夜三鼓世充勒兵
 兵自衛命諸將閉門拒守將軍跋野綱將兵遇世
 充下馬降之將軍費曜因闢戰於門外不利文都
 自將宿衛兵欲出支武門以襲其後長秋監段瑜
 稱求門鑰不獲留留遂又日曙文都引兵復欲
 出太陽門逆戰還至乾陽殿世充已攻太陽門得
 入皇甫無說素母及妻子所右掖門西稱長安盛
 楚匿於太官署世充之黨微之至與教門見世充
 世充令亂朝教之進攻微官門世充使人登
 紫微觀問將兵欲何為世充下馬謝曰元文都盧
 楚等橫見規圖請殺文都其從刑典段達乃令將
 軍黃桃樹執送文都文都顧謂皇太后曰臣今朝
 死陛下夕及矣皇太后勸哭遣之出與教門亂斬
 如履楚并殺盧元諸手段達又以皇太后命開門
 納世充世充遣道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皇太后
 於乾陽殿皇太后謂世充曰權相執殺教不聞奏
 伏流涕謝曰臣家先皇失其疆力敢及我世充拜
 伏為涕謝曰臣家先皇失其疆力敢及我世充拜
 兼禍心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其深積積嫌
 臣迫於殺死不暇聞奏若何懷不滅運乃陛下天
 地日月實所照臨使臣闔門致誠無復遺類詞淚
 俱發皇太后以為誠引令升殿與語久之因與俱
 入見皇太后世充被髮為誓不敢有貳心乃以世
 充為左僕射總管外諸軍事比及日中捕獲趙

長文郭文懿殺之然後巡城告諭以誅元盛之意
 世充自合嘉城移居尚書省漸結黨援恣行威福
 用兄世勳為內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與兵馬分
 政事為一頭恣以其黨主之勢震內外其不趨附
 皇太后拱子而已 李密將入朝至溫開元文都
 等死乃還金墉東都大饑私錢濫惡大半難以錫
 錫其細如蘇米斛直八九萬初李密嘗與業於
 儒生徐文遠文遠為皇太后子祭酒自出撰采
 為密書曰老父既言厚禮收不盡言不審將軍之
 志欲為伊霍以繼絕扶傾乎則老父雖連暮齒願
 盡力若為莽卓乘危逐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
 首曰昨奉朝命備位上公冀城庸虛臣濟國難此
 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
 能不速而復猶不失為忠義之臣及王世充殺元
 文都等密復問計於文遠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
 其為人殘忍褊隘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
 為不諫矣非破世充不可入勢也密曰始謂先生
 儒者不違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也文遠孝
 嗣之玄孫也 初李密既殺其驍騎自驕矜不恤
 士眾食粟雖多無府庫儲蓄常戰王有功無以為賞
 又厚撫初附之人眾心頗怨徐世勳嘗因宴會刺
 譏其短密不悟世勳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
 疎之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又無文券
 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粟素衛
 路自倉城至界首軍萬口無車馬所輔糧道盡
 就食於界首界首近百數里密遣密將趙海
 洛水兩岸十里之間芝草皆白以沙密言謂賈閔
 甫曰此可謂兵食矣閔甫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
 食為天今民所以瀕瀕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
 故也而有司曾無愛之者越此竊恐一旦米盡
 民散明公親與成大業密密聞之即以閔甫判司
 倉參軍事密以東都兵數較微弱而將相自相屠

...朝夕可平王世充既專大權直實將士...
...亦陸國取密時隨重去食密軍少衣世充請
...交身密難之長史元元等各求私利動密許之
...先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既得食降者益少
...密悔而止密破字文化及還其助卒良馬多死士
...卒疲病世充欲乘其難擊之恐人心不宜乃詐稱
...左軍衛士張永通三薄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勸
...兵相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
...充令丑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李密計李密當有大功
...不即兵皆歿死世充兵多我人信妖言言謂賊出
...充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帥
...擊密旗幟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至至便
...師督於通濟津南作三橋於渠上密留王伯當守
...全埔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留之密召諸
...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眾而至陛下必虛可分
...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
...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及逼之如
...此則我有餘力彼勞瘁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
...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法計深
...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善力以待
...之彼欲闖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
...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皆曰世充無戰卒
...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兵法曰倍則戰況不啻
...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效及其
...八密惑於眾議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擊賊曰
...公後必悔之親帥言於長史鄭元曰親公難勝
...而勝將銳卒多死賊言志息之二者難以應敵且
...世充之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未若濶高而
...拒之不過旬日世充糧盡必自退追而擊之萬不
...勝矣頌曰此老生之常談耳曰此乃奇策何謂
...常談拂衣而起程知節將內高軍與密同營在比
...邙山單雄信將外高軍營於偃師城北世充遣

數百騎度過洛渠攻確信營密遣裴行儼與知節
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於地知節救之殺
數人出伏無過被斬乃抱行儼重傷而還為世充騎
所逐刺喉洞透知節死身拔者其眾棄新進者與
行儼俱免會日暮各斂兵密營密將楊長業等
十許人皆被重創密破字文化及有輕世充之
心不設營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窺
谷中命軍士皆秣馬等食寅日將戰世充督眾
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
其捷也當賞固所不論若其不捷必無一人獲免
所學者死非獨為國各宜勉之運明引薄密密
出兵者之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
江淮剽勇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貌類密者
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逼陳前諜曰已獲李密
矣王守字萬歲其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
縱火焚其廬舍密眾大潰其將張重仁陳智略皆
降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鄭頌守
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都隨
字文化及至消臺又隨王執入李密密留於偃師
欲以招世充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卍子玄應
虛宏瑒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頌祖君彥等數
十人世充於是整兵向洛口得鄭元真妻子鄭度
象母及密諸將子貌皆撫慰之令潛呼其父兄初
鄭元真為縣吏李暉亡命從軍諱於瓦岡諱以其
嘗為吏使掌書言及密開謀府妙選時英讓薦元
真為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
西拒世充留元真守洛口世充元真性貪餽宇文溫
謂密曰殺元真必為公患密不應元真知之陰
謀殺密揚慶聞之以言密密聞疑為至是密將入
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突密知而不殺因
與眾謀待世充兵至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
密候騎不時覺以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潰矣單雄
信等又勸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

虎牢元真遂以城降初確信驍勇善馬梁名冠
諸軍軍中號曰飛將將勇漢以確信輕於去就勸密
降之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確信遂以所部
降世充密將如黎陽或曰裴程讓之際徐世勳幾
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程王伯當象金福保
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此
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皆曰今兵新失
利眾心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亡不日而盡又人情
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眾也眾既不願孤
道窮矣欲自刎以謝眾伯當抱密號眾眾皆悲泣
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無功
諸君必保富貴府將柳爽曰明公與唐公同路兼
有疇昔之好雖不晤起兵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
唐公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眾咸曰然密
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宜復與孤俱行故
伯當曰言蕭何畫帥子弟以從漢王伯當恨不兄
弟俱從且以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縱分身原
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者凡二萬
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 冬十月李密
將至上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
擁眾百萬一朝解甲歸唐於東連城數百知我
比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裴驥功亦不細豈不
以一合司見處乎已卯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
部兵累日不得食眾心頗怨既而以密為光祿卿
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既不滿望朝臣又多輕之
執政者或求來請意甚不平稠上親謂帝帝呼為
弟以舅子獨孤氏妻之 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
人珍寶大殺丙子餘萬人還東都陳於闕下曰
皇泰王已殺丙戌以世充為大尉封內外百
軍事仍使開太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 李
密拔營管育德以武勝來降拜陳州刺史其餘將
佐劉德威賈國南高季輔等相繼來降 上使李
密迎秦王世民於幽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

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雄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徐世勳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又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秘書丞乘傳至襄陽遺徐世勳書勸之且降世勳遂許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長利王之敗自為功以邀賞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土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勳使者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勳意上乃嘆曰徐世勳不肯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以孝恪為宋州刺史使與世勳經營虎牢以東所得州郡委之選補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嘗遇大朝會密為光祿卿當進食深以為恥退以告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快快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又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於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信使叛去如以舊將射蒿中耳公使二賊交關吾可以坐收其弊卒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天下者密請與賈閔南偕行上許之命密及閔南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兄朕推赤心於弟非作人所能聞也密閔南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為密副而遣之十二月上遣李密分其麾下之平留華州將其平出關長史張寶德積在行中恐密一去難相及封事

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密留所部徐行軍騎入朝更受節度密至稠桑得敕謂賈閔南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卿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請行矣吾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度河以信達熊州吾已遠矣若得至黎陽大軍必成名意如何閔南曰王上待明公甚厚況國家姓公在國如何天下終當一統明公豈厚沈陽國家姓名若在瓊史萬寶據熊數一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丘豈暇采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為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澆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何以堪之且識文之應彼我所共今不殺我聽使東行足明王若不死縱使情遂定關中山東終為我有天與不取乃欲束手投人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不同心當動而後行閔南泣曰明公雖云應識近察天人稍已相違今海內分崩人思自擅疆者為雄明公稱三甫兩誰相聽受且自懼謹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彼必慮公見奪遂相拒抗一朝失勢豈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殊厚者誰能深言不識乎願明公執思之但恐大福不再有明公有所措身閔南亦何辭就戮密大怒揮刀欲擊之王伯當等固請乃釋之閔南拜熊州伯當亦存密以為未可密不從伯當曰王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少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終恐無益也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日密給桃林縣官曰奉詔覽京師家人請寄聲各乃簡騎數十人著婦人衣戴幕蔽刀程下詐為妻妾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焚劫直趨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以兵應接石胡衛將軍中書令裴寂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

策而叛殆不可常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眾邀之必聚其首萬寶曰公何以能能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為公言之即即眾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今之曰侯賊半度一時俱散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入關就張善相耳密戰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岐以為餘不足慮遂擁眾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眾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得首長安盛彥師以功賜爵萬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領熊州李世勳在黎陽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勳北面拜伏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勳為之行旅備君臣之禮大具儀衛軍軍編者葬密于黎陽山二年春正月王黃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為太尉府正屬杜淹蕭瑀皆預焉王世充專恣朝政事無大小悉關太尉府瑒有監署莫不聞然世充立三牌於府門外一求文學才識堪濟時務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推鋒陷敵者一求身有寬濬雍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者日有數百世充悉引見躬自覽讀勸慰論人自喜以為言聽計從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所獲世充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隋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皆以甘言悅親任其從弟司隸大夫機與虞部郎即楊恭德前勃海郡主簿孫師孝步兵檢管劉孝元李儉孫孝仁謀召唐兵使孝仁說武都曰王公徒為兒女之態以悅下愚而鄙臣貪忍不顧親舊豈能成大業哉圖讖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之唐起晉陽倉有闕內兵不留行英雄異附且坦懷持物舉善實功不念舊惡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蜀說身非所坐待夷滅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又吾之故人也若遣間使行之使夜遣城下吾曹共為內應開

門賊之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恭慎達之子也 初王世充既殺元慮慮人情未服猶媚皇泰主禮甚謙敬又請為勳太后假子尊號曰聖感皇太后既而漸驕橫嘗賜食於宮中還家大吐疑毒自是不復朝謁皇泰主知其終不為巨而力不能制唯取內庫絲物大造幡花又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乏以求福世充使其黨張續董濬守章善嗣福二門宮內雜物壅壅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獻印及劔又言河水清欲以耀眾為己符瑞云 閏二月丁巳驛騎將軍張孝珙以勁卒百餘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邦沉水船百五十艘 已未世充寇穀州世充以秦叔寶為龍驤大將軍程知節為將軍待之皆厚然二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為呪誓此乃老巫媚耳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叔寶知節皆將兵在陳與其徒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思報效公性猜忌喜信讒言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遂躍馬來降世充不敢逼上使車秦王世民世民素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為馬軍校管知節為左三統軍時世充驍將又有驍騎武安李君羨征南將軍臨邑田留安亦惡世充之為人帥眾來降世民引君羨置左右以留安為右四統軍 王世充囚李育德之兄厚德於獲嘉厚德與其守將趙君穎逐穀州刺史段大師以城來降以厚德為穀州刺史 癸亥陝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河內僅乘三十一所乙丑世充遣其兄子君厥陝州李育德擊走之斬首十餘級李厚德歸省親疾使李育德守獲嘉世充併兵攻之丁卯城陷育德及第三人皆戰死 三月壬申王世充寇穀州刺史萬寶戰不利 王世充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之附己者議受禪李世英深以為不可曰四方所以再馳歸附東都者以

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遽正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長史韋師揚揚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天非常之事固不可與常人議之太史公樂德融曰晉成良星出乃除舊布新之徵今歲星在甫九外兵曹參若不亟順天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乃兵曹參軍戴胃言於世充曰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過忠徇國則家國俱安世充詭辭稱善而遣之世充讓受九錫曹復固諫世充怒出為鄭州長史使與兄子行本鎮虎牢乃使段達等言於皇泰主請加世充九錫皇泰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後天下稍平議之未晚段達曰太尉之皇泰主孰視陛下任公辛巳達等以皇泰主之詔命世充為相國假黃鉞授百揆進爵鄭王加九錫鄭國置相以下官 甲午王世充遣其將高毗寇義州 東都道士相法嗣獻孔子閉房記於王世充言相國當代隋為天子世充大悅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難鳥書幣繫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鳥來獻者亦拜官第於長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充蘇威世充奉表三請百官勸進設位於都堂納世充威世充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勸進以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共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 夏四月王世充令長史章節揚續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造禮代儀遣段達雲定與等十餘人入奏皇泰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履之迹皇泰主欲聽鄭王功德曰天下高祖已改何煩禪讓乎或曰世充不聽輒發必天命有斯言朕復何望顏色 源列在廷者皆流汗退朝泣對太后世充更使人謂之曰今海內未寧須立長君俟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必如期晉癸卯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於鄭王其兄

世輝繼皇泰主於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諫及殺書勢勸皇泰主皆不知也道諸將引兵入清官城又遣衛人以挑湯草火除餘禁者 乙巳王世充備法駕入宮即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開明 戊申王世充立子玄應為太子玄慈為漢王餘兄弟宗族十九人皆為王奉皇泰主為潞國公以蘇威為太師段達為司徒雲定與為太尉張儼為司空楊續為納言韋師為內史王隆為左僕射韋寶為右僕射承王世輝為尚書令楊法為吏部尚書杜淹為少吏部鄭顯為御史大夫世輝世充之兄也又以國子助教具人陸德明為漢王師令玄慈就其家行東脩禮禮利之故服也豆散計稱兩字玄慈入跪於下對之遺刺等不與語德明期以字行世充於閣下及玄武門等數處皆設榻坐無常所親愛章表或輕騎遊歷衢市亦不清道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劍徐行語之曰昔時天子深居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徵今世充非貪天位但欲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尚恐門有禁限今於門外設坐聽朝官各盡情策者且西朝堂納宛抑東朝堂納直諫於長獻書上策者日有數百條流既熾言難進者復不復出 王世充將軍郭士衡雜技甚奇博得侍御史張度漢王玄慈將軍郭士衡雜技甚奇博得侍御史張蘊古彈之世充大怒令散手執君度玄慈批其耳數十又命引入東上閣杖之各四十懷義士衡不問賞蘊古昂百段遷太令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世充每聽朝勢勸諭言詞重板于端蕭蕭待衛之人不勝倦弊百司奏事疲於聽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世充然良父亦不無須要計云爾則何煩許辭也世充默然良久不報良諫如是終不能改也 王世充數攻伊州郭景張善相拒之糧盡援兵不至於城陷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帝聞數曰吾有善相善相不負吾也賜其子爵襲

城郡公 五月王世充陷襄州復寇西渭州遣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將兵救之 癸巳梁州總管山東道安撫副使陳政為麾下所殺捕其首斬王世充政茂之子也王世充以禮部尚書裴仁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書直

長溫諷騎侍律德三謀殺世充及其黨復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之疾齊王世暉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為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賊皇泰主皇泰主曰更為請太尉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百年欲為陳世暉不許又請與太后辭說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

欲殺不能說以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世充以其兄楚王世儼為太保齊王世儼為太傅領尚書令秋七月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寇荊州士信帥其眾千餘人來降先是士信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為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與同寢食既而得神元

貞等特之如士信士信恥之士信有駭世充兄子趙王道詢欲之不與世充奪之以賜道詢士信怒故來降上聞其來甚喜遣使迎勞賜帛五十段饗食其所部以士信為陝州道行軍總管世充左龍驤將軍臨涇府與同列楊度安李君義皆帥

所部來降 丙子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寇荊州刺史任瓌大破之俘斬甚蓋 甲申行軍總管劉弘基遣其將神如竊襲世充河陽毀其河橋而還 八月丙午將軍秦武通軍至洛陽敗世充

將葛若璋 冬十月王世充自將兵向地至滑臺臨滎陽尉氏城主時德敏汴州刺史王要漢亳州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以德敏為尉州刺史要漢伯當之兄也 王世充遣其從弟世辨以徐亳之

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求救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至

襄城為世充伊州刺史張毅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為襄邑公

三年王世充將帥州縣來降者時月相繼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三叛舉家無少長就戮父子兄弟夫婦不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為保有舉家至者四鄰不覺皆誅殺之益多而二者益甚至於推來之人出入皆有有限數公私愁着人不聊生矣以官

城為大獄意所忌者并其家屬收繫官中諸將出討亦質其家屬於官中禁上若常不減萬口餓死若日有數十世充又以堂官為司察管原伊穀梁湊萬谷懷德等十一州管田使取即得為此行者甚若登僊 夏四月羅士信圍慈湖王世充使太子玄應拒之士信刺玄應墜馬人救之得免

康申懷州總管黃君漢擊王世充太子玄應於西濟州大破之熊州行軍總管史萬寶邀之於九曲又破之 辛酉世充陷鄆州 五月突厥遣阿史那獨多獻馬千匹於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與之互市 顯州行營尚書令楚王楊士

林雖受唐官爵而比結王世充南通蕭詧詔羅江王瑋與安撫使李致敏討之兵來行長史田瑛為士林所忌甲寅瑛殺士林降於世充以瑛為顯州總管 上設擊世充元元之選諸州鎮職

勇皆集洛陽置四鎮將軍募人分守四城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破東道行臺屈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

二兒何通曰臣昔為俘囚今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實畏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願乎上歎曰徇義之士至此乎 癸亥突厥遣使請王世充洛州總管李襲擊世充虜

王弘烈鎮襄陽劉王行本鎮虎牢宋王泰鎮滑州齊王世暉檢校南城楚王世偉守寶城太子玄應守東城漢王玄慈守含嘉城魯王道守守曜城世充自將戰於左輔大將軍楊公帥左龍驤二

十八府騎兵右游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軍二十八府步兵左游擊大將軍跋野網帥外軍二十八府步兵總三萬人以備唐討烈行本世暉之子泰

世充之兄子也 羅士信將前鋒圍慈湖 王世充自將兵三萬救之 丑泰至王世民將戰前出世充猝與之遇東軍棄敵道路險阨為世充所圍世民左右馳射皆應弦而斃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

世充乃退世民還營接應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世民免胄自言乃得入且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湖世民拔慈湖之戍歸于洛陽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城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

圍河內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圍其餉道懷州總管黃君漢自河陰攻取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洧州長史黎水張公謹與刺史崔樞

以州城來降 八月鄆州土豪執王世充所署刺史來降 甲辰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迴洛城克之獲其將達善定斷河陽南橋而還

降其堡壘二十餘世充使太子玄應帥楊公卿等攻取洛不克乃築木城於西留兵戍之世充陳於青城營李王世民亦置陳焉世充未嘗曰民曰隋室傾覆唐帝嗣中鄭帝河南北未嘗曰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逼阻驛救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

今講好至暮各引兵還 九月癸酉王世充顯州總管田瑛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絕 史萬寶遣軍甘泉宮丁丑秦王世民遣右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襄陽賊之王世充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君廓偽遁設伏大破之遂東

向地至管城而還先是王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
破唐境君原以策擊却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二人
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也世充尉州刺
史時德獻帥所部犯夏陳隨許穎尉七州來降秦
王世民以便宣命州縣官並依世充所署無所變
易改尉州爲南汴州於是河南州縣相繼來降
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觀宣武陳王世充
帥步騎萬餘徑至圍之軍雄信引樂直趨世民却
德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知散
運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軍帥騎兵選戰入世
充陳往返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
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略斬首千餘
級獲排稍兵六千 冬十月甲午王世充大將軍
張鎮周來降 甲辰行軍總管羅士信襲王世充
破石堡拔之士信又圍千金堡堡中大罵之士信
夜遣百餘人抱單兒數十至堡下使兒啼呼詐云
從東都來歸羅德管既而相謂曰此千金堡也吾
屬羅矣即去堡中爲之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云

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道伺其門開突入屠之
李密之敗也楊廣歸洛陽世充以爲管州總管妻
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陽慶善道人請降世民遣
總管李世勳將兵往據其城慶來降拜上柱國帥
國公時世充太子女應鎮虎半軍千榮士之開關
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勳擊却之使郭孝恪爲書說
榮州刺史魏陸陸密請降老鷹遣大將軍張志就
陸傷兵丙辰陸擒志等四將舉州來降陽城令王
雄帥諸堡來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勳引兵應之以
雄爲管州刺史高南之路始通魏陸使張志詐爲
玄應書告其東道之兵令其將張慈寶自還汴州
又密書汴州刺史王要漢使圖慈寶要漢慈寶
以降玄應聞諸州皆叛大懼繕邊洛陽詔以要漢
爲汴州總管賜鄆郡國公 十一月戊子安撫大
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沮華二州 唐兵逼洛陽王

世充遣使求救於寶建德建德遣使詣世充許以
赴援平州 十二月辛卯王世充許亮等十一
州皆降 辛丑王世充隨州總管徐毅舉州降
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長孫安世顯寶建德
報聘且乞師

四年春正月王世充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
降 杜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
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甲申攻梁之 秦王
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早衣甲申分爲左右 秦使
秦叔寶程知節帥驍騎德棧長孫分將之每戰世
民親被玄甲帥之爲前鋒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
破敵人之行臺僕射屈突通將皇公實戰將兵
校行營屯粹與王世充遇戰不利秦王世民帥玄
甲救之世充大敗獲其騎將葛彥璋斬首六千餘
人世充遁歸 王世充太子玄應將兵數千人自
虎牢連糧入洛陽秦王世民遣將軍李君羨請進
圖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諸爾王今取洛陽止欲息
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悉收非私家所須者
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辛丑世
民移軍青城宮登臺未立王世充帥衆二萬自方
諸門出憑高爲坊垣堅臨澗水以拒唐兵諸將皆
懼世民以精騎陳於北口魏玄武陵以望之謂左
右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戰今一戰今日破之後
不致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戒
通曰兵交則縱煙炮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
與通合勢大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
十衝之直出其背衆皆披靡殺傷甚衆既而限以
長堤與諸將相失將軍兵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
騎遁不中世民馬中流矢乃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
發無不中者不敢前下馬以突世民行恭於
馬前步斃長刀 距躍大呼斬數人突世民得出入
大軍世充亦帥衆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百辰

至千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停斬
七千人遂圍之驍騎將軍段志玄與世充兵力戰
深入馬倒爲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
水志玄躍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玄馳歸追者數
百騎不敢逼初驍騎將軍王世充爲唐軍戶候爲
世充所獲世充欲慰悅之引置左右王世充出
右掖門臨洛水爲陳懷文忽引樂刺世充世充
甲槊折不能入左右奔出下不意皆樂刺不知所爲
懷文走趨唐軍至爲口迫獲殺之世充歸解去袁
甲袒示羣臣曰懷文以甲刺我我卒不能傷豈非天
所命乎先是御史大夫鄭瑒不祭世充多病疾
不置軍至長謂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陛
下真是也臣實多幸得生佛世願軍官削髮爲沙
門服勤精進以資陛下之神武世充曰國之大臣
聲望素重一旦入道將駭物聽俟身單休息當從
心志願固請不許退謂其妻曰吾東髮從官志累
名節不幸遭遇亂世流離至自全人生會當有死
足危亡之地智力淺薄無以自全人生會當有死
早晚何殊汝從吾所好死亦無憾遂削髮僧服
世充聞之大怒曰爾以我爲必敗欲苟免邪不誅
之何以制衆遂斬瑒於市瑒言笑自若觀者壯之
詔贈王懷文上柱國朔州刺史 庚戌王泰妻河
陽走其將趙希等以城來降別將軍雄信步騎五
千援之至鞏縣雄信等遁去君臣道敗之 乙卯
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 秦王世民圍
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
二百步入弓弩箭如雨輻輳巨射五百步世
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餉者
凡十四輩等請班師發而死者百十人皆賊將
管劉弘基等請班師發而死者百十人皆賊將
永逸東方諸州已羸風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
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

未破師必不遠敢言班師者斬矣乃不敢復言上聞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軍事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德彝言於上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驍虜誠令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遺世充書諭以稱福世充不報 戊午世充鄭州司兵沈悅遣使請左武侯將軍李德裕降左衛將軍王君廓友引兵魏虎牽悅為內應遂拔之獲其刑王行本及長史戴實悅君理之孫也 唐兵圍洛陽掘堦築壘而守之城中之食餉一匹直粟三升布十四直鹽一斤服飾珍玩咸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葉宜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胸弱死者相枕倚於道皇泰主之選民入宮城也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為公卿糠粃不充尚書郎以下躬自負戴往往餓死 寶建德使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孟海公徐開闢之眾西之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關門之眾已卯軍于酸棗 秦王世民中分麾下使屈突通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趨武平事見前 夏四月壬寅王世充騎將楊公卿單雄信引兵出戰齊王元吉擊之不利行軍總管盧虎諤戰死 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隱以城來降 五月擒寶建德甲子王世充僱師擊隱皆降乙丑以太子左庶子鄭善果為山東道撫慰大使世充將王德仁棄故洛陽城而遁世將趙季卿以城降秦王世民因寶建德王瑋長孫安世郭士衡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與建德語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狀世充召諸將議安圍走襄陽諸將皆曰吾所持者夏王夏王今已為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丙寅世充素服帥其太子奉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禮接之世充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見處今見童子何恭之甚耶世充

頓首謝罪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丁卯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制已為世充所毀無所復命蕭瑀寶戰等封庫收其金帛班賜將士收世充之黨罪大者段達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什柱郭士衡重廠張童兒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餘人斬於洛水之上士民疾哭莫敢投瓦礫擊其尸須臾如家之草節楊廣妻孫安世等十餘人送長安士民無罪為世充囚者皆釋之所殺者送而誅之 戊寅王世充徐州行臺杞王世辯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詣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世充故地悉平 秋七月庚申王世充行臺王弘烈王泰左僕射豆盧行襄右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上與行襄世長皆有舊先是屢以書招之行襄輒殺使者既至長安上謀行襄而賈世長世長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既得之矣豈可復念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乎上笑而釋之以為諫議大夫 甲子俘王世充于太廟上見王世充而數之王世充曰臣罪固當然秦王許臣不死丙寅討赦世充為庶人與兄弟子姪徙處蜀 王世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解舍獨孤機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帥兄弟至其所矯稱教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暉趨出修德等殺之詔免修德官其餘兄弟子姪等於道亦以謀反誅

唐平河朔 寶建德 隋煬帝大業七年漳南公寶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為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為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安祖辭以家為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官司逐捕蹤跡至建德家建德謂安祖曰王皇帝時天下叛盛發百萬之眾以伐高麗尚為所敗今水潦為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王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宜可但為亡虜邪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麗泊中為羣盜安祖自號將軍時鄭人張金稱聚眾河曲將入高士達聚眾於清河境內為盜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頃之孫安祖為張金稱所殺其眾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建德兵人爭附之為之致死 十二年冬十二月涿郡太守郭綽將兵萬餘人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寶建德乃遣建德為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轡軍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綽許為東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綽願為前驅擊士達以自效綽信之引兵隨建德至長河不復設備建德襲之殺虜數千人斬綽首獻士達張金稱餘眾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難治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覆藏月將士疲憊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並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遂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於陳斬之乘勝逐北趣其營管中守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士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獲兵得三千餘人義臣既殺士達以為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士達散兵收死者為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丙辰寶建德為壇於樂壽自稱長樂王置百官改元丁丑 秋七月煬帝詔

左禦衛大將軍馮都留守薛世雄將熊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軍所過盜賊隨便誅戮世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寶建德士家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子航世雄以為畏已不復設備建德謀還冀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衆續發建德與其士衆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懼或議降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大亂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懸髮病卒建德遂圍河間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河間郡丞王琬守郡城以拒羣盜實建德攻之歲餘不下聞煬帝凶問帥吏士發畏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琬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之琬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為之泣請將曰琬久拒我軍殺傷甚衆力盡乃降請烹之建德曰琬忠臣也吾才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為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乃徇軍中曰先與王琬有怨敢支動者夷三族以琬為瀛州刺史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先是建德陷景城執戶曹河東張孝素將殺之縣民十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道慎無比大教之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以為治書侍御史固辭及江都敗復以為黃門侍郎孝素乃起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為謀主建德定都樂壽命所居曰金城宮備置百官冬十一月

建德以為已瑞政元五鳳宗城人有得玉圭獻於建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會稽孔德紹皆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請改國號曰夏建德從之以正本為納言德紹為內史侍郎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

矢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衆據深澤掠冀定之間衆至十萬自稱魏帝建德為與連和刀兒馳備建德襲破之遂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斬之盡并其衆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麴愨不下樓塔崔暹行暹之孫也自言有奇術可使攻者自敗後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開刀城雖登城汝曹勿怖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為關帝升雞然然後衣衣裘絁杖杖登樓戰勇又令婦女升屋四向振衣建德攻之急樓將戰墮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吳猶未已建德見樓曰知忠臣也厚禮之以為內史令

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盛帥衆十萬寇幽州掠管羅燕將逆戰薛萬均曰彼眾我寡出戰必敗若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為陳彼必度水擊我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於城旁俟其半度擊之萬不勝多殺獲之建德果引兵度水萬均遂擊大破之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岳及雅奴等縣藝復邀擊敗之凡相拒百餘日建德不能克乃還樂壽萬均世雄之子也

二年春閏二月宇文文化及保州城實建德繼兵攻之生擒文化及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嗽肉嘗食蔬茹粟飯曹氏不衣絁綺所設婢妾織十許人及破城又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之崔萬善門侍郎表矩為左僕射掌選軍兵部侍郎崔君衡為侍中尉令何稠為工部尚書右司郎中柳調為左丞盧世南為黃門侍郎歐陽詢為太常卿詢統之子也自餘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留欲詣關中又東都者亦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驛果尚近萬人亦各縱遣任其所之及與王世充結好遣使奉表於隋皇泰主皇泰主封為夏王建德從之於羣盜雖建國未有文物制度表矩為之定朝儀制律令建德其悅每從之諮訪典禮實建德隋刑州執摠管陳君賓初宇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曹果為

民部尚書從至聊城為化及督戰中流矢實建德克聊城王琬獲善果責之曰公名臣之家隋室大臣奈何為弒君之賊效命苦戰傷疾至此乎善果大慙欲自殺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復不為禮乃犇相州淮安王神通逃之長安夏王善果至上優禮之拜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

八月實建德將兵十餘萬趣涿州淮安王神通帥諸軍退保相州已亥建德兵至涿州城下丁未實建德陷涿州擄管象子幹降之乙卯引兵趣相州淮安王神通聞之帥諸軍救李士勳於黎陽已巳實建德陷相州執刺史呂珉

神通使慰撫使張道源鎮趙州庚寅實建德陷趙州執懷管張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人臣各為其主用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勸羣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力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將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與即降大王之意以為如何建德乃悟即命釋之冬十月己亥賜幽州摠管燕公羅藝姓李氏封燕郡王辛丑李藝破建德於衡水實建德引兵趣衛州建德每行軍常為三道輜重細弱居中央騎夾左右相去三千里許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李世勳遣騎將王莽剛將二百騎偵之李剛驍勇善馬與建德遇遂擊之建德敗走右方兵救之擊斬李剛建德怒遂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李士勳父蓋純及弟妹同安公主唯李士勳以數百騎走度

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衛州開象陽陽亦降建德以李世勳為左統衛將軍守黎陽常以其父蓋自隨為質以魏得為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殺執捕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收殺王大王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收返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徐國頭等皆望風歸附已未建德還洛州築萬春宮徙都之置漢安王神通於下博博以多禮十一月李世勳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吾新事郭氏動則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勳從之誓于世充獲嘉破之多所得獲以獻建德建德由是親之十二月李世勳復遣人說建德曰曹戴二州戶口實孟海公竊有其地與鄰人外合內離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既得海公臨徐兗河南可不戰而定也建德以為然欲自將河河南先遣其行臺曹日等將兵五萬濟河世勳引兵三千會之

三年春正月李世勳謀侯實建德至河南檢其營營之莫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德妻產父之不至曹且建德之事兄也在河南多所使擾諸賊竊獨者皆怨之賊帥魏郡李元相號李商胡聚眾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渚母霍氏亦善騎射自稱霍操管世勳結商胡為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毋泣謂世勳曰實氏無道如何事之世勳曰毋憂不過一月當殺之相與歸唐耳世勳辭去毋謂商胡曰東海公許我共圖此賊事久變生何以待其來不如速決是夜商胡召曹且備禪二十三人飲之酒盡殺之且別將高雅實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濟商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有數營游水得免至南岸皆曹且且嚴警為備商胡既畢事始遣人告李世勳世勳與曹且連營郭孝恪勸世勳遣李世勳決開且已有備速其行臺曹日等來與商胡復引精兵二千

北襲阮君明破之高雅實收聚去商胡追之不及而還建德率臣請誅蓋建德曰世勳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甲午世勳孝恪至長安曹日取京兆復還洛州二月實建德攻李商胡殺之建德洛州勸裴來境內無益商於野宿夏五月實建德遣高士真擊李藝於幽州不克還軍龍口賊戰裴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建德大將軍王伏寶勇略冠軍中諸將疾之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奈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秋八月實建德其州縣令唐網殺刺史以州來降上遣使與實建德連和建德遣同安公主隨使者俱還冬十月實建德帥眾二十萬復攻幽州建德兵已攀城薛萬均詳萬徵帥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掩擊之建德兵潰走斬首十餘級李藝兵乘勝薄其營建德陳於營中填塹而出曹舉大破之建德遂北至其城下攻之不克而還十一月實建德濟河擊孟海公初王世充侵建德黎陽建德破黎州以報之自是一國交惡信使不通又唐兵過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建德中書侍郎劉彤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強鄭弱致必不支之期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遣使詰世充許以封授又遣其禮部侍郎李大師等詣唐請罷洛陽之兵蔡王世民留之不容十二月王辰燕郡李藝又擊實建德黎陽火城破之張道源從實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

洛州以震山東丙午詔劉世諱為行軍總管使將兵出山趨洛州實建德行臺尚書令恒山胡大恩請降

四年春二月實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三月行軍總管劉世諱攻實建德黃州拔之洛州嚴備世諱不得進會突厥將入寇上召世諱還實建德所署曹崇令平恩程名振來降實建德陷曹州殺刺史郭士去又陷象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沉舟運糧汴河曹士去充之弟徐州萬眾三十萬軍將郭士衡將士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軍先於成皋之東原築官板道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吳建德遣素王世民書請遣軍濟關近鄭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誅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而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史記曹崇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為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東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完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軍方始假兵無日混之一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惟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戰績矣世民善之收道源之子也蕭瑄屢交通對德尋言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勇勝而安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空策也不若退保新來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推食盡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平情喜拔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殫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強何難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揀隊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趨武牢時正晝出兵塵北却抵河陽

四年春二月實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三月行軍總管劉世諱攻實建德黃州拔之洛州嚴備世諱不得進會突厥將入寇上召世諱還實建德所署曹崇令平恩程名振來降實建德陷曹州殺刺史郭士去又陷象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沉舟運糧汴河曹士去充之弟徐州萬眾三十萬軍將郭士衡將士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軍先於成皋之東原築官板道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吳建德遣素王世民書請遣軍濟關近鄭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誅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而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史記曹崇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為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東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完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軍方始假兵無日混之一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惟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戰績矣世民善之收道源之子也蕭瑄屢交通對德尋言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勇勝而安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空策也不若退保新來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推食盡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平情喜拔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殫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強何難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揀隊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趨武牢時正晝出兵塵北却抵河陽

趨輩而去王充登城望見其之測也竟不敢出
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
十餘里現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勣程
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繞餘四騎與之偕進
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教弓矢公執乘相隨雖百
萬眾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下策也去建德營
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為斥候也世民大呼曰
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
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弟前行吾
自與敬德為殿於是接續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
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而復來如是再三
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
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遂巡稍却以誘之入於伏
內世民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騎
勢秋石瑋以歸乃為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
為我有為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
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
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眾仰
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
遇彼遠前推邪勞未通能無懷愧抑止鏘銳冀
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難悔難追 寶建德迫於武
牢不得進留北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夏四月
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
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凌數言於建德曰大
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
建旗喻太行入黨徇汾晉趣清澤如此有三利
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眾
形勢益疆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為今之策無
以易此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
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
王嗚建德請將以携其謀諸將皆曰凌敬善生安
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眾心甚
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

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
之言不可違也今天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運營
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
救鄭國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帥費財欲求成
功在於何日建德曰非此之子所知吾來救鄭鄭
今倒懸子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長嗚而棄信
不可諱者告曰建德何唐軍勿盡汝馬於河北
將襲武牢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
察敵形勢因留馬十餘匹牧於河濱以誘之夕還
武牢己未建德果乘眾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
北距大河西薄沁水南屬鵠山巨二十里鼓行而
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
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置眾無紀律
過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
久卒饑勢將自退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
南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
沁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
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
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
乘隋煬帝戰馬鎧仗其銜過出陳前以誇眾世民
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
之曰豈可以一馬喪士敬德不從與高祖生稟
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以歸眾無敢當
者世民使召河北馬侍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
辰至午士卒飢餓皆坐列又爭飲水遂欲退世
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
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
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濱馬亦至乃
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沁水直
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謂唐騎朝臣不得就建
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遇過建
德禪朝臣令知進退之問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
依東陳實抗引兵擊之戰不利世民帥騎赴之

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從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
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
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己於是諸
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
宇文啟等卷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建德將
士顧見之牛潰道每二十里斬首三千楊武威逐
中策實匿於大口渚軍騎將軍白士諱楊武威逐
之建德墜馬士諱接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
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
民世民諱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
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
士皆潰去所得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還
鄉里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
智者千慮不免一失乎德彝其建德妻薛氏與
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送歸洛州 壬申齊善
行以洛相親等州來降尉遲敬德來走至洛州欲
立建德養子為主德彝兵以拒屠又欲剽掠民遂向
海陽為盜善行獨以為不可曰隋末喪亂故吾屬
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
馬精強一朝為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非
人力所能爭可復還毒於此守亦無成逃亦不免
等為亡國豈可復令汝等死於不若委心請命於唐
必欲得錦帛者當盡散府庫之物勿復殘民也於
是運府庫之帛數十萬段置萬善官更街以散將
卒凡三晝夜乃畢仍布兵守坊巷得物者即出無
得入人家士卒散盡然後與右僕射裴矩行量
曹且帥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并破
宇文化及所得珍寶請降于唐上以善行為秦王
左二護軍仍厚賜之 寶建德博州刺史馮士美
復推淮安王神通為慰撫山東使徇下三十餘州
建德之地悉平 秋七月甲子秦王世民至長安
世民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士勣二十五將從其
後鐵騎萬甲士三萬人前後都鼓吹俾王世充

寶建德及隋乘輿御物獻于太廟行飲至之禮以饗之 丙寅斬建德于市 唐平龍右 薛舉

隋恭帝義寧元年汾陰薛舉僑居金城號勇絕倫家資鉅萬交結豪傑於西邊為金城府校尉時龍右盜起金城令郝瑒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瑒發兵因郡縣官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改元泰興以仁果為齊公少

帥仁果為晉公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暉帥眾歸之以為義興公將軍皇甫暉將兵一萬屯抱罕舉選精銳二千人龍多之遂克抱罕岷山羌酋鍾利俗擁眾二萬歸之舉兵大振舉以仁果為齊王領東道行軍元帥仁果為晉王兼河州刺史羅暉為興王以副仁果分兵略地取西平清河二郡未幾盡有隴西之地眾至十三萬 秋七月薛舉自稱秦帝立其妻鞠氏為皇后子仁果為皇太子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

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敵敵然性貪而好殺嘗獲庚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火上稍創以軍軍又獲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誚罪辜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苟虛無恩終當覆我國家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趨劔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却之 冬十二月薛舉遣其子仁果寇扶風唐兩據沂源拒之舉遣使招兩將乃殺李弘芝請降於舉仁果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眾

以數百騎走詣扶風請降扶風太守寶建德已定舉勢益張眾號三十萬謀取長安聞之使秦晉寶執俱出散關安撫隴右於已世民擊薛仁果於扶風大破之追奔至隴坻而還薛舉大懼問其羣臣曰自古天子有降者乎黃門侍郎錢眉孫亮曰趙佗歸漢劉禪亡晉近世蕭瑀至今猶貫轡為

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瑒趨進曰陛下失開栢亮之言又何恃也昔漢高祖屢經奔敗蜀先主誣亡妻子卒成大業陛下奈何以一戰不利遽為亡國之計乎舉亦悔之曰卿以此試吾等耳乃厚賞瑒引為謀主 姜寶嘗勸進至長道為薛舉所敗引還淵使通議大夫醴泉劉世諤安集唐胡餘黨與舉相逼戰敗為舉所虜

唐高祖武德元年郝瑒說薛舉與弟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突厥拒舉師都等不納其帥將入提管兵以拒之 秋七月薛舉進逼高懸游兵至于鹵波素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勝疾委軍事於長史納言劉文靜司馬昶開山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為君等破之開山退謂文靜曰王慮公不能辦故有此言耳且賊聞王有疾必輕我宜耀武以威之乃陳於高懸西南恃眾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至子戰於涇水原大提管皆敗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將軍慕容羅睺亦失達劉弘基皆沒世民引兵還長安舉遂拔高懸收唐兵死者為京觀文靜等皆坐除名 八月薛舉遣其子仁果進圍州刺史胡演擊却之郝瑒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而止辛巳舉卒太子仁果立居於折塢城謚曰武帝 己丑以秦王世民為元帥薛舉仁果 九月甲寅秦州提督管軍薛仁果不利

驍騎將軍劉威鎮涇州仁果圍之城中糧盡威殺所乘馬以分將士威一無所嗾唯嗾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仁果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懸人偽以城降叔良遣感帥眾赴之未至城下叩門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詐遣步兵先選自帥精兵為殿

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果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敗感為仁果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餓亡在朝夕秦王帥數十萬眾四面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果怒感於城旁埋之至騰馳騎射之至死聲色逾厲叔良舉城固守僅能自全感豐生之孫也 庚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達擊薛仁果於宜州斬首十餘級 薛仁果嬰攻常達不能克乃遣其將首于敏以數百人詐降達厚撫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

人降於仁果達見仁果詞色不岳仁果壯而釋之收賊帥張寶誼達曰汝識我乎達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欲殺之人救之獲免 薛仁果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眾心懼懼薛舉舉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受弱秦王世民至高懸仁果使宗羅暉將兵拒之羅暉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乞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

仁果糧盡其將梁胡郎等帥眾降世民知仁果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寶督於涇水原以誘之羅暉大喜盡銳攻之梁寶守險不出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羅暉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遣使使石武侯大將軍龐玉陳於涇水原南羅暉併兵擊之玉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暉引兵還賊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唐千石表裏擊薛驍騎地羅暉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餘騎追之寶執叩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暉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勇勿復言遂進仁果陳於城下出

民據涇水臨之仁果號將灌幹等數人臨陳來降仁果懼引兵入城相守日暮大軍繼至遂圍之

仁果懼引兵入城相守日暮大軍繼至遂圍之

仁果懼引兵入城相守日暮大軍繼至遂圍之

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仁果計第已西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質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遂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悼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龍外之人將驍悍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騰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喉羅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長威街恩皆願效死世民間指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爲王府文學士遣使謂世民曰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公盡誅其黨以謝死罪李密諫曰薛舉虐殺不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恣爲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

唐平河西 李軌

隋恭帝義寧元年武成羅揚府司馬李軌家富好任俠發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運梁碩李齊安脩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事舉爲公所虜邪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爲然欲推一人爲王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聞圖議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爲主秋七月丙辰軌令脩仁集諸胡軌結民間豪傑共起兵軌虎賁都將謝統師都水韋士政軌自稱河西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關議等欲盡殺隨官分其家其軌曰諸人既逼以爲主當與共難令今與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

此蓋盜耳將何以濟於是統帥爲大僕卿士政爲太府卿西突厥闕達度設據會寧小自稱嗣可汗請降於軌 薛舉選其將常仲興濟河擊李軌與軌將李寶藏於昌松仲興舉軍敗沒欲縱遣之贊曰力戰獲俘後當檢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此院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檢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此其無成留此何益乃縱之未幾攻張掖涼西平抱罕皆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唐高祖武德元年秋八月上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潛詣涼州招撫之與之書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其弟懋入貢上以懋爲大將軍命鴻臚少卿張俟德冊拜軌爲涼州牧管封涼王 冬十一月乙酉李王李軌即皇帝位改元安樂 李軌吏部尚書源瑒有智略常倚之以爲謀士瑒見諸胡浸盛陰勸軌宜加防察由是與之不和善李軌胡沒陰軌子仲瑒嘗詣瑒瑒不爲禮乃與胡言共譖瑒於軌詆以謀反軌誅瑒殺之有胡巫謂軌曰上帝當遣玉女自天而降軌信之發民築臺以候玉女勞費甚廣河右饑人相食軌傾家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召羣臣議之曹珍等皆曰國以民爲本豈可愛倉粟而羞視其貧乎謝統師等皆故隋官心終不服密與羣胡爲黨排軌故其詔珍曰百姓餓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在此國家倉粟以匱不虞豈可軌之以餉羸弱使射苛悅人情不爲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爲然由是士民離怨

二年春二月張儀德至涼李軌召其羣臣廷議曰唐天子吾之從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爭天下吾欲去帝號受其官爵可乎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稱王稱帝者豈管一人唐帝關中涼州河右固不相妨且已爲天子奈何唐帝稱王欲以小事大請從蕭蕭等事魏故事軌從之戊辰軌遣其尚書左丞鄧曠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然猶曠不遺始議與師

計之上遣使與吐谷渾可汗伏允和使擊李軌李軌將安脩仁兄與貴任長安表請說軌以稱王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吾與兵擊之尚恐不克豈可舌所能下乎與貴曰臣家在涼州奔世豪望爲民表所附弟脩仁爲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附服易矣上乃遣之與貴至武成軌以爲左右衛大將軍與貴乘間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王薄民貧食唐起太原取函秦秦制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授非人力也若不若舉河西歸之則實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軌曰吾據山河之固被難疆大若我何故自屈來請爲唐遊說耳與貴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臣聞陛下榮祿安肯附庸但欲其愚慮可否在陛下耳於是退與脩仁陰結胡起兵擊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與貴伺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助之者夷三城城中人爭出與貴軌討第與羣子登玉女臺置酒爲別夏五月庚辰與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都號在長安舞鶴稱慶上曰汝爲人使臣聞國亡不感而喜以求類於朕不忠於李軌肯謀以安與貴爲在武候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賜帛萬段安脩仁爲左武候大將軍申國公

隋恭帝義寧元年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振死郡人劉武周勇喜任俠爲屬揚府校尉仁恭以其子妻其親厚之令帥親安也閣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百姓姓饑饉匱乏請道王府君開倉賑卹言爲民父母之意牛衆皆憤怒武周拜謁叩家室俟來候問武周推平縱道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衆皆許諾春二月己丑仁恭奉聽事武周上謂其衆張萬歲等隨入

唐平河東 劉武周

隋恭帝義寧元年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振死郡人劉武周勇喜任俠爲屬揚府校尉仁恭以其子妻其親厚之令帥親安也閣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百姓姓饑饉匱乏請道王府君開倉賑卹言爲民父母之意牛衆皆憤怒武周拜謁叩家室俟來候問武周推平縱道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衆皆許諾春二月己丑仁恭奉聽事武周上謂其衆張萬歲等隨入

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衙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以賑飢民賊撤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子守遺傳附于突厥 馮門鄭丞東陳孝意黃茂黃都將王君辯共討武周圍其桑乾鎮王賓武周與突厥合兵擊君辯殺之孝意奔遼陽門三月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取汾陽官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為定揚可汗遣以狼頭蓋武周即皇帝位立妻沮氏為皇后改元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為尚書左僕射妹苻慈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然而外無救援遣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死守莫向詔救軍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殺虜屠殮殺孝意以降

唐高祖武德二年春三月辛卯劉武周寇并州夏四月劉武周引突厥之眾軍於黃統嶺兵鋒甚盛齊王元吉使軍騎將軍張達以步卒八百人達遂辭以兵少不可往元吉懼遣之至則俱伏寇怨庚子引武周襲榆次陷之 丙辰劉武周圍并州齊王元吉拒却之戊午詔李常弼李仲文將兵救并州 五月丙戌劉武周陷平遙 初易州賊帥宋金剛有眾萬餘與魏力兒連結力兒為營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帥眾四千西奔劉武周武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分家資以遺之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妻劉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圍晉陽南向爭天下并州以金剛為西南道大行臺使將兵二萬寇并州丁未武周進逼介州沙門道洛以佛幢鑿之入城遂陷介州詔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行軍總管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巢分數以輕兵挑戰兵繞接于英陽不勝而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悉逐之伏兵發程兵大敗寶誼仲文皆為虜虜既而俱

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武周 上以劉武周入寇為憂右僕射姜寶誼請自行奏以為晉州道行軍總管討劉武周聽以便宜從事 秋七月辛卯宋金剛寇涪州決河而退 九月裴寂至介休宋金剛被城拒之寂軍于度索唐管中飲澗水金剛絕之士卒渴乏寂欲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遂潰宋亡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先是劉武周舉道兵攻西河涪州刺史劉贖拒之李仲文引兵就之與守西河王寶誼復敗自晉州以此城鎮俱沒唯西河獨存寶誼復為金剛所虜鎮逃歸金剛殺之裴寂上表謝罪上慰諭之復使鎮撫河東劉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給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辛巳元吉夜出兵擒其妻至冀州齊王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上表薛深以城納武周上聞之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勿弱未嘗時事故遣寶誼守之欲輔之晉陽殫兵數萬食支十年與王之基一旦棄之聞字文啟首書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逆寶誼曾無規謀又掩覆之使士民憤怒今日之敗誼之罪也欲誅王不俊尋嘗聞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明日召綱入升御座曰

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誅殺之衛尉少卿劉政會在太原為武周所虜政曾密遣人表奏論武周形勢武周據太原遣宋金剛攻晉州拔之虜名驍將大將軍劉弘基弘基逃歸金剛進逼涪州陷龍門 冬十月劉武周將宋金剛進攻涪州陷之軍勢甚銳裴寂性無將帥之略唯發使駭駭趨唐秦二州收兵入城堡焚其積聚民驚擾悉皆思為盜夏縣民呂崇茂聚眾自稱魏王以應武周討討之為所敗詔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將兵討之時王行本猶據蒲及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

與爭鋒宜舉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恨復假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復晉州於是是惡發關中兵以送世民所統使擊武周丁卯幸華陰至長春宮以益之 十一月己卯武周寇涪州 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度河也拍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皆掠之餘未有倉粟人情惶擾聚入城堡擲斂無所得軍中之食世民嘗教諭民民聞世民為帥而來莫不歸附自近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說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窺賊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蛟澤軍饑甲士之面甲士驚躍進白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為賊所及世民以大羽前射殲其驍將賊騎乃退 十二月

千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獨孤懷恩請先成攻具然後進孝基從之崇茂求救於宋金剛金剛遣其將善陽討善敬德善相將兵倉至夏縣孝基表裏夾敵軍遂大敗孝基懷恩獨唐倫及行軍總管劉世讓皆為虜虜敬德名恭以守行軍帳入朝言其敗軍下吏既而贊之寵待彌厚高祖敬德善相將涪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書郭開山總管秦叔寶等擊之於美良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項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反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及趨安邑擊大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恐得兵乘復煽發諸將咸請與宋金剛戰世民曰金剛雖軍深入精兵益將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為杆敵金剛軍無首種以虜掠為資利在連戰共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分路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去當待此機未宜連戰若其謀逃歸武周殺之 三年春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於蒲及行本

出戰而敗開門出降幸已斬行本 宋金剛圍絳州 二月劉武周遣兵寇潞州管長子壺關潞州

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軍河東王行敏助之行敏與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將殺行敏斬子武以

徇乙巳武周復遣兵寇潞州行敏擊破之 三月乙丑劉武周遣其將張萬歲寇潞州李仲文擊走

之停斬數千人 甲申行軍副總管張綸敗劉武周於潞州停斬十餘人 劉武周數攻潞州劉武

仲文所敗宋金剛軍中食盡夏四月朱金剛北走秦王世民追之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

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驍捷管劉弘基執劉武周大王破賊逐北

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留鑿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

得而勇矣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

進將去不敢復言飢迫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入戰皆破之停斬數萬人及宿於雀鼠谷西原世民

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突軍中有一羊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丙辰陝州擄管于筠自金剛所逃

來世民引兵趨介休金剛尚有眾二萬及午出西門背城而陳南比七里世民遣總管李世勣等與

戰小却為賊所乘世民帥精騎走出其陣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出世民後數十

里至張難堡潞州行軍總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壁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甚諷且泣左右告以王

不食厭濁酒脫粟飯尉邊敬德收餘粟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事相

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眾二千與諸將相參屈突通懼其

變職以為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莫升州走突厥金剛收其餘眾被復戰眾莫敢從亦

與百餘騎走突厥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檢討府庫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

縣皆入于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善斬之嵐州總管劉六兒從宋金剛在介休秦王世民

擒斬之其兄李直棄石州奔劉武周將馬邑高滿政滿政殺之武周之南寇也其內史令死若璋諫

授唐主舉一州之眾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曹陽以南道路險阻堅守深入無結

於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比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為長策武周不聽留若璋守朔

州及敗立謂若璋曰不用君言以至於此又之武周謀下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 上聞并州平大

悅壬戌宴羣臣賜綉幣使入御府盡力取之復唐復官爵仍以為并州道安撫大使所籍獨孤懷

恩田宅資財悉以賜之世民留李仲文鎮并州劉武周數遣兵入寇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僅百餘所

詔仲文檢校并州總管

唐平江陵 蕭統

隋恭帝義盛元年己巳陵接尉都陽書景珍雷世猛

旅帥鄭文秀許文徹萬瓊徐德基郭華沔陽張繼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

為眾所服羅川令蕭統深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眾望乃遣使拜統執喜悅之聲言討賊召

募得數千人統嚴之保也會今日天下皆叛隋寇羅川統與戰不利因謂其眾曰今天下皆叛隋寇

不行己陵憂使起兵欲奉吾為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

眾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即帥眾歸之以柳生為軍騎大將軍起兵

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眾向己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未及見統柳

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勳若第一今己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如殺德基

質其首領獨據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統統大驚曰今欲據亂返正忍自

相殺吾不能為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統責而赦之陳兵又城景珍言於統曰徐

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為政且柳生為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悍不移其

處一城勢生為變失久不取後悔無及統又從之景珍收柳生之其徒守清去丙申統築壘燔燧

自稱梁王改元鳴鳳

唐高祖武德元年夏四月蕭統即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證其從父琛為孝靖皇帝祖嚴為河

間忠烈王父璿為文憲王封蕭景珍等功臣七人皆為王遣宋王楊道生擊南郡下之徙都江陵修

復國廟引以文為中書侍郎使典文翰委以機密又使魯王張續尚嶺南降將張鎮周王仁壽等

拒之既而聞楊道生敗於統統則荆州刺史竇長真亦以營林始安之地附於統統太守馮益以

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弘統士弘各遣人招交趾太守丘和和不從統遣審長真帥嶺

南兵自海道攻和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康說和曰長真數難多懸軍遠至不能持久城中

勝負足以當之奈何望風受制於人和從之以士康為軍司馬將水陸諸軍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

免盡得其眾既而有驍果自江都至得煬帝志問亦以郡附於統統上康財之子也始安郡李襲志

遷哲之孫也隋末救家財募得三千人以保郡城蕭統林士弘嘗武備送來攻之皆不克開煬帝

遇統帥吏民臨三日或說襲志曰公中州貴族又臨郡都華夷悅服今隋室無主海內鼎沸以公威

惠統令備束紵杖之樂可坐致也襲志曰吾世繼忠貞今江都雖覆宗社尚存社稷在借何足慕

也欲斬說者眾乃不敢言守二年外無聲援城陷為統所虜統以為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於

吳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銳皆
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二年秋八月蕭詧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刺史許
紹擊破之詧又遣其將陳普環帥舟師上峽現取
巴蜀紹遣其子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節等追至
西陵大破之擒普環統道兵戍安蜀城及荆門城
先是上遣開府李靖詔夔州經略蕭詧詧至峽州
阻詧兵久不得進上怒其遲留除詧許紹斬之紹
惜其才為之奏請獲免

三年蕭詧性褊狹多猜忌諸將恃功恣橫好事誅
殺詧患之乃宣言罷兵管農欲奪諸將之權大司
馬董景珍弟為將軍然堂謀作亂事洩伏誅景珍
時鎮長沙詧下詔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冬十一
月甲子以長沙來降詧峽州刺史許紹出兵應之
十二月癸卯峽州刺史許紹攻蕭詧荆門鎮拔
之蕭詧遣其弟王張繡攻長沙董景珍謂繡曰
前年臨彭越往年殺韓信卿不見之乎何為相攻
繡不應進兵圍之景珍欲潰圍走為屋下所殺詧
以繡為尚書令繡恃功驕橫詧又殺之由是功臣
諸將皆有離心兵勢益弱

四年春正月丙戌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蕭詧五州
四鎮皆克之李靖說趙郡王孝恭以取蕭詧十
策孝恭上之二月辛卯改信州為夔州以孝恭為
樞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孝恭未更軍旅以靖
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引推
實以為質夏六月黃州樞管周法明攻蕭詧安
州拔之獲其樞管馬貴遷秋七月辛巳夔州道
安撫使郭行方攻蕭詧都州拔之九月詔發巴
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為荆湘道行軍樞管李靖攝
行軍長史統十二樞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廬江
王瑒為荆郢道行軍元帥出夔州道黔州刺史田
世康出長州道黃州樞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以擊

蕭詧是月孝恭發夔州時峽江漲諸將請俟水
落進軍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船集詧尚未知
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
可失也孝恭從之冬十月辛卯蕭詧鄂州刺史
雷長穎以魯山來降趙郡王孝恭帥戰艦二千
餘艘東下蕭詧以江水漲殊不為備孝恭等拔
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統將文士弘將精兵
數萬屯清江蔡已舉孝恭支士弘收兵復戰又
殺進北江統州樞管蓋善舉以五州來降
蕭詧之罷兵營農也繡獨宿衛數千人聞唐兵
至文士弘收大懼倉猝移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
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
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若不
且自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
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
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我兵難勝也孝恭曰若
從留靖守營自帥師出戰果取走趣南岸統眾
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墮見其取亂縱兵奮擊
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城拔之
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載之江中諸將皆曰破
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詧之地
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矣若攻城未拔援
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復雖有舟楫將安用
之今棄舟艦使寇江而下投旬月吾取之必矣統
破未敢輕進往來峽間動輒旬日吾取之必矣統
援兵見舟艦果不進其交州樞管立和長史高
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統敗悉請孝恭
降孝恭勒兵圍江陵統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
郎岑文本文本勸統降統乃謂幕下曰天不祚梁
不可復支矣若必恃力屈則百姓蒙辜奈何以我
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己統以大宰官子
太朝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受統帥幕臣繡

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統耳百姓無罪願不殺
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曰
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虐政重以羣雄虎爭
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餘踵延頸以望真主是以
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有今
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
之心矣孝恭稱善連禁士之請將又言梁之將帥
與官軍相鬪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
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鬪
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
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統
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
降孝恭送統於長安上數之統曰隋失其鹿天下
共逐之統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逃死豈
斬於都市

唐平江淮 杜伏威 李子通

隋煬帝大業九年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為
剽劫交俱亡命為羣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
入則殿後由其後推以為帥下至南海潮亦聚
眾為盜伏威使公祏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
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而為一則足
以敵隋矣君能為主吾當效從自揆不堪宜來聽
命不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即帥眾降之伏
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朱願討
之伏威與戰陽為不勝引願入葭葦中因從上
風縱火願眾皆燒死海陵賊帥趙破陣以伏威兵
少輕之召與并力伏威使公祏嚴兵居外自與左
右十人齎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陣并其眾
十一年東海李子通有勇力先依長白山賊帥左
才相竊盜官殘忍而子通獨寬仁由是入多歸之
未半歲有眾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渡淮與杜
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為假子凡三十餘人
濟陰王雄誕臨濟關發為之冠既而李子通謀殺

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陸馬雄誣負之逃西
葦中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擊伏威威以逃雄師
門君儀妻王氏勇而多力有伏威以逃雄師
壯士十餘人衛之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來擊
擊李通破之子通帥其餘衆奔海陵復收兵得
二萬人自稱將軍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
威伏威帥衆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遣以婦人之
服謂之陳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稜僅以
身免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後齊
輔公柝爲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
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嘗募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
上募龍過甚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龍聞
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以其退而被擊故也所獲
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
爲戰所向無敵

唐高祖武德元年武康沈漢興世爲郡著姓宗族
數千家漢興爲巨與太守聞字文化及蔡逆舉兵
以討化及爲名比至馬程得精卒六萬遂攻餘杭
毗陵丹陽皆下之據江表十餘郡自稱江南道大
校管承制置百官 字文化及之發江都也以杜
伏威爲歷陽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於隋恭泰主
拜伏威爲東道大校管封楚王沈漢興亦上表於
皇泰主自稱大司馬銀尚書事大門口

二年沈漢興既克毗陵謂江淮之南皆公可定自
稱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百官性殘忍專尚威
刑將士小有過即斬之由是其下離然時杜伏威
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神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
之心漢興軍數敗會于通圖移於江都移送家
救於漢興及伏威漢興使其子綸將兵數萬與伏
威共救之伏威軍清流綸軍楊子相去數十里子
通納言毛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爲綸兵夜襲伏
威營伏威怒復遣兵襲綸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

進子通得盡銳攻江都克之殺奔伏威子通入江
都因縱擊論大破之伏威亦引子通即皇帝位
國號吳改元明政丹揚賊帥樂伯通帥衆萬餘降
之子通以爲左僕射 杜伏威請降丁丑以伏威
爲淮南安撫大使和州總督

三年夏六月壬辰詔以和州總督淮南道行臺尚
書令楚王杜伏威爲使持節都督江淮以南諸軍
事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安撫使封
吳王賜姓李氏以輔公柝爲行臺左僕射封舒國
公 李神通度江攻沈漢興取京口漢興遣其僕
射蔣元超拒之戰於慶亭元超敗死漢興遣其僕
薛異率於是開拔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子通以
漢興府掾李伯樂爲內史侍郎蔣元超子宗道伏威
遣行臺左僕射輔公柝將卒數千攻子通以將軍
開拔王雄誕爲之副公柝度江攻丹陽克之進屯
深水子通帥衆數萬拒之公柝簡精甲千人親長
刀爲前鋒及使千人踵其後曰有退者即斬之自
帥餘衆復居其後子通爲之陳而前公柝前鋒千
人殊死戰公柝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走
柝逐之及爲所敗還閉壁不出王雄誕曰子通無
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夜出擊之因風縱火子
通大敗降其卒數千人子通食盡棄江都保京口

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
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漢興於具郡大
破之漢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具郡賊帥聞人
遂遣其將蕭孝辯之漢興途中而悔欲殺孝
辯更向會稽孝辯竟伏威軍追赴江潮殺孝
軍勢復振帥其羣臣伏威餘兵盡收漢興之地北
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四年冬十一月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擊李神通
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裨將陳常將千
餘人乘高檢險以逼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

樹布浦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杭州雄誕追擊之
又敗之於城下庚寅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子通
并其左僕射樂伯通送長安釋之先是汪華據
黠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遣軍擊之華徙於新安
洞口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
犯其陳戰纒合陽不勝走還營華進攻之不能克
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
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雄
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
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伏帥請將出降於是伏威
盡有淮南江東之地南至甬東距海雄誕以功除
歙州總督賜爵宜春郡公

五年秋七月秦王世民擊徐圓訓十餘城登靈
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丁亥杜伏威入朝延升御
擢拜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長安位在齊
王元吉上以龍異之聞移爲左領軍將軍 李
子通謂樂伯通曰伏威既來江東未定我往收舊
兵可以立大功遂相與一至藍田開爲吏所獲俱
伏誅

六年春正月庚子以吳王杜伏威爲太保 秋八
月壬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柝及初杜伏威與
公柝相友善公柝年長伏威兄軍之軍中謂之伯
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其養子闕後
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潛奪其兵權公柝知
之怏怏不平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爲導遊辭殺以
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柝守丹陽公柝與兵爲
之副陰謂雄誕曰遊仙長安苟不失職勿令公柝
爲憂伏威既行遊仙說公柝謀反而雄誕謹兵
公柝不得發乃詐稱得伏威書疑雄誕有貳心雄
誕聞之不悅稱疾不視事公柝因奪其兵使杜黨
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始婚而悔之曰今天下
方平定兵王又在京師大唐兵威所向無敵奈何
無故自求滅族乎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今從

適安定吾將老於耕桑不願復起兵眾怒且恐泄其謀遂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時屏居漳南諸將往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欣然從之黑闥乃種蔬即殺耕牛與之共飲食定計聚眾得百八秋七月甲戌發漳南縣據之是時諸道有事則置行臺尚書省無軍則罷之朝廷聞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涪州魏某定滄並置掖管府丁丑以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行臺右僕射八月丁酉劉黑闥陷鄆縣魏州刺史權威貝州刺史戴元祥與曹皆敗死黑闥悉收其餘眾又器械皆建德舊管籍籍出歸之眾至二十人為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詔被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定州魏管藍田李玄通擊之又詔幽州魏管李藝引兵會擊黑闥丁未劉黑闥陷歷亭執兗州將軍王行敏使之拜不可遂殺之初洛陽既平徐圓朗請降拜兗州魏管封管郡公劉黑闥作亂陰與圓朗通謀上使葛公益秀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辛亥圓朗執牙師舉兵反黑闥以圓朗為大行臺元帥充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右皆應之辛酉徐圓朗自稱魯王准安王神通將關內兵至冀州與李藝兵合又發邢洛相親信趙等州兵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饒陽城南布陳十餘里黑闥眾少依限單行而陳以當之會風雪神通乘風擊之既而風返神通大敗士馬軍資失亡三分之一李藝居西偏擊高羅破之遂奔薛萬均萬徹皆為所虜我髮鬢之萬均兄弟二歸數里聞大軍不利退保棗城黑闥就擊之藝亦敗藝引兵歸幽州黑闥兵勢大振庚寅劉黑闥陷瀋州刺史盧士敏瀋州人魏刺史雷德備以城降之毛州刺史趙元愷性嚴急下不堪命丁卯州民董燧明等作亂殺元愷以應劉黑闥冬十一月壬寅劉黑闥陷定州魏管李玄通黑闥愛其才欲以為大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

者玄通曰諸君長吾齒每幸以酒肉來相開慰當為諸君一醉酒酣謂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大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世間哉即引刀自刺潰腹而死上聞之為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為大將十二月乙卯劉黑闥陷冀州殺刺史魏稜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移書魏魏故實建德將李季殺唐官以應黑闥庚申遣右屯衛大將軍義安王孝常將兵討黑闥將兵數萬進逼宗城魏州魏管李世勣克之宗城棄城走涪州甲子黑闥追擊世勣等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身免丙寅涪州土豪魏德應黑闥黑闥築壇城於城東南告天又祭實建德而後入後旬日引兵攻拔相州魏刺史房亮右武衛將軍張士貴漢圍走黑闥南取黎衛州州半歲之間盡獲建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侯斤宋邪那師胡騎從之左武衛將軍秦武通涪州刺史陳君賓水字令程名振皆自河北道歸長安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己巳劉黑闥陷邢州趙州庚午陷魏州殺魏管潘道毅辛未陷莘州五年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定都涪州以范願為左僕射董康寶為兵部尚書高羅賢為右領軍楊士琚為中書令劉斌為中書侍郎實建德勇文武悉從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魏勇法過之庚寅東魏州治中王才藝殺刺史田華以城應劉黑闥辛酉黑闥主獲嘉劉黑闥棄相州退保涪州丙申世民復取相州進軍肥鄉列營涪水之上以逼之幽州魏管李藝將所部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劉黑闥黑闥聞之留兵萬人使范願守涪州自將兵拒戰及宿沙河程名振戰敗六十具於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內地宜震動范願驚懼燒營黑闥黑闥遠還其

第十善與行臺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賊於鼓城王子戰於徐河十善君立大敗所亡八千人洛水人李去感據城來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劉黑闥引兵還攻洛水英亥行至列人秦王世民使秦叔寶還擊破之己巳秦王世民復取邢州辛未并州人馮伯諱以城來降丙子李藝取劉黑闥定樂康趙四州復黑闥尚書劉希道引兵戰秦王世民會涪州黑闥攻洛水甚急城四旁攻之水廣五寸餘步黑闥於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世民引兵救之黑闥拒之不得進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兵諸將謀之李道勣曰若甬道達城下城必不守行軍魏管鄒勇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西南高冢以旆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古信帥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闥晝夜急攻圍大奮救兵得往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闥圍其勇後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殺之時年二十辛巳秦王世民拔洛水三月世民與李藝會於洛水之南分兵屯北黑闥數戰世民堅壁不應則遣奇兵絕其糧道去長黑闥以高羅賢為左僕射軍中會李世勣引兵逼其管雅賢乘醉騎逐之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馬左右繼至扶歸未至營而卒申午諸將復往逼其管潘毛為王小胡所擒黑闥運糧於其自涪瀋諸州水陸保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車秦王世民與劉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黑闥將襲李世勣管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為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世民與賊略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從子也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騎一萬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其精兵破之乘勝蹂其步兵黑闥帥眾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

勢不能支王小明謂黑闥曰智乃盡矣且早亡去遂與黑闥先遁餘眾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洩水大至深丈餘黑闥眾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人黑闥與完顏等二百騎奔突厥山東悉平徐國則聞黑闥敗大懼不知所出河間人劉復禮說國曰曰有劉世微者其人才略不出自立名高東夏且有非常之相真帝王之器將軍若自立恐終無成若迎世微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國則然之使復禮迎世微於涿儀或說國曰曰將軍為人所感欲迎世微而奉之世微若得志將軍豈有全地乎僕不敢遂引前古將軍獨不見程諤之於李密乎國則復以為然世微至已有眾數千人頓於城外以待國則出迎國則不出使人召之世微知事變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謁國則悉奪其兵以為司馬使徇誰誰二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國則遂殺之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國則會召之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秦王元吉庚申世民至長安上迎之於長樂世民具陳取國則形勢上復遣之詣黎陽會大軍趨滹陰 丙子行臺民部尚書史萬寶攻徐國則陳州拔之 夏六月辛亥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詔燕郡王李藝擊之乙卯遣淮安王神通擊徐國則丁卯劉黑闥引突厥寇定州 秋七月甲申秦王世民以淮隴之間略定使淮安王神通行軍總管任瓌李士勳攻國則乙酉班師 劉黑闥至定州其故將曹漢章康買亡命在解處復聚兵應之甲午以淮陽王道玄為河北道行軍總管以討之 九月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馬臣武鹽州人馬君德以城叛附黑闥冬十月己酉詔秦王元吉討劉黑闥於山東王子元吉為領軍大將軍并州大總管於田貝州刺史許善諶與黑闥第十善戰於鄆縣善諶全軍皆沒甲寅右武侯將軍秦綽和擊黑闥於晏城破之瀛州刺史劉會以城叛附黑闥 乙丑行軍總

管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於棹軍敗為黑闥所殺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使萬寶將大軍繼之萬寶擁兵不進謂所親曰我奉奉王敦云淮陽兒軍軍事皆委矣夫今王輕脫矣進若與之俱必同敗彼不如以餌賊王敦賊爭進我堅壁以待之必無矣由是道玄獨進敗沒萬寶將兵將賊士卒皆無關志軍遂潰潰萬寶逃歸道玄戰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當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大刃所傷 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洛州總管盧江王搜棄城西突州縣皆叛附於劉黑闥自日間黑闥盡復故地乙亥道玄被洛州十一月庚辰滄州刺史程大賈為黑闥所迫棄城走齊王元吉長黑闥兵糧不敢進 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陝東道天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交與分得便宜從事 乙亥齊王元吉遣兵擊劉十善於魏州破之 劉黑闥擁兵而南自相州以比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田留安勳兵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攻乙亥復還乙亥 十二月戊子劉黑闥陷恒州殺刺史王公政 癸亥幽州大總管李藝復康定二州 甲子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獲其華州刺史孟柱降將卒六千人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離然留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無問親疎皆聽直入卧內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俱為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爾從逆者但自斬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必不可負有花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留安知之不殺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轄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其用以功進封道國公乙

田并州刺史成仁重擊完顏破之 劉黑闥攻魏州未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軍至高樂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魏觀言於太子曰日前破黑闥其將卒皆懸名處死事子孫虜故齊王之來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失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眾多亡或縛其裨帥以降黑闥於城中兵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窟陶水濟橋未成不得度壬申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明胡背水而陳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眾遂潰棄仗來降大軍度橋進黑闥度者縲千餘騎橋壞由是黑闥得與數百騎去云 六年春正月己卯劉黑闥所署魏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軍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黑闥為官軍所迫奔走不得休息至碭陽從者纒百餘人餒甚德威出迎延黑闥入城黑闥不可德威涕泣固請黑闥乃殺之至城旁市中懸止德威饋之食食未畢德威勸兵執之送詣太子并其弟十善斬於洛州黑闥臨刑數曰我幸在家鉅業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 二月丙寅徐國則窮蹙與數騎棄城走為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七

唐高祖武德五年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太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性寬簡喜酒色游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世民功名日盛上嘗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各引舊黨交上晚年多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與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諂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或言蒸於張婕妤尹德妃官禁深親莫能明也是時東宮諸王公妃主之家及後宮親戚橫長安中奪人田宅志為非法有司不敢詰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殿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太子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陽上使貴妃等數人詣洛陽選關隋宮人及收府庫珍物貴妃等私從世民實寶貴及為其親屬求官世民曰寶貴皆已籍家官嘗授賢才有功名者不許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曰媿好求之於上上手教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媿好許於上曰教賜妾父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上遂發怒責世民曰我手教不如汝教邪它日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又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昔日也尹德妃父阿鼠驕橫秦王屬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僮數人曳如晦墜馬馱之拊一指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士復怒責世民曰我妃嬪家猶為汝左右所陵況小民乎世民深自痛

折上終不信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天穆皇后早終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歎流涕上顧之不樂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內幸無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而秦王每褊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母子必不為秦王所容無子遺矣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必能保全上為之信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與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萬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於上許之珪頰之凡七年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兄弟力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贇於寢內欲刺世民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元吉懼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父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為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建成連志於舊州慶州都督楊文幹營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李智智官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至幽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殺表裏相應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上怒託他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師幕勸之據舉兵建成率薄遊說智勸之賊六十里悉留營屬於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官未至叩頭謝罪奮自自擲幾至於絕上怒不解是夜置

之幕下嗣以麥飯使殿中監陳福防守守司農卿宇文融馳名文幹詣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龍與靈州都督楊師道擊之夏六月甲子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文幹謀事敢為狂悖計府僚已應擒矣若爾正應遣將討之耳上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汝宜自還元吉汝為太子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討建成為蜀王勳兵脆弱乞苟能軍汝汝宜全之不能軍汝汝取之易耳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即命衛南出外行數十里東宮官屬將卒繼至者皆令三十人為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彝復為之營解於外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貴以兄弟不睦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天策軍曹參軍杜淹並流於楊州提冲之也初洛陽既平杜淹久不得調欲求事建成旁乏齷以淹多狡數恣其教導建成益為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府 秋七月楊文幹襲陷單州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秦王世民軍至靈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為其麾下所殺傳首京師獲宇文融誅之上欲從都以免突厥秦王世民諫止之建成與妃嬪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策奪之謀耳上校撤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淵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復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為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天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世民上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請下瀆司

敬德往與無忌共論之曰王已決計官運入共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王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已未太白復經天傳平寇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潘亂後官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有今欲殺臣以爲世充建德報讎臣今在死守建德君親還歸地下實欲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嘗朝問汝宜早來庚申世民師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勸官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門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覽變即跋馬東歸官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殺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絆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胡衛軍騎將軍馮翊馮立聞建成死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陞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以拒之不得入雲蓋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所親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君弘願僞之嘗孫也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府士大懼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官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既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遂解兵逃於野上呼曰海亦世民使射連敬德入宿衛敬德振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爲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

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侮裴誅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誅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後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數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閣門出宣敕衆然後定上使黃門侍郎裴矩至左右宮曉諭諸將皆罷散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有來幾有投符之感世民跪而吮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滎陽王承福曹安王承楚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絕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爲太弟故元吉爲之盡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早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立宜依舊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辛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矣亥立世民爲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臣先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鄭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奪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讎千古惜哉夫劍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也彼中明肅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爲口實乎

太宗易太子

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太宗即皇帝位冬十月癸亥立皇子承山王承乾爲太子生八年矣太宗貞觀七年帝謂左庶子王承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懷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出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廢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十三年太子承乾頗以遊岐廢學右庶子張至素諫不聽

十四年上聞右庶子張至素在東宮數諫擢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禁中擊鼓至素叩闕切諫太子出其鼓對至素毀之太子又不見官獨至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官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宮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美姬者乎太子大聽

十五年太子詹事子志寧遭母喪哀起復就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志寧上書爲自易子以來宦官覆土國家者非一今殿下親寵此屬使易衣冠不可長也太子從便司取等半歲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官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斃于承基殺之二人其弟見志寧寢疾志寧愧乙忍殺而止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拓地志寧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輯洛門庭如市泰月給餼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受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踰當尊者卑則伎巧之效乘機而動矣至百漢寶太后龍泉若王卒以愛死宣帝寵准

陽憲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問臣不肅而禮訓以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彬上疏以為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與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管居之時人不以為可唯時異事異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

夏六月甲辰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以為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騎者之極孰云過此况宮臣正未嘗在側羈邪淫巧昵近深宮在外瞻仰已

有此失居中國密寧可勝計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若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其書令玄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馬筆擊之幾斃 秋八月丁酉上曰當今國家何事為急諫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敢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龍犀目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物我遺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丁巳魏樹為太子太師樹疾小愈詣朝堂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廢太子賴四結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諫之德乃受詔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賴暉多從遊幸遂生異議微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答窳窮之源也 初太子承乾覽聲色耽橫所為奢靡長上知之對宮臣嘗論忠孝或至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羣小相襲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捕

知其意輒迎拜斂容危坐引自言辭辯給宮臣拜答不暇宮省秘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太子作八尺銅鐘六隔大鼎募士投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為落籍髮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又博戲擊毬太子自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贈又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汝曹效其長儀因僱計於地眾悉號突騎馬環走臨其身縱良父太子歡起

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據於金城西然後解髮為突厥妻身思唐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左庶子志偉右庶子孔穎達數諫太子嘉之賜二人金帛以風勵太子仍遷志偉為詹事志偉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陰使人殺之不果漢王元昌所為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左右為一隊太子與元昌各統其一被獲甲擄竹稍布陳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為娛樂有不用命者被樹搗之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苑中置萬人營與漢王分料觀其戰鬪不樂哉又曰我為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來自定矣魏王泰多藝能有能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上命黃門侍郎韋

挺捕泰府事後泰上書杜絕官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為朝上嗣文武之士各有附託潛為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為泰府典載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欲捕之不獲太子私幸太常樂童稱心與同卧起道士秦英拿靈符按左道得幸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謂諂太子甚至太子意泰告之怨愈甚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憚太子亦知之

稱疾不朝謂者動涉數月陰養刺客斃于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督督蘭楚石為東宮牛太子知君集等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東宮之困勸之及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為殿下用之又曰魏王為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若君有數召宜密為備太子大然之厚賂君集及左屯衛中郎將頓立李安儼為上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敢安儼為之力戰上以為忠故親任之使典宿衛安儼深自託於太子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美人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之洋州刺史開化公趙節慈慧之子也母曰長廣公主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陽公主皆為太子所親暉預其反謀凡同謀者皆割臂以誓壯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濟濟引兵入西宮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恭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統于承基等曰我宮西趨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為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舉大不理獄當死 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較長孫操恩芳玄獻論瑋李出勳與大理中書兩上參鞠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曰陛下以承基承基反敢對通年已人來濟進曰陛下不為承基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臣之子也乙酉詔廢太子承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羣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免為庶人餘當連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堅以數譴備獲免勉以統于承基為祐川府折衝都尉歸于隸縣公侯君集被收質蘭楚石復詣報告其事上引君集謂

稱疾不朝謂者動涉數月陰養刺客斃于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督督蘭楚石為東宮牛太子知君集等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東宮之困勸之及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為殿下用之又曰魏王為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若君有數召宜密為備太子大然之厚賂君集及左屯衛中郎將頓立李安儼為上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敢安儼為之力戰上以為忠故親任之使典宿衛安儼深自託於太子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美人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之洋州刺史開化公趙節慈慧之子也母曰長廣公主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陽公主皆為太子所親暉預其反謀凡同謀者皆割臂以誓壯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濟濟引兵入西宮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恭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統于承基等曰我宮西趨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為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舉大不理獄當死 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較長孫操恩芳玄獻論瑋李出勳與大理中書兩上參鞠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曰陛下以承基承基反敢對通年已人來濟進曰陛下不為承基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臣之子也乙酉詔廢太子承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羣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免為庶人餘當連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堅以數譴備獲免勉以統于承基為祐川府折衝都尉歸于隸縣公侯君集被收質蘭楚石復詣報告其事上引君集謂

稱疾不朝謂者動涉數月陰養刺客斃于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督督蘭楚石為東宮牛太子知君集等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東宮之困勸之及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為殿下用之又曰魏王為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若君有數召宜密為備太子大然之厚賂君集及左屯衛中郎將頓立李安儼為上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敢安儼為之力戰上以為忠故親任之使典宿衛安儼深自託於太子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美人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之洋州刺史開化公趙節慈慧之子也母曰長廣公主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陽公主皆為太子所親暉預其反謀凡同謀者皆割臂以誓壯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濟濟引兵入西宮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恭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統于承基等曰我宮西趨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為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舉大不理獄當死 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較長孫操恩芳玄獻論瑋李出勳與大理中書兩上參鞠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曰陛下以承基承基反敢對通年已人來濟進曰陛下不為承基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臣之子也乙酉詔廢太子承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羣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免為庶人餘當連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堅以數譴備獲免勉以統于承基為祐川府折衝都尉歸于隸縣公侯君集被收質蘭楚石復詣報告其事上引君集謂

曰朕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鞠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曰所與承乾往來啓示之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於其生可乎秦臣以爲不可上乃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因泣下君集亦自投于地遂斬之於市君集臨刑謂監刑將軍曰君集既死至此然事陛下於藩邸擊取二國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子徙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勿飲人乳而不食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長於上曰李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揚教臣以相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以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李靖更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上曰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負微功恥在旁玄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尚書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將爲亂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豈可僥倖至全猜貳耶及君集反謀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李安儼父年九十餘上感之賜奴婢以養之太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自入侍奉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如此其憐之諫諍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越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曰君既立承乾爲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車不遠足以爲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擇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取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之問其故治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

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獨兩儀數暴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多齡李士勳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願因自投于井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力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如何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父死乃陛下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譁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救門司盡碎其騎引泰入蕭章門幽於北苑丙戌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三日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皆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且泰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

太宗平突厥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秋八月帝巡北塞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蔽蒙分其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於所聞而漸怒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爲始畢所寵任矩詐與爲互市誘至馬邑大殺之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殺可汗來降我已相爲斬之始畢知其由由是不朝及辰始畢帥數萬謀襲業興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壬申車駕馳入碭門齊王暕以後軍保碭門突厥圍碭門上下惶怖撤民室以爲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

僅可支二旬碭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大懼唯碭門不守突厥急攻碭門突及御前上懼始畢遣王吳而泣曰盡隳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納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民部尚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徵幸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諸士卒論以不復征遠厚爲勸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因史侍郎蕭瑀以爲突厥之俗可實教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之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告之借使無益庸有何損又特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軍高麗若發明詔諭以救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自爲戰矣瑪皇右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爲賞格下詔停遼東之役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賞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司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道於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甲申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釐蕪故爲戍兵曰始畢敢舉兵國天子必謂我舍卒不能赴援故也宜畫則引旌旗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衆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云此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驅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

前後屢捷突厥頽之

恭帝義盛元年夏五月突厥數萬衆寇置陽唐公李淵舉兵劉文靜說淵結突厥爲援告突厥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使康鞘利送馬千匹爲安布劉文靜使突厥請兵秋八月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馬二千匹來至

唐高祖武德元年 初五原通守樊陽張長遜以中原大亂舉郡附突厥突厥以爲割利特勤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時薛長遜之子吐苾號莫賀咄設建牙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賀咄設謀入寇莫賀咄設許之唐主使都水監宇文歆賂莫賀咄設且爲陳利害止其出兵又說莫賀咄設遣張長遜入朝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莫賀咄設並從之

夏四月己卯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王即以長遜爲五原太守長遜又詐爲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莫賀咄設乃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 五月辛未突厥始單可汗遣骨咄祿特勒來宴之於大極殿表九部樂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疆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帝優容之

秋九月上遣從子襄武公琛太常卿鄭元璿以女妓遺突厥始單可汗壬戌始單復遣骨咄祿特勒來 冬十月戊寅宴突厥骨咄祿引骨咄祿升御坐以寵之

二年閏二月突厥始單可汗將其衆度河至夏州梁師都發兵會之以五百騎授劉武周欲自向注入寇太原會始單卒子什鉢苾初未可立立其弟俟利弗設爲颯羅可汗颯羅以什鉢苾爲尼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比先是上遣右武侯將軍高靜泰幣使於始單至豐州聞始單卒救納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從入寇豐州總管張長遜遣高

靜以幣出塞爲朝廷致聘突厥不還 夏六月己酉突厥遣使來告始單可汗之使者又遣內史樂門廢朝三日使百官就館吊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捷弔颯羅可汗贈帛三萬段 秋八月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行軍總管段德操兵少不敢閉壁不戰同師都稍息九月丙寅遣副總管梁禮將兵擊之師都與禮戰于醜德操以輕騎多張旗幟擊其後師都軍潰遂北二百餘里破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德操孝先之子也

年秋七月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寇行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九月突厥莫賀咄設寇涼州總管楊恭仁擊之爲所敗掠男女數千人而去 冬十一月梁師都遣其尚書陸季覽說突厥颯羅可汗曰汝者中原喪亂分爲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楊可汗既亡天下將悉爲有師都中不和亦恐汝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爲師都請爲師都處羅從之謀使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颯羅入自并州突厥利可汗與莫賀咄設丹棘鞠入自幽州會寶建德之師自淫口西入會于晉絳莫賀咄設者颯羅之弟也

突厥利者始單之子什鉢苾也颯羅又欲取并州以居楊政道其暴臣多謀颯羅曰我父失國賴隋得立此恩不可忘將出師而卒義成全以其子與射設醜醜之更立莫賀咄設就頡利可汗乙酉頡利遣使告颯羅之喪上禮之如始單之夜十二月突厥骨咄祿在并州大爲民患并州總管劉世諱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

四年春三月庚申以魏鴻津帥突地積爲魏州總管 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士馬雄盛有凌陵中國之志妻隋義成公主從弟善經避亂在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昔啓

民爲兄弟所逼脫身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帝子孫可汗宜奉楊政道以伐之以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以上中國未寧許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之辭驕慢甲戌突厥寇汾陰 壬午突厥寇石州刺史王集擊却之 夏四月己亥突厥頡利可汗寇爲門李大恩擊走之 戊申突厥寇并州初颯羅可汗與劉武周相表裏寇并州上遣太常卿鄭元璿往諭以禍福颯羅不從未幾颯羅遇疾卒國人疑元璿毒之留不遣上又遣漢陽公瑛賂頡利可汗以金帛頡利欲令瑛拜璿不從亦留之又留金甌衛大將軍長孫順德上怒亦留其使者璿等悉將弟也 五月突厥寇邊長平靖王叔良遣王將擊之叔良中流矢師旋六月戊子卒於道 秋八月癸卯突厥寇代州總管李大恩遣行軍總管王孝基拒之舉軍皆沒甲辰進圍岢嵐之已王孝基自突厥逃歸李大恩衆少據城自守突厥不敢逼月餘引去 九月突厥寇并州遣左屯衛大將軍寶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軍總管尉遲德等擊之甲申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寇之師道等擊之 甲申高開道與突厥連兵數入爲寇恒定幽易成被其患

五年春一月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昏頡利乃遣漢陽公瑛鄭元璿長孫順德等還庚子復遣使來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熱等還庚子德等還并州總管劉世諱屯雁門頡利與高開道交君相聚合攻之不克月餘乃還 夏四月壬申代州總管安襄王李元凱爲突厥所殺先是大恩奏稱突厥鐵籠馬邑可取詔殷內監楊孤晟將兵與大恩共擊苑君璋期以月會馬邑未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頡利可汗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共圍大恩遣右驍衛大將軍李高遷救之未至大恩糧盡夜遁突厥邀之泉濱而死

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九月突厥莫賀咄設寇涼州總管楊恭仁擊之爲所敗掠男女數千人而去 冬十一月梁師都遣其尚書陸季覽說突厥颯羅可汗曰汝者中原喪亂分爲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楊可汗既亡天下將悉爲有師都中不和亦恐汝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爲師都請爲師都處羅從之謀使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颯羅入自并州突厥利可汗與莫賀咄設丹棘鞠入自幽州會寶建德之師自淫口西入會于晉絳莫賀咄設者颯羅之弟也 突厥利者始單之子什鉢苾也颯羅又欲取并州以居楊政道其暴臣多謀颯羅曰我父失國賴隋得立此恩不可忘將出師而卒義成全以其子與射設醜醜之更立莫賀咄設就頡利可汗乙酉頡利遣使告颯羅之喪上禮之如始單之夜十二月突厥骨咄祿在并州大爲民患并州總管劉世諱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 四年春三月庚申以魏鴻津帥突地積爲魏州總管 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士馬雄盛有凌陵中國之志妻隋義成公主從弟善經避亂在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昔啓

上惜之獨孤屢坐燕死從邊 五月突厥寇忻

州李高遷擊破之 秋八月乙卯突厥領利可

汗寇邊遣去武衛將軍段德操雲州總管李孝

將兵拒之丙辰領利十五萬騎入雁門己未寇并

州別遣兵寇原州庚申命太子出幽州道秦王世

民出秦州道以禦之季子和趙雲中掩擊可汗段

德操趙夏州邀其歸路辛酉謂群臣曰突厥入

寇而復求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璠曰戰則

怨深不知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大羊

復來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思威

兼者矣上從之己并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破

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史寶顯破突厥斬首千餘

級 丙子突厥寇康州戊寅陷大震關遣鄭元

璠詣領利是時突利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

數百里間填蓋山谷元璠見領利貴以約與相

辯詰領利頗歎元璠因說領利曰唐與突厥風俗

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官人

國入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改涉

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可入可汗府庫孰與棄其積

年之穀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領利從引兵還元

璠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斃死者數萬 九月

癸巳交州刺史權士通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總

管楊師道擊突厥於三觀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師

丙申宇文歆邀突厥於崇岡鎮大破之斬首千餘

級壬寅定州總管雙士洽等擊突厥於恒山之南

丙午領軍將軍安興貴擊突厥於甘州皆破之

冬十一月乙酉封略陽公道宗為郡王道宗為

靈州總管梁師都遣第洛兒引突厥數萬圍之道

宗乘間出擊大破之突厥與師都連結遣其部射

設入居故五原道宗遂出之斥地千餘里

六年夏五月丙申梁師都將卒撈兒引突厥寇林

川 戊戌苑君璋將高滿政寇代州驃騎將軍李

實言擊走之 癸卯高開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

稽將兵邀擊破之 六月戊午高滿政以馬邑

官上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數寇良

以馬邑為之中領故也請以勇將戍城多貯金

帛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掠其城下蹂其禾

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上然其

計曰非公誰為勇將即命世讓戍岢嵐城馬邑病

是時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上復遣人招諭苑君

璋高滿政說君璋盡殺突厥成兵降唐君璋不從

滿政因眾心所忿夜襲君璋君璋擊之丁酉突厥

滿政殺君璋之子及突厥成兵二百人而降 壬

戌梁師都以突厥寇巨州 丁卯苑君璋與突厥

吐屯設寇馬邑高滿政與戰破之以滿政為朔州

總管封榮國公 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厥

寇馬邑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及高滿政復之戰

於隴河谷破之 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

李高遷為虜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將兵救之

己亥遣太子將兵屯邊秦士世民也并州以備

突厥八月甲辰突厥寇真州又寇馬邑 己未突

厥寇原州 辛未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鎮安西又

寇渭州 九月庚寅突厥寇幽州 壬寅高開

道引突厥二萬騎寇幽州 突厥惡弘農公劉世

讓為己患遣其臣曹般馳來言世讓與可汗通謀

欲為亂上信之冬十月丙午世讓籍沒其家

秦王世民猶在并州己未詔劉世讓引軍還 初上

遣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討朔州總管高滿政守

馬邑苑君璋引突厥萬餘騎至城下滿政擊破之

領利可汗怒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帥所部二千

人斬關宵遁慶遠之失亡者半領利自帥眾攻城

滿政出兵禦之或一日戰十餘合上命行軍總管

劉世讓救之至松子嶺不敢進還停岢嵐城領利

遣使求婚上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婚領利欲解

突厥成公主固請攻之領利以高開道善為攻具

召開道與之攻馬邑其意謂利誘滿政使降滿政

馬之糧且盡殺兵未至滿政欲潰滿政走朔州右

僕杜士遠以虜兵盛恐不免去戌殺滿政降於突

厥苑君璋復殺城中豪傑與滿政同謀者三十餘

人上以滿政子玄積為上柱國襲爵丁卯突厥復

請和親以馬邑歸唐上以將軍秦武通為朔州總

管 突厥數為邊患并州大總管府長史實靜表

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不許

辭切論不已殺尉靜入朝使與裴寂蕭瑄封德彝

相論難於上前宿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

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州大總管靜抗之子也十

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

從之 十二月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擊走之

七年春三月丁酉突厥寇原州 夏五月辛未

寇朔州 六月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州兵擊

破之 秋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

管秦武通擊却之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寧州刺

史鹿大師救之又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邀其歸

路庚辰突厥寇龍州遣讓軍尉遲敬德擊之 癸

未突厥寇陰盤 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

并州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

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

息矣上以為然道中書侍郎宇文士及喻南山至

樊鄴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

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瑄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

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

龍興光宅中夏 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

擾邊遠遷都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

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城匈奴况况臣忝備藩維

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領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

效遷都未晚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眾

異用兵不同契喻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漢北非敢虛言也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以禦突厥上戡之於蘭池 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 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師戒嚴戊寅寇絳州刺史劉大俱擊却之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又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爲憂世民與虜虜於幽州勒兵將戰己卯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龍阪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遠來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觀之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獨出與我鬪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特度薄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我無它意意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樂軍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何復待乃潛師夜出兩軍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職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攻單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恩摩頡利之從叔也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爲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庚寅岷州刺史柴紹破突厥於杜陽 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見上引升御榻慰勞之恩摩貌類胡不類突厥故虜羅疑其非阿史那種歷處羅頡利世常爲其軍

特勤終不得與兵爲設既入朝賜爵和順王 丁酉遣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 九月癸卯突厥寇絳州都督劉大俱擊破之獲特勤三人 冬十一年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爲寇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齊善等爲將軍簡繇士馬議大舉擊突厥甲寅涼州胡陁加陀引突厥襲都督府入子城長史劉君傑擊破之 夏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夏縣及羅羣 破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丙戌頡利可汗寇靈州丁亥以右衛大將軍張瑾爲行軍總管以禦之 以中書侍郎溫彦博爲長史先是上與突厥書用唐國禮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爲書昔用詔敕已百矣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 丙辰代州都督蘭塞黃突厥戰於新城不利復命行軍總管張瑾屯石領李高遷趨大谷以禦之丁巳命秦王屯蒲州以備突厥 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癸亥寇靈州丁卯寇沁沁韓三州 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環屯太行以禦突厥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壬申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於太谷全軍皆沒瑾脫身奔李靖行軍長史溫彦博爲虜所執虜以珍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彦博不對虜遣之陰山庚辰突厥寇靈州甲申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之丙戌突厥寇絳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 九月癸巳突厥沒質咄設陷并州一縣丙申代州都督蘭塞擊破之 丙午右領軍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俘斬二千餘人 突厥寇蘭州 冬十月突厥寇鄯州遣霍公崇紹救之 十一月戊戌突厥寇彭州 九年春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 三月辛亥突厥寇靈州 癸丑南海公

歐陽胤奉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牙帳事泄突厥囚之 丁巳突厥寇涇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走之 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涇州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破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癸未突厥寇西會州 五月戊戌突厥寇秦州 突厥寇蘭州 六月突厥寇隴州辛未寇渭州遣右衛大將軍崇紹擊之 秋七月己丑崇紹破突厥於秦州斬特勒一人士卒首千餘級 八月丙辰突厥遣使來朝 癸亥詔傳位於太子甲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初稽胡酋長劉金成帥衆降涼州都督顧德毅殺之由是所部稽懼多來降者師都浸衰窮乃朝于突厥爲之畫策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進至武功京師戒嚴 己卯突厥進寇高陵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突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使橋之北遣其腹心敕失思力入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謂之曰吾與汝可汗回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狄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疆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稽謹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請我長之愈肆薄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偃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勢下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屢請軍使却而布陳獨留頡利語諸虜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孰非卿所知突厥所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賊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不之以弱閉門拒守虜

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若輕之
 又震曜軍容使知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人
 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詔利來請和詔
 許之即日還宮又幸城西斬白馬與諸將和
 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
 未和之時請軍坐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
 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
 不整君臣之志唯願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
 在水西達官皆來謂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
 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
 待之虜若再歸伏兵邀其前大軍窺其後覆之如
 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
 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
 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銷戈
 鳴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固當自退志意驕墮不復
 設備然後養威俟豐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
 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半萬口下不受但
 詔歸所掠中國口口豐溫芬博還朝上未引諸
 衛將卒射於顯德殿庭論之曰戎狄侵盜自古
 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志戰是以寇來
 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言曰失居
 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燕幾中國
 之民可以小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上
 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如上考
 太宗自觀元年夏五月苑君瑋帥衆來降初君瑋
 引突厥嗚馬邑殺高滿政退休安其衆皆中國
 人多棄君瑋來降君瑋懼亦降請擇此邊以贖罪
 上皇許之君瑋請約契上皇遣鴈門人元普賜之
 金券頡利可汗復遣人招之君瑋猶豫未決恒安
 人鄒子威說君瑋以恒安地險城堅突厥方強且
 當倚之以觀變未可束手於人君瑋乃執元普送

突厥復與之合數與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
 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上以君瑋為隴州都督
 芮國公 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
 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舊俗
 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
 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會大雪深數丈
 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餓頡利用度不給重
 欲諸部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
 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
 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興之盟不擊恐失機會
 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華信
 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 初西突厥葛邏那
 可汗方彊數勸諸部皆臣之葛邏那微服度碛
 勒相帥叛之附于頡利頡利政亂延陀與回紇
 拔野古等叛之頡利不能制平城勒 頡利益衰
 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頡
 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
 備焉鴻臚卿鄭元璫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與
 衰專以羊馬為快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
 曰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
 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
 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
 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二年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
 偏奚曹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
 失衆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敗欲殺頡利遣突
 利之突利兵又敗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
 日而獲之突利由是怨怒欲叛頡利數徵兵
 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上朝上謂侍臣曰卿等突
 厥之疆控弦百萬邊陲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
 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
 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憂道危日
 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

之不逮也頡利殺兵攻突利夏四月丁亥突利遣
 使來求救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為兄弟有恩
 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奈何兵部尚書杜
 如晦曰戎狄無信結盟與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
 後悔無及夫取頡利亡古之道也丙申契丹遣
 帥其部落來降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
 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
 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養我百姓突厥受而庇
 之我與兵致討轉求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
 為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之民易之也先
 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
 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夏司馬劉蘭成圖之
 夏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及間雜其君臣其
 國漸虛降者相屬其名將軍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
 洩來拜由是上下益相疑夏等知可取上表請兵
 上遣右衛大將軍崇紹毅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
 遣夏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
 下劉蘭成偃旗卧鼓不出師都皆道蘭成道擊破
 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崇紹毅等未至朔方數十里
 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
 中食盡王寅帥師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以
 其地為夏州 秋九月己未突厥寇遼朝臣或
 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部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
 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
 方為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遂修朝塞平
 三年秋八月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統特
 勤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
 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其喜突厥頡利可汗大
 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塔禮代州都督張公
 謹上言安厥可取之狀以為頡利縱欲逞暴謀忠
 良暱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
 設欲谷殺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雪披覆
 乏絕四也頡利疎其俗類委請胡人反覆大

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此其聚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難應處六也上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復授師都丁亥命兵部尚書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為副九月丙午突厥侯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戊午夜野古丑突厥寇河西蒲州刺史公孫武達甘州刺史成仁重與賊破之捕虜千餘口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為通漢道行軍總管兵部尚書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崇紹為金河道行軍總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為暢武道行軍總管眾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之丑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王午鞮鵠遣使入貢上曰鞮鵠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常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庚寅突厥都尉設帥所部來降

四年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也惡陽嶺夜襲突厥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猝猝至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眾一日數驚乃徙于噴口靖復遣謀離其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之亥至京師先是隋胡言中國人或潛通書於蘇密論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瓚請鞠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疆愚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事何須問也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 二月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先是頡利既敗竄于鐵山餘眾尚多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頭利外為甲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馬肥亡入漠比

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眾猶盛若度積此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見寬若選精騎萬餘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突厥軍何足惜遂勒兵夜發毋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軍餘帳僅隨軍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臣蘇定方帥三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棄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虜逐清河儉脫身得歸歸驛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殺虜賊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出動軍於噴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眾降出虜五萬餘口而還兵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 三月戊辰以突厥來軍特勒阿史那思摩為右武侯大將軍庚午突厥思結侯斤帥眾四萬來降丙子以突利可汗為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初始單可汗以啓民母弟蘇尼失為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于直靈州西北又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據或突利之來再也頡利立之為小可汗又頡利敗走往依之將薛延陀等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走突圍于荒谷蘇尼失懼執走獲之庚辰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眾奄至沙鉢羅管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眾來降滇南之地遂空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強好戰暴骨社稷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有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大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數曰漢高祖因白登不能報今

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又詔王姬王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徇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而破之宜悉徙之河南突厥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故之耕織以化胡虜為農民水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皆實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置為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吞五阿史那氏唯可使臣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拒存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曹靜以為我秋之性有加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况彼首兵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遠外之恩假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勢分易為羈制可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焉唐博以為從其從政之間則其遺物性非所以行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虜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蒙之害者也魏劭以為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之陛下以其降而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疆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眾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為腹心之疾不可不慮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不從後二十餘年帝驅出塞外以絕亂源武帝前徙之於秦州伊洛之間遂為穰草之域此目前事之明鑑也唐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期來

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還其酋長使入宿衛長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廼突厥降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眾五月辛未以突利為順州都督使帥其部落之官上戒之曰爾祖營民挺身歸隋隋立以為大可汗奄有其荒爾公始事及為隋思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懲諸兵前事故也今命爾為都督爾宜善守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壬申以阿史那蘇尼失為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為懷化郡王頡利之亡也諸部酋長皆棄頡利來降獨思摩隨之竟與頡利俱歸上嘉其忠拜右武候大將軍尋以為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舊眾十五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奈為豐州都督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始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為北寧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為北撫州都督于黃以右驍衛將軍康蘇為北安州都督 頡利八月戊午突厥欲谷設來降欲谷設突利之弟也 頡利敗欲谷設歸高昌聞突利為唐所禮遂來降 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既滅其屬七城來降因以其地置伊西州

五年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老幼口六年突厥頡利可汗鬱鬱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瘦上見而憐之以執州城多藥鹿可以遊獵乃以頡利為執州刺史頡利辭不願往冬十月癸未復以為右衛大將軍

七年冬十二月帝拔上皇置酒故漢末去官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為管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書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官家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敬上書呼萬歲

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命國人從其俗焚口葬之 十年春正月辛丑以突厥拓跋阿史那社爾為左驍衛大將軍社爾頗難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聞可汗以為拓跋建牙於磧北與欲谷設分統救勤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稱數語或鄙其不能為富貴社爾曰部落為豐於我足矣諸說慰服及薛延陀叛攻欲谷設社爾亦敗將其餘眾走保西陲頡利可汗既亡西突厥亦亂吐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其地幾半有眾十餘萬自稱吞可汗社爾乃謂諸部曰自為亂破我國若薛延陀也我當為先可汗報仇擊滅之諸部皆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鎮撫今遠捨之遠去西突厥必來取其地社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會頡利失可汗立社爾之眾苦於久役多棄社爾逃歸薛延陀縱兵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舊兵在者纔萬餘人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眾來降救其部落於靈州之北留社爾於長安高皇妹南陽公主與也兵於苑內

十三年四月上幸九成宮初突厥頡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歷位中郎將居家無賴怨突利斤之乃誣告其謀反上由是薄之又不得秩結社率陸結故部獲得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治四鼓出官開門群仗脫入官門直指帳帳可有大功四月甲申擁突利之子賀遜驕及伏於宮外會大風管王未出結社率恐曉曉犯行官踰四重幕巨矢

亂殺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等帥眾擊之乃退馳入御廄盜馬二十餘匹北走度渭欽其部落獲獲之原質避驍于嶺表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秋七月庚戌詔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並可汗賜之鼓蘇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若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長保邊塞突厥咸感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書薛延陀奉詔於其意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上御書分敗壞之思摩泣奉勅上書曰奴等破之之餘分為敗壞下存其骸骨復立可汗願萬世子孫恒事陛下又遣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就其種落瑣瑣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表枝葉也劉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晉言幾致狼狽又以北也衛將軍阿史那忠蘇尼失之子也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及出塞懷慕中國見使者必泣涕請入侍詔許之

十四年春三月丙辰置靈朔大使以護突厥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突厥俟利必可汗始帥部落濟河建牙於故定襄城有戶三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為部落之長願子子孫孫為國家一大守吹此門若薛延陀侵逼請徙家屬入長城詔許之 冬十月并州大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李出勣於晉陽而邊陲不警莫為長城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勣為兵部尚書 薛延陀合兵二十萬擊突厥俟利必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上命發兵與李思摩共為犄角唐兵縱擊薛延陀追至漠北

十八年 初上遣突厥俟利必可汗度河有眾十萬

勝兵四萬人候利茲不能撫御衆不恆服十一月戊午悉棄候利茲南度河請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以為陛下方遠征遠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使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主使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讎敵熒燭無遺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伐玄威以運卒反於黎陽非戎狄為患也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隋之行恣民哉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為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比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願謂補遂良曰爾知起居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侯利茲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貢車鼻名斛勃本突厥同族世為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衆欲奉以為大可汗時薛延陀方彊車鼻不敢當帥其衆歸之或說薛延陀車鼻貴種有勇略為衆所附恐為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之逃去薛延陀遣數千騎追之車鼻勸兵與戰大破之乃建牙於金山之北自稱乙注車鼻可汗突厥餘衆稍歸之數年間薛兵三萬人時出抄掠薛延陀及薛延陀敗車鼻就益張遣其子沙鉢羅特勒入見又請身自入朝詔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車鼻特為好言初無來意竟不至二十三年上以突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共製擊之兵以其境諸部黎胡相繼來降投悉密吐屯肥羅黎降以其地置新羅州冬十月以突厥諸部置舍利等五州隸雲中都督府蘇農等六州隸定襄都督府高宗永徽元年夏六月高侃擊突厥至阿息車

車鼻可汗召諸部兵皆不赴與數百騎遁去侃帥精騎追至金山擒之以歸其衆皆降 秋九月庚子高侃執車鼻可汗至京師禮之拜左武衛將軍廬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統之高侃為衛將軍於是突厥盡為封內之臣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八州瀚海瀚海山雲中蘇農等七都督吐蕃等九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

唐平鐵勒

唐太宗貞觀元年 初突厥既覆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紇都播磨利幹多濫葛回羅僕固野古思結渾斛薛結回跌契苾白雷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薛延陀於諸部為最疆西突厥烏薩那可汗力薩勒勒諸部皆臣之烏薩那勒稅無度諸部皆怨烏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敕勒相帥叛之共推契苾哥撈為易勿真莫賀可汗居會于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鉢為也哩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匿可汗兵復振薛延陀契苾二部並去可汗之號以臣之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者東屬始單可汗統葉護可汗勢衰之矢鉢之孫表勇帥其部落七萬餘家附于頡利可汗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夜野古等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兒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回紇酋長苦薩將五千騎與戰於馬鼠山大破之欲谷設走苦薩追至天山部衆多為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設頡利不能制二年突厥北邊諸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陀共推其後斤夷男為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望開道齋冊書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勇夫大喜遣使入貢建牙於大漠之鬱督軍山東至蘇轆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迴紇技野古阿跌回羅僕骨等諸部落皆屬焉

三年秋八月丙子薛延陀遣其弟特勒入貢 十二年 初突厥頡利既亡北方至虛薛延陀真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都尉提山北獨邏水南勝兵二十萬立其二子技野頡利凌至南北部上以其汗益恐後難計秋九月癸亥拜其二子皆為小可汗秋賜鼓纛外示優崇實拜其勢十三年秋七月詔李惠摩為二彌泥孰俟利必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今度河還其舊部突厥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大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言頡利既敗其部落感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遠官官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為百姓害實不負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更立可汗汝置坊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牧今尸番滋吾心甚喜既許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將遣突厥度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則突厥受冊在後後者為小前者為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鎮撫部落其踰分故相抄掠我則殺兵各問其罪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恩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

十五年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馬皆從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恩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回羅僕骨迴紇鞅鞞雷等兵合三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俟利必可汗不能帥師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十一月癸酉上命營州都督張儉帥所部精兵及奚靺鞨擊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士昉為朔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騎十二百屯朔州右衛大將軍李太亮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將兵一萬七千為慶州道行軍總管出雲中源州都督李襲譽為涼州道行軍總管出其西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疆盛誇漢而南行數

千里馬已疲瘦九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
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
不速退吾已救思摩燒雜草彼糧糈日盡野無
所獲頃頃者來云其馬鬣林木枝皮哈蓋卸守當
與思摩共為犄角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
破之必矣 十二月己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
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勣勸薛延陀於諾真水初
薛延陀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
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為伍一人
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披以馬追奔於是大度設
將三萬騎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
得遣人登城罵之會李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
大度設懼將其眾自赤柯澤北走世勣選麾下及
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
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真水勦兵還戰陳巨十里
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
兵薛延陀萬夫俱從唐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
馬執長稍直前衝之薛延陀眾潰副總管薛萬徹
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陀失馬不知所為唐
兵縱擊斬首二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
身走萬徹追之不及其眾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凍
死者什八九李世勣還軍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
臺者叛走州兵追之會世勣軍還夾擊悉誅之丙
子薛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約汝而突厥以
大漠為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疆踰漠
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
歸語可汗九舉指利害可善釋其言

十六年秋九月癸亥薛延陀貢珠可汗遣其叔父
沙鉢羅泥熟俟斤來請昏獻馬三千貂皮三萬八
千馬腦鏡一 冬十月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
瀾漢比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
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
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曰然朕為民父母

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
母姑藏夫人及弟省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上
遣何力歸觀且撫其部落薛延陀方疆突茲部
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奈何速
為叛逆其後曰夫人都督先已謂彼若之何不住
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徒執
之謂薛延陀置貢珠使前何力策踞後佩刀東
向大呼曰豆有唐則亡而受虜庭天地日月願
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貢珠欲飲之其妻諫而止
上聞契苾割耳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契苾願願
相親何力入薛延陀猶猶為水耳上曰不然何力
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
其狀上為之下泣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即命兵
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薛延陀以新與公主要之
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十七年閏六月薛延陀貢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
來納幣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唐甲
突利設獻饌上御相思殿大饗羣臣設十部樂申
利設再拜上嘗賜餐甚厚設遂何力言薛延陀
不可與昏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為天子而食言
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下遠絕之也願且遲延其
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救萬男使親迎雖不至
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
病性剛疾既不成管其復構貳不過一二月必
病死兩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遣貢
珠可汗使親迎仍被詔將幸靈州與之會貢珠大
喜欲謂靈州其臣諫曰彼為所留悔之無及貢珠
曰吾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
且漠北必當有主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
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陀先無庫廩貢珠謂欲諸
部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死將半失期不
至議者或以為聘財未備而與為昏將使戎狄輕
中國上乃下詔絕其昏停幸靈州追還三使褚遂

良上疏以為薛延陀本一俟斤陛下遊平沙塞萬
里蕭條餘寇奔波須有酋長鎮守故薛延陀為可汗
比者復降焉私許其婚聘西言皆蕃北論思摩中
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羣臣四更
宴樂終日感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九在含
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
為國家惜發聲聽所願悉此所失殊多難階既生
非所以服遠國訓戎士也陛下臨天下十有七
載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
無力何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夫龍沙以北部落無
算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為惡者在
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則奔奔馬湯不及
陛下遠矣上不聽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既許其昏
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皆
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強中國弱故朔子女
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強戎狄弱以我
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薛延陀所以開旬稽頽
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為君長雜姓非其種
族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彼同羅僕骨回紇
等十餘部各數萬併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
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
國之婿雜姓誰敢不服我狄人回獸心一旦微不
得意必反噬為害各吾絕其首殺其體雜姓知我
毒之不已將瓜剖之矣卿曹第言之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嘗知
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
復恃強塞信而絕之雖降薛延陀猶可着也王者
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十八年 初上遣突厥使利必可汗比度河薛延
陀貢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被蕃輕騎
於漠北欲擊之上遣使戒勿得相攻貢珠可汗
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

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為至尊克之當窮為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及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此屬歡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澤請為至意諫之自是數相攻十九年上之將伐高麗也薛延陁遣使入貢上謂之曰語爾可汗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為寇寬亟來真珠可汗懼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蹕山莫離支使蘇鶴說真珠可汗以厚利真珠懼不敢動九月壬申真珠卒上為之發哀初真珠請以其庶長子曳莽為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雜種獯子拔約為肆莽謀可汗居西方統薛延陁詭計之皆以禮冊命與莽性躁擾輕用兵與拔約不協真珠卒來會莽既奪莽恐拔約圖已先還所部拔約追襲殺之自立為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上之征高麗也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陁薛延陁多彌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遠引兵寇河南上遣左武侯中郎將長安田仁會與思力合兵擊之思力蕭形備退諺之深入及夏州之境北陳以恃之薛延陁大敗追奔三百餘里耀威節高而還多彌復殺兵寇夏州十二月己未救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并汾營嵐代忻綽並兗州兵鎮朔州右衛大將軍大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蘭發勝夏銀綏丹延鄆坊石隰十州兵鎮勝州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侯將軍薛孤吳發靈州靈州慶州五州兵鎮靈州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與王道宗等相應薛延陁至

下知有備不敢進

二十一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等擊薛延陁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多彌可汗輕騎遁走部曲雖然矣薛延陁多彌可汗性懦急猜忌無恩廢棄一時貴臣軍用已所親昵國人不附多彌多所謀殺人不自安回紇

酋長吐迷度與僕骨同羅共擊之多彌大敗夏六月乙亥詔以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為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兵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弼各將所部兵分道並進以擊薛延陁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蘇調遣薛延陁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帥蘇鞞擊破之薛延陁國中驚擾曰唐兵至矣諸部大亂多彌引數千騎奔阿史那德時健部落回紇攻而殺之并其宗族殆盡遂拔其地諸侯互相攻擊爭遣使來歸命薛延陁餘眾西走猶十萬餘口共立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為伊特勿失可汗歸其故地尋去可汗之號遣使奉表請置都督督軍山之北使兵部尚書崔敦復安集之救勅九姓酋長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陁種聞咄摩支來官忌懼朝議恐其為強北之患乃更遣李士勣與九姓救勅共圖之上戒世勣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己丑上手詔以薛延陁破賊其救勅諸部或求降附或未歸服今不乘機恐貽後悔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東兵皆不調發李士勣馳奏置軍山其酋長辨真直首帥來降薛延陁咄摩支南奔荒谷世勣遣通事令文蕭嗣業往招慰咄摩支謂嗣業降其部落楷特兩端世勣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勇男女三萬餘人秋七月咄摩支至京師拜右武衛大將軍八月己巳上行幸靈州江夏王道宗兵既度磧遇薛延陁阿波達官眾數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奔二百里道宗與薛萬徹各遣使招諭救勅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車駕至浮陽迴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彌皆用結阿跌契苾結維斛律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稱薛延陁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為主自取致死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從薛延陁去歸命天子願賜安濟

乞置官司養育奴等上大喜辛未詔詔紅等使者宴樂頒拜官賜其酋長圖書置右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主申上幸漢故甘泉宮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被構禍乃自運初朕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朝略已滅延陁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遂遣使入奏身內屬請編列並同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壹朝仍頒示普天九月至上靈州救勅諸侯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願得天至尊為奴等為可汗子孫孫常為天子尊奴死無所恨甲辰上為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白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冬十二月戊寅史侯利發吐野度僕骨屈利失同羅拔延時健思恩酋長高碎及渾斛薛奚結回跌契苾白誓酋長皆來朝庚辰上賜宴於芳蘭殿命有司厚加給待每五日一會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詔以迴紇部為瀚海府僕骨為金微府多彌為無然府拔野古為幽陵府同羅為龜林府思結為盧山府渾為單州回紇為高闊州奚結為難鹿州阿跌為難州奚結為榆溪州思結部別為歸州阿跌為質州奚結為其酋長為都督利史各賜金銀絹帛及錦袍數勒大喜榜歡歡呼拜舞轉慶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既為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語父母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感佩及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為疏疏上皆許之其北荒悉平然迴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夏四月丙寅置瀚海都護府統瀚海等六都督單蘭等七州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為之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奉馬牛為獻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六月丁丑詔以隋末喪亂

邊民為戎狄所掠今鐵勒歸化宜遣使詣燕然等
州與都督相知訪求沈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遞
還本貫其室宜高羅誠轄轄三部為薛延陀所
掠者亦令贖還

二十二年秋八月辛未遣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
力出金山道擊薛延陀餘寇 回紇吐迷度兄子
烏紇蒸其叔母烏紇與俱陸莫賀達音俱羅鞠
突厥軍軍可汗之婿也相與謀殺吐迷度以歸車
鼻烏紇夜引十餘騎襲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統
元禮臣使人誘烏紇許奏以為瀚海都督烏紇既
騎詣禮臣謝禮臣執而斬之以聞上恐回紇部落
離散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文俱羅鞠
入見上留之不遣 冬十月甲戌以迴紇吐迷
度子前左屯衛大將軍婆娑闐為左驍衛大將軍大
俟利被瀚海都督

高宗龍朔元年冬十月回紇酋長婆娑闐卒比栗
毒代領其眾與同羅僕固犯邊詔左屯衛大將軍
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燕然都護劉審禮
左屯衛將軍薛仁貴為副總管兼攝焉耆為仙萼
道行軍總管右屯衛將軍孫仁師為副將兵討之
審禮德威之子也

二年春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姓
聞唐兵到至合眾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
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
貴悉阮之度積其數殺餘眾獲乘護其下馬請降仁
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
關恩結多濫葛等謀先保天山聞仁泰等將至
皆迎降仁泰等縱兵擊之掠其家以賞軍士唐相
帥遠遁將軍楊志追之為虜虜敢候騎告仁泰虜
轡重在近往可取也仁泰將輕騎萬四千倍道追
之遂踰大磧至仙臺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
士卒飢凍凍指甲兵殺而食之馬盡而自相食比
入塞餘兵纔八百人軍遠司憲大夫楊德簡劾奏

仁泰等誅殺已降使虜逃散不撫士卒不計資糧
遂使散野棄用資糧自聖朝開創以來未有
如今日之喪敗者仁貴於初臨會自念雖終
所得不補所喪並請行瀆司推諉以功贖罪皆
釋之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鐵勒道安撫
使左衛將軍姜恪副之以安輯其餘衆何力簡精
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虜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
汝皆背從救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已其部落
大喜共執其罪副及諷特勒等二百餘人以投何
力何力數其罪而斬之九姓遂定

三年春正月左屯衛將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
種悉平之 二月從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
瀚海都護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
都護以碩為境碩北州府皆隸瀚海都護雲中
總章二年秋八月甲戌改瀚海都護府為安北都
護府

唐平西突厥
隋煬帝大業元年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為葉護
可汗所虜國人立執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
人更據泥利之弟娑質特勒開皇末波羅與高氏
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安於鴻臚寺處羅多
烏孫故地攝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為鐵勒所困鐵
勒等部其酋長種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
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侯斤族性雖殊通謂之鐵
勒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為生無大君長分屬
東西兩突厥長歲如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
物又猜忌薛延陀恐其為強集其酋長數百人盡
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侯利發侯斤契苾歌探為
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侯斤字也嗥為小可汗與
所羅戰屢破之莫何勇殺絕倫其得眾心為鄰國
所懼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三年冬十月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啟程

擊之不利鐵勒舉遣使謝罪請降帝使裴矩慰撫
之

四年春正月裴矩聞西突厥處羅可汗思其母請
遣使招懷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齋
詔書慰諭之處羅見君肅甚踴躍受詔不肯起君肅
謂之曰突厥本一國中分為三每歲出兵積數十
歲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其勢敵耳然酋長舉其部
落百萬之眾早躬折節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
以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欲借兵於大國共滅可汗
耳羣臣咸欲從酋長之請天子既許之師出有日
矣願可汗毋向夫人懼西國之滅且夕守關矣泣
哀初爾爾請發使可汗可汗入內屬天子憐
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踴躍如是則向夫人
為誰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實
東國之眾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
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為墟
乎爾羅豐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
隨君肅貢汗血馬

七年 初帝西巡遣侍御史章鄧召西突厥處羅
可汗令與車駕會大拔谷國人不從處羅謝使
者辭以作故帝大怒無知之何會其酋長射圍道
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疆大耳臣請
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圍者都之子
達頭之孫使來可汗君臨西國今聞其失職謂之
鐵勒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復禮其使拜為大可
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
朝夕至館微頭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
羅不順之狀射圍回告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
兵誅處羅然後為婿取桃竹白箭前一枚以賜
射圍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前也使者返路
經阿羅離愛前將留之使者謂得免射圍聞
而大喜與兵襲阿羅離大敗妻妾子將左右數
千騎東走緣道被劫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八

六三三

昌王翹伯雅上狀帝遣裴矩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曉諭處羅使入朝十一月已未處羅來朝於臨朔宮帝大悅接以慰勞帝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入見之晚帝以温言慰禮之備設天下珍膳盛陳女樂羅綺絲竹眩曜耳目然處羅終有怏怏之色

八年春正月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眾為三使其弟闕達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于會寧又使特勒大索別將餘眾居于樓煩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軍駕巡幸賜號烏娑那可汗賞賜甚厚

唐高祖武德元年冬十二月癸酉西突厥烏娑那可汗自字文化及所來降以西突厥烏娑那可汗為歸義王烏娑那獻大珠上曰珠誠至寶然朕賢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

二年秋七月乙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入貢初西突厥烏娑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留之國今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射匱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既立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突厥為敵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射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國北于泉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也監之督其征賦 九月西突厥烏娑那可汗與北突厥有怨烏娑那在長安北突厥遣使請殺之上下許翼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為患秦王世民曰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上遲迴久之不得已丙戌引烏娑那於內殿宴飲既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使殺之

入年夏四月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謂裴矩曰西突厥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此危方疆為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誦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學實足抗夷然後徐息其宜上從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之從子也

太宗貞觀元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真珠統侯斤與高平王道立來獻萬貫寶細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迎唐公主要須經我國中過統葉護患未成昏

二年冬十二月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為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為莫賀咄佺侯利侯咄可汗國人不服莫賀咄佺侯利侯咄莫賀設為可汗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座力特勒碎莫賀咄之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為咄咄咄碎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攻車兵不息俱遣使來請昏不許曰勿復相攻於是西域諸國及數勒先沒屬西突厥者皆叛之

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賧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則奉四夷枝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者秦漢近則隋唐外車戎狄皆疲弊今招致西突厥弱以見勞費未見其益况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但求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自罷招慰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地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既先可汗之子為眾所附莫賀咄可汗所部酋長多歸之拜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出於金山為泥敦設所殺諸部兵推葉護為可汗

六年秋七月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發兵擊薛延陀為薛延陀所敗葉護性情很信讒有以利可汗功最多肆葉護以其非族類誅滅之由是諸部皆不自保葉護又忌莫賀設之子泥敦設欲圖之泥敦奔焉者設早達官與焉失單二部攻之肆葉

護輕騎奔康居羣卒國人迎泥敦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咄陸可汗遣使內附丁酉遣馮勝少卿劉善因立吐厥為奚利咄咄陸可汗

八年西突厥莫賀咄可汗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為沙鉢羅唃唃失可汗

九年冬十月乙亥夙月初遣使入貢夙月處密皆西突厥之別部也 十二年 初西突厥唃唃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每部有酋長一人仍各賜一箭謂之于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咄陸置五大噶居碎葉以東右廂號五弩失失單置大俟斤居碎葉以西通利十姓唃唃失失單置其臣統吐屯所襲通利失失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會統咄咄人為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唃唃失復得故地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設為乙咄咄陸可汗乙咄咄陸既立與唃唃失大戰殺傷甚眾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咄咄陸以東屬唃唃失

十三年西突厥唃唃失可汗之臣侯利發與乙咄咄陸可汗通謀作亂唃唃失窮蹙遂奔斡汗而死弩失單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是為乙咄咄沙鉢羅葉護可汗沙鉢羅葉護既立建庭於離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郡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咄咄陸建庭於鐵山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駱馬結骨火燭觸水昆等國皆附之以伊列水為境

十四年春君集之討高昌也西突厥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為高昌王秦泰接與君集至可汗懼而西交千餘里葉護以城降

十五年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入貢秋七月甲戌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帥持節即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鼓纛上命使者多齎金帛歷諸國市良馬親魏諫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馬彼必

護輕騎奔康居羣卒國人迎泥敦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咄陸可汗遣使內附丁酉遣馮勝少卿劉善因立吐厥為奚利咄咄陸可汗

八年西突厥莫賀咄可汗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為沙鉢羅唃唃失可汗

九年冬十月乙亥夙月初遣使入貢夙月處密皆西突厥之別部也 十二年 初西突厥唃唃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每部有酋長一人仍各賜一箭謂之于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咄陸置五大噶居碎葉以東右廂號五弩失失單置大俟斤居碎葉以西通利十姓唃唃失失單置其臣統吐屯所襲通利失失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會統咄咄人為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唃唃失復得故地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設為乙咄咄陸可汗乙咄咄陸既立與唃唃失大戰殺傷甚眾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咄咄陸以東屬唃唃失

以為陛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為名耳使可汗得
立荷德必淺若不得立為怨實深諸國聞之亦輕
中國或不不得非非強能使彼安盛則諸國
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乙毗咄陸可汗與
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陸浸疆大西域諸國
多附之未幾乙毗咄陸使石國屯擊沙鉢羅葉
護擒之以歸殺之

十六年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殺沙鉢羅葉護
并其眾又擊吐火羅滅之自恃疆大遂驕倨拘留
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輕騎
千自烏骨邀擊敗之乙毗咄陸又遣使月婁密三
部圍天山峽擊走之乘勝進拔劍月俟斤所居
城追奔至遏索山降處密之眾而歸初高昌既平
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為聖王
為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與兵取高昌數郡蕭
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蕭
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
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途所
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
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
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
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心之手足奈
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士乎且陛下得突厥吐
谷渾皆不有其地為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
得與為此乎叛而執之罪莫盛焉德莫
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孫孫
自荷大恩永為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
不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
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乙毗咄陸西
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虜獲甚多不分與其下其
將泥孰噉奪取之乙毗咄陸怒泥孰噉以其
眾皆憤怨泥孰噉部將胡祿屋觀擊之乙毗咄陸
眾散走保白水胡城於是弩矢畢諸部及乙毗咄

陸所部舍利等遣使詣闕請廢乙毗咄陸更立
可汗上遣使齎書責其背盟乙毗咄陸遣使
可汗乙毗射匱既立悉禮遣乙毗咄陸所留唐使
者帥諸部擊乙毗咄陸於白水胡城乙毗咄陸出
兵擊之乙毗射匱大敗乙毗咄陸遣使招其故部
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亦不汝
從乙毗咄陸自不知不為眾所附乃西奔吐火羅
二十年夏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
入貢且請昏上許之且使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
波葱嶺五國以為聘禮

二十二年 初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以阿史那
賀魯為葉護居多邏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統
阿月婁密始蘇歌連等五姓之眾乙毗咄陸
奔吐火羅乙毗射匱可汗遣兵追逐之部落亡散
夏四月乙亥賀魯帥其餘眾數千帳內屬詔廢之
於庭州莫賀城拜左驍衛將軍管轄唐兵討龜
茲請為鄉導仍從數十騎入朝上以為莫賀道行
軍總管厚宴賜而遣之 冬十二月戊寅以莫
丘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泥伏
沙鉢羅葉護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
二十三年春二月丙戌置瑶池都督府隸安西都
護戊子以左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瑶池都督
高宗永徽二年左驍衛將軍瑶池都督阿史那賀
魯招集散處帳帳盛開太宗前誦誦我西庭一
州庭州刺史路弘義知其謀表言之上遣通事三
人橋買明馳往慰撫賀明說賀魯令長子哩運入
宿衛授右驍衛中郎將尋復遣歸哩運乃說其父
擁眾西走擊破乙毗射匱可汗併其眾建牙于雙
河及于泉自號沙鉢羅可汗咄陸五噉芎失畢五
俟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可汗連兵
兼護焉密王婆伽利卒國人表請復立故王安騎
支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還國

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嶺城
及蒲類縣殺略數千人詔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
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弓月道行軍總管右
驍衛將軍高德遠右武候將軍薛孤孤為副發
秦成岐雍府兵五萬人及迴紇五萬騎以討之
冬十二月壬子梁建方奏孤注報招撫使單道
惠與突厥管轄相結

三年春正月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厥月
朱邪孤注於牢山孤注夜遁建方使副總管高德
遠輕騎追之行五百餘里生擒孤注斬首九千級
四年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卒其子頭苾達度設
號真珠葉護始與沙鉢羅可汗有隙與焉耆失畢
共擊沙鉢羅破之斬首千餘級
五年閏四月丙子以處月部置金滿州
六年夏六月癸未以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為總
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西
突厥頭苾達度設遣使請兵討沙鉢羅可汗冬
十一月甲戌遣豐州都督元禮臣冊拜頭苾達度
設為可汗禮臣至碎葉城沙鉢羅發兵拒之不得
前頭苾達度設部落多為沙鉢羅所併餘眾寡弱
不為諸姓所附禮臣竟不冊拜而歸
顯慶元年秋八月辛丑葱山道行軍總管程知節
擊西突厥與歌邏祿阿月二部戰於榆塞谷大破
之斬首千餘級副總管周智度奏擒施處末昆
等部於咽城拔之斬首三萬級 冬十二月程
知節引軍至焉耆道西突厥一萬騎別部隸尼
施等一萬餘騎繼至前軍總管薛定方帥五百騎
馳往擊之西突厥大敗追奔二十里殺獲千五百
餘人獲馬及其器械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
王文度害其功言於知節曰今破賊而為賊官軍
亦有死傷乘危輕勝乃成取之濫耳何益而為此
自今常結方陳置驛重兵在內遏賊則賊此萬全策
也又稱稱利得旨以知節恃勇輕敵委度為之

二十二年 初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以阿史那
賀魯為葉護居多邏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統
阿月婁密始蘇歌連等五姓之眾乙毗咄陸
奔吐火羅乙毗射匱可汗遣兵追逐之部落亡散
夏四月乙亥賀魯帥其餘眾數千帳內屬詔廢之
於庭州莫賀城拜左驍衛將軍管轄唐兵討龜
茲請為鄉導仍從數十騎入朝上以為莫賀道行
軍總管厚宴賜而遣之 冬十二月戊寅以莫
丘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泥伏
沙鉢羅葉護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
二十三年春二月丙戌置瑶池都督府隸安西都
護戊子以左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瑶池都督
高宗永徽二年左驍衛將軍瑶池都督阿史那賀
魯招集散處帳帳盛開太宗前誦誦我西庭一
州庭州刺史路弘義知其謀表言之上遣通事三
人橋買明馳往慰撫賀明說賀魯令長子哩運入
宿衛授右驍衛中郎將尋復遣歸哩運乃說其父
擁眾西走擊破乙毗射匱可汗併其眾建牙于雙
河及于泉自號沙鉢羅可汗咄陸五噉芎失畢五
俟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可汗連兵
兼護焉密王婆伽利卒國人表請復立故王安騎
支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還國

二十二年 初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以阿史那
賀魯為葉護居多邏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統
阿月婁密始蘇歌連等五姓之眾乙毗咄陸
奔吐火羅乙毗射匱可汗遣兵追逐之部落亡散
夏四月乙亥賀魯帥其餘眾數千帳內屬詔廢之
於庭州莫賀城拜左驍衛將軍管轄唐兵討龜
茲請為鄉導仍從數十騎入朝上以為莫賀道行
軍總管厚宴賜而遣之 冬十二月戊寅以莫
丘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泥伏
沙鉢羅葉護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
二十三年春二月丙戌置瑶池都督府隸安西都
護戊子以左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瑶池都督
高宗永徽二年左驍衛將軍瑶池都督阿史那賀
魯招集散處帳帳盛開太宗前誦誦我西庭一
州庭州刺史路弘義知其謀表言之上遣通事三
人橋買明馳往慰撫賀明說賀魯令長子哩運入
宿衛授右驍衛中郎將尋復遣歸哩運乃說其父
擁眾西走擊破乙毗射匱可汗併其眾建牙于雙
河及于泉自號沙鉢羅可汗咄陸五噉芎失畢五
俟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可汗連兵
兼護焉密王婆伽利卒國人表請復立故王安騎
支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還國

節制收軍不許濫入至卒終日跨馬被甲結陣不勝疲頓馬多瘦死定之言於知節曰出師欲以討賊今乃自守自固敵若逼賊必敗備法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為大將豈可更遣重副專其號令事必不請因文度飛表以聞知節不從至恒駕城有暴胡歸附文度曰此屬向我我師遠復為賊不知盡殺之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乃自為賊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殺之分其財獨定方不追賊不大感死免官

二年春閏正月庚戌以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帥燕然都護渭南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發短等兵自北道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嗣業之子也初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及族兄左屯衛大將軍步直皆西突厥酋長太宗之世帥眾來降至莫詔以彌射步直為流沙安撫大使自南道招集舊眾 冬十二月蘇定方擊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至金山北先擊其大柁大破之其後兵燭燭祿等帥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與俱右領軍將軍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質魯為質魯所破虜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質魯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歸之仍加賜養使彼明知質魯為賊而大唐為之父母則人致其死不遺力矣上從之泥孰喜請從軍並質魯質魯至至曳咥河西沙鉢羅帥十姓兵且十萬來拒戰定方將唐兵及迴紇萬餘人擊之沙鉢羅輕定向自將騎兵進圍之定方令步兵緣南原攢稍外向自將騎兵陳於北原沙鉢羅先攻步重三衝不動定方引騎兵擊之沙鉢羅大敗追獲三千里斬獲數萬人明日勒兵復進於長胡祿屋等五營失軍悉眾來降沙鉢羅獨與馮木昆屈律噶數百騎西走時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陸部落聞沙鉢羅敗皆詣步真降定方乃命蕭嗣業迴紇安撫將胡兵總邪羅

斯川道沙鉢羅定方與任雅相將新附之眾繼之會大雪平地二定方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勇恃雪深請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進之可及若緩之彼道冰凍不可復進省日兼功在此時矣乃踰雪覆夜兼行所過收其部眾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兵合去沙鉢羅所居二百里布陳長驅徑至其牙帳沙鉢羅與其族將猶定方掩其不備縱兵擊之斬獲數萬人得其鼓蘇沙鉢羅與其子噶運塔爾等脫走趣石國定方於是晨晷諸部各歸所居道路置郵驛掩殺問疾苦書畫場復生業凡為沙鉢羅所擄者悉括還之丁姓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追沙鉢羅定方引軍還沙鉢羅至石國西北蘇咄城人馬飢乏遣人齎資入城市馬城主伊涅連官許以酒食出迎誘之閉門執之送于石國蕭嗣業至石國石國人以沙鉢羅授之乙五分西突厥地置後沙昆陵二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為左衛大將軍貞陵都護與薛仁貴同押五咄陸部落阿史那步真為左衛大將軍凌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遣北掠知盧承慶持節冊命仍命彌射步真與家慶接護降者進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

三年阿史那質魯既被擒蕭嗣業曰我本亡虜為先帝所存先帝遇我軍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必於右刑刑我於昭陵之前先帝上聞中國刑人之質魯至京師十一月甲午獻于昭陵赦免其死分其種落為都督府其所伐屬諸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東隸安西都護府質魯尋死葬於頤和墓側

四年春三月壬午西突厥與回纥可汗盟貞珠護葉戰于雙河可貞珠護葉

龍朔二年冬十二月與海道總管蘇海政受詔討龜茲救與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之俱至興昔亡之境繼往絕表與與昔亡有怨密謂海政曰

彌射謀反請誅之時海政兵幾數千集軍吏謀曰彌射若反我軍無誰賴不如先事誅之乃矯稱敕令大總管蕭嗣業數萬發賜可汗及諸酋長報昔亡帥其後受賜海政悉收斬之其屍屍死被焚斃兩部亡走海政與繼往絕追討平之軍還至疎勒南弓月部復引吐蕃之眾來欲與唐兵戰海政以師老不敢戰以軍資賂吐蕃約和而還由長諸部落皆以興昔亡為冤各有離心繼往絕尋卒十姓無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收其餘眾附於吐蕃咸亨二年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為左驍衛大將軍業蜀延發員以安基五咄陸之眾四年冬十二月丙午弓月部踐動二王來降西突厥興昔亡可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桑吉官叛蘇定方之西討也擒阿桑吉以歸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麴共攻疎勒降之遣馮臚蕭嗣業殺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疎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

調露元年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旬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蕃為寇塞糧積發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之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師為質在京師宣遣使者送歸國過一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儉冊立波斯王仍為安撫大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己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

永淳元年春二月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總管分道討西突厥師未行行儉憂四月阿史那都支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眾於伊麗水動百十餘級俄而三姓咽麴與車薄合兵拒方翼方翼敗戰於執海流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誦執之翼以應車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賞賜之以

三月以裴行儉帥石金吾將軍車薄帥十姓反

三月以裴行儉帥石金吾將軍車薄帥十姓反

三月以裴行儉帥石金吾將軍車薄帥十姓反

次引出新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人其後莫之覺既而分遣裨將襲重澤鳴鈺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閩懷日等竟不行方翼蓋連夏州都督徵入議邊事上見方翼衣有血漬問之方翼具對執海吉戰之狀上視瘡歎息竟以廢后近屬不得用而歸

則天皇石垂拱元年 初西突厥與薛仁繼往絕可汗既死十姓無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與晉亡之子左豹韜衛胡府中郎將元慶為左王珍衛將軍兼莫陵都護襲與晉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二年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繼往絕可汗之子斛瑟羅為右王鈐衛將軍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咄陸部落

天授元年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澤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拜左衛大將軍改號竭忠事可汗

聖曆二年秋八月癸巳突騎施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見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

西軍大總管鎮碎葉 長安二年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號莫質達于龍撫其眾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員各將兵七千人屯碎葉西北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眾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烏質勒悉供其地

四年春正月冊拜阿史那懷道為西突厥十姓可汗 中宗神龍二年閏正月甲戌以突騎酋長烏質勒為懷德郡王 冬十二月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天大風雪元振立

於帳前與烏質勒語文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娑葛勤兵將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卧不動明旦哭甚及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成以娑葛襲置州都督懷德王

景龍二年冬十一月庚申突騎酋長娑葛自立為可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彥遣其弟遮弩等帥眾犯塞初娑葛既代烏質勒統眾父時故將關曠忠節不服數相攻擊忠節衆勇不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遣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蒲仙城經略使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子以君有部落之眾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乎今幸奉禁塞乞引與納用事不若厚

駱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紀吐蕃以擊遮弩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後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者感城人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開使駱楚客如說請以佛之衆元振聞其言上疏以為往歲蕃酋如吐蕃之衆元振四鎮之地不獲故耳以者息言請和正能慕悅中國之禮義也直以國多內難今畜飛騰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來自使使其國小安宜能忘取

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為吐蕃卿道恐四鎮危懼將從此始頹然嚙漚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疲勢弱未能為忠節經略非濟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分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後事慮在

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鎮之地今若破娑葛有功請於中國開疆拓地不知以何理抑之其所部諸蠻及娑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乞之智者皆不願受

夷狄之患蓋後獲其安請無厭終為後患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為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乎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兒僕子及斛瑟羅懷道等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備曾立之以為可汗欲以招撫十姓皆不能致蓋自破城何則此獨非有過人之才因威不足以動眾雖復可汗舊種兵力終不親附獻又疎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力自能誘脅十姓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其兵度曠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南引吐蕃奉使子還侵四鎮時拔汗那四旁無強寇為援度曠等恣為侵掠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使子為患今且有娑葛急則與之并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同降邀遮自相殘亡徒與虜結隙今四鎮之得志內外受敵自日危亡徒與虜結隙今四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為非計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彥持節安撫忠節待御史臣守素安置四鎮以料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送獻職馬在京師聞其謀脫輒殺娑葛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安西元振接在撥換于河口不敢出忠節遂嘉質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質擒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而殺之 癸未牛師獎與突騎施娑葛戰于小燒城師獎兵敗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室客頭驛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娑葛入朝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娑葛娑葛遣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憐關喉嚨尚書安關噉金欲破我死部落馮中丞平都讓繼而未有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接援軍州恐未有旨白乞大使商量安置元振奏娑葛書是奴殺素言元

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為問道具奏其狀之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博覽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救遂為罪冊為十四姓可汗三年秋七月突騎施葉護遣使請降度展拜欽化可汗賜名守忠

睿宗景雲二年冬十二月癸卯以典舊亡可汗阿史那獻為招慰十姓使
玄宗開元二年 西突厥十姓酋長都擔叛三月已亥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克碎葉等鎮擒都擔降其部落二萬餘帳 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為鄉導以伐守忠默啜遣兵二萬擊守忠虜之而還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并殺之

三年突騎施守忠既死默啜兵還守忠部將蘇祿鳩集餘眾為之酋長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歸之有眾二十萬遂據有西方尋遣使入見是歲以蘇祿為左羽林大將軍金芳道經略大使四年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為可汗

五年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眾浸博雖職貢不降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於發焉邏祿兵擊之上下許 秋七月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圍鉢揆及大石城已發三姓焉邏祿兵與阿史那獻擊之

六年夏五月辛亥以突騎施都督蘇祿為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充金芳道經略大使
七年冬十月壬子冊拜突騎施蘇祿為忠順可汗十年冬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為交河公主嫁突騎施可汗蘇祿

十四年杜暹為安西都護突騎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馬千匹詣安西五市使者宣公主教還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發兵寇四鎮會遣

入朝趙願貞代為安西都護擊賊自守四鎮人畜儲積皆為蘇祿所掠安西僅存旣而蘇祿聞遣入相稍引退尋遣使入貢
十八年突騎施遣使入貢上宴之於丹鳳樓突厥使者諒焉二使垂長衣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乃命設東西幕突厥在東突騎施在西

二十三年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庭又安西撥換城
二十四年春正月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突騎施大破之 秋八月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干求請降許之

二十六年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康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留積蓄由是眾樂為用既而唐公主又潛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為可數又立數子為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晚年病風一手攣縮諸部離心酋長莫質達干都摩度最疆其部落又分為黃姓黑姓互相爭於度是時莫質達干勒兵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質達干連謀既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噶為吐火仙可汗以其其餘眾與莫質達干相攻莫質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據恒邏斯城相與連兵以拒唐

二十七年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吐火仙磧西攻碎葉城使火仙出戰敗走擒之於賀邏羅分遣隊破鎮守使史安靈營與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潛引兵突入恒邏斯城擒黑姓可汗爾微達干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陲 九月

戊午藥木昆尼尼施弓月等詣部先歸突騎施者

皆帥眾內附仍請徙居安西管内
二十八年春三月甲寅蓋嘉運獻捷上赦吐火仙罪以為左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阿史那懷道之子阿為可汗從之夏四月辛未以明婁李氏為交河公主 冬十一月突騎施莫質達干聞阿史那斯所為可汗怒曰自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斯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乃立莫質達干為可汗使統突騎施之眾命蓋嘉運招諭之十二月乙卯莫質達干降

天寶元年夏四月上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斯於突騎施至俱闐城為莫質達干所殺突騎施大攝官都摩度來降六月乙未冊都摩度為三姓葉護
三載夏五月河西節度使夫蒙靈靈討突騎施莫質達干斯之更請立黑姓伊里底密施骨咄祿吐加六月甲辰冊拜骨咄祿祿伽為十姓可汗

八載秋七月冊突騎施移柁為十姓可汗
十二載秋九月甲辰以突騎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羅靈施為突騎施可汗

太宗討龜茲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冬十二月龜茲王伐疊卒弟訶黎布失單立一年冬十二月龜茲王伐疊卒詔使持節昆丘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副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仍命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

二十二年春三月甲午上謂侍臣曰朕少長兵開頗能料敵今昆丘行師四月颯戩二部及龜茲用事者獨獵頭那科每懷首鼠必先授首嘗其其次也 秋七月庚寅西突厥必利可汗殺師帥於部從討龜茲 阿史那社爾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茲北境分兵為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降凌河那支棄城奔龜茲保其車壇社爾遣兵追擊擒而

斬之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為焉青王使修職貢龜

茲大震守將多棄城走杜爾進屯磧口去其都城

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為前鋒左衛

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得城龜茲王訶利布失畢

其相那利翔獵頭帥眾五萬拒戰鋒刃甫接威引

兵偽遁龜茲眾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合龜

茲懼將却繼叔乘之龜茲大敗逐北八十里龜

茲王布失畢既敗走係都城阿史那杜爾遣軍逼

之布失畢輕騎西走杜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郭

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蘇海政尚擊奉御薛萬備郭

精騎追布失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係接換城

杜爾進軍攻之四旬間月丁丑拔之擒布失畢及

翔獵頭那利脫身走潛引西突厥之眾并其國兵

萬餘人襲擊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或告之

孝恪不以為意那利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人將

入城那利之眾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共

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敵將復出死西門

城中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超召募得二百人衛軍

資財物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

外自城西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

級城中始定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其龜茲萬餘

人趣都城繼叔逆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

騎走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阿史那杜爾前後破

其大城五遺左衛郎將權祗甫詣城開示禍福皆

相帥請降九得七百餘城男女數萬口杜爾乃

召其父老龜國威靈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

茶護為王龜茲人大喜西域震駭西突厥干闥婁

國爭饋駝馬軍糧杜爾勒石紀功而還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

利等至京師上責讓而釋之以布失畢為左武衛

中郎將

高宗永徽元年初阿史那杜爾虜龜茲王布失

畢立其弟為王唐兵既還其酋長爭立更相攻擊

秋八月壬午詔復以布失畢為龜茲王遣歸國撫

其眾

顯慶元年秋八月乙巳龜茲王布失畢入朝

三年初龜茲王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相那

利私通布失畢不能禁由是君臣猜阻各有黨與

互來告難上兩召之既至囚那利遣左領軍郎將

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至龜茲東境師城龜茲

大將翔獵頭發家拒之乃遣使降於西突厥沙鉢

羅可汗布失畢據城自守不敢進詔左屯衛大將

軍楊胄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卒胄與翔獵頭戰

大破之擒翔獵頭及其黨蓋誅之乃以其地為龜

茲都督府春正月戊申立布失畢之子素稽為龜

茲王兼都督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護府於

龜茲以舊安西復為西州都督府鎮高昌故地

太宗平高昌

唐高祖武德二年高昌王麴伯雅遣使入貢六年

麴伯雅卒子文泰立

太宗貞觀四年冬十二月甲寅高昌王麴文泰入

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文泰之

臣厭怛統于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

送侍子直都護以為不以為樂夫勞中國今天下初

定前者文泰之來所過勞費已甚今借使十國入

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

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當以賓客遇之

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統于已行上遂令止之

五年春正月癸酉上大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

從甲戌夏高昌王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禽

於大安宮

六年秋七月丙辰高昌王突騎支遣使入貢初焉

耆入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由高昌突騎支請

復開磧路以便往來上許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

襲焉耆大掠而去

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多過絕西域朝貢伊吾先

臣西突厥既而內屬文泰與西突厥共擊之上下

書切責徵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與謀事文泰不遣

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請利之亡也中國人在突

厥者或奔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又與

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許之遣虞部郎中李

道裕往問狀且謂其使者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

備略無藩臣諸所置官號皆準大唐禁城樓預

備攻討我使者至彼文泰語之云鷹飛于天雉伏

于蒿猶遊于堂鳳鳴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

邪又遣使謂薛延陀云既為可汗則與天子匹敵

何為拜其使者事人無禮之間鄰國為惡誅善

何以勸明年當發兵擊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

上言奴受恩思報請發所部為軍導以擊高昌上

遣民部尚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齊繼

帛賜薛延陀與謀進取上猶冀高昌亡文泰悔

過後下璽書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

至十二月壬申遣美代河行軍大總管史部尚書侯

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等將兵擊

之

十四年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

我七千里沙磧居其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

執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見秦隴之比

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今來伐我發兵即糧運

不給三萬已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逆待勞坐收其

弊若頗安城下不過二日食盡口憂懼不知所為

發英卒子智盛立軍至柳谷謂者言文泰刻日將

葬國人咸集於彼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不可天

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襲人於墟墓之間

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不下

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將

辛僚兒為前鋒夜趨其都城高昌逆戰而敗大軍

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於君集曰得罪於天子

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位未幾惟
尚書懽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
猶不出君集命填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人皆空
歔又為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飛石所
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約有
急相助可汗遣其葉護也可汗浮圖城為文泰聲
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
智盛窮蹙秋八月癸酉開出降君集分兵略地
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百六十一萬七千七百
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丁欲以高昌為州縣
魏諫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朝其後稍驕
居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巨撫其百姓行其
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
今若利其土地以為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
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伊辨衣資違離親親
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操粟天
帝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
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為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庭
州各置屬縣乙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
鎮之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其羣臣慶傑而還於
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
皆為州縣九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
百一十八里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焉耆與
之合勢焉耆喜聽命及高昌王破焉耆王詣軍門
謁見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為高昌所奪君集奏
并高昌所掠焉耆民悉歸之 冬十二月丁酉
侯君集獻俘于觀德殿行飲至禮大酺三日尋以
智盛為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
付太常增九部樂為十部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
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
所劾詔丁君集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為高
昌皆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諭旬日並付
大理雖君集等自挂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

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料出師王於克敵苟
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賊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
李廣利陳湯貪可賞曹王濬賈是觀擄虎首負罪誅入
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
者憂貪求者眾是以黃石公軍勢已使智使勇使
貪使愚故智者學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
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
使君集重升朝列復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
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魚法而德福顯君集等雖
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下釋之又有兵部尚書私通
高昌婦女者高昌不服內出高昌臣事大君理與
萬均對辨魏謩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
忠今遣大將軍與國婦女對辨惟須私實則
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穆飲盜馬之士楚
莊赦絕纒之罪况陛下道高亮舜而曾一君之不
逮乎上遽釋之侯君集馬病轉賴行軍總管趙元
楷親以指露其體而觀之御史劾奏其罪左遷括
州刺史高昌之平也諒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
史那社爾以無敕自獨不受及別敕既下乃受之
所取唯老弱救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
寶刀及雜絲千段賜之

太宗平吐谷渾

唐高祖武德二年 初隋煬帝自征吐谷渾吐谷
渾可汗伏允以數千騎奔突項煬帝立其質子順
為主使統餘眾不果入而還會中國擾亂伏允復
還收其故地上受禪順自江都還長安遣使與
伏允連和使順上軌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賊
數遣使入請順上遣之

太宗貞觀八年 初吐谷渾可汗伏允遣使入貢
未返大掠鄯州而去上遣使讓之傷伏允入朝稱
疾不至仍為其子尊王求昏上許之令其親迎尊
王又不至乃絕昏伏允復遣兵寇鄯州伏允
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上執唐使者趙
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觀諭以
禍福伏允終無悔心六月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
玄為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裴與為赤水
道行軍總管符邊為交城交城項之東以擊之
冬十月辛丑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
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吐谷渾驅牧馬而遁
十一月丁亥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
谷渾上欲得李靖為將為其老重慶之靖聞之請
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
管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集為靖右道判部尚
書任城王都督李道宗為赤水道判部尚書且
末道岷州都督李道素為赤水道判部尚書高
生為鹽澤道行軍總管并突厥契苾之東擊吐谷
渾

九年春正月党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
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 夏
閏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吐谷
渾可汗伏允悉燒野營輕兵走之伏允歸時以為馬
無草疲瘦未可深入已至其城下蓋虞猶守實眾為
軍環繞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伏允亦絕君臣
之用故也今一敗之後屢跳為賊斥侯亦絕君臣
攜離父子相失取之易於投石此而不乘後必悔
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為兩道靖與薛萬均李道
亮由北道君集與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
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
畜以充軍食君集已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
諸赤水原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其地無水食
二十餘里盛夏降霖經破邏真於其地無水食
冰馬啜雪五月追及伏允於烏海與戰大破之獲
其名王薛萬均薛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 赤
水之戰薛萬均薛萬徹騎先進為吐谷渾所圍
兄弟皆中槍失馬步關從騎死者什六七左領軍
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披

靡萬均萬微由是得免李太亮敗吐谷渾於蜀渾
 山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敗吐谷渾於
 合嘉川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且末窮其
 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將解子開黎遂何力欲追
 擊之薛萬均怒甚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有
 城郭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
 散豈得復傾其巢况邪自選驍騎千餘直趣突倫
 川萬均乃引兵從之磧中之水將士刺馬血飲之
 虜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
 允脫身走伴其妻子侯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稍
 海還與李靖軍合大監王順隋氏之甥伏允之嫡
 子也為侍子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亡子為太子
 及歸意常快快會李靖破其國國人窮蹙怨天柱
 王順因衆心斬天柱王舉國請降伏允帥十餘騎
 逃磧中十餘日衆散稍盡為左右所殺國人立順
 為可汗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渾乙卯詔復其國以
 慕容順為西平郡王趙故呂豆可汗上慮順
 未能服其衆仍命李太亮將精兵數千為其聲援
 吐谷渾甘豆可汗久質中國人不附竟為其
 下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國
 中大亂十二月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等將兵援之
 先遣使者諭解有不奉詔者隨具討之
 十年春三月丁酉吐谷渾王諾曷鉢遣使請頒曆
 行年號遣子弟入侍並從之丁未以諾曷鉢為河
 源郡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
 十三年冬十二月己丑吐谷渾王諾曷鉢來朝以
 宗女為弘化公主妻之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果毅都尉席君買帥精兵百
 二十襲擊吐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
 初丞相宣王專國政陰謀襲弘化公主劫其王諾
 曷鉢奔吐蕃諾曷鉢聞之輕騎奔都善城其臣威
 信王以兵逆之故君買為之討誅宣王國人猶驚
 擾遣戶部尚書唐儉等慰撫之